

教师必读文库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选  
总主编 冯克诚



(第二辑·第五卷)

[唐]柳宗元(773年~819年)

[唐]刘禹锡(772年~842年)

## 儒学教育思想与教育论著选读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出  
学苑音像出版社 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第二辑/北京师联教育科学  
研究所主编.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6. 5

ISBN 7 - 80135 - 738 - 8

I. 中... II. 北... III. 教育名著 - 作品综合集 - 中  
国文学 IV. I 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1427 号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第二辑  
[唐]柳宗元、刘禹锡儒学教育思想与教育论著选读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选

总主编 冯克诚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出版发行  
学苑音像出版社

★

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印刷

2006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1/32 印张: 195 字数: 5066千字

ISBN 7 - 80135 - 738 - 8

全二十册定价 526.00 元(册均26.30元)

(ADD 北京市朝阳区三间房邮局 10 号信箱)

P. C. 100024 Tel 010 - 65477339 010 - 65740218(带 Fax)

E - mail: webmaster@BTE - book. com Http: //www. BTE - book. com

教师必读文库  
中外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  
出版说明

教师职业化、专业化是当今世界教育改革共同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之一。教师职业素质素养达到基本要求和提高,是当前教育改革和课程改革的急迫要求。为此,我们组织相关专家重新系统地、较完整地遍选、编译、评注了这套适合中小学教师职业阅读的《中外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其编选原则和方针是:

1. 从古至今,各时代、各地区和国家有代表性,和对当代及后世教育发生直接影响的教育家及其教育思想的代表作品、经典论述。教育家的教育实践风范和教育思想对当代和后世的影响远大于制度影响,同时,对现实教师的成长也有借鉴和参考作用。作为职业教师,总听说、总涉及但在学校图书馆里总缺乏的那些著作是我们这次系统编选的重点。

2. 全套分中国卷 100 种、外国卷 100 种,每二十种为一辑,共十辑,约 200 种,同时出齐。每种含教育家的生平、教育事迹、教育成就、教育思想评析和经典教育论著选读及注解解读导读两部分。这对于全面深刻和原原本本地了解学习、运用教育家的思想和著作是十分有益的。

编者  
2006 年 4 月

目  
录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 第二辑·第五卷

[唐]柳宗元、刘禹锡儒学教育思想与教育论著选读

唐顺宗永贞革新 .....	(1)
(一)永贞革新的背景 .....	(1)
(二)永贞革新的经过 .....	(2)
(三)永贞革新的影响 .....	(4)
(四)永贞革新的评价 .....	(6)
“永贞革新”与“元和中兴” .....	(8)
“永贞革新” .....	(8)
“元和中兴” .....	(9)

上 篇

柳宗元教育思想和教育论著选读

柳宗元的生平和教育活动 .....	(18)
(一)生 平 .....	(18)
(二)教育活动 .....	(27)
教育思想 .....	(33)
(一)“期以明道”的教育目的 .....	(33)
(二)“取道之原”的教育内容 .....	(37)
(三)“博极群书”的治学方法 .....	(41)
(四)“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的教育主张 .....	(47)

(五)“交以为师”的师道观 .....	(49)
教育思想的评价 .....	(61)
(一)著名的教育家 .....	(61)
(二)在中国教育史上的贡献和地位 .....	(65)
(三)教育思想的局限性 .....	(67)
柳宗元教育文论选读 .....	(68)
封建论 .....	(68)
四维论 .....	(80)
守道论 .....	(82)
六逆论 .....	(84)
《论语》辩二篇 .....	(88)
辩《列子》 .....	(91)
辩《文子》 .....	(94)
辩《鬼谷子》 .....	(95)
辩《晏子春秋》 .....	(96)
辩《亢仓子》 .....	(98)
辩《鹞冠子》 .....	(99)
晋文公问守原议 .....	(101)
驳复仇议 .....	(104)
天 说 .....	(108)
观八骏图说 .....	(112)
说车赠杨诲之 .....	(114)
伊尹五就桀赞 .....	(118)
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 .....	(121)
吊屈原文 .....	(124)
三戒并序 .....	(128)
谤 誉 .....	(132)
柳州文宣王新修庙碑 .....	(134)

箕子碑 .....	(137)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	(140)
师友箴并序 .....	(142)
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 .....	(143)
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 .....	(144)
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 .....	(145)
送易师杨君序 .....	(145)
非国语序 .....	(146)
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节选) .....	(146)
答吴武陵论非国籍书(节选) .....	(147)
天爵论 .....	(148)
与杨诲之第二书(节选) .....	(149)
忧箴 .....	(154)
送元秀才下第东归序 .....	(154)
送豆卢膺秀才南游序 .....	(155)
送崔子符罢举诗序 .....	(155)
与友人论为文书(节选) .....	(156)
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节选) .....	(157)
与李睦州论服气书(节选) .....	(158)
与杨京兆凭书(节选) .....	(158)
复杜温夫书 .....	(159)
种树郭橐驼传 .....	(160)
与太学诸生喜诣阙留阳城司业书 .....	(162)
附 柳宗元文选 .....	(163)
永州龙兴寺西轩记 .....	(163)
永州法华寺新作西亭记 .....	(164)
零陵郡复乳穴记 .....	(165)
与友人论为文书 .....	(165)

谪龙说 .....	(167)
陪永州崔使君游宴南池序 .....	(167)
辩《晏子春秋》 .....	(168)
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 .....	(168)
杨评事文集后序 .....	(170)
送豆卢膺秀才南游序 .....	(171)
咸 宜 .....	(171)
故御史周君碣 .....	(172)
始得西山宴游记 .....	(173)
黔之驴 .....	(175)
捕蛇者说 .....	(175)
罍 说 .....	(177)
临江之麋 .....	(178)
桐叶封弟辨 .....	(178)
梓人传 .....	(179)
螾蜃传 .....	(182)
驳复讎议 .....	(183)

## 下 篇

### 刘禹锡教育思想与教育论著选读

刘禹锡的生活经历和著作 .....	(189)
(一)人生的起步 .....	(190)
(二)科举入仕 .....	(192)
(三)从幕僚到监察御史 .....	(194)
(四)参与永贞革新 .....	(196)
(五)贬官朗州 .....	(198)

(六)再贬后三任刺史 .....	(202)
(七)再回京师 .....	(208)
(八)外放上州刺史 .....	(211)
(九)退居洛阳 .....	(215)
刘禹锡的社会政治思想 .....	(219)
刘禹锡的哲学思想 .....	(224)
(一)万物“乘气而生”的自然观 .....	(224)
(二)“天人交相胜”、“人诚务胜乎天” .....	(227)
(三)“法弛”、“理昧”是天命论的根源 .....	(228)
(四)朴素辩证法思想 .....	(229)
刘禹锡教育文论选读 .....	(233)
子刘子自传 .....	(233)
陋室铭 .....	(241)
救沉志 .....	(242)
彭阳侯令狐氏先庙碑 .....	(248)
天论上 .....	(258)
天论中 .....	(262)
天论下 .....	(265)
机汲记 .....	(267)
讯 氓 .....	(271)
观 市 .....	(275)
奏记丞相府论学事 .....	(277)
国学新修五经壁记 .....	(279)
论 书 .....	(280)
因 论(节选) .....	(281)

## 唐顺宗永贞革新

“永贞革新”是唐德宗贞元二十一年，亦即其子顺宗永贞元年（805），由一些低级官僚士大夫发动的一场变革新政运动。这场运动，虽然背景并不复杂，经过也不曲折，但影响却很深远，评价亦很悬殊。因不少文坛巨匠卷入其中，故特别受到人们的关注。

### （一）永贞革新的背景

关于永贞革新的政治背景，一般认为主要有二：

一是藩镇割据。安史乱后，中央对地方失控，逐渐形成藩镇割据的局面。德宗时期，藩镇割据的形势日益严峻。而藩镇之乱，也此起彼伏，迄无宁日。建中四年（783）十月，泾原兵奉前卢龙节度使朱泚为主，大举造反，德宗被迫出奔奉天，转走梁州，直到兴元元年（784）七月，才得以重返长安。此后，长安又屡遭藩镇围困，有如一座危城。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抑制藩镇势力，重建中央集权，成为唐王朝君臣必须正视的问题。

二是宦官专权。安史乱后，君主不信朝臣，宦官得以干政。肃宗时的李辅国，代宗时的程元振、鱼朝恩，以宦官执掌兵符，权力更大。德宗出奔奉天，因窦文场、霍仙鸣护驾有功，归以二人为神策中尉，宦官主管禁军遂成为制度。此后，宦官以军权在手，无所顾忌，干政益甚。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抑制宦官势力，夺回国家军权，也成为唐王朝君臣必须正视的问题。

另外，贪鄙当道，贤能被逐，苛征如虎，百姓涂炭，亦成为唐王朝君臣需要正视的问题。

关于永贞革新的人事背景,一般认为也主要有二:

一是高级官僚士大夫注重既得利益,对变革新政不感兴趣。如老宰相贾耽,《旧唐书》本传称:“自居相位,凡十三年,虽不能以安危大计启沃于人主,而常以检身厉行律人。”对防嫌免祸非常留意,对国家安危不想关心。新宰相高郢、郑珣瑜,亦均小心谨慎,而无显赫政绩。他们很容易与一些老藩镇、老宦官携手合作,共同维护旧的秩序。

二是低级官僚士大夫身无长物,不怕冒险,敢于以变革新政为己任。如王伾,仅官太子侍书;王叔文,仅以棋待诏为东宫侍读;刘禹锡、柳宗元、程异,仅官监察御史;韦执谊,仅官吏部郎中;凌准,仅官侍御史;韩泰,仅官户部郎中;韩晔、陈谏,史书不记当时任官,职位显然更低。他们很容易与一些宫朝新进携手合作,共同开创新的局面。

另外,君主的态度,也为人事背景之一,对反对或主张变革新政的双方,也都有很大的影响力。

## (二)永贞革新的经过

贞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癸巳),德宗死。二十六日(丙申),太子即位,是为顺宗。变革新政运动,自此拉开序幕。

据记载,顺宗为太子时,即有变革新政之志。他最宠王伾,而与王叔文尤为志同道合。同时,刘禹锡、柳宗元、程异、凌准、韩泰、韩晔、陈谏以及陆质、吕温、李景俭等,也都与二王相结,最终形成一个以“二王刘柳”为核心的革新党派(《旧唐书·刘禹锡传》)。这个革新党派,可以说是在顺宗的直接领导下形成的。可惜的是,顺宗在即位前,突患暗疾,口不能言;即位后,一切依靠二王,不能亲自指挥。变革新政运动的前途,一开始就呈现不祥之兆。

当时,顺宗用王叔文为翰林学士,王叔文用韦执谊为尚书左丞、同平章事。翰林学士掌白麻内命,亦即机密诏令;同平章事为宰相。

有职有权，本对革新十分有利。但上传下达的渠道不畅。顺宗垂帘问政，仅宦官李忠言、美人牛昭容侍左右。上传之事，要一经韦执谊，二经王叔文，三经王伾，四经李忠言，五经牛昭容，才能为顺宗所知晓。下达之事，环节亦同。在这种情况下，变革新政自然也就不可能顺利。

在短短的半年多时间里，革新党派主要做了以下两件事：

一是企图抑制藩镇势力，重建中央集权。浙西观察使李锜，原兼诸道盐铁转运使，使“盐铁之利，积于私室，而国用日耗”。至是解其职，将财政大权从藩镇收归中央。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派支度副使刘辟求总领三川（即剑南东川、西川及山南西道），并扬言：“若与某三川，当以死相助，若不与，亦当有以相酬。”王叔文大怒，欲杀刘辟，辟仓皇逃走。

二是企图抑制宦官势力，夺回国家军权。先罢禁掠人扰民的宫市及五坊小儿，再减停宫中闲杂人员及内侍多人俸钱，以抑制宦官势力。然后，以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为京西左、右神策军节度使，度支郎中韩泰为其行军司马，以夺回禁军军权。可惜宦官醒悟，知道“从其谋，吾属必死其手”，密令诸将勿以军权授人，使革新党派的计划落空。

另外，就是惩贪鄙，用贤能，免苛征，恤百姓。京兆尹道王李实，为唐宗室，残暴掊敛，被贬为通州长史，市井为之欢呼。用能吏杜佑摄冢宰，并兼度支及诸道盐铁转运使。召被贬贤臣郑余庆等回京。郑余庆后任宰相多年，颇有清誉。规定两税外，“不得擅有诸色榷税”，常供外，“不得别进钱物”。并免除百姓积欠的租赋课税，达五十二万六千八百四十一贯（钱）、石（粮）、匹（绢）、束（丝、草）。

如此变革新政，自然使既得利益者大为不满。这年三月，侍御史窦群、御史中丞武元衡，即将革新党派列为异己，并进行攻击。同时，宦官俱文珍、刘光琦、薛盈珍等，“皆先朝任使旧人”，疾李忠言为宫中新进，王叔文等朋党相结，借顺宗病久不愈，立广陵王淳（后改名

纯)为太子。三位宰相,高郢无所作为,贾耽、郑珣瑜称疾不起,以表示与革新党派不合作。六月,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等,也相继向顺宗及太子奏表进笺,攻击革新党派。而在此之前(五月),王叔文因前充度支及盐铁转运副使,加拜户部侍郎,俱文珍等已趁机削去叔文翰林学士之职。如前所说,翰林专掌机密诏令,职权甚重。叔文失去此职,便无法领导变革新政运动。王伾为之一再疏请,也只允许“三五日一入翰林”。形势已经不利。至此,叔文又因母丧去位,形势更急转直下。七月,韦执谊不听叔文调遣,革新党派内部分裂。同时,王伾再三上疏,请以叔文为宰相,不报,知事不济,亦称病不出。而既得利益者却较为团结。在这种形势下,变革新政运动已无法再进行下去了。

同年七月二十八日,俱文珍等逼顺宗下制,称:“积疾未复,其军国政事,权令皇太子纯勾当。”同时,以更为志同道合的袁滋、杜黄裳为宰相,以取代高郢、郑珣瑜。八月四日,既得利益者又假顺宗制:“令太子即皇帝位,朕称太上皇,制敕称诰。”五日,太上皇徙居兴庆宫,诰改元永贞。六日,贬王伾为开州司马,王叔文为渝州司马。伾不久死于贬所,叔文翌年亦被赐死。九日,太子纯才正式即位于宣政殿,是为宪宗。九月十三日,贬刘禹锡为连州刺史,柳宗元为邵州刺史,韩泰为抚州刺史,韩晔为池州刺史。十一月七日,贬韦执谊为崖州司马。朝议谓刘、柳等人贬太轻。十四日,再贬刘禹锡为朗州司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韩泰为虔州司马,韩晔为饶州司马;又贬程异为郴州司马,凌准为连州司马,陈谏为台州司马。此十人,合称“二王八司马”。至此,变革新政运动彻底失败。

### (三)永贞革新的影响

这场变革新政运动,虽然仅半年便告彻底失败,但对后世的影响,却远非半年所能估算。以革新党人刘禹锡的个人遭遇为例:被贬

之前,本官屯田员外郎,被贬之后,因制有“逢恩不原”之令,在朗州一住便是十年。其间,当政者或惜其才,欲渐用之,而宪宗亦诏迁禹锡等为远郡刺史。但适逢武元衡为首相,衔旧怨(元衡曾为德宗山陵仪仗使,禹锡求充仪仗判官,元衡不与,被革新党派罢为右庶子),谏官十余人又论列,言不可复用,最终亦无转机。元和十年(815),始召还,仍欲用为郎官。禹锡至京师,作《游玄都观咏看花君子》诗,由于“语涉讥刺,执政不悦”,又被出为播州刺史。自此去京师又十余年。文宗大和二年(828),再从和州刺史任上召回,用为主客郎中。禹锡至京师,衔前事未已,又作《重游玄都观》诗,序谓“唯免葵燕麦,动摇于春风”。据说“执政又闻诗序,滋不悦”。以致武宗会昌二年(842),禹锡卒,也仅官至检校礼部尚书。由此可见,该运动影响之长久。另外,有唐一代,朋党虽然产生甚早,但朋党之争却迟至永贞革新才形成。据《旧唐书·韦执谊传》记载:贞元十九年(803),补阙张正一与韦成季、王仲舒等七人,以曾同官而相善。或告执谊云:“正一等上疏论君与王叔文朋党事。”执谊时官翰林学士,因奏云:“韦成季等朋聚凯望。”导致成季等七人尽被斥逐。至永贞革新正式开始,朋党之争更为激烈。后来,永贞革新虽然失败,旧的朋党之争并未消失,新的朋党之争又起。著名的“牛李党争”,即产生于宪宗元和(806-820)中。此后直到唐亡,朋党之争基本从未间断。由此亦可见,该运动影响之长久。

至于该运动对藩镇和宦官影响自然更为深远。宪宗初即位,藩镇就开始向中央政府进行挑战。当时,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卒,支度副使刘辟自为留后,并令诸将为己上表强求节钺。朝廷不许,以宰相袁滋为剑南东川、西川及山南西道安抚大使。不久,朝廷恐安抚无效,又以袁滋为剑南西川节度使,而征刘辟为给事中。刘辟自然不受征,且出兵阻袁滋入川。袁滋不敢进,被贬为吉州刺史。朝廷不得已,终于以刘辟为剑南西川节度副使、知节度事。但藩镇见朝廷如此可欺,又岂肯甘心于眼前既得之小利?元和元年(806)正月,刘辟仿

前任韦皋求总领三川,不得,竟举兵造反。二年(807)十月,镇海节度使李錡因不愿入朝,亦举兵造反。九年(814)闰八月,彰义节度使吴少阳卒,其子元济匿丧自为留后,并纵兵侵掠,危及东都。十年(815)六月,淄青节度副大使李师道派人刺杀宰相武元衡,并助吴元济与朝廷对抗。这些藩镇叛乱虽然最终都被平定,但朝廷的元气也因此而大伤。不久之后,藩镇叛乱再起,直到唐亡,朝廷也无法加以控制。

同时,宦官继续掌握军权,势力也一发而不可收拾。自宪宗开始,唐朝有八个皇帝为宦官所立。而宪宗以及敬宗,又均死于宦官之手。唐人李谅著《续玄怪录》,中有《辛公平上仙》篇,据研究,所记即为宪宗被囚禁及被宦官谋害之事。至于敬宗被谋害,则已无一人敢明言其事,由此可见宦官势力之大。敬宗之弟文宗即位,欲诛宦官,于大和九年(835)十一月,与朝臣合谋发动“甘露之变”。但因宦官掌握军权,功败垂成,朝臣及相关人士近二千人被杀,酿成一场举世震惊的大祸。而此后直到唐亡,宦官控制朝政成为定局,唐朝君臣再也无法扭转局面了。

#### (四)永贞革新的评价

关于永贞革新的评价,由于立场不同,古今十分悬殊。

韩愈撰《顺宗实录》,既包含对永贞革新最早的记述,又包含对永贞革新最早的评价。但该“实录”记述永贞革新本多不实,对永贞革新的评价自然也就不高。或认为涉及个人恩怨。如清人陈祖范云:“退之于叔文、执谊,有宿憾;于同官刘、柳,有疑猜。”(《陈祖范文集》卷一)或认为涉及内廷党争。如近人陈寅恪云:“永贞内禅尤为唐代内廷阉寺党派竞争与外朝士大夫关系之一最著事例。”(《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他断定韩愈与宦官俱文珍颇有交往,故记述永贞革新,多采纳俱文珍等反对派的意见。此外,恐怕还涉及对新进的

妒忌心理。如王叔文主持变革新政时期,侍御史窦群曾往拜谒,称:“事固有不可知者!”叔文问:“何谓也?”群云:“去岁李实怙恩挟贵,气盖一时,公当此时,逡巡路旁,乃江南一吏耳。今公一旦复据其地,安知路旁无如公者乎?”韩愈举进士在贞元八年(792),刘禹锡、柳宗元举进士在贞元九年(793)。到变革新政时期,韩愈仅官江陵府掾曹,而刘禹锡、柳宗元却为政坛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在这种情况下,韩愈对刘、柳等新进怀有妒忌心理也是可以理解的。如韩愈《永贞行》称革新党派为“小人乘时偷国柄”,又直云:“夜作诏书朝拜官,超资越序曾无难。”对革新党派升官过速表示强烈不满。由此导致借撰史之机,对永贞革新进行中伤和诋毁。后世修两《唐书》及《资治通鉴》,关于永贞革新,基本照抄《顺宗实录》。因而关于永贞革新的评价,在当时及稍后很难公正。

清代以来,对永贞革新的评价逐渐增高。或称:“革德宗末年之乱政,以快人心,清国纪,亦云善矣。”(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五)或称:“只此小小施行,已为李唐一朝史所不多见。”而“德宗秕政,廓然一清”(岑仲勉《隋唐史》上册)。或称:“这些措施,打击了当时的方镇割据势力、专横的宦官和守旧复古的大士族大官僚,顺应了历史的发展。”(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第十三章)或称:“他们的施政方针,主要是抑制专横的宦官集团,改革德宗时期诸弊政,是有进步意义的。”(卞孝萱《二王八司马》,《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不用说,评价都很客观公正。但除此之外,站在当时人的立场,是否还应有的解说呢?

按史称顺宗册太子,王叔文已有忧色,口虽不敢言,但吟杜甫题《诸葛丞相祠堂》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犹见英雄未路之慨。而狷急如刘禹锡,所作《谒柱山会禅师》诗,对参加变革新政颇有悔意。其中“哀我堕名网,有如翻飞辈”句,尤见作者当时动机本不纯正。至于柳宗元,性本柔弱,所作《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诗,直称:“直以慵疏招物议,休将文字占时名。”对参加变革新政

非常悔恨,倒不令人奇怪。总之,参加变革新政的低级官僚士大夫,包括二王在内,或多或少,都带有一些名利思想。正因如此,他们才在运动中,忙于升官,急于求成。然而此举,既授人以口实,又欲速而不达。这场变革新政运动,仅半年便告失败,参加者恐怕均难辞其咎。因此,对永贞革新的评价,恐怕还应一分为二。也就是说,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应该分别评价。受韩愈《顺宗实录》影响的评价,评价的实际多属主观动机。而清代以来的评价,评价的实际多属客观效果。就此而言,这两种评价都难免有片面之嫌。只有综合二者,才是公正、全面的评价。

## “永贞革新”与“元和中兴”

### “永贞革新”

安史之乱以后,政治腐败日益严重,到顺宗、宪宗时,他们也想有所作为,进行一些政治改革,这就是顺宗时的“永贞革新”与宪宗时的“元和中兴”。

永贞元年(805)正月,顺宗在病中即位。他重用王叔文、王伾、韦执谊、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在政治上进行改革。

#### 第一,罢宫市

宫市是宦官在长安东西两市掠夺民间财富的手段。德宗晚年,宦官在市上购买官中所需要的物品,往往用宫中无用的东西换取高价货物,常以值百钱之物强取数千钱之货,甚至有以驴负柴的农民,驴和柴全被掠去而未得一文钱者。可见宫市对长安市民是一灾害,大大影响市场的繁荣。顺宗罢宫市,无疑有利于商业的发展。

## 第二 ,罢五坊小儿

五坊是指宫中的雕坊、鹞坊、鸱坊、鹰坊、狗坊 ,小儿是指在五坊的服役者。五坊小儿经常借口五坊需要而敲榨人民的财物。他们到处张网捕鸟 ,甚至把网张在住户门上 ,不准其出入 ,或张网于井上 ,不允人们取水 ,迫使受害者出钱物求谢才罢。顺宗为太子时就知道这些情况 ,做了皇帝 ,罢五坊小儿 ,也为人民减少一害。

## 第三 ,罢盐铁使月进钱

唐后期 ,盐铁专卖是朝廷的重要收入 ,盐铁使专门经营这项业务。后来 ,增加了所谓盐铁月进钱 ,也就是在正课以外每月向皇帝送羡余钱 ,供皇帝私用。顺宗取消这项额外收入 ,当然可以减轻人民的负担。

## 第四 ,欲剥夺宦官的兵权

安史之乱以来 ,宦官掌军权的为害相当严重。顺宗命很有威望的老将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镇行营兵马节度使 ,命度支郎中韩泰为左右神策军行军司马 ,欲取代宦官俱文珍等人的兵权。但由于宦官有所准备 ,未能如愿。

## 第五 ,抑制藩镇的势力

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派人到长安 ,要求兼领三川(剑南东川、西川及山南西道为三川) ,王叔文严词拒绝。

以上改革 ,虽然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因顺宗在位时间很短(七个月) ,许多政治问题也积重难返 ,改革派很快失去权力 ,所以 ,改革没有继续发展下去 ,未能取得显著的效果。

## “元和中兴”

宪宗是个奋发有为的皇帝 ,他即位后 ,“读列圣实录 ,见贞观、开元故事 ,竦慕不能释卷” ,他把“太宗之创业”、“玄宗之致理” ,都当作

效法的榜样。为了纠正朝廷权力日益削弱、藩镇权力膨胀的局面,他提高宰相的权威,平定藩镇的叛乱,致使“中外咸理,纪律再张”,出现了“唐室中兴”的盛况。

宪宗最主要的功绩是改变了对藩镇的姑息政策。元和元年(806),宪宗刚刚即位,西川节度使刘辟就进行叛乱。宪宗派左神策行营节度使高崇文、神策京西行营兵马使李元奕等率军前往讨伐。刘辟屡战屡败,最后彻底溃败被俘,被送到长安斩首。

元和九年(814)九月,彰义(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匿丧不报,自掌兵权。朝廷遣使吊祭,他拒而不纳,继又举兵叛乱,威胁东都。第二年正月,宪宗决定对淮西用兵。淮西节度使驻蔡州汝阳(今河南汝南),地处中原,战略地位重要。自李希烈以来,一直保持半独立状态,宪宗对其用兵,正是改变这种状态的决心表现。

对淮西用兵,震动很大。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感到威胁,就采用声言助官军讨吴元济,实际上支持吴元济的两面派手法,企图巩固自己的地位。他首先派人暗中潜入河阴漕院(今河南荥阳北),杀伤十余人,烧钱帛三十余万缗匹,谷三万余斛,把江、淮一带集中在这里的租赋都烧毁了。接着,又派人到京师暗杀了力主对淮西用兵的宰相武元衡。不久,又派人潜入东都,打算在洛阳焚烧宫阙,杀掠市民,后因事泄未能得逞。

李师道的恐怖手段,虽然也曾使一些人动摇,但宪宗始终坚持用兵。元和十二年(817)七月,宪宗命自愿亲赴前线的裴度以宰相兼彰义节度使。裴度立即奔赴淮西,与随邓节度使李愬等,大举进攻吴元济。九月,李愬军首先攻破蔡州,大败淮西军。吴元济没有料到李愬军快速异常,毫无防备地束手就擒。持续三年的淮西叛乱宣告结束了。

吴元济败死,李师道恐惧,初欲献地归顺朝廷,并以长子入侍为质,后又举兵叛唐。元和十三年(818)七月,宪宗调宣武、魏博、义成、武宁、横海诸镇前往讨伐。在大兵庄境的情况下,李师道内部矛

盾激化,其都知兵马使刘悟杀李师道,淄、青、江州地复为唐有。

元和十四年(819)七月,宣武节度使韩弘入朝,并两次贡献大量绢帛、金银、马匹,要求留在京师。宪宗以韩弘守司徒,兼中书令,另以吏部尚书张弘靖充宣武节度使。魏博节度使田弘正讨伐李师道有功,宪宗以其兼侍中。他为了向宪宗表示忠心,使其兄弟子侄皆到朝廷做官。

以上情况,都说明宪宗在削弱藩镇势力,加强朝廷集权方面是有显著成绩的。但是,在其他方面,许多问题都没有解决。元和十四年(819)库部员外郎李渤上疏道:“臣出使经行,历求利病。窃知渭南县长源乡本有四百户,今才一百余户,闾乡县本有三千户,今才一千户,其他州县大约相似。访寻积弊,始自均摊逃户。凡十家之内,大半逃亡,亦须五家摊税。似投石井中,非到底不止。摊逃之弊,苛虐如斯,此皆聚敛之臣剥下媚上,唯思竭泽,不虑无鱼。”这就是说,官僚地主的剥削和压迫,造成广大农民的逃亡,影响生产的发展。所以,他向宪宗指明:“夫农者,国之本,本立然后可以议太平。”但这些根本问题,宪宗都没有解决。由此可见,所谓的“元和中兴”,并没有恢复唐朝富强繁荣的局面。

# 上 篇

柳宗元教育思想和  
教育论著选读



柳宗元(773—819年)和刘禹锡(772—842年)是我国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进步思想家,他们反对天命论,与韩愈进行了一场辩论。柳宗元反驳韩愈的天命思想说:“天地,大果蓏也;元气,大痲痺也,阴阳大草木也;其乌能赏功而罚祸乎?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欲望其赏罚者大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谬矣”<sup>①</sup>。刘禹锡更三作《天论》,阐明“天不预人事”之理,并且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的学说<sup>②</sup>。柳宗元认为刘禹锡的学说是柳宗元自己的“天说”的注疏。所以他们二人的关于天的学说是是一致的。但在当时佛教的高潮下,他们也不免受到佛教的影响。

他们之所谓“道”与韩愈的“天道”不同,是提倡“人道”的。柳宗元说,只有能“当”于“生人之意”的东西才是“道”,所以他说:“当,斯尽之矣;当也者,大中之道也”。又说:“吾道之尽而人化矣”<sup>③</sup>。他们都拥护当时以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革新运动,提拔了革新分子,打击了豪门、宦官和藩镇的气焰,做了一些有益于人民的革新工作。因此而有“八司马事件”,柳刘皆受到政治迫害,贬为州司马,柳宗元著《封建论》,反对封建割据,是针对当时藩镇割据之祸而写的,这种维护国家统一的思想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

柳、刘皆善于古文,在古文运动中,他们是韩、李的盟友,同时他们也拥护“文以载道”的主张。史称柳宗元“下笔构思,与古为侔,精裁密致,璨若珠贝”。柳宗元说:“然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辞之传于世者必由于书。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要之,之道而已耳”<sup>④</sup>。由此可知,柳宗元不但主张“文以载道”,而且

① 柳宗元:《柳河东集·天说》。

② 《刘梦得文集》的《天论上》、《天论中》、《天论下》。

③ 《柳河东集·断刑论下》。

④ 《柳河东集·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

进一步主张“文以明道”了。刘禹锡被贬在朗州时,曾作许多“夷歌”<sup>①</sup>教当地巫祝读他的这些新辞。刘氏这种作品与柳氏的《种树郭橐驼传》、《梓人传》、《捕蛇者说》等作品都是具有相当的人民性的。

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含有一种自然主义倾向的教育思想。郭橐驼善种树,人问其理,答曰:“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他认为只要“不害其长”,“不抑耗其实”,植物就自然会长得好。他说有些人“旦视而暮抚”,“甚者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这样虽说是“爱之”,其实是“害之”。柳宗元作出结论说:“问养树,得养人之术”。柳氏假养树的方法来表达他养人的思想,这是一种带有自然主义色彩的教育思想。

柳宗元反对先儒以仁义忠信为天爵之说,反对先验的道德论,对儒家的“六逆论”也有所批评,他注重人事而反对天命,有一种自然的平等思想,与韩愈的品级思想正相对立,他说:“善言天爵者,不必在道德忠信,明与志而已矣。”又说:“道德与五常,存乎人者也”<sup>②</sup>。他认为“敏以求之”就是“明”,“为之不厌”就是“志”,这就是“尽力于所及”,这就是“合乎气”的自然原则。可见柳宗元不止于要求顺从天性,并要求不断努力,尽力之所及,这与一般自然主义者是大不相同的。

柳宗元在《与太学诸生喜诣阙留阳城司业书》里面,表达了他的进步教育思想的另一个侧面。德宗贞元十四年(798年),太学生薛约言事得罪,谪连州,当时国子司业阳城约薛于城外,德宗很不满意,便把阳城出为道州刺史,太学诸生李藩等百数十人诣阙请留阳司业,竟达数日之久,而柳氏写信给诸生,勉励他们,谓“不意古道复形于今”。他在信中说,他少时本想游太学,但听说太学生的学风不好,

① 刘禹锡贬为郎州司马,其地即现今湖南常德县,那时视为西南夷好巫祝俚辞,刘禹锡改作新辞,俗称“夷歌”。

② 《柳河东集·天爵论及六逆论》。

就不敢去了,现在诸生“奋志厉义,出乎千百年之表”。可能是“阳公渐渍导训明效所致”,他说这样就无愧于为太学生了。他称赞阳城“能并容善伪,来者不拒”,反对有人对阳城“过于纳汗,无人师之道”的责备。在当时的专制政治下,他敢于出来鼓励太学生作正义的斗争,对于学生采取“来者不拒”的态度,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教育思想的表现。

关于师与道的关系,柳宗元也拥护“师道论”,但他不愿任师之名,这可说是谦虚,也把师道看得特别重。他很了解“举世不师,故道益离”,又说“道苟在焉,佣丐为偶,道之反是,公侯以走”<sup>①</sup>,可见他是把“师”和“道”结合在一起的,对师的要求是很严格的,这种师是不易求得的。看他多次不肯接受别人请他为师的要求的理由,或说“仆道不笃,业甚浅近”,或者说“不足为”,“慎而不为”等等,综观他的意思是在避师之名,而求师之实,实际上经他指导成名的人还是不少的。他说:“仆之所拒,拒为师弟子之名,而不敢当其礼者也。若言道,讲古,穷文辞,有来问我者,吾岂尝瞋目闭口耶?”<sup>②</sup>他主张“交以为师”,进一步地以师为友,把师生关系,变为师友关系,他指导青年正视现实,反对保守复古,认为有志于道的人应该“勿怪、勿杂、勿务速显”<sup>③</sup>。他认为象马融、郑玄那样的所谓“大儒”只是“章句师”耳,而他自己却不是这种人。他还认为学习不应该“终日讨说答问,呻吟复习”,认为如果这样,就会“罢惫而废乱”,应该有“息焉游焉”的时候,要“有所拘”,也要“有所纵”。这就是说,在学习上,反对记诵章句,整天埋头在书本上,紧张之后应有适当的休息,避免疲劳、废乱,可以有时间思考一些问题,这些见解很有意义。

柳宗元对于当时科举中“交贵势,侍亲戚”的现象进行了批判。

① 《柳河东集·师友箴》。

② 《柳河东集·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

③ 《柳河东集·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

总起来说,唐代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最强盛的封建国家,在文化教育方面有较高的发展,学校教育在前期达到极盛,后期逐渐衰落。学校制度已相当完备,也积累了相当的经验。特别应该注意的是专门的和实科性质的学校的建立和为外国培养了一些人才,扩大了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科举制度在隋唐时期起过一些进步作用,当然在本质上,它是一种欺骗人民的工具,对于当时的士风、学风以致社会都发生了不良的影响。

在教育思想方面,这个时期主要是儒家教育思想的复兴,但是从儒家分化出了一批接受法家某些因素的革新派,在教育思想上有所反映。韩愈保卫孔孟之道,柳宗元对孔孟之道进行了一些批判,具有革新精神,韩柳共同致力古文运动,都起了进步作用,在教育思想上对教师的问题都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在教学上也都提出了一些可贵的思想值得我们参考。

## 柳宗元的生平和教育活动

### (一)生平

柳宗元(773—819年),字子厚,原籍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县),自称“河东解人”。柳家原是望族,被称为“河东三著姓”<sup>①</sup>,世代在外做官,因此早离原籍,迁移到长安万年县,营置住宅田园,在那里定居了。柳宗元的八世祖柳僧习是后魏扬州大中正、尚书右丞,七世祖柳庆,西魏时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仆射转左仆射;

<sup>①</sup> 《元氏长庆集》卷五十三,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

六世祖柳旦,在后周做官,以功授仪同三司,中书侍郎,周亡入隋,大业时曾摄判黄门侍郎;五世祖柳楷,于隋唐之交曾任济、房、兰、廓四州刺史;曾祖父柳从裕,做过沧州清池(今河北仓县东南)县令;祖父柳察躬,做过湖州德清县(今浙江德清县)县令;父亲柳镇以举明经入仕,在唐玄宗天宝末年做过太常博士。“安史之乱”平定后,先后做过录事参军(掌管文书、纠查)、长安主簿(典领文书、办理事务)、殿中侍御史(掌管殿廷仪仗警卫和京城纠察事)等一类中下级官吏。“五六从以来,无为朝士者”<sup>①</sup>,可见柳氏望族已经大为衰落了。

柳镇是一个颇有文才、长于政事、怀抱济世安民之志的人物,通经书,善诗文,交友广,时名高,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然而,他在唐王朝急遽滑向衰亡没落的黑暗政治环境下,“时运不齐,命途多舛”<sup>②</sup>,仕进蹇滞,屡遭打击,道路坎坷,生活窘迫。遭遇之不幸,加深了他对社会现实生活的清醒认识,同时,对柳宗元的成长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柳宗元的母亲卢氏,是家世早已没落的涿郡范阳(今河北省涿县)的大族女子,素有家庭教养。她勤恳善良,又多学问,是柳宗元的慈母,启蒙教育的良师。柳宗元就生长在这样一个具有父教母爱的家庭,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这是柳宗元形成坚强性格和成就学业的重要条件。

### 1. 少年怀才

柳宗元童年时候,父亲到江南做官,母亲和他留在京城长安,母亲教他读书认字。他“精敏绝伦”<sup>③</sup>,勤奋好学,4岁时就能熟读背诵十几篇古代的辞赋。由于时局动荡,家庭多故,常遭险阻,加上他父

<sup>①</sup> 《与杨京兆凭书》,《柳河东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以下凡引自此书均只注出篇名。

<sup>②</sup> 王勃:《滕王阁序》,四部丛刊《王子安集》卷五。

<sup>③</sup> 《新唐书·柳宗元传》。

亲官职调动频繁,10岁以后,他便跟随父亲生活,到过不少地方,接触了社会,看到了民间疾苦,从而增加了社会阅历。

柳宗元9岁时,柳镇正在安徽宣城县做官。河北诸镇节度使企图搞藩镇世袭传子制度,新继位的德宗皇帝李适不允所请,引起大规模的反叛。德宗曾起兵讨伐,但未能成功。不久又发生了长安兵变,德宗皇帝仓皇逃到奉天(今陕西乾县)。三年后平定兵变,德宗皇帝回到长安。第二年,河北也得到平复。由传子制度引起的一场大战乱总算结束。这时,柳宗元已随父亲到江西。当他听到胜利的消息后,十分高兴。他应请代人写了《为崔中丞贺平李怀光表》的奏章,借此表达了他反对割据分裂、渴望统一的心愿。这是柳宗元流传至今最早的一篇文章,初步显露了他的才华,曾得到当时一些知名人士的赏识,因此而有了“奇名”<sup>①</sup>。这时,柳宗元才十二三岁,“为文章卓伟精致,一时辈行推仰”<sup>②</sup>。正如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称赞的那样:“子厚少精敏,无不通达。逮其父时,虽少年,已自成人,能取进士第,崭然见头角,众谓柳氏有子矣。”<sup>③</sup>可见,柳宗元少年时就是一个“才子”,得到了人们的重视。贞元四年(公元788年),柳镇入朝为殿中侍御史,柳宗元也回到长安,结束了辗转无定的生活。

柳宗元在少年时代就精敏过人,其根本原因在于:第一,从小就立下壮志。他说:“始仆之志学也,甚自尊大,颇慕古之大有为者”<sup>④</sup>。他决心提高自己的思想品德,学习古人建功立业的奋斗精神。柳宗元能立下这样的志向,也有两方面原因。其一是他祖上原是多做高官的世家,“柳族之分,在北为高,充于史氏,世相重侯”<sup>⑤</sup>。“奕叶贵

① 刘禹锡:《河东先生集序》,《柳河东集》第1页。

② 宋祁:《新唐书·柳宗元传》。

③ 《韩昌黎全集》卷三十二。

④ 《答贡士元公瑾论仕进书》。

⑤ 《故大理评事柳君墓志铭》,170页。

盛,而人物尽高”<sup>①</sup>,但自“五六从以来,无为朝士者”<sup>②</sup>,家势衰落,家族不振,柳宗元向往祖先的“德风”与“功业”,决心重振“吾宗”<sup>③</sup>,改变现实地位,因而立志成才,读书做官,由此而登上政治舞台。其二是他少年时代的动荡生活,使他亲眼看到上层社会的腐朽,下层社会的痛苦,从而产生了“利安元元”<sup>④</sup>,振兴国家,革除弊政的理想。所以,他孜孜不倦,勤奋学习,希望有朝一日用自己的才学去实现他的伟大抱负。第二,有良好的家庭教养。这也是柳宗元早慧的一个重要原因。柳宗元的母亲是一个才女,“7岁通《毛诗》及刘氏《烈女传》”,对“旧史诸书”“尽知之无遗者”,同时又是一位慈母,“恶少少食,不自足而饱幼孤”。她教4岁的柳宗元读古诗赋,说明柳宗元的家庭教育得天独厚。加上他少年时期随父亲生活受到的熏陶,使他焕发出早熟的才华。所以,柳宗元少年时代就“崭然见头角”,博得了时人的推崇。

## 2. 青年有志

柳宗元回到长安后,看到的是战乱加蝗旱后造成的残破和饥荒,“困穷馁殍,转死丘墟”<sup>⑤</sup>,“谷价腾踊,人情震惊,乡闾不居,骨肉相弃,流离殒毙,所不忍闻”<sup>⑥</sup>。饱尝乱离之苦的柳宗元,希望有一个安定的社会,富庶的国家,然而,社会现实偏偏这样糟糕,希望有一个团聚的家庭,然而父亲又遭奸臣陷害被贬。面对这种社会现实,更加坚定了柳宗元改革的志向。他企图通过科举踏上仕途,以便“兴尧、

① 赵璘:《因话录》卷一,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② 《与杨京兆凭书》。

③ 《送从弟谋归江陵序》。

④ 《寄许京兆孟容书》。

⑤ 《大唐诏令集》卷五,商务印书馆1955年版。

⑥ 《全唐文》卷四六一,第4709页。

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sup>①</sup>。于是,回京城的第二年,他就参加科举考试,但是,因父亲遭贬之故而未能及第。以后,他又连续应考两次也没有被录取。

贞元八年,陆贽为相,柳镇的流贬得到昭雪。第二年,柳宗元应试中了进士。唐朝规定,考中进士不能授官,必须经过吏部再次考试,才能给官做。正当柳宗元准备应吏部制科考试时,父病逝,柳宗元服父丧,三年不能参加考试和谋求出路。因此,他利用这段时间,去邠州(今陕西彬县)看望任官的叔父,借此机会考察了西北边防形势。他不避艰险,走访了歧(今陕西峡山县)、周(今陕西武功县)、邠(今陕西彬县)等地方,还北上到马岭(今甘肃庆阳县内),进行实地调查,广泛地接触了老校退卒、军民众人,又一次加深了他对社会各方面的认识,并搜集了不少材料,后来写成了《段太尉逸事状》。贞元十二年,柳宗元服丧期满,参加了吏部制科博学宏词科的考试,没有考中,以后又两年连续应考,于贞元十四年考中,被任命为集贤殿书院正字(校勘经籍图书之官职),时年26岁。从此,柳宗元正式走上仕途,为实现他“辅时及物”<sup>②</sup>、“利安元元”的远大目标,投身到了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之中。

“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国势骤衰,柳宗元生活的四十余年间,唐朝的政治更加黑暗腐败,经济严重危机,宦官专权,藩镇割据,“违法聚敛”<sup>③</sup>,民不聊生。“贫者愈困饿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横侈泰而无所忌”<sup>④</sup>。“蚕桑尽输税,机杼空倚壁”,“公门少推恕,鞭朴恣狼藉”<sup>⑤</sup>。农民如牛负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特别是藩镇和宦官,

① 《寄许京兆孟容书》。

② 《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

③ 《资治通鉴》卷二三,第723页。

④ 《答元饶州论政理书》。

⑤ 《田家》诗之二。

他们“户版不籍于天府,税赋不入于朝廷”,财政独立于中央政府之外,并且“暴刑暴敛”,把上缴国家的兵饷赋役转嫁到人民头上。“率以两户资一兵,其他水旱所损,征科妄敛,又在常役之外”<sup>①</sup>。这时,宦官不仅掌握了兵权,而且还把持了军事、人事实权;“自贞元之后,权威日炽,兰锜将臣,率皆子畜;藩方戎帅,必以贿成;万机之与夺任情,九重之废立由己。”<sup>②</sup>侵夺土地,霸占民田,为所欲为,使百姓畏之如寇盗。加之地方官僚为讨得皇帝喜欢,以“进奉”<sup>③</sup>来剥削百姓。这样一来,更加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从而使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达到白热化程度。为了革除弊政,以太子(李诵)侍读王叔文为首的一些朝官酝酿政治革新。柳宗元在任监察御史里行期间,和王叔文、韦执谊等革新派人士结下了深厚友谊。贞元二十一年正月,昏君德宗李适死去,太子李诵(顺宗)继承父位,他一上台就起用革新人物,任命王叔文为翰林学士、度支盐铁转运副使加户部侍郎;王伾为左散骑常侍和翰林学士;韦执谊任尚书左丞、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柳宗元被任命为礼部员外郎。此外,积极支持政治革新的刘禹锡等人也被起用。这样以“二王”(王叔文、王伾)为核心的政治革新集团正式形成,并登上政治舞台,同宦官、豪族、旧官僚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顺宗即位前得了中风病不能说话,即位后也不能亲理朝政。因此,一切朝廷大事,都由王叔文等人掌管。柳宗元素有改革志向,而今参与政事,正是他实现志向的良机,所以他积极参与改革。但是,政治革新集团很快被宦官、方镇和豪强旧官僚的联合势力所击破,他们拥太子李纯做皇帝(宪宗),并对王叔文革新集团横加迫害,革新以失败告终。王叔文遭杀身之祸,柳宗元等人被贬。

① 《唐会要》卷八四《户口数杂录》。

② 《旧唐书·宦官传序》。

③ 进奉:地方官向皇帝额外的进献,是搜刮民财的手段。

### 3. 壮年忧伤

柳宗元从 33 岁被贬到 47 岁死去的十多年,是在忧伤和窘迫中度过的。

最初柳宗元贬为韶州(今广东省韶关市)刺史。后来朝议以为太轻,在其赴谪途中又再贬永州(今湖南省零陵县)司马。柳宗元携带 67 岁的老母,与从弟宗直、表弟卢遵,跋山涉水,来到永州。官曰司马,实是囚徒。到达永州,无以立足,一家人寄居在龙兴寺的西厢。和尚重巽对柳宗元非常友善,在生活上多方照顾,他俩结为至交,谈禅论道,唱和诗文。这对形成柳宗元儒释调和思想起了促进作用。

宪宗于永贞元年(805 年)八月即位,次年正月改年号为元和,同时大赦天下。但诏书规定,柳宗元等八司马“纵逢恩赦,不在量移(调升)之限”<sup>①</sup>。这样,使“本无可罪”<sup>②</sup>的柳宗元一直不能得到赦免,在永州过了 10 年的囚徒生活。

永州在当时很荒僻,多瘴疠,是流贬罪臣和流配犯人的地方。环境险恶,人烟稀少,一个人被贬,已是很大的不幸,而贬到这样的地方,更增加了一层不幸。柳宗元到永州不及半年,相依为命的老母去世,这对柳宗元是一个极为沉重的打击。柳宗元自妻杨氏死后,再未正式续娶,母亲是唯一的家庭主持。而今身贬南荒,家丧老母,两大不幸,接踵而来。真乃“立身一败,万事瓦裂;身残家破,为世大谬(音戮)”<sup>③</sup>,政治上的失意贬谪,生活上的家破人亡,反对派的落井下石,亲朋故旧的不与往来,“罪谤交积,群疑当道”<sup>④</sup>，“嗔骂者尚不肯已”<sup>⑤</sup>,使柳宗元“百病所集,痞结伏积,不食自饱。或时寒热,水火互

① 《十七史商榷》卷七十四。

② 《十七史商榷》卷七十四。

③ 《寄许京兆孟容书》。

④ 《寄许京兆孟容书》。

⑤ 《与裴埴书》。

至,内消肌骨”<sup>①</sup>,成了一个未老先衰、身心交瘁的“怪民”<sup>②</sup>。但是,朝廷的迫害和生活上的种种摧残,并没有动摇柳宗元的政治理想,仍然“苟守先圣之道,由大中以出。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sup>③</sup>。并坚定地说:“君子志正而气一,诚纯而分定,未尝标出处为二道,判屈伸于异门也。固其本,养其正,如斯而已矣。”<sup>④</sup>他怀着这种志向,于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写了自传文章《惩咎赋》,为自己从事的改革作辩护,对自己所受的迫害鸣不平。他决心固守自己的“大中之道”,为之奋斗终身,表现了“虽九死其犹未悔”<sup>⑤</sup>的斗争精神。

柳宗元被贬永州,得到了比较长期、深入地接触人民群众、了解民间疾苦的机会。司马是个“闲员”,没职没权,也没公务,而且一斥十年,日月非短。他的居住、生活都跟下层劳动人民更为接近,他还经常参加一些劳动,同“俚儿伧父”,“猎夫渔老”往来,与他们有了感情上的交流。这对柳宗元晚年思想的发展和文学创作的成就,都具有积极意义和深刻影响。

“永州多谪吏”<sup>⑥</sup>。柳宗元在永州也广交“谪吏”,与他们一起咏唱诗文,论学议政,览胜探奇,排豫遣怀,形成了一个“谪吏”、“流人”的小集团,柳宗元充当了它的领袖。加上他与“八司马”特别是刘禹锡等“书相问讯”<sup>⑦</sup>,互相鼓舞,探讨学术,促进了他思想的发展。这时,他冲出官场,投身社会,把斗争的重点由政治领域转向思想文化领域,继续他的改革活动,从文学、哲学、教育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主张,写成了一批不朽名篇,如《封建论》、《非国语》、《天对》、《贞

① 《寄许京兆孟容书》。

② 《与肖翰林侁书》。

③ 《答周君巢馈药久寿书》。

④ 《送肖鍊登第后南归序》。

⑤ 《楚辞补注》,《离骚》,中华书局版。

⑥ 《送南涪州量移澧州序》。

⑦ 《刘宾客文集》卷十。

符》、《时令论》、《六逆论》、《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宋清传》、《童区寄传》、《永州八记》、《段太尉逸事状》、《三戒》、《杨评事文集后序》等。这些作品是柳宗元独特政治经历和生活遭遇的结晶,不仅具有理论性和实践性,而且具有现实性和批判性,体现着柳宗元理论上和文学创作上的重大成就。与此同时,柳宗元和韩愈一道提倡“古文运动”,廓清空虚浮靡的形式主义文风。由于他和韩愈有着不同政治遭遇和认识基础,所以在整个“古文运动”中,柳宗元比较重视社会实际,重视文章的现实性和社会作用,他用多种多样的体裁表现广泛的社会生活,发展了游记、寓言等文体,丰富了“古文”的表现方法,提高了“古文”的思想艺术水平,做出了他独特的贡献。

元和十年(815年)正月,柳宗元忽然接到皇帝征召回京的喜讯,他悲喜交集,情不自禁地赋诗道:“投荒垂一纪,新诏下荆扉。疑比庄周梦,情如苏武归”<sup>①</sup>。他立即起程,溯风北上,一路上吟诵诗句,抒发情感,希望这次沉冤昭雪,前途光明。二月底就到达京师长安。和他同时被召回的“八司马”中还有刘禹锡等4人。但是,等待他们的不是赦免重用,而是再次远谪。柳宗元改谪柳州(今广西柳州市)刺史,刘禹锡为播州(今贵州省遵义西)刺史,虽然给他们略升官级,但谪所却更遥远了。当时播州比柳州还要荒僻、艰苦,刘禹锡有八旬老母随行,于是柳宗元上书朝廷,请求与刘禹锡调换,后经裴度帮助,将刘禹锡改贬连州(今广东连县)。

柳宗元暮春三月从长安出发,六月底到达柳州。不上一个月,跟随他的同祖弟柳宗直暴病去世,使柳宗元十分悲痛。柳州地属亚热带地区,当时极端荒僻,“阴森野葛交蔽日,悬蛇结虺如葡萄”<sup>②</sup>,瘴疠之气盛行,生活贫困和落后,柳宗元发扬他的革新精神,着手进行兴

① 《郎州窦常员外寄刘二十八诗见促行骑走笔酬赠》。

② 《寄韦珩》诗。

利除弊的改革。经过四年的努力,柳州面貌大改。然而因长期思想抑郁,生活困苦艰难,柳宗元的健康越来越坏,元和十四年十一月,病死在柳州,终年47岁。柳宗元死后,柳州人民沉痛悲悼,为他修了衣冠墓,又建立了罗池庙永远纪念他。

柳宗元临死时,写信给刘禹锡说:“我不幸卒于谪死,以遗草累故人。”<sup>①</sup>把遗稿托付给他。后来,刘禹锡将柳宗元的这些遗稿编辑成《柳河东集》30卷,并写了序言,扼要评价了柳宗元一生的业绩和文章成就。

纵观柳宗元的一生,他少年怀才,才出勤苦;青年有志,志在改革;壮年忧伤,伤死异乡。真是“壮志未酬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他拘囚10年,遗惠一方,在生不遇时,材不世用的逆境中,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孜孜不倦,奋战不已。他“祖述典坟,宪章骚雅,上轶三古,下笼百氏,极万变而不华,会众流而有归,迺(音由)然沛然,横行阔视于著述之场,子厚其人也”<sup>②</sup>。柳宗元以他曲折的经历,惊人的毅力,为社会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柳宗元那种用志专一、不易弦辙的坚定态度和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 (二)教育活动

柳宗元的教育活动,不同于其他教育家,既不像孔夫子那样,自己兴办私学,几十年做教师工作,直接培养教授学生;也不像他的好友、同时代的教育家韩愈那样,“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sup>③</sup>,亲自做四门博士、国子祭酒,勇敢地担负起教育后生、培养人才的任务。而柳宗元首先是把教育与社会结合起来,

① 《河东先生集序》。

② 《河东集叙说》。

③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以社会为宣教的领域,充分发挥文学宣传的社会作用,同时亦从事实际的教育活动,启迪学者,培养具有社会服务能力的人才。这就是柳宗元教育活动的特殊之处,也是他独特的政治境遇和生活遭遇所决定的。

早在柳宗元做集贤殿书院正字的时候,他就以文章为武器,“褒贬”、“讽谕”,裁量人物,积极支持太学诸生的正义斗争。贞元十四年(798年),发生了贬谪国子司业阳城,一百六十余名太学生集体赴阙请愿、挽留阳城的事件。这实际上是太学生反对朝廷腐败的政治示威。在封建统治者看来,这是犯上作乱,行谋不轨。柳宗元对这件事大加赞赏,给予支持。他立即写了一篇《与太学诸生喜诣阙留阳城司业书》,歌颂阳城,引史论事,鼓励诸生,讽谕朝廷对“有博厚恢弘之德,能并容善伪”<sup>①</sup>的阳城的处置失之有当。他认为即使是历代帝王推崇的孔孟、曾参这些“圣贤”的学生也会有过错的,所以,因为学生有过错而给阳城治罪是不对的。“俞、扁之门,不拒病夫;绳墨之侧,不拒枉材;师儒之席,不拒曲士”<sup>②</sup>,这就为阳城因学生而被贬一事辩了诬。他认为太学生挽留阳城的行动是“古道复行于今”,应该“扶手喜甚”,他们这样做,“非独为己也,于国体实甚宜”,鼓励诸生把正义斗争坚持下去。柳宗元虽然没有在太学给学生上课,但这是他给太学生指引了正确的方向,教育他们面向现实,坚持正义,勇于斗争。这在当时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和影响,恐怕比在学校上几堂课要大得多。这里体现了柳宗元教育思想的进步性。

柳宗元在长安时期,还写了《种树郭橐驼传》、《梓人传》,把他富于教育哲理的思想体现在人物小传之中,启发教育人民。郭橐驼是一位姓郭的驼背的人,善于种树。他所种的树,都是“硕茂蚤实以蕃”。别人“虽窥伺效慕”,但总达不到他的这种效果。有人问他种

① 《与太学诸生喜诣阙留阳城司业书》。

② 《与太学诸生喜诣阙留阳城司业书》。

树的诀窍,他回答说,我并没有什么使树木存活繁茂的特殊本领,只是“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只要“不害其长,不抑耗其实”,树木自然会长得好。而有些人“旦视而暮抚”,“甚者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这虽是“爱之”,实则“害之”。又问他:“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橐驼发了一通议论之后说:“若是则与吾业者其亦有类乎”。最后柳宗元得出结论:“问养树,得养人之术”。表现了他顺人之情、遂民之欲的积极教育主张。

《梓人传》描写一个名叫杨潜的“都料匠”,虽“其床阙足而不能理”,却能指挥众工修建了京兆尹官署。从而联想到“为天下者本于人之治国之道,认为人的善与不善是天下国家治乱的根本。因此,身居相位者,要注意选拔人才,任人唯贤,做到“择天下之士,使称其职;居天下之人,使安其业”,“能者进而由之”,“不能者退而休之”,“不炫能,不矜名,不亲小劳,不侵众官,日与天下之英材讨论其大经”。这样,就可“条其纲纪”,“齐其法制”,“夫然后相道得而万国理矣”。最后得出结论:“余谓梓人之道类于相”。在权奸当道、奸佞窃国、皇帝昏庸、政治腐败的贞元末年,柳宗元的这些言论,令人振聋发聩,无形中为他们后来的革新活动作了舆论准备。

柳宗元“为文章卓伟精致,一时辈行推仰”<sup>①</sup>。因此,有许多青年争相投其门下,拜他为师,学习作文,以伺应考。特别是他贬谪永州、柳州之时,从学者不远千里而来,“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sup>②</sup>;“凡经其门,必为名士”<sup>③</sup>,可见,柳宗元虽然没有开办学校,但也培养了不少高质量的学生。

贬谪柳州以后,柳宗元的教育业绩更加突出。柳州百姓非常迷

① 《新唐书·柳宗元传》卷一百六十八。

② 《韩昌黎集》卷三十二《柳子厚墓志铭》。

③ 《旧唐书·柳宗元传》卷一百六十。

信、落后。“其俗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则没为奴婢”<sup>①</sup>，柳宗元到柳州后，废除这种残酷的陋习。规定那些已沦为奴婢的人，都按照时间计算奴婢的工钱，如果应得工钱已能抵销所质钱数时，奴婢就可获得自由，回家和家人团聚，因而得到了广大贫苦人民的拥护。柳宗元的这一改革措施，很快被推广到南方其他州县，不到一年时间，“免而且归者千人”<sup>②</sup>。同时，柳宗元对柳州的学校建设也极为重视，特别是在修复府学方面做出了贡献。据《柳州县志·学宫》记载：“府学创自唐初，元和初，刺史柳宗元重修”，还有一篇《新修文宣王庙碑记》记述这件事。“自唐柳侯来守是邦，建学明伦，而都人始翕然响化。……柳侯刺柳州，而不鄙夷其民，以身身教，柳人知学自此始。”<sup>③</sup>可见柳宗元对柳州教育的开发是作出了贡献的。“元和十年，刺史柳宗元始至，逐神于隐远而取其地。其旁有小僧舍，辟之，广大，达横术（即遂，邑中道也），北属之江，告于大府。取寺之故名，作大门，以字揭之，立东西序。崇佛庙，为学者居。会其徒而委之食，使击磬鼓钟，以严其道而传其言，而人始复去鬼息杀，而务趣（趋）于仁爱。病且忧，其有告焉而顺之，庶乎教夷之宜也。凡立屋，大小若干楹；凡辟地，南北东西若干亩；凡树木若干本，竹三万竿，圃百畦，田若干顷（音乘，稻中畦）。”<sup>④</sup>柳宗元以“不鄙其民，爰出教条，动以礼法”的实际行动，使柳州人民“家富有业，经学有师，风行俗成，田里喜悦”<sup>⑤</sup>，这个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柳宗元对青年的进步和成材关怀备至，对他们多方开导，耐心教诲，使他们学有所得，动有懿行，满足要求，促其奋进。如韦中立，

① 《韩昌黎集》卷三十二《柳子厚墓志铭》。

② 《韩昌黎集》卷三十二。

③ 《柳州县志·学校》。

④ 《柳州复大云寺记》。

⑤ 《柳州县志·敕》：《宋徽宗封柳州灵文庙文惠侯敕》。

“自京师来蛮夷间”<sup>①</sup>拜柳宗元为老师,他专门写了《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把自己平生的为文真诀尽以告之,并开出具体的书目,教以“本之”、“参之”及“旁推交通”之法。韦中立下第,柳宗元又写了《送韦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赠之。他说:“所谓先声后实者,岂唯兵用之,虽士亦然。”他把用兵之法移之于当时的求进士之道,认为欲求得科举第进,也必须“先声后实”,即做到“心志既通”、“名誉既闻”。柳宗元针对韦中立“文高行愿”的实际,指出韦中立的优点和缺点,说“今韦生乐植乎内,不欲扬乎外,其志非也”<sup>②</sup>。这就是他不能仕进的障碍,从而给韦中立指出了努力的方向。在柳宗元的教导下,韦中立终于在元和十四年考中了进士。由此“足见子厚所为诱掖后进之全貌”<sup>③</sup>。

除了育人之外,柳宗元还从事了不少社会教育活动,以改革社会,移风易俗,提高当地人民的文化生活水平。例如他组织百姓整修街道,植树造林,并兴办和发展文体卫生事业,教育当地人民种植药材,推广《治疗疮方》、《治霍乱盐汤方》等民间验方,练华佗“五禽戏”古式体操,用科学文化知识破除人民的迷信愚昧思想。他还写了不少种植中草药的诗篇,如《种仙灵毗》、《种术》、《种白囊荷》等来宣传医药卫生知识。柳宗元还破除人们不敢动土的习俗,派人掘井取水,解决当地人民生活上的困难,他还特地写了《井铭》志贺。此外,柳宗元还组织闲散劳力开垦荒地,据《柳州复大云寺记》记载,仅柳江南岸大云寺一处,就垦菜地“百畦”,种“竹三万竿”。而且,自己到柳江边种柳,在柳州城西北种柑,并写诗曰:“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谈笑为故事,推移成昔年。垂阴当覆地,耸干会参天。好作

①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② 《送韦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

③ 《柳文指要》卷三十四。

思人树,渐无惠化传。”<sup>①</sup>“手种黄柑二百株,来春新叶遍城隅。方同楚客怜皇树,不学荆州利木奴。几岁开花闻喷雪,何人摘实见垂珠。若教坐待成林日,滋味还堪养老夫。”<sup>②</sup>这些诗篇,不仅抒发了柳宗元建功立业、惠化人间的思想感情,而且表达了柳宗元献身教育、流芳千古的乐观主义精神。

柳宗元把北方的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科学知识传播到南方广大地区,促进了南方少数民族的智力开发,发展了当时的民族教育,改变了南方闭塞落后状态,使其与内地沟通,开展经济文化交流,给当地人民创造了幸福。一个屡遭贬谪的封建官吏,尚能不顾个人安危,在极端险峻的政治条件和自然条件下,能为民造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实为后人所敬佩。韩愈说:“柳侯为州,不鄙夷其民,动以礼法,三年,民各自矜奋曰:兹土虽远京师,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则我非人。于是老少相教语,莫违侯令。凡有所为,于其乡闾,及于其家,皆曰:吾侯闻之,得无不可于意否。莫不忖度而后从事。凡令之期,民劝趋之,无或后先,必以其时。于是民业有经,公无负租,流逋四归,乐生兴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园洁脩,猪牛鸭鸡,肥大蕃息。子严父诏,妇顺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条法,出相弟长,入相慈孝。先时民贫,以男女质钱,久不得赎,尽没为隶。我侯之至,案国之故,以佣除本,悉夺归之。大修孔子庙。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树以名木,柳民既皆喜悦。”<sup>③</sup>这段话,是对柳宗元政绩的全面评价,也是对柳宗元教育业绩的客观肯定。

关于柳宗元的著作,现存《柳河东集》(上下册)。有关教育的文章多见于《传》、《记》、《序》、《书》部分。

① 《种柳戏题》。

② 《柳州城西北隅种柑树》。

③ 《韩昌黎集》卷三十一《柳州罗池庙碑》。

## 教育思想

### (一)“期以明道”的教育目的

柳宗元是一位重视宏观教育的教育家。他从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出发,强调教育的社会作用和实际社会效果。当时朝廷政治黑暗,国家经济衰败,皇帝昏庸,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整个社会残破不堪。柳宗元认为,要改变这种局面,应当开发民智,教育人民,培养人才,用改革的措施来使统治阶级的思想合于“道”的要求,以使国家长治久安。但是,在“师道之不闻也久矣”和时人“耻学于师”<sup>①</sup>的社会风气下,柳宗元没有局限于微观教育的道路去招徒讲学,教授诸生,而是从自己的实际出发,一方面发挥他的文学特长,用自己的创作理论和创作实践教化育民;另一方面,对前来求教的青年“口讲指画”<sup>②</sup>造就人才,以此来实现他改造社会现实的目的。因此,他提出“期以明道”的教育主张,即通过教育手段以期培养统治阶级治术人才。这是对孟子“明人伦”<sup>③</sup>思想的发展。我们可以说,这也就是柳宗元的教育目的。柳宗元在为之奋斗的一生中,把教育的重点放在文学创作方面,强调要“文以明道”,这是柳宗元教育思想的一大特点,也是实现他教育主张的一条重要途径。

柳宗元说:“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辞

① 《韩昌黎集·师说》。

② 《柳子厚墓志铭》。

③ 《孟子·滕文公上》。

之传于世者,必由于书。道假辞而明,辞假道而传,要之之道而已耳。”<sup>①</sup>又说:“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sup>②</sup>这就是说,圣人教人,旨在明道,作文著述,不在辞工。“圣人之言”之所以能流传下来,就是因为它能“明道”的缘故。所以,后学者在学习过程中,就要从中去“求诸道”。一方面在学习圣人的言辞之时,要理解、领会其给予的“道”,另一方面,自己写文章、作诗赋要给别人以“道”,单纯地追求华丽文笔,而无“道”的内容的文章,是起不到教育人的作用的。柳宗元认为,“道”是内核,“辞”不过是外壳,“道”之不存,“辞”将焉在?在柳宗元看来,为文的目的在于“明道”,教育人的目的更在于“明道”,“要之之道而已耳”。

关于“道”的涵义。柳宗元在《守道论》中说:“或问曰:‘守道不如守官,何如?’对曰:‘是非圣人之言,传之者误也。……物者,道之准也,守其物,由其准,而后其道存焉。苟舍之,是失道也。凡圣人之所以为经纪、为名物,无非道者,命之曰官,官是以行吾道云尔。……故自天子至于庶民,咸守其经分而无有失道者,和之至也。失其物去其准,道从而丧矣’。”这里,柳宗元从“守道不如守官”“是非圣人之言”的反证中,阐明了“咸守其经分”的“圣人之道”。在《时令论下》中又说:“圣人之为教,立中道以示于后”,“立大中,去大惑,舍是而曰圣人之道,吾未之信也。”章士钊在《柳文指要》中说:“道者何?理道也(按理道犹言治道)。理道者何?率由大中而出之道也。”这是对柳宗元之道的最好概括。这里不难看出,柳宗元坚信的“道”,就是“圣人之道”。此外,柳宗元还多次强调要“兴”、“求”、“行”“尧、舜、孔子之道”,“自尧、舜、禹、汤、高宗、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皆由

① 《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

②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之”<sup>①</sup>尧、舜、禹、汤、文、武、周、孔,都是儒家心目中的圣人,他们的思想学说,都被看作治国安邦的真理。柳宗元推崇他们,学习他们,以兴其道,以继其志,并且那样坚定不移,正说明他的政治思想的主要倾向是儒家的,他所讲的道,就是儒家思想之道。一句话,就是他推崇的儒家“尧、舜、孔子之道”。但是,还应该看到,柳宗元提倡的“道”,已经不是纯粹的儒家之“道”。他吸收了先秦诸子百家学派的思想成分,还接受了佛学教义的思想影响,可以说把儒、释、道三家融为一体,兼其所长,认为这些“皆有以佐世”,“要之与孔子同道”<sup>②</sup>。这种调和各家,施于用世的柳宗元之“道”,也正是唐朝实行的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教政策的体现。

柳宗元为什么要以“明道”为目的呢?这有政治和思想两个方面的原因。从政治上看,中唐时期,封建社会由盛而衰,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藩镇割据已经形成,中央号令不行,政治十分腐败,叛乱和朝廷的严酷诛削,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因此,农民起义不断发生。柳宗元认为,这种局面的出现,是唐朝统治阶级不能实行“圣人之道”的结果。从思想上看,由于唐朝统治阶级提倡佛老,使佛教和道教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势力,僧侣占有大量的土地,又享有免赋免赋特权,从而出现了庞大的僧侣阶级和寺院经济,导致了政府财政的匮乏,加重了广大农民的负担。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阶级中的一些有远见的知识分子,为了挽救朝廷的危机,解百姓于倒悬,提倡复行古道,改革现实,以达到巩固唐朝封建统治的目的。柳宗元作为一名积极用世、志在革新的知识分子,自然要做复行“圣人之道”的促进派。所以,他决心以“明道”为己任,“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sup>③</sup>。那么,“明”又是什么意思呢?柳宗元说:“纯粹之气,注于人也为

① 《与杨诲之第二书》。

② 《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

③ 《答周君巢馈药久寿书》。

明”；“敏以求之，明之谓也”。就是说，把“圣人之道”灌输给人民，使之“无隐”，这就是“明”，“明”要敏以求之而得，不能等待。只有主动追求，孜孜不倦，才能达到“爽达而先觉，鉴照而无隐，盹盹于独见，渊渊于默识”<sup>①</sup>的“明”的境界。柳宗元认为，只有培养、造就出大批能够“明道”的封建治术人才，国家才有振兴的希望，因此，他身体力行，为“明道”而终身奋斗。这就是柳宗元为什么要“明道”的根由。

为了实现“期以明道”的教育主张，柳宗元奋起倡导“古文运动”，他和韩愈成为这场文体革新运动的领袖，并都有各自的建树。“古文运动”取得成功的关键，就是韩柳在写作理论和写作实践上贯彻了“文以明道”的原则。柳宗元遵循这一原则，创作了许多揭露黑暗现实、鞭笞丑恶社会、宣扬大中之道、同情人民不幸的优秀作品。柳宗元还通过函授（书信）或面授（登门求教者）方式，精心教诲青年，使他们成为明彰大中、改造现实社会的新生力量。

为了把青年培养成为能够“明道”的封建治术人才，柳宗元十分重视青年学生的道德教育和品德修养，认为这是一个人能否成才的基础。他勉励青年说：“周乎志者，穷蹶不能变其操；周乎艺者，屈抑不能贬其名。其或处心定气，居斯二者，虽有穷屈之患，则君子不患矣。”<sup>②</sup>就是说，做人首先要有通达的志向，完美的人格，坚贞的节操，博厚的积累。杨诲之“年少气锐，于行己处世间不肯虚心检点”，柳宗元两次写信，并赠《说车》“谆切告之”<sup>③</sup>，“敦勉用和以济厥中”<sup>④</sup>。他认为“中之正不惑于外”是人们时刻应该做到的“君子之道”<sup>⑤</sup>，

① 《天爵论》。

② 《送元秀才下第东归序》。

③ 《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柳宗元卷》（第一册）。

④ 《柳文指要》卷三十三，1037页。

⑤ 《与杨诲之书》。

“内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吾以为至矣”<sup>①</sup>。所以,柳宗元对古圣贤人的道德修养极为敬赏,如尧的“允恭克让”、舜的“温公允塞”、禹的“闻善言则拜”、汤的“改过不悛(吝)”、文王的“小心翼翼”、周公的“捉发吐脯”、孔子的“言忠信,行笃敬”、“温良恭俭让”等<sup>②</sup>,并以此为榜样,鼓励青年学习效仿,做“言恭而信,行端而静”<sup>③</sup>的有内在修养、外在懿行的崇高磊落之人。在这里,柳宗元把道德教育和培养人才的目标紧密地结合起来了。

以上可知,柳宗元不仅提出了“期以明道”的教育主张,而且还通过间接和直接的教育活动来实现他的这一主张。也就是说,柳宗元针对当时教育衰败的社会现实,从理论和实践上勇敢地开辟了振兴教育、培养人才的新道路。因此,柳宗元的这个教育主张,无论从教育的目的和培养目标,还是从当时的客观形势的需要和实际社会效果来考察,都表现出了它的进步性,从而也表明柳宗元这个政治改革家的远见卓识。从柳宗元在“古文运动”中的贡献以及他教导出的众多学生的功绩来看,他的目的是完全达到了。

## (二)“取道之原”的教育内容

柳宗元要培养能够明道的学者,就必须用能明道的教育内容来武装后生。因为他要明的“道”是“尧、舜、孔子”的儒家之道,所以,儒家的经典著作《诗》、《书》、《易》、《礼》、《春秋》便是教育学生的根本内容,用柳宗元的话说,叫“取道之原”。他说:“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

① 《与诲之第二书》

② 《与杨诲之第二书》。

③ 《送元秀才下第东归序》。

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sup>①</sup>这段话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第一,柳宗元认为儒家的五经是“道之原”,即“圣人之道”的根本,“取”就是学习,“取道之原”就是要受教育者学习这个根本,这是不能舍弃的。这一点,柳宗元与历代教育家的思想认识相同。但在具体用五经教育学生或进行学习的时候,他认为应当采取扬长避短的批判态度,应当选择五经中经以用世的精华,不能兼收并蓄,菁芜不分。对《书经》,主要在于学它文字的质直,不藻饰华丽;而《诗经》,主要在于学习它能陶冶人的性情,具有永久的感染力量;《礼记》,主要在于学习它讲求人们行为的合宜;《春秋》,主要在于学习它判断是非、加以褒贬的能力;《易经》,主要在于学习它考察事物的变化和发展。这样,既没有违背“取道之原”这一根本,又有侧重地学习到它们某一方面的用世经验。第二,柳宗元还认为,教育内容要“本之”五经,但又不能局限在五经之内,还应该把各家的长处广泛地吸收过来,融会贯通,作为主要教育内容的补充和参考。他认为《谷梁传》、《孟子》、《荀子》、《庄子》、《老子》、《国语》、《离骚》、《史记》等书都有教育价值,都应当列入教育内容。让学者从《谷梁传》中学习磨砺文章的气势;从《孟子》、《荀子》中学习文章的条理畅达;从《庄子》、《老子》中学习文思的放荡无涯、恣肆纵横;从《国语》中学习文章表达的富有奇趣;从《离骚》中学习行文的幽深微妙;从《史记》中学习文字的典雅纯洁。唐朝初期,唐太宗曾将《诗》、《书》、《易》、《礼》、《春秋左氏传》定为官书,并由孔颖达统编注释,定名为《五经正义》,颁行天下,作为官方法定教材和科举考试的出题范围及标准答案。所以,柳宗元主张的教育内容,既没有丢掉官方规定的《五经》这个根本,又在五经之外增添了诸子百家的思想成份,使教育内

<sup>①</sup>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容扩大了范围,而且从具体汲取《五经》的方法来看,也打破了传统的教条,注意到了它们的不同特点,这就更有利于学者学到丰富的知识。

本着这种“取道之原”的精神,柳宗元进一步论述道:“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其外当先读《六经》,次《论语》、孟轲书,皆经言。左氏《国语》、庄周、屈原之辞,稍采取之。《谷梁子》、《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余书俟文成异,日讨也。其归在不出孔子。”<sup>①</sup>这里,柳宗元虽然主要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谈“文”与“行”的关系问题,即作文与做人应遵循的原则,但从教育的角度来看,“其归在不出孔子”的观点,仍然是他“取道之原”教育内容的再现。

这里还要强调的一点是,柳宗元不仅“本之”《五经》,“参之”诸子,而且还把当时学者中的优秀思想和作品,也作为教育的内容向学生广泛推荐。例如,他推崇陆质的《春秋》学三部著作(《春秋集传纂例》、《春秋微旨》、《春秋集传辩疑》),认为它们真正体现了“孔氏大趣”,赞扬说:“《春秋》之道久隐,而近乃出焉”<sup>②</sup>。像陆质与其师、友“能知圣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是而光明,使庸人小童,皆可积学以入圣人之道,传圣人之教”<sup>③</sup>。他还推崇韩愈的文才“过仆数等”<sup>④</sup>,文章可比于司马迁、扬雄,推荐给他的学生学习。柳宗元还称赞刘禹锡的文章,“隗而膏,味穷而炙愈出”<sup>⑤</sup>;吴武陵的文章“炯若深井之下,仰视白日之正中”<sup>⑥</sup>。他的宗弟柳宗直编了一部《西汉文类》的书,柳宗元专门给他写了序,并强调“是可以为学者之端耶”,认为

① 《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

② 《答元饶州论〈春秋〉书》。

③ 《唐故给事中皇太子侍读陆文通先生墓表》。

④ 《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

⑤ 《犹子蔚适越戒》,《刘宾客文集》卷二十。

⑥ 《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

也是一部很有学习价值的教材。这就充分说明,柳宗元不仅“尊古”,而更重要的是重今。这种不为古训所囿的思想也是十分可贵的。

此外,柳宗元在贯彻“取道之原”教育内容的过程中,还通过自己学习掌握的资料和对这些内容的考证、辨析、理解,补正了经史诸子书中的讹误,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新见解。诸如《桐叶封弟辩》、《辩列子》、《辩文子》、《辩〈论语〉二篇》、《辩鬼谷子》、《辩晏于春秋》、《辩鹞冠子》等,就其本身和书中的谬误给以订正。孔子重视教材建设,曾搜集整理了先秦以来的文化典籍编定他《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内容的教材,在教育上是一大贡献。柳宗元纠正经史方面的讹误,给学生以准确的学习内容而不致被谬误乱惑。一个教育家能具有这样严肃认真的负责态度,一丝不苟的求实精神,是足以为后人学习的。

韩愈在论及教育内容时说:“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sup>①</sup>。韩愈攘斥佛老,诋排异端,是孔孟儒家“道统”的维护者,他认为孔孟的仁、义、道、德,儒家的经典著作和礼乐刑政制度才是“先王之教”的内容,它包括了德育——仁义道德等一整套儒家伦理;智育——《诗》、《书》、《易》、《春秋》等儒家经典著作的学习;政治教育——礼乐刑政制度。至于佛教,那是“夷狄之法”<sup>②</sup>,不足为取,不仅不足以取,而且有害于“先王之教”。所以,他要求学生“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

① 《韩昌黎集》卷十一,《原道》。

② 《韩昌黎集》卷十一,《原道》。

矣”<sup>①</sup>。这就把“先王之教”看作终身事业,学者不能“迷其途”、“绝其源”,应该活到老,学到老,受教育到老。可见,在把儒家经典看作是“道之原”,并作为教育内容的观点上,韩愈和柳宗元是完全一致的。当然,他们各有千秋,不能机械地去划等号。总的来说,在坚决维护“道统”、攘老排佛方面,柳宗元确实不及韩愈;而网罗众说,采百家之长,著一家之言,创立“温丽靖深”、“似淡而实美”<sup>②</sup>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方面,韩愈却远远不如柳宗元。因此,从他们主张的教育内容上来看,韩愈比较封闭、保守,柳宗元则比较开放和创新。

### (三)“博极群书”的治学方法

柳宗元从他的教育目的和教育内容出发,提出“博极群书”<sup>③</sup>的治学方法,要求学者“读百家书”<sup>④</sup>、“采摭奥旨”<sup>⑤</sup>、“益于世用”<sup>⑥</sup>,这既是柳宗元教育学生所遵循的原则,也是他治学经验的总结。柳宗元之所以成为唐代“名盖一时”<sup>⑦</sup>的才子,也正是这样学习的结果。

关于“读百家书”,柳宗元认为,要做学问,不能囿于一孔之得,一管之见,一家之言,而应该“邃于经书,博取诸史群书”<sup>⑧</sup>,集其众说。所以,他主张学生自经史、诸子至百家之言及浮图之说均应穷究,方可博学多能,益于世用。

① 《韩昌黎集》卷一六《答李诩书》。

② 《河东先生集附录卷下》。

③ 《辩列子》

④ 《与杨京兆凭书》。

⑤ 《故银青光禄大夫右散骑常侍轻车都尉宜城县开国伯柳公行状》。

⑥ 《与杨京兆凭书》。

⑦ 《新唐书·柳宗元传》。

⑧ 《送贾山人南游序》。

柳宗元出生在“家有赐书三千卷”<sup>①</sup>的书香宦家,自幼就很勤学。他说:“仆蚤(早)好观古书,家所蓄晋魏时尺牋甚具。又二十年来,遍观长安贵人好事者所蓄,殆无遗焉。”<sup>②</sup>这是柳宗元早年读书的情况。他不仅读完了自家的藏书,而且在长安还读了不少别人收藏的书籍。在任集贤殿书院正字时,那里藏书丰富,环境幽雅,柳宗元又读了不少没有读过的新书。“及为蓝田尉”,“益学老子”<sup>③</sup>。即使在贬官南荒,环境险恶、家庭多故的情况下,柳宗元仍然读书不倦。他说:“宗元自小学为文章,中间幸联得甲乙科第,至尚书郎,专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为文之道。自贬官以来无事,读百家书,上下驰骋,乃少得知文章利病。”<sup>④</sup>就是说,他不但坚持读书,而且有了新的收获。他在《与李翰林建书》中又说:“仆近求得经史诸子数百卷,常候战悸稍定,时即伏读,颇见圣人用心、贤士君子立志之分。”可见柳宗元从小至老,从未终止过读书学习。由于他“时时读书,不忘圣人之道”<sup>⑤</sup>;“身虽穷,志求之不已”<sup>⑥</sup>,所以他“讲尧、舜、孔子之道亦熟”<sup>⑦</sup>,旁及“杨、墨、申、商、刑名、纵横之说”<sup>⑧</sup>;“通数经及群书”<sup>⑨</sup>,成为博学多能的人才。

柳宗元不仅自己实践他的治学主张,而且以此勉励前来向他求教的青年。谆谆教诲他们“当先读六经,次《论语》、《孟轲书》,皆经言。左氏《国语》、庄周、屈原之辞,稍采取之。谷梁子、太史公甚峻洁,可

① 《寄许京兆孟容书》。

② 《与吕恭论墓中石书书》。

③ 《与杨诲之第二书》。

④ 《与杨京兆凭书》。

⑤ 《与杨诲之第二书》。

⑥ 《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

⑦ 《与杨诲之第二书》。

⑧ 《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

⑨ 《送娄图南秀才游淮南将入道序》。

以出入”<sup>①</sup>。并教他们以“本之”、“参之”的方法，“旁推交通”，从而做到“尽得宗指”<sup>②</sup>。柳宗元对能读百家书的学者备加赞赏。他被贬永州以后，闻听已故的覃季子生爱读书，家贫有志，“读经传言其说数家”，并横竖钩贯，著书“若干家”，“不以仕为事”<sup>③</sup>，柳宗元对他非常敬佩，亲自找到墓前，专为他写了墓铭，赞曰：“困其独，丰其辱”<sup>④</sup>。可见柳宗元对“读百家书”是何等重视啊！

宋代大教育家朱熹说：“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sup>⑤</sup>这就是说，读书是为学的基础，是人们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俗话说：“欲知古今中外事，必须读尽五车书”，就是这个道理。一个人想不通过刻苦读书而得到学问、知识、本领，那是永远办不到的。柳宗元在治学方面提出要“读百家书”的主张，反映、揭示了学习上的一般规律，因而是正确的，也是我们今天应当借鉴的。

关于“采摭奥旨”，柳宗元认为，光“读百家书”还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通过读书，采剥其华实，咀嚼其膏味，吸取书中的精髓，变成自己的知识和能力。他说：“凡为学，略章句之烦乱，采摭奥旨，以知道为宗。”<sup>⑥</sup>这里说的“奥旨”，就是书中的深刻道理，即“圣人之道”；“采摭”就是穷究、求取；“宗”就是标准。就是说，读书时不要被章句所困惑，不要为“古训”所匡拘，而要领会书中的真谛，“钩玄提要”<sup>⑦</sup>，求其真理之所在。柳宗元在做学问上总是持批判态度。他认为经典之言若有荒谬悖理之处，要敢于大胆否定，对百家言虽不符合

① 《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

② 《答元饶州论春秋书》。

③ 以上《覃季子墓铭》。

④ 《覃季子墓铭》。

⑤ 《性理精义》，《中国古代教育家语录类编》下，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年第2版，第176页。

⑥ 《故银青光禄大夫右散骑常侍轻车都尉宜城县开国伯柳公行状》。

⑦ 《韩昌黎集》卷十二《进学解》。

儒家经传条文而有益于理者,也要敢于和善于吸取。他说:“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如斯而已”<sup>①</sup>,就是说,“利于人,备于事”,才是“圣人之道”的真谛,学者应该抓住这个关键。而要抓住这个关键,光靠背教条,“师古训”是得不到的。所以,柳宗元对只识“章句”的“拘儒”、“陋儒”、“世儒”十分轻蔑,对那些“肤末于学而遽云云”<sup>②</sup>者,进行了辛辣的嘲讽。说这些人“不穷究其书”,以“道听途说”,“妄加口承”为能事,“又何能知所谓《易》者哉”<sup>③</sup>!他还说,“世之学《易》者,率不能穷究师说,本承孔氏,而忘意乎物表,争伉乎理外,务新以为名,纵辩以为高。离其原,振其末,故羲文周孔之奥,诋冒混乱,人罕由而通焉。”<sup>④</sup>这样舍本逐末的学习态度,自然不会通“羲文周孔之奥”。从而指出:“君子之学,将有以异也?必先穷究其书,穷究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且不可“即其谬而承之”<sup>⑤</sup>,所以,必须“务先穷昔人书,有不可者而后革之,则大善”<sup>⑥</sup>。“穷”就是仔细研究、深刻领会。经过分析研究,分清正确与错误,然后去伪存真,这样才能学到真知。这就是柳宗元对待学习的严肃态度。

同时,柳宗元还教导学生“勿怪、勿杂、勿务速显”。“道苟成,则恣然尔,久则蔚然尔”;“成而久者,其术可见”<sup>⑦</sup>。就是要学生在学习时,防止怪僻、杂乱和急于求成。扎扎实实、持之以恒地去读书,就自然会有成就。因此,他鼓励学生说:“吾愿子以《诗》、《礼》为冠履,以《春秋》为襟带,以图史为佩服,琅乎璆璫冲牙之响发焉,煌乎山龙华

① 《时令论上》。

② 《与刘禹锡论周易九六书》。

③ 《与刘禹锡论周易九六书》。

④ 《送易师杨君序》。

⑤ 《与刘禹锡论周易九六书》。

⑥ 《与刘禹锡论周易九六书》。

⑦ 《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

虫之采列焉，则揖让周旋乎宗庙朝廷斯可也。”<sup>①</sup>意思是要学生抓住主要矛盾，以求实、求精的态度去读书，去钻研学问，这样就可以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

关于“益于世用”，柳宗元认为，“读百家书”、“采摭奥旨”，归根结底其目的均在于用世。就是把所学得的知识、本领运用到治国安邦上，以实现尧、舜、孔子“圣人之道”的最终奋斗目标。

柳宗元是一个有志于积极用世的封建知识分子，自幼博览群书，不重章句，在治学上善于独立思考，学术上富有怀疑精神。他一生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sup>②</sup>为己任，决心变革现实，振兴国家，虽死而无憾。所以，他读书都是以“益于世用”为原则，“其归在不出孔子”<sup>③</sup>，努力“延孔氏之光烛于后来”<sup>④</sup>。在教育学生时也以这个目标为起点，要求学生把书读活，有服务社会的思想与能力。他在《送徐从事北游序》中说：“得位以《诗》、《礼》、《春秋》之道施于事，及于物，思不负孔子之笔舌。能如是，然后可以为儒，儒可以说读为哉！”这就是说，对于《诗》、《礼》、《春秋》不能只会阐说义理，背诵经文就算达到目的了，而要将其“道”“施于事，及于物”，即运用到现实中去，解决社会的实际问题。这样做，才算是真正的儒——有用于世的人才。因此，他说：“仆之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务也，以为是特博奕之雄耳。故在长安时，不以是取名誉，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sup>⑤</sup>柳宗元不以文章“取名誉”，也正是他“施之事实”，“辅时及物”益于世用的积极精神的表现。

柳宗元的这个思想，还突出体现在他的政治革新和文学创作的

- 
- ① 《送豆卢膺秀才南游序》。
  - ② 《寄许京兆孟容书》。
  - ③ 《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
  - ④ 《答贡士元公瑾论仕进书》。
  - ⑤ 《答吴武陵论非国书》。

实践活动中。他青年时期,勇敢地参加王叔文的政治革新集团,致力于封建政治的改革,“冲罗陷阱,不知颠踣”<sup>①</sup>,表现得极为坚定。这场革新的实质,就是“利安之遣,将施于人”<sup>②</sup>,即针对时弊,把圣人之道复兴于社会。我们说柳宗元的这种行动,本身就是最大的用世。这也表明了柳宗元“追用古道,交于今世”<sup>③</sup>的学以致用观点。在文学创作中,柳宗元把文体改革和政治改革联系起来,注重文学的“褒贬讽谕”施之世用,他的文章大都贯穿着这个精神。约在贞元十二年(796年),柳宗元的朋友独孤宓应召去邠宁节度使杨朝晟幕府当书记,临行时,他写了一篇《送宁独孤书记赴辟命序》,对友人说:“曳裾戎幕之下,专弄文墨,为壮夫捧腹,甚未可也”。劝戒友人不要专门去写那种舞文弄墨、阿谀逢迎的应酬文章,应该多为安定边疆做有益工作。同时鼓励他“使《谕蜀》之书、《燕然》之文,炳列于汉史,真可慕也。不然,是琐琐者恶足置齿牙间而荣吾子哉!”叫友人在了解实际通达古今的基础上,写出直接为政治斗争服务的作品,像司马相如的《谕巴蜀檄》、班固的《燕然山铭》那样,以起到服务现实的政治作用。这类例子不胜枚举,此不赘述。

“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sup>④</sup>这一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深刻阐明了“读书”与“使用”的辩证关系。如果只读书而不会运用书中所学的知识去解决社会实际问题,那只不过是“书橱”、“书柜”,于世无益。柳宗元主张读书要益于用世,是他唯物主义世界观在教育思想上的反映。尽管柳宗元对此二者的认识还不那么透彻,但这种积极用世的治学观点,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

① 《答问》。

② 《故尚书户部侍郎王君先太夫人河间刘氏志文》。

③ 《送韩丰群公诗后序》。

④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165页。

来讲,在当时都是难能可贵的。

#### (四)“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的教育主张

柳宗元从其唯物主义自然观出发,认为天下万物的生长,也包括人的成长,都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而这一规律是不可违背的。顺之者,即可茁壮成长,逆之者,将枯萎甚至夭亡。他在《种树郭橐驼传》中,集中表述了这一思想。它是一篇含有深刻的教育哲理的著作。

郭橐驼是当时长安县丰乐乡的一位种树名手。他所种之树,迁徙无不活,而且长得粗壮茂盛,结果实早。别人虽然偷着模仿他种树,但种出的果树也不如他种的好,便向他问其所以然。他回答说:

橐驼非能使木寿且孳也,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

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既然已,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则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长而已,非有能硕茂之也。不抑耗其实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

这就是说,他所种的树之所以能“或迁徙,无不活,且硕茂,早实以蕃”,是因为他能够按照果树生长的自然规律,舒其本,平其培,故其土,密其筑,全其天性而已,而其他人则不然。他说:

他植者则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则又爱之太殷,忧之太勤。旦视而暮抚,已去而复顾。甚者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离矣。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为哉?

他的经验是,只要“不害其长”,“不抑耗其实”,植物就会自然长得好。如果“爱之过殷,忧之过勤,旦视而暮抚”,“甚者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虽说是“爱之”,实为“害之”,植物是生长不好的。育人亦然。他在文章结尾,借问者的口说:“问养树得养

人术。”意即养树之术，与育人的道理是完全一样的。

柳宗元认为教育儿童的根本方法，是“不害其长”，即不要妨害其自然成长。要“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即要按照儿童自然发展的规律施教，使其自然地成长。既不能揠苗助长，又不能弃而不耘其苗，既不能戕害儿童的发展，亦不能骄纵放恣。实践证明，如果对儿童的教育，矫揉过甚，督促过严，就会使儿童不仅不能视求知为学为乐事，反而会视求知为学为畏途，丧失为学的兴趣和生机。所以说，柳宗元的这一教育思想是很可贵的。

但是，柳宗元主张顺从天性，并非放任自流，他仍要求个人要努力，要尽力之所及。在这一点上他与一般的自然主义者是不同的。他说：“善言天爵者，不必在道德忠信，明与志而已矣。”<sup>①</sup>他把“明”与“志”作为做人求学的始基，即做人求学的根本。何谓“明”与“志”？他说：“敏以求之，明之谓也；为之不厌，志之谓也。”<sup>②</sup>这就是说，“敏以求之”就是“明”，“为之不厌”就是“志”，也就是要“尽力于所及”。他认为“明”与“志”是“人伦”之要道，圣贤之与愚者异，也完全在“明”与“志”。他说：“故人有好学不倦而迷其道、挠其志者，明之不至耳；有照物无遗而荡其性、脱其守者，志之不至耳。……然则圣贤之异愚也，职只此而已。使仲尼之明，可得而夺，则庸夫矣；授之于庸夫，则仲尼矣。”<sup>③</sup>因此，他反对天命思想，认为任何人的德性与才能都不是天赋予的，是个人努力的结果。他虽然也讲仁义道德，也讲仁义礼智信五常，但他和孟子、董仲舒等人不一样，他反对先验的道德论，强调道德不是人与生俱有的，不是天（神）赋予的，而是靠个人“敏以求之”“为之不厌”。

柳宗元提倡“周乎志”、“周乎艺”，强调一个人在修德进业中，要

① 《柳河东集》卷三《天爵论》。

② 《柳河东集》卷三《天爵论》。

③ 《柳河东集》卷三《天爵论》。

靠个人的决心和毅力。他说：“周乎志者，穷蹶不能变其操；周乎艺者，屈抑不能贬其名。其或处心定气，居斯二者，虽有穷屈之患，则君子不患矣。元氏之子，其殆庶周乎，言恭而信，行端而静，勇于讲学，急于进业，既游京师，寓居仄陋，无使令之童，阙交易之财，可谓穷蹶矣。而操愈厉，志之周也。才浚而清，词简而备，工于言理，长于应卒；从计京师，受丙科之荐，献艺春卿，当三黜之辱，可谓屈抑矣。而名益茂，艺之周也。苟非处心定气，则曷能如此哉。”<sup>①</sup>在这里他对元秀才屡试不第，仍能“勇于讲学，急于进业”，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鼓励。由上述可见，柳宗元虽然主张教育要顺从人的自然成长规律，但这种顺从不是消极的适应，仍强调个人要发挥主观的能动性。

## （五）“交以为师”的师道观

### 1. 重师道

中国古代早有尊师重道的传统，《学记》作者明确提出“师严道尊”的主张。到了汉代，由于儒学处于独尊地位，因而更加重视师道。但是，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玄学和佛学的兴起，儒学一度衰落，则师道也就愈来愈不被重视。这种社会风气一直延续到唐代，甚至达到积重难返的地步。所以，韩愈提倡师道，作《师说》，提出“道之所存，师之所存”。柳宗元完全赞成韩愈的“师道论”，对当时社会上层士大夫“耻于相师”的风气，感到很痛心，对韩愈勇于为人师的精神是非常赞佩的。他说：“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讪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招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柳宗元还写了一篇《师友箴》，文中说：“今之世，为人师者众笑之，举世不师，故道益离；为人友者，不

<sup>①</sup> 《柳河东集》卷二十三《送元秀才下第东归序》。

以道而以利,举世无友,故道益弃。呜呼!生于是病矣。歌以为箴,既以儆己,又以诫人。”<sup>①</sup>此外,他还写了《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答严厚与秀才论师道书》等十几篇文章,专门阐述了师道的重要。由于唐代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实行尊崇儒术的文教政策,儒学重振,因此,尊重师道,乃是时代的要求。但现实却存在着“耻于相师”的不良社会风气。所以,韩愈、柳宗元极力提倡师道,这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 2. 学必有师

柳宗元充分地肯定了教师在传道、授业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没有良师的教诲,就不可能成才,没有益友相辅,就不能增进自己的才识。只有获得良师益友,才能不断地增进自己的知识、才能和品德,成为“济世安民”的人才。他说:“不师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sup>②</sup>主张学必有师。他说:“世之学易者,率不能穷究师说,本承孔氏,而妄意乎物表,争伉乎理外……离其原,振其末,故羲文周孔之奥,诋冒混乱,人罕由而通焉。”<sup>③</sup>他还以个人切身的体验,说明无名师指导,仅靠个人努力,再勤奋,而不能得其要领,仍是学不好的,甚至会为人所取笑。他说:

愚幼时尝嗜音,见有学操琴者,不能得硕师。而偶传其谱,读其声,以布其爪指。蚤起则谬谬谄谄振以逮夜,又增以脂烛,烛不足则讽而鼓诸席。如是十年,以为极工。出至大都邑,操于众人之坐,则皆得大笑曰:嘻!何清浊之乱,而疾舒之乖欤!卒大惭而归。及年已长,则嗜书,又见有学书者,亦不得硕师。独得国故书,伏而攻之。其勤若向之为琴者,而年又倍焉!出曰:吾书之工能为若是。知书者又大笑

① 《柳河东集》卷十九《师友箴》。

② 《柳河东集》卷十九《师友箴》。

③ 《柳河东集》卷二十五《送易师杨君序》。

曰：是形纵而理逆。卒为天下弃，又大惭而归。<sup>①</sup>

柳宗元从中总结经验说：“是二者皆极工而反弃者，何哉，无所师而徒状其文也，其所不可传者卒不能得。故虽穷日夜，弊岁纪，愈远而不近也。”所以，欲明道，必从师，无师无以明道，师道是不可废的。

### 3. 交以为师

由于柳宗元把师与道结合在一起，因此，他把教师看得很高，对教师的要求也很严。认为不是任何人都可以为人师，必须具有学问、道德、才智，足为师表者方可为人师。他感于当时师道不尊，不敢妄为人师以取辱，力避为师之名，主张“交以为师”。他曾多次不肯接受别人请他为师的要求。其理由或说：“仆道不笃，业甚浅近”，或说“不足为”、“惧而不为”等等。当时有人对柳宗元拒为人师曾有所责备，但他曾做了申辩和解释。他说：

其所不乐为者，非以师为非，弟子为罪也。有两事故不能，自视以为不足为一也；世久无师弟子，决为之，且见非，且见罪，惧而不为二也。<sup>②</sup>

言道讲古穷文辞以为师，则固吾属事。仆才能勇敢不如韩退之，故又不为人师。人之所见有同异。吾子无以韩责我。若曰仆拒千百人，又非也。仆之所拒，拒为师弟子之名，而不敢当其礼者也。若言道讲古穷文辞，有来问我者，吾岂尝瞋目闭口耶？……苟去其名全其实，以其余易其不足，亦可交以为师矣。如此无世俗累而有益乎己，古今未有好道而避是者。<sup>③</sup>

从上述的申辩与解释中，可以看出柳宗元只愿尽为师之实，而不欲居其名。他认为教师的任务与作用，在言道、讲古、穷文辞。其自

① 《柳河东集》卷三十二《与李睦州论服气书》。

② 《柳河东集》卷三十四《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

③ 《柳河东集》卷三十四《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

谓有以此三者来问者,无不举其所知以答,是已具有为师之实,至于为师之名,他表示不敢承担。自认为他的才能和勇气都不能和韩愈相比。这反映了他的谦虚态度,也反映了他和韩愈是有所不同的。韩愈具有“欲挽狂澜于既倒”的卫道精神,曾做过四门学助教,国子学博士,国子祭酒,兴办地方官学,招徒讲学,公开建立师生关系。而柳宗元认为自己是一个贬官之人,本是经常遭到政敌的污蔑、造谣,如再公开招徒讲学,建立师生关系,会更加招致政敌的攻击。因此,他不愿公开建立师生之名,而默默地肩负起教师的责任,诚恳地指导着许多后学者。由此可见,他之所以拒师之名,是和他当时的政治处境有关。所以,他提出了“交以为师”的主张,以师为友,师友并提,把师生关系变为师友关系。这一思想也是很可贵的,其中含有学术讨论上的平等与民主因素,反映了他教育思想中的进步性。

总括以上,柳宗元在政治上是一个具有革新精神和抱负的人,在哲学上坚持无神论,是一个朴素的唯物主义者,因此,在教育上确实提出了一些卓越的见解,在中国古代教育学说发展史上是有贡献的。

当然,柳宗元做一个封建时代的思想家,在他的教育思想中也不可避免的有其历史与阶级的局限性。如他企图通过培养和造就“明道”、“行道”的君子,实现其“公天下”的政治理想,这显然是一种空想,反映了他的唯心史观。他个人的实践遭遇,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又如在品德修养方面,他要求“夫君子之出,以行道也;其处,以独善其身也。”<sup>①</sup>这种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仍是儒家的传统思想,是不可取的。在学习内容方面,他虽然主张不局限于儒家经书,兼习诸子百家之言,但仍囿于人文科学。既不习武,亦不学自然科学。这样是造就不出真正的“济世安民”的人才。再如他主张“交以为师”,只适用于高等教育,对于初等教育来说,这一主张是有局限性的。总之,对于柳宗元的教育思想应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

① 《柳河东集》卷二十五《送娄图南秀才、游淮南将入道序》。

#### 4. “去名取实”

柳宗元的师道观也不同于其他教育家。他认为,做教师不在于有没有教师的名分,而在于有没有做教师的实际本领。所以,他主张“取其实而去其名”<sup>①</sup>、“去其名全其实”<sup>②</sup>。这虽然是在他个人特殊的情况下提出的主张,但在看待教师的问题上,他的主张却有着不少合理的地方。下面就具体谈谈柳宗元的师道观。

##### (1)柳宗元“去名取实”师道观形成的思想基础

柳宗元生活的时代,已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时代,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内部斗争盘根错节,社会风气极为不好。科举取士不重经书而重杂文(诗、赋),不重学问而重门第,而且请托、贿赂、干谒之风盛行,弊窦百出。致使“取科者交贵势、倚亲戚”,“走高门,邀大车,骄笑而伪言”,“合则插羽翮、生风涛,沛焉而有余”<sup>③</sup>,因而,学校教育大受影响,教师地位大大降低。“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诮笑之,以为狂人”<sup>④</sup>。因此,教者耻为人师,“众人”“耻学于师”<sup>⑤</sup>。韩愈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sup>⑥</sup>。社会现实使柳宗元不愿有为师之名,作“邑犬吠怪”的靶子。这是其一,也是客观方面的原因。其二,柳宗元自永贞革新失败,贬斥南荒,待若囚徒,残酷的政治迫害,使他贫病交加,健康日坏,精神和肉体都受到严重摧残,“罪谤交积,群疑当道”<sup>⑦</sup>、“嗔骂者尚不肯已”<sup>⑧</sup>。在这样

- ①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 ② 《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
- ③ 《送娄图南秀才游淮南将入道序》。
- ④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 ⑤ 《韩昌黎集》卷十二《师说》。
- ⑥ 《答韦中立论师道进书》。
- ⑦ 《寄许京兆孟容书》。
- ⑧ 《与裴埴书》。

的险恶环境中,柳宗元深识时务,不再把群怪聚骂的师名加在头上,增加自己的罪孽。正如他自己所说:“仆自谪过以来,益少志虑,居南中九年,增脚气病,渐不喜闹。岂可使啾啾者早暮拂吾耳、骚吾心?则固僵仆烦愤,愈不可过矣。平居望外遭齿舌不少,独欠为人师耳。”<sup>①</sup>他还说:“有两事故不能;自视以为不足为,一也;世久无师弟子,决为之,且见非、且见罪,惧而不为,二也。”<sup>②</sup>“不足为”当然是他的谦虚,“俱而不为”乃是他的实意。因为被贬之罪未除,又何必再加重罪于身?“一之谓甚,其可再乎”!<sup>③</sup>这是柳宗元主观方面不肯取得师名的原因。这主客观方面的原因,构成了柳宗元避讳师名的思想基础。柳宗元的心理,合乎人之常情,也符合他自己的实际处境。柳宗元不同于韩愈。韩愈处在官位上升的地位,他有条件抗颜为师,尽管这样,亦遭聚骂,柳宗元本是官家罪人,若像韩愈那样,“抗颜而为师”,声名就更为狼藉了。所以,柳宗元竭力避讳师名,是一种明智的表现,我们不应责怪他。

## (2)柳宗元“去名取实”师道观的实质

柳宗元说:“仆避师名久矣。往在京都,后学之士到仆门,日或数十人。仆不敢虚其来意,有长必出之,有不至必甚之。虽若是,当时无师弟子之说。其所不乐为者,非以师为非,弟子为罪也。”<sup>④</sup>又说:“仆之所避者名也,所忧者其实也。实不可一日忘。”<sup>⑤</sup>这段话表明了柳宗元的两个基本观点:其一,“避师名久矣”。就是说,他一贯不要为师之名,所以不愿有“师弟子之说”,因而“不乐为”。其二,“所忧者其实也”,故“不可一日忘”。就是说,做真正的老师又生怕

①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② 《报袁君陈秀才避名书》。

③ 《左传·僖公五年》。

④ 《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

⑤ 《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

不能胜任,所以他热心教导后学,不敢有一日倦怠。由此看来,“去名取实”并不是否定教师的作用,也不是不要教师去教学生,而是不要教师之名,要的是事实上做着教师而又能胜任工作的教师之实。其实质是要求做教师的人尽到教师责任。柳宗元的这个思想是可贵的。

那么,柳宗元为什么要“忧其实”呢?在柳宗元看来,教师对学生学业的成就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本人在青年时代,喜好音乐和书法,早起晚睡,刻苦自学,十数年如一日坚持不懈。自以为精通此道,然“操于众人之坐”<sup>①</sup>,却遭到内行们的耻笑。“是二者皆极工而反弃者,何哉?无所师而徒状其文也,其所不可传者卒不能得。故虽穷日夜,弊岁纪,愈远而不近也。”<sup>②</sup>就是说“不得硕师”<sup>③</sup>,就不能学到真才实学。学生要在学习上取得好的效果,就不能没有“硕师”的指导。所以他说:“举世不师,故道益离”;“不师如之何,吾何以成”<sup>④</sup>?就是强调从师的重要性。这与韩愈“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sup>⑤</sup>的思想是一致的。“硕师”就是学问渊博的老师,只有这样的老师,才能教出高质量的学生,“名师出高徒”。可见柳宗元“忧其实”的思想观点,正是“取其实”、“全其实”的深刻反映。

### (3)柳宗元的教师标准

从以上论述可知,柳宗元既不反对“为师”,也不反对“从师”,并从他主张所取的“实”出发,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怎样才算名副其实的教师呢?

- 
- ① 《与李睦州论服气书》。
  - ② 《与李睦州论服气书》。
  - ③ 《与李睦州论服气书》。
  - ④ 《师友箴》。
  - ⑤ 《韩昌黎集》卷十二《师说》。

①要爱学生、负责任。柳宗元认为,能“爱加于生徒”是教师的一种美德。要当好教师,必须热爱自己的教育对象,对他们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国子司业阳城在太学任教期间,“爱加于生徒”,“榎楚废弛,尊严而威”,在他的热心教诲之下,“群生闻礼,后学知孝”,即使那些“粗厉贪凌”、“欺伪谲诈”的调皮学生,也都“待公顺之”、“信之”<sup>①</sup>。这是因为阳城能用热爱生徒的赤诚之心去感化学生,所以学生才很信任他,亲近他。因而柳宗元对阳城极为称赞,说“阳公有博厚恢弘之德”<sup>②</sup>。后来阳城被贬,柳宗元认为自己失去了一位好老师,并写信支持太学生挽留阳城的请愿行动,为阳城的被贬辩诬。柳宗元也是“爱加于生徒”的典范。在长安时,他已很有名气,每天有数十人来门下求教,虽然他忙于政事,但“不敢虚其来意,有长必出之,有不至必恚之”<sup>③</sup>，“则仆固愿悉陈中所得者”<sup>④</sup>。说明柳宗元主动满足学生要求,使他们得到所渴望求得的知识。贬谪永州以后,岭南学子多有求教者,柳宗元也没有因自己的不幸遭遇而拒之门外,相反,热心指教,做到了“有诸内者不敢爱惜”<sup>⑤</sup>,即把自己做学问的经验、体会统统告诉给学生,要他们扎扎实实地学习,不要好高骛远。结果,“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sup>⑥</sup>“必为名士”<sup>⑦</sup>。一个老师如果对学生不热爱,对他们没有深厚的感情,就不可能耐心主动地去教育学生。这就是柳宗元的教师责任感。教师的责任就是“传道、授业、解惑”,一句话,就是培养人才,而人才又是国家治乱兴亡的根本。教师工作从来就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因此,在某种

① 以上《国子司业阳城遗爱碣》。

② 《与太学诸生喜诣阙留阳城司业书》。

③ 《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

④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⑤ 《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

⑥ 《韩昌黎集》卷三十二,《柳子厚墓志铭》。

⑦ 《旧唐书·柳宗元传》。

程度上说,教师肩负着国家兴亡的历史重任,不能徒有虚名,必须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这里,柳宗元又从侧面对“不事师”、“耻为师”的社会风气进行了有力的抨击。

②要博学多能,不守章句。柳宗元在《送易师杨君序》中说:“宗元以为,太学立儒官、传儒业,宜求专而通、新而一者以为胄子师。”这就是柳宗元心目中的教师形象。“专而通”,就是专经典而能通达,“新而一”就是有独特见解,这样“博而守儒,达而好礼”,“论说辩问,贯穿上下”的人做老师,可使学生“不违古师而入妙道”。所以,柳宗元对《易》师杨君很推崇,并为“杨君之道未列于博士”而叫屈,特地写了这篇序给予肯定。陆质“能文圣人书通于后世”<sup>①</sup>,是一位“专而通,新而一”的《春秋》学家,柳宗元对他推崇备至,拜为老师,“时间要论”<sup>②</sup>;明章大中,发露公器,其道以生人为主,以尧、舜为的,是“入圣人之道,传圣人之教”<sup>③</sup>的好老师。还有阳城,“旌直优贤,道光师儒”;讲贯经籍,俾达奥义,简习孝秀,俾极儒业”<sup>④</sup>,也是柳宗元心目中敬佩的良师。由此观之,教师应该是“博之以文”<sup>⑤</sup>,“能知圣人之旨”<sup>⑥</sup>的“世之高者”<sup>⑦</sup>,他的修养应该“博如庄周,哀如屈原,奥如孟轲,壮如李斯,峻如马迁,富如相如,明如贾谊,专如扬雄”<sup>⑧</sup>。这个“博”、“哀”、“奥”、“壮”、“峻”、“富”、“明”、“专”,也可以说就是柳宗元要取的教师之实。柳宗元是“议论证据今古,出入

① 《唐故给事中皇太子侍读陆文通先生墓表》。

② 《答元饶州论春秋书》。

③ 《唐故给事中皇太子侍读陆文通先生墓表》。

④ 《国子司业阳城遗爱碣》。

⑤ 《送从兄儒罢选归江淮诗序》。

⑥ 《唐故给事中皇太子侍读陆文通先生墓表》。

⑦ 《与杨京兆凭书》。

⑧ 《与杨京兆凭书》。

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sup>①</sup>的饱学之士,但在为师上他认为“仆道不笃,业甚浅近,环顾其中,未见可师者”<sup>②</sup>,然而“好以文章宠后辈,后辈由吾文知名者,亦为不少焉”<sup>③</sup>。可见柳宗元也是一位“硕师”,教出了许多“知名”的学生。

柳宗元要求教师一方面要博学多能,另一方面又不是“章句之师”。他说:“马融、郑玄者,二子独章句师耳”<sup>④</sup>。马融、郑玄是汉代的大经学家,注过不少儒家经典,但只不过是“辨析章条”<sup>⑤</sup>、“疏以释经”<sup>⑥</sup>的“章句师耳”。在隋唐时期,这种专章句,守家法的风气仍很严重,章句之师不少,而柳宗元“幸非其人”。章句之师,只会教人背词章、训古义,不能教人以实际本领、真才实学。所以,柳宗元不做这样的教师,而是超脱圣贤经传文字表面意思的束缚,发挥“圣人之道”的精神实质以有益于世用。柳宗元始终坚持这一精神,因而取得了“以文从余者多萃焉”<sup>⑦</sup>的教育效果。

③要诲人不倦、一丝不苟。柳宗元认为,做教师应该具有孔子教育学生的这种“诲人不倦”<sup>⑧</sup>的精神,不能“瞶目闭口”、贪“名”(师生名位)、图“礼”(拜师礼仪),即就是“终日言”,也要“不敢倦、不敢爱、不敢肆”<sup>⑨</sup>,毫不自私地把知识传授给学生。他说:“言道讲古穷文辞以为师,则固吾属事。……若言道讲古穷文辞,有来问我者,吾

① 《韩昌黎集》卷三十二,《柳子厚墓志铭》。

②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③ 《答贡士廖有方论文书》。

④ 《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

⑤ 《元氏长庆集》卷二十八。

⑥ 《选举议》,《全唐文》卷三五五。

⑦ 《法华寺西亭夜饮赋诗序》。

⑧ 《论语·述而》。

⑨ 《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

岂尝瞋目闭口耶?”<sup>①</sup>就是说,他对求教者从不拒绝。因为“蒙者困难晓,必劳申谕,乃得悦服”<sup>②</sup>。正由于柳宗元的诲人不倦的精神,“南方为进士者,走数千里从宗元游”<sup>③</sup>,负籍追师,以求指授。柳宗元还认为,在教育中,对学生不能存成见、有偏爱,而应一视同仁,严加教诲。指出:“师儒之席,不拒曲士”<sup>④</sup>。即使是不成材者,只要他愿意受教,就不应该遗弃。这是对“孔门多杂”<sup>⑤</sup>思想的发展。教师不仅要具有诲人不倦的精神,而且还要具有一丝不苟的作风,就是说对传授知识要严肃认真,“宜若悬横然,增之铢两则俯,反是则仰,无可私者”<sup>⑥</sup>,即注意分寸,恰到好处,这样才能使人伏膺而得。因此,柳宗元很注意在细小问题上指导学生。杜温夫“用助字不当律令”(即用助词不规范),柳宗元就专门写信奉告:“所谓乎、欤、耶、哉、夫者,疑词也;矣、耳、焉、也者,决词也。今生则一之。宜考前闻人所使用与吾言类且异,慎思之则一益也。”<sup>⑦</sup>帮助学生弄清用法。柳宗元的这种为师之道,虽然是传统师道观的继承和运用,但在当时耻为人师的社会风气下,却表现了他一丝不苟的精神。

④勤奋谦虚,身体力行。柳宗元认为,勤奋和谦虚是教师应有的美德。有了这种美德,才能对自己“学而不厌”,对学生“诲人不倦”<sup>⑧</sup>。柳宗元身体力行,既勤奋,又谦虚,以惊人的毅力给学生做出了榜样。

柳宗元贬到永州以后,体弱多病,记忆极差,“神志荒耗,前后遗

① 《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

② 《答元饶州论政理书》。

③ 《新唐书·柳宗元传》。

④ 《与太学诸生喜诣阙留阳城司业书》。

⑤ 《荀子·法行篇》:南郭惠子问于子贡曰:“夫子之门何其杂也?”

⑥ 《答吴秀才谢示新文书》。

⑦ 《复杜温夫书》。

⑧ 《论语·述而》。

忘”；“每读古人一传，数纸以后，则再三伸卷，复观姓氏，旋又废失”<sup>①</sup>；“所读书随又遗忘”<sup>②</sup>，尽管如此，柳宗元仍“志求之不已”<sup>③</sup>：“倦极便倒卧，熟寐乃一苏。欠伸展肢体，吟咏心自愉”<sup>④</sup>。可见柳宗元“偿不知游息，戚不待覆楚”<sup>⑤</sup>，勤奋的毅力的确是惊人的。柳宗元之所以这样忘我不倦地学习，是因为他认识到“课生徒之进退，必酌于中道，非博雅庄敬者之流，固不得临于是”<sup>⑥</sup>的缘故。就是说学生学得好与坏，在于老师水平的高与低，要使学生“酌于中道”，教师就要有博雅的知识 and 庄敬的行为。否则就不配作老师。柳宗元还说：“立大中者不尚异，教人者欲其诚，是故恶夫饰且伪也”<sup>⑦</sup>。认为教师不能文过饰非，对学生必须以诚相见，使他们真正学到“圣人之道”。“吾未尝为佞且伪，其旨在于恭、宽、退、让，以售圣人之道及乎人”<sup>⑧</sup>。就是这种教师的高尚情操和负责精神，促使着柳宗元孜孜不倦，奋进不止。

柳宗元不仅勤奋，而且非常谦虚。他不仅向同行前辈们虚心学习，而且虚心听取学生们的意见，来启发自己，“以其余易其不足”<sup>⑨</sup>。他在《送崔子符罢举诗序》中说：“崔子幸来而亲余。读其书，听其言，发余始志，若寐而言梦，醒而问醉。”就是说他得到了学生的极大启发。柳宗元在写作《贞符》时，就得到了学生吴武陵的支持。在写作《非国语》的过程中，也得到了吴武陵等人的帮助，他特别感激吴

① 《寄许京兆孟容书》。

② 《与杨京兆凭书》。

③ 《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

④ 《读书》诗。

⑤ 《故银青光禄大夫右散骑常侍轻车都尉宜城县开国伯柳公行状》。

⑥ 《四门助教万壁记》。

⑦ 《与吕恭论墓中石书书》。

⑧ 《与杨诲之第二书》。

⑨ 《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

武陵说：“拘囚以来，无所发明，蒙覆幽独，会足下至，然后有助我之道。……每为一书，足下必大光耀以明之，固又非仆之所安处也。”<sup>①</sup>可见柳宗元善于当学生的学生，也说明柳宗元与学生之间的亲密关系。这是韩愈“弟子不必不如师”<sup>②</sup>的师道观在柳宗元身上的体现，也是对“教学相长”传统教育原则的实际发挥。柳宗元坚持在学生那里吸取力量，和学生一起互相切磋，这也是他学术研究上取得辉煌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他那谦逊力行的高尚师德，又给青年一代以巨大的影响。

由上述可知，柳宗元虽然不是名列学府的教师，但却是没有教师名分的优秀的教师。他在对教师作用和教师责任的认识、理解和身体力行上，都闪烁着他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政治改革家的思想光辉。

## 教育思想的评价

### （一）著名的教育家

柳宗元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也是著名的教育家。千百年来，世人对他的评论众说纷纭，褒贬不一，莫衷一是，而且多偏重于政治得失、文章成就。就连他的好友韩愈，在写《柳子厚墓志铭》时，虽然充分肯定了他的文学成就，但从政治方面也对他多有指责，说他“不自贵重顾籍，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柳宗元

① 《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

② 《韩昌黎集》卷十二《师说》。

政治上的战友刘禹锡,也说他“疏隗少检”<sup>①</sup>。唐以后,历朝多有这样的评论。如刘煦说柳宗元“以文学耸动播谱绅之伍”,“巧丽渊博、属词比事,诚一代之宏才……而蹈道不谨,昵比小人,自致流离,遂隳(毁)素业”<sup>②</sup>;欧阳修说:“子厚与退之,皆以文章知名一时,而后世称为韩柳者,盖流俗之相传也。其为道不同,犹夷夏也”<sup>③</sup>;宋代改革家王安石说:“余观八司马,天下之奇才也,一为王叔文所诱,遂陷于不义”<sup>④</sup>;苏轼说得更加明显:“柳宗元、刘禹锡使不陷叔文之党,其高才绝学,亦足以为唐名臣矣”<sup>⑤</sup>;清初王夫之说:“自其执政以后,罢进奉、宫市、五坊小儿,贬李实、召陆贽、阳城,以范希朝、韩泰夺宦官之兵柄,革德宗末年之乱政,以快人心,清国纪,亦云善矣”<sup>⑥</sup>等等。这里有褒有贬,但都是从政治得失方面评论的。清末学者章学诚在《文德》中说:“柳氏之论文也,不敢轻心掉之,怠心易之,矜气作之,昏气出之”<sup>⑦</sup>。刘师培说:“子厚之文,善言事物之情,出以形容之词,而知人论世,复能探原立论,核核刻深,名家之文也”<sup>⑧</sup>等等。这又是从文学的角度来评论的。直至今人,论及柳宗元,大都没有出乎这个范围。至于评论他教育思想或教育业绩的文章,历来尚少。宋人黄翰《祭柳侯文》写道:“深仁遗爱,实比甘棠。孔子四科,达者升堂。公兼得之,光于有唐”<sup>⑨</sup>。钱重说:“子厚居愚溪几十年,闲中舍寻游山水外,往往沉酣于文字中,故其文至永尤高妙,为后世学士大夫所

① 《唐故尚书礼部员外郎柳君集记》,《刘宾客文集》卷十九。

② 《旧唐书·柳宗元传》。

③ 《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柳宗元卷》,第35、36、45、309页。

④ 《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柳宗元卷》,第35、36、45、309页。

⑤ 《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柳宗元卷》,第35、36、45、309页。

⑥ 《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柳宗元卷》,第35、36、45、309页。

⑦ 《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柳宗元卷》,第467、615页。

⑧ 《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柳宗元卷》,第467、615页。

⑨ 同上书第140、139页。

宗师”<sup>①</sup>。这好像接触了一点有关柳宗元教育方面的评论,但远不及评价政治得失及文学成就之翔实纷繁。今人在研究柳宗元教育方面及其得失的文章亦很有限。孙昌武先生的新著《柳宗元传论》,数十万言,是近年来研究柳宗元的专著。但是也没有提到柳宗元的教育思想和业绩。

究其这样评论柳宗元的原因,不外乎三:其一,在古代,文史不分,政教合一,由于时代的局限,教育不可能独立成为一门科学而得到社会的重视,仅仅把它当作儒术的一部分,统合在儒学之中。历代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统治需要,也曾立学校、设学官,培养人才,但充当教师的大都是当时的名师大儒,这些人往往身兼数家。加上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尖锐复杂的斗争,他们无不因为自己的政治倾向卷进漩涡,染上颜色。因此,尽管他们在教育上有贡献,可世人在评论时首先注重到他们的政治倾向,而没有注重从教育的角度去裁量他们。所以,教育专著和评论性的历史遗产较少。其二,就柳宗元来说,他避讳师名,没有做过一天正规学校的教师和学官。在贬谪前后,虽然因文章而吸引了不少青年学子相师,但他毕竟没有像孔子那样开办学堂,公开教授生徒,旗帜鲜明地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因而人们很少或没有把他看作教育家,没有从教育家的角度去评价他的功过得失。而且,柳宗元以后的评论者本人,跟柳宗元一样,也有着自己的特殊原因和具体情况,故不可能写出专门性的评论来,一般只是将这方面的看法夹杂在别的文章当中。其三,柳宗元是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是时人所指摘的对象。后人往往因封建正统思想的成见,多沿袭前人的观点,攻击他的“不自贵重顾藉”,贬低他其他方面的功绩。加之用唯心主义先验论的认识方法看问题,就更不可能对一个历史人物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自然也就看不到柳宗元在教育方面的理论贡献和实际业绩。因此,评价柳宗元教育思想

<sup>①</sup> 同上书第 140、139 页。

的历史资料比较缺少。不过,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不在于看别人的评论意见,主要在于对其著作深刻地分析研究,得出客观的结论。基于这个精神,这里谈点个人管见。

关于如何划分教育家的问题,教育史界有争论,大约有这样几种观点:

第一种,认为教育家必须既有教育理论,又有教育实践,即教学工作实践。凡是在教育问题上提出理论主张,又实际从事教育工作、有丰富教育经验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人,才称为教育家。

第二种,认为只提出教育理论而无教育实践,或者仅有教育实践而没有教育理论的人,不能称为教育家。

第三种,认为有教育理论而无教育实践或实践尚少的,或者有丰富教育实践而没有形成教育理论或教育理论尚不完全的人,也应该称为教育家。

持第三种观点的理由是,应当作为具体分析,不应局限在当不当老师上面,而应看他的教育理论或教育行动在社会上所产生的效果如何,作用是否积极,影响是否深远,是否促进了社会的进步。若某人提出的教育理论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了较好的效果,那么,尽管他没有当教师的实践,也应该承认他是教育家。反之,某人的教育实践经验丰富,在教育学生上有创新、有贡献,培养出了大批社会所需人才,得到了社会的赞誉,同样,他也是教育家。这三种观点,各有道理。个人以为,讲理论、实践不能片面和绝对,它们是相互联系的。第一种观点强调实践是对的,但把教育实践仅看作是在学校当教师,这就不全面了。教育的概念,并没有局限在学校教育上,在古代更是如此。从宏观方面看,教育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而涉及到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各个领域,以及同这些领域之间的相互关系。所以,教育不只指学校教育,还包括学校以外的社会教育、家庭教育、道德教育、法制教育等。尽管有些人没有当过学校的教师,但他在社会、政治等教育上却承担了实际教师的义务,而且积极奋斗,做出了

成绩,就不能说他没有教育实践。所以,这一观点似有片面性。第二种观点,实质是第一种观点的另一种表述。第三种观点,分析了教育实践的具体内容,并能注意它的实际社会效果,因而比较客观。

柳宗元是提出了自己的教育理论的,他不但从宏观的方面论述了“富庶且教为大任”<sup>①</sup>、宣扬大中、“文以明道”的主张,而且从微观方面也论述了教育学生的一般原则和方法。这种把宏观和微观结合起来看待教育的教育理论,应该说是柳宗元教育思想的一个很大特点。从实践方面看,柳宗元虽然没有当过正规学校的老师,但他却做着实际上的教师工作,他用面授(对登门的学生当面讲解)和函授(书信方式)的方法不停地指导着学生学习。就是说,柳宗元的教学实践打破了学校教学的范围,把它推广到整个社会之中,使实践有了更广阔的空间和更广泛的内容。所以,柳宗元在教学生时,不光是“传道、授业、解惑”,更重要的是从道德品质、工作能力、积极用世方面,指导青年成才。正因为这样,当时学子才踵门求教,以图仕进。这样说来,柳宗元作为一个教育家是当之无愧的。不仅当之无愧,而且还应该“教育家”前边加上“著名”二字。

## (二)在中国教育史上的贡献和地位

柳宗元在文学史、哲学史上的贡献和地位,今人已作了充分的肯定和评价。柳宗元在教育史上的贡献和地位,也应给以充分的重视和肯定。

首先,柳宗元以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为指导,能动地认识教育的目的和作用,要求后学之士“及物行道”、“以生人为己任”<sup>②</sup>,把学习和改造社会现实结合起来,培养“益于世用”的人才。这个思想打破了

① 《答元饶州论政理书》。

② 《与诲之第二书》。

当时教育上维护“道统”、不违教条的封闭局面。它在当时,起了解放学生思想、促进教学与社会实际相结合的作用。

其次,柳宗元在指导学生的教学实践中,扩大了教育内容。他勇敢地冲破了儒家经典独尊的束缚,提出老、庄、杨、墨、申、韩、刑名、纵横、浮图(佛教)之说皆“有以佐教化”<sup>①</sup>的主张,要求学者“自圣人之书以至百家诸子之言”<sup>②</sup>都要穷究,“旁推交通”,取其所长。这对各家思想的互相吸收、溶合和发展有促进作用。

第三,柳宗元在师道观上“去名取实”、反对章句师的主张,有时代的进步意义。中唐时期,宦官、藩镇不学无术,拥有大权,他们对敢于引导青年关心社会政治、探求学术真理的教师恨之入骨,对这些名师大儒的教育活动极端仇视,甚至进行政治迫害,并且常常因师生关系而受株连。柳宗元避讳师名,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当时这种专制社会现实的无声抗议,暗示了这个时期教育的衰败。在柳宗元生活的中唐时期,由于佛教的极端盛行,寺院学校非常活跃。佛家讲释经义的方法,对儒学的训诂释经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有人开始对儒家经典从“义理”上给以注疏,主张领会经典的微言大义,不拘章句训诂,使那种信守师法、家法的“汉学”发生了动摇,开始了逐步向后来宋代的义理之学(即宋学)的过渡。柳宗元在教学上反对章句之师的主张,推进了学术上的这种过渡,有助于宋学的兴起,因而具有时代的进步意义。

第四,柳宗元对当时的科举制度进行了批判。指出“倚亲戚”、“交贵势”<sup>③</sup>的弊病阻塞了人才之路,国家缺乏有用之才,致使藩、宦日骄,国势益衰。所以必须改革科举,主张“即其辞、观其行、考其

① 《柳州复大云寺记》。

② 《唐故秘书少监陈公状》。

③ 《送娄图南秀才游淮南将入道序》。

智”<sup>①</sup>，即从文辞、德行、智能上全面衡量，择优录取。这体现了柳宗元“任人唯贤”的人才观。

总之，柳宗元在中国教育史上的贡献和他在哲学、文学史上的贡献一样，是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应当给它与哲学、文学方面的同等评价和同等地位。

### (三)教育思想的局限性

任何一种思想都不是绝对完美的、正确的。由于历史时代的限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发展程度的不同，决定了人们的思想必然有相对局限性。因此，我们在肯定柳宗元教育思想的同时，还应看到其不足的方面。

首先，柳宗元把教育放在改革现实的被动地位，没有充分认识到教育对于政治经济影响的重要性。因而，只抓了政治大权，没有主动地抓教育大权，没有培养出大批具有革新思想的人才来支持他们的政治革新活动。所以，当唯一支持他们革新的顺宗皇帝被迫退位以后，他们就孤立无援，束手待毙。宋代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在这一点上就做得比较好，他在变法前首先兴学校、改科举，培养人才，他的《上仁宗皇帝书》就体现了这个思想。永贞革新失败以后，柳宗元也不是主动地去从事教育和文学创作，因而他的教育才能没有充分得到发挥，表现了柳宗元教育思想的软弱性和不彻底性。

其次，柳宗元只注意了教育的社会性，而忽视了教育的独立性。作为独立形式的学校教育，柳宗元既没有直接参与，也没有去深入研究，这就不能使他的教育理论得以广泛推行，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这不能不说是带有很大的局限性。柳宗元生活的那个时代，学校教育在当时教育的主要形式，他为了避讳师名而放弃这块重要的教育

---

<sup>①</sup> 《送崔子符罢举诗序》。

阵地,显然是失之偏颇了。

综上所述,柳宗元是我国古代当之无愧的著名教育家,他留下的宝贵的教育文化遗产,应认真地分析、研究,批判,继承、吸收其合理部分,以作发展今日教育之借鉴。

## 柳宗元教育文论选读

### 封建论<sup>①</sup>

天地果无初乎<sup>②</sup>?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sup>③</sup>?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则孰为近<sup>④</sup>?曰:有初为近。孰明之<sup>⑤</sup>?曰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sup>⑥</sup>,盖非不欲去之也<sup>⑦</sup>,势不可也<sup>⑧</sup>。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sup>⑨</sup>。

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榛榛<sup>⑩</sup>,鹿豕狉狉<sup>⑪</sup>,人不能搏噬<sup>⑫</sup>,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sup>⑬</sup>,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sup>⑭</sup>。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sup>⑮</sup>。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sup>⑯</sup>;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sup>⑰</sup>;由是君长刑政生焉<sup>⑱</sup>。故近者聚而为群<sup>⑲</sup>。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sup>⑳</sup>。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sup>㉑</sup>,于是有诸侯之列<sup>㉒</sup>。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封<sup>㉓</sup>,

于是有方伯、连帅之类<sup>24</sup>。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人，然后天下会于一<sup>25</sup>。是故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sup>26</sup>，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sup>27</sup>。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及有周而甚详<sup>28</sup>。周有天下，裂土而瓜分之<sup>29</sup>，设五等<sup>30</sup>，邦群后<sup>31</sup>，布履星罗，四周于天下<sup>32</sup>，轮运而辐集<sup>33</sup>。合为朝觐会同<sup>34</sup>，离为守臣扞城<sup>35</sup>。然而降于夷王，害礼伤尊，下堂而迎觐者<sup>36</sup>。历于宣王，挟中兴复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sup>37</sup>，卒不能定鲁侯之嗣<sup>38</sup>。陵夷迄于幽、厉<sup>39</sup>，王室东徙，而自列为诸侯矣<sup>40</sup>。厥后，问鼎之轻重者有之<sup>41</sup>，射王中肩者有之<sup>42</sup>，伐凡伯、诛苾弘者有之<sup>43</sup>，天下乖戾，无君君之心<sup>44</sup>。余以为周之丧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欤<sup>45</sup>？遂判为十二，合为七国<sup>46</sup>，威分于陪臣之邦<sup>47</sup>，国殄于后封之秦<sup>48</sup>。则周之败端，其在乎此矣。

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sup>49</sup>，废侯卫而为之守宰<sup>50</sup>，据天下之雄图<sup>51</sup>，都六合之上游<sup>52</sup>，摄制四海<sup>53</sup>，运于掌握之内<sup>54</sup>，此其所以为得也。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sup>55</sup>。亟役万人<sup>56</sup>，暴其威刑<sup>57</sup>，竭其货贿<sup>58</sup>。负锄挺谪戍之徒<sup>59</sup>，环视而合从<sup>60</sup>，大呼而成群。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sup>61</sup>，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sup>62</sup>。

汉有天下，矫秦之枉<sup>63</sup>，徇周之制<sup>64</sup>，剖海内而立宗子，

封功臣<sup>65</sup>。数年之间,奔命扶伤之不暇<sup>66</sup>。困平城<sup>67</sup>,病流矢<sup>68</sup>陵迟不救者三代<sup>69</sup>。后乃谋臣献画<sup>70</sup>,而离削自守矣<sup>71</sup>。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半<sup>72</sup>,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sup>73</sup>。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sup>74</sup>。

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然犹桀猾时起<sup>75</sup>,虐害方域者<sup>76</sup>,失不在州而在于兵<sup>77</sup>,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sup>78</sup>。

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适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sup>79</sup>。守宰者,苟其心,思迁其秩而已<sup>80</sup>,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迹,断可见矣<sup>81</sup>。列侯骄盈,黜货事戎<sup>82</sup>。大凡乱国多,理国寡。侯伯不得变其政<sup>83</sup>,天子不得变其君<sup>84</sup>。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sup>85</sup>。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sup>86</sup>。秦之事迹,亦断可见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sup>87</sup>,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sup>88</sup>。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汉兴,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sup>89</sup>。侯王虽乱,不可变也<sup>90</sup>;国人虽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sup>92</sup>,然后掩捕而迁之,勒兵而夷之耳<sup>93</sup>。大逆未彰,奸利浚财<sup>94</sup>,怙势作威<sup>95</sup>,大刻于民者<sup>96</sup>,无如之何<sup>97</sup>。及夫郡邑,可谓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汉知孟舒于田叔<sup>98</sup>,得魏尚于冯唐<sup>99</sup>,闻黄霸之明审<sup>100</sup>,睹汲黯之简靖<sup>101</sup>,拜之可也,复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辑一方可也<sup>102</sup>。有罪得以黜<sup>103</sup>,有能得以赏。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sup>104</sup>。设使汉室尽城邑而侯王之,纵令其乱人,戚之而已<sup>105</sup>。孟舒、魏尚之术,莫得而施,黄霸、汲黯

之化,莫得而行。明谴而导之,拜受而退已违矣<sup>⑩</sup>。下令而削之,缔交合从之谋,周于同列,则相顾裂眦<sup>⑪</sup>,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则削其半<sup>⑫</sup>。削其半,民犹瘁矣,易若举而移之以全其人乎<sup>⑬</sup>?汉事然也。今国家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其不可变也固矣<sup>⑭</sup>。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sup>⑮</sup>。

或者又曰:“夏、商、周、汉封建而延<sup>⑯</sup>,秦郡邑而促<sup>⑰</sup>。”尤非所谓知理者也。魏之承汉也,封爵犹建。晋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闻延祚<sup>⑱</sup>。今矫而变之,垂二百祀,大业弥固,何系于诸侯哉<sup>⑲</sup>?

或者又以为:“殷、周,圣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当复议也<sup>⑳</sup>。”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sup>㉑</sup>;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sup>㉒</sup>,汤、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sup>㉓</sup>。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sup>㉔</sup>。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继世而理。继世而理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则生人之理乱未可知也。将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视听<sup>㉕</sup>,则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sup>㉖</sup>,以尽其封略<sup>㉗</sup>。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封建者为之也。岂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sup>㉘</sup>:“非圣人之意也,势也。”

#### [ 注释 ]

①此篇作于任永州司马时期。文中云:“今矫而革之,垂二百

祀。”从唐高祖武德元年(618)至宪宗元和九年(814),将近二百年,就是一旁证。封建指殷周时期“封国土,建诸侯”的世袭分封制度。此篇就是评论这种分封制度的。

②初:开端,即原始阶段。

③生人:即生民,指人类。唐人避太宗李世民的讳,一般用“人”代替“民”。

④孰为近:哪一种说法接近事实。孰,谁,哪一个。

⑤明:明瞭,知道。

⑥更:经历。尧、舜、禹、汤、文、武,即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去:废除,抛弃。

⑦盖:原因是,因为。非不欲,不是不想。

⑧势:趋势,客观形势。

⑨势之来六句:意谓这种客观形势的出现,大概就是人类的原始阶段吧?没有原始段,就没有封建制。封建,不是圣人的意志。

⑩榛榛(zhēn):草木杂乱丛生。

⑪豕:野猪。狺狺(pí) 野兽成群奔走。

⑫搏噬(shì):原指用爪扑打,牙吞咬,引申为搏斗,斗争。

⑬莫克句:意指不能自己供养自己,保卫自己。克,能。

⑭荀卿句:荀卿,即荀况,战国后期赵国人,著名思想家。《荀子·劝学篇》:“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这里概括其大意。假,凭借。意谓人类在初期阶段往往凭借外物来为自己服务。

⑮就:走近,依托。断:决定,决断。曲直:是非。听命,服从。

⑯所伏必众:所服从的人一定很多。

⑰痛之:使他们感到痛苦,指惩罚理曲而不改的一方。

⑱由是句:由是,由此,从此。君长,指能断曲直之智而明者,为众所服,即成为部落的首领、酋长。刑政,刑法政令。生,产生。

⑲聚而为群:指形成一个群体。

⑳兵 武力 军队。德 恩德 威望。

㉑又有三句 犹言又有更大的群体首领 所有小群体的首领又依附于他而听从他的指挥 以便安抚其部属。

㉒于是句 于是 这样一来 在这种形势下。诸侯 指各国的君主。列 类。

㉓封 封地 封疆 封国。

㉔方伯 连帅 :《礼记·王制》:“千里之外设方伯”,“十国以为连 连有帅”,“二百一十国以为州 州有伯”。据此 方伯乃是一方诸侯的首领 连帅是十国诸侯的首领。

㉕会于一 指权力集中于天子。会 合。

㉖里胥 古代的基层官吏。《周礼·地官·司徒》所属有“间胥”、“里宰”之类 即所谓里胥。古代二十五家为里 里门叫做间 所以间胥即里胥。间胥中士一人 里宰下士一人。县大夫 :一县的长官。

㉗自天子三句 从天子到里胥 他们中凡是有威望的人 死后人们一定会找来他们的后代而尊奉为首领。嗣 后代子孙。奉 尊奉。

㉘及有周 到了周朝。有 助词 无意义 往往加在名词前。

㉙裂 分割。土 土地。瓜分 像剖瓜一样分割土地。

㉚五等 指周时把诸侯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 按爵位来定封地的大小。公、侯的国一百里 伯七十里 子、男五十里(参见《孟子·万章下》)。

㉛邦 作动词用 分封的意思。后 君长 指诸侯。

㉜布履二句 意指诸侯国像繁星似地罗列 四面遍布在大地上。布履 分布足迹。指诸侯管辖的疆域。履 一本作“濩”。

㉝轮运 像车轮一样转动。辐(fú)集 像辐条集中在毂上。

㉞合为句 合 融洽。朝覲(cháo jìn)会同,《周礼·春官·大宗伯》云:“以宾理亲邦国。春见曰朝 秋见曰覲。”诸侯以事朝见帝王,曰会 众见曰同。

⑳离为句：离，分裂。守臣，守卫疆土的臣子。扞(g n)城，即“干城”，捍卫者。扞，通“干”，盾。

㉑然而三句：降，下传。夷王，即周夷王，西周第九代君主。其叔父孝王死了，诸侯拥立他作周天子，诸侯来朝见他，他不敢摆架子，自己下堂迎接诸侯。伤礼害尊，破坏了礼制，损害了天子的尊严。参见《礼记·郊特牲》。

㉒历于三句：历于，犹言经历。宣王，即周宣王，西周第十一代君主，在位期间，复兴周室，平定四方叛乱，史称中兴。挟，依仗。中兴，复兴。复古，恢复旧业。雄……威，展示威力。南征北伐，指周宣王同南北各部族的战争。宣王即位后，曾大举讨伐西北的部族西戎，北方的部族玁狁。第二年又开始向南方和东南方进军，经过长期战争，先后征服了荆蛮、淮夷、徐夷等部族。

㉓卒不句：周宣王十一年（前817），鲁武公带着儿子括和戏去见周宣王，宣王决定立年纪较小的戏为武公的继承人。武公死后，鲁国大夫认为戏是弟弟，不该立，于是杀戏而立括子伯御。宣王兴师代鲁，另立戏的弟弟称，诸侯从此不服。参见《国语·周语上》。卒，最终。嗣，继承人。

㉔陵夷：日渐衰落。幽，指周幽王，西周第十二代君主。厉，指周厉王，西周第十代君主，均暴虐无道。

㉕王室二句：幽王被犬戎杀死后，诸侯拥立其子姬宜臼，即周平王。为了避免犬戎等部族的威胁，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把国都从镐京迁到雒邑，历史上叫东周。东迁后，放弃了国土的大半，失去宗主权，沦落到与诸侯无异的地位。

㉖厥后二句：楚庄王伐陆浑之戎，兵经洛阳，炫耀武力，周定王派王孙满劳军，楚庄王就询问他周朝宗庙陈列的九鼎的大小轻重。这是表示有灭周的企图。参见《左传》宣公三年。厥后，此后。鼎，指九鼎，相传为夏禹所铸，是夏、商、周三代的传国之宝。

㉗射王句：公元前707年，周桓王带领蔡、卫、陈三国诸侯攻打郑

国,郑庄公出兵反击,周兵大败,桓王肩膀也被箭射伤。参见《左传》桓公五年。

④③伐凡伯句:伐凡伯,周桓王四年,周朝大臣凡伯出使鲁国,归途中在楚丘(今山东曹县东南)遭到戎人的袭击,被绑架而去。参见《左传》隐公七年。诛萘弘,周敬王二十八年,晋国大臣赵鞅不满周朝大夫萘弘曾帮助晋国另一大臣范吉射与之争权,因而责问周朝,周敬王被追杀萘弘。参见《左传》哀公三年。

④④天下乖戾(ì):社会秩序混乱,反常。君君,尊君。

④⑤末大不掉:即尾大不掉。比喻部下的势力强大,上司无法指挥调度。《左传》昭公十一年:“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④⑥遂判二句:判,离,分裂。十二,指春秋时代鲁、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郑、燕等十二个诸侯国。七国,指战国时代秦、楚、燕、齐、韩、魏、赵等七个强国。扬雄《解嘲》:“离为十二,合为六七。”

④⑦威分句:威分,权力分散。陪臣之邦,指齐、韩、魏、赵。齐原是姜太公的封国,公元前386年齐的大臣田和夺取了君位,自立为齐侯。韩、魏、赵的祖先原是晋国的大臣,公元前403年韩虔、魏斯、赵籍瓜分了晋国,自立为诸侯。陪臣,诸侯的大夫对周王的自称。

④⑧国殄句:周朝的诸侯,多是周初封的。秦国原是西周的附庸,周平王东迁以后,才被封为诸侯,故曰“后封”。殄(ti n)绝,灭亡。

④⑨裂都会句:指废除封建制而实行郡县制。都会,指诸侯的都城。

④⑩侯卫:拱卫天子的诸侯。守宰,主管地方的长官。

④⑪雄图:指形势险要的地方。

④⑫都:建都。六合,上、下与东、南、西、北四方称作“六合”。这里泛指全国。上游,秦都咸阳,其地势高出中原,居高临下。如同居河流的上游。

④⑬摄制:控制。

④⑭运于句:形容能控制局势,随意指挥。

⑤⑤由 原因。

⑤⑥亟役句 秦始皇和秦二世多次征发大批老百姓从事筑长城、造陵墓、修宫殿等劳役。亟(qì),多次。

⑤⑦暴 指残酷使用。威刑,严峻的刑罚。

⑤⑧竭 耗尽。货贿(huì),资财。

⑤⑨负锄梃 扛着锄头木棍。谪戍,被罚去防守边境。

⑥⑩环视 互相顾看。合从,即合纵,联合起来。这里指陈胜、吴广领导下的农民起义。

⑥⑪时则句 时,当时。叛人,即叛民,造反的老百姓。叛吏,反叛的官吏。

⑥⑫咎在人怨 非郡邑之制失也 其过失在于引起人民的怨恨,而不是实行郡县制的过失。

⑥⑬矫 纠正。枉,弯曲,引申为错误。

⑥⑭徇 依照,沿袭。

⑥⑮剖海二句 汉高祖刘邦统一全国后,分封自己的儿子、兄弟、侄儿等为王。又封异姓的功臣韩信、英布、彭越等为王。剖,分。宗子,原指嫡长子,此泛指皇族子弟。

⑥⑯奔命句 此句说汉初诸王不断反叛,朝廷只得紧急调动部队去镇压,弄得手忙脚乱。

⑥⑰困平城 汉高祖七年,韩王信勾结匈奴攻汉,刘邦起兵讨伐,追至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被匈奴军队围困了七天。

⑥⑱病流矢 汉高祖十二年,淮南王英布反,刘邦亲征,被流矢射伤,后来因此病死。

⑥⑲陵迟 即陵夷,渐渐衰退。不救,不能自振。三代,指汉高祖以后的惠帝刘盈、文帝刘恒和景帝刘启。

⑦⑰谋臣 指贾谊、晁错、主父偃等。汉文帝时贾谊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景帝时采纳晁错建议,削减吴、楚封地,武帝时用主父偃的计策,准许诸侯王用自己的土地分封诸子,化整为零。

画,计策。

⑦离削自守:谓使诸侯势力削减,土地分散,无力反抗中央政府,仅能自守。

⑧郡:郡县。国:诸侯国。居半:汉初的疆域一半分给诸侯国,另一半仍实行郡县制度,直接由朝廷管辖。

⑨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那时只有反叛的诸侯国而没有反叛的郡县。按汉高祖时有韩信、彭越、英布、卢绾等的反叛,景帝时有吴楚七国的反叛,凡此均是诸侯国的反叛,而当实行郡县制的地方,却无有反叛,故云。

⑩继汉句:是说继汉以后统一全国而做皇帝的,即使经历一百代,也可推知实行郡县制是正确的。帝,用作动词,做皇帝。

⑪桀猾:凶暴狡猾的人,此指中唐时强悍不服从王朝命令的藩镇。

⑫虐害:残害。方域:地方,指州、县。

⑬兵:指拥有重兵并控制地方大权的节度使制度。

⑭固:必然,本来。革:改变,废除。

⑮必私五句:私其土,把封地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子其人,把人民当作自己的子女。适其俗,适应当地风俗。修其理,使那里的政治修明。施化易,便于施行教化。

⑯守宰三句:守宰,郡守和县令。苟其心,存有苟且应付的心理。迁,升迁。秩,官阶,品级。

⑰断:绝对,毫无疑问地。见,意为说明问题。

⑱黷(dú)货:贪求财物。事戎,以战争为务,好战。

⑲侯伯:指方伯、连帅等,即春秋时代所谓霸主。

⑳变其君:指撤换不称职的诸侯国的君主。

㉑百不有一:一百个里面也没有一个。

㉒失在三句:制,指封建制。政,政令。事,事实。然,如此。

㉓有理二句:犹言有能治理好百姓的制度,却不把大权交给郡邑。

⑧⑧侧目 斜着眼睛看,敢怒不敢言貌。

⑧⑨天子之政四句 意谓天子的政令只能推行到郡县,不能推行到诸侯国。只能控制郡县长官而不能控制诸侯王。

⑧⑩侯王二句 犹言诸侯王乱施政令,却不能纠正。

⑧⑪国人 指诸侯各国的人民。病,痛苦,受害。

⑧⑫大逆不道 指侯王反叛朝廷。

⑧⑬勒兵 部署部队。夷,平定,消灭。

⑧⑭未彰 没有暴露出来。奸利,非法取利。浚(jùn)财 搜刮钱财。

⑧⑮怙(hù)势 仗势。

⑧⑯大刻 严重残害。

⑧⑰无如之何 不能对他怎么样。

⑧⑱且汉句 孟舒为云中郡太守时,匈奴军队常来侵扰。有一次孟舒与匈奴作战,士卒死亡至数百人,因被免官。后来汉文帝即位,问汉中郡宁田叔:“公知天下长者乎?”田叔回答:“故云中守孟舒,长者也。”并说孟舒立有战功,于是文帝又重新起用孟舒为云中太守。参见《史记·四叔列传》。

⑧⑲得魏句 汉文帝时,魏尚曾为云中郡守,防御匈奴侵扰有功,因上报杀敌首级时多报了六颗而被削爵免官。后来,冯唐向汉文帝说明他功大过小,文帝又恢复了魏尚的官职。参见《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

⑧⑳闻黄句 汉宣帝时,黄霸任颖川郡太守,有政绩,调任京兆尹。后官至丞相。明审,明察慎重。参见《汉书·循吏传》。

⑧㉑睹汲句 汲黯崇尚黄老学说,主张清静无为。汉武帝时任东海郡太守,因政绩好,汉武帝将他提升为主爵都尉,位列九卿之一。参见《史记·郑汲列传》。简靖,简约,清静。

⑧㉒卧而句 汉武帝时,淮阳官民不和,武帝要汲黯去任太守。汲黯称病辞谢。武帝说:“我只是借重你的威望。有病不要紧,你躺在床上治理就行了。”辑 和睦,安抚。

⑩黜(chù) :罢免 贬斥。

⑪朝拜四句 犹言早晨任命的官员 ,如果他无道 ,晚上就可以罢免他 ,晚上任命的官员 ,如果不按政令办事 ,早晨就可以罢免。

⑫设使四句 犹言即使是汉王朝拿出全部土地使之成为诸侯王之地 ,纵使诸侯王残害百姓 ,也仅仅是为此忧伤而已。

⑬明谴二句 :公开谴责督导他们。这些王侯们当面接受 ,回到封地以后又违反朝廷命令。

⑭下令四句 指汉景帝采纳晁错的意见 ,削减诸侯的封地。结果吴、楚等七国诸侯联合起来反叛朝廷。缔交 ,互相勾结。合纵 ,彼此联合。周 遍及。裂眦(zì) 怒目而视。

⑮幸而二句 犹言侥幸没有起来造反 ,朝廷也只能削减他们的一半封地。

⑯削其三句 犹言剩下的一半 ,那里的老百姓依旧受苦 ,为什么不全部改变成郡县 ,以保全那里的百姓呢 ?

⑰今国三句 现在国家全部实行郡县制度 ,普遍设置有郡、县长官 ,这种制度不可改变 ,这是明确无疑的。

⑱善制三句 :谓善于控制兵权 ,谨慎选择太守 ,那么 ,国家就会政局安定。

⑲封建而延 :实行了分封诸侯制度而延长了很久时间。

⑳秦郡句 :秦朝实行郡县制 ,而统治的时间很短促。

㉑而二姓二句 :意谓曹氏和司马氏相继更迭 ,没听说他们的国运长久。祚(zu) ,帝位 ,国运。

㉒今矫四句 犹言唐王朝纠正改变了封建侯王的制度 ,江山已延续了将近二百年 ,唐帝国的政权依然很巩固。政权的延续和封建诸侯哪有什么关系呢 ?

㉓固不句 :意谓本来就不应该再讨论封建不封的问题。

㉔盖以三句 :意谓因三千诸侯归殷 ,借助于此而消灭了夏桀 ,汤不能废除他们的地位。《尚书·大传》：“汤放桀而归亳 ,三千诸侯大

会，汤取天子之玺，置之于天子之坐，左复而再拜，从诸侯之位，三千诸侯莫敢即位，然后即天子之位。”

⑩徇之二句：意谓继承封建而安定天下，沿袭封建而成为风气。

⑪私其二句：偏爱诸侯为自己创业尽过力，偏爱诸侯保卫自己的子孙后代。

⑫尽臣畜于我：全为我所臣服畜养。

⑬一 动词 统一。视听，见闻，此指想法、思想。

⑭世大夫：西周奴隶主贵族是世袭的，大夫也是父子相承，称为世大夫。禄邑，封地。

⑮封略：疆界，指国土。

⑯固 通“故”，因此。

## 四维论<sup>①</sup>

《管子》以礼义廉耻为四维<sup>②</sup>，吾疑非管子之言也<sup>③</sup>。彼所谓廉者，曰“不蔽恶”也<sup>④</sup>；世人之命廉者，曰不苟得也<sup>⑤</sup>。所谓耻者，曰“不从枉”也<sup>⑥</sup>；世人之命耻者，曰羞为非也<sup>⑦</sup>。然则二者果义欤，非欤<sup>⑧</sup>？吾见其有二维，未见其所以为四也。夫不蔽恶者，岂不以蔽恶为不义而去之乎？夫不苟得者，岂不以苟得为不义而不为乎？虽不从枉与羞为非皆然。然则廉与耻，义之小节也，不得与义抗而为维<sup>⑨</sup>。圣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义。仁主恩，义主断。恩者亲之，断者宜之，而理道毕矣。蹈之斯为道，得之斯为德，履之斯为礼，诚之斯为信，皆由其所之而异名。今管氏所以为维者，殆非圣人之所立乎？

又曰：“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若义之绝，则廉与耻其果存乎？廉与耻存，则义果绝

乎？人既蔽恶矣，苟得矣，从枉矣，为非而无羞矣，则义果存乎<sup>⑩</sup>？

使管子庸人也<sup>⑪</sup>，则为此言；管子而少知理道<sup>⑫</sup>，则四维者非管子之言也。

[ 注释 ]

①施子愉《柳宗元年谱》谓此篇作于永州司马任上，但确年不可考。四维，指礼、义、廉、耻。《管子·牧民篇》：“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本文即缘此论四维并非管子之言。维，纲。

②《管子》战国时齐国稷下学者著作总集，托名管仲所作。其中也有汉代附益的部分内容。西汉刘向校定八十六篇，今存七十六篇。内容庞杂，包含有法、道、名等家思想以及天文、历数、舆地、农业和经济等知识。其中《牧民》、《形势》、《权修》、《乘马》等篇存有管仲遗说。《大匡》、《中匡》、《小匡》等篇记述管仲遗事。

③管子：即管仲，名夷吾，字仲，谥号敬，又称管敬仲。春秋初期颖上人。早年贫困，曾经商，后由鲍叔牙多次推荐，于周庄王十二年相齐桓公。执政四十年，完成改革，使齐桓公在“尊王攘夷”的口号下，“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时代第一个霸主。参见《国语·齐语》及《史记·管晏列传》等。

④蔽，遮，隐。

⑤世之二句：命廉者，给廉下定义。苟得，苟且求得，不当得而得。《孟子·告子上》：‘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

⑥从，跟从，追随。枉，曲，引伸为不正直，邪恶。

⑦羞为非 :羞于干坏事 ,以干坏事为耻。

⑧然则二句者 :意谓二者果真是义呢 ,还是不是义呢 ?按 :柳宗元认为“廉”与“耻”均属于义的范畴 ,故后云“吾见其有二维 ,未见其所以为四也。”

⑨抗 :对等 ;相敌。

⑩若义之绝数句 :谓假使没有了义 ,那么廉与耻还会存在吗 ?廉耻存在 ,义还会消失吗 ?人如果隐蔽了恶 ,不以正道而得 ,追求不正当的东西干坏事而没有羞耻 ,那么义还会存在吗 ?绝 ,灭 ,消失。

⑪使 :假使。庸人 ,常人 ,智能一般的人。

⑫管子少知二句 :意谓如果管子稍微懂得一点治道 ,那么四维之说就绝不会是他的话。

## 守道论<sup>①</sup>

或问曰 :“守道不如守官<sup>②</sup> ,何如 ?”对曰 :是非圣人之言 ,传之者误也 !官也者 ,道之器也 ,离之非也<sup>③</sup>。未有守官而失道 ,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也。是固非圣人之言 ,乃传之者误也。

夫皮冠者 ,是虞人之物也<sup>④</sup>。物者 ,道之准也<sup>⑤</sup>。守其物 ,由其准 ,而后其道存焉。苟舍之 ,是失道也。凡圣人之所以为经纪<sup>⑥</sup> ,为名物 ,无非道者。命之曰官 ,官是以行吾道云尔。是故立之君臣、官府、衣裳、舆马、章绶之数 ,会朝、表著<sup>⑦</sup>、周旋、行列之等 ,是道之所存也。则又示之典命、书制 ,符玺、奏复之文<sup>⑧</sup> ,参伍、殷辅、陪台之役<sup>⑨</sup> ,是道之所由也。则又劝之以爵禄 ,庆赏之美<sup>⑩</sup> ,惩之以黜远、鞭扑、梏笞 ,斩杀之惨<sup>⑪</sup> ,是道之所行也。故自天子至于庶人 ,咸守其经分<sup>⑫</sup> ,而无有失道者 ,和之至也。失其物 ,去其准 ,道从而丧矣。

易其小者 ,而大者亦从而丧矣。古者居其位思死其官 ,可易而失之哉?《礼记》曰:“道合则服从 ,不可则去<sup>⑬</sup>。”孟子曰:“有官守者 ,不得其职则去<sup>⑭</sup>。然则失其道而居其官者 ,古之人不与也。是故在上不为抗 ,在下不为损 ,矢人者不为不仁 ,函人者不为仁<sup>⑮</sup> ,率其职 ,司其局<sup>⑯</sup> ,交相致以全其工也。易位而处 ,各安其分 ,而道达于天下矣。”

且夫官所以行道也 ,而曰守道不如守官 ,盖亦丧其本矣。未有守官而失道 ,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也。是非圣人之言 ,传之者误也 ,果矣。

[ 注释 ]

①施子愉《柳宗元年谱》谓本篇与《非国语》的创作意图相同 ,故系于元和四年永州司马任上。

②守道句 :《左传》昭公二十年 :“十二月 ,齐侯田于沛 ,招虞人以弓 ,不进。公使执之。辞曰 :‘昔我先君之田地 ,旃以招大夫 ,弓以招士 ,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见皮冠 ,故不敢进。’乃舍之。仲尼曰 :‘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韪之。”《孟子·万章下》 :“(万章)曰 :‘敢问招虞人何以?’曰 :‘以皮冠。庶人以旃 ,士以旂 ,大夫以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 ,虞人死不敢往 ;以士之招招虞人 ,虞人岂敢往哉?’又同篇 :“(孟子)曰 :‘……齐景公田 ,招虞人以旌 ,不至 ,将杀之。志士不忘在沟壑 ,勇士不忘丧其元 ,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似此 ,“守道不如守官”确为孔子所言 ,下文说“是非圣人之言 ,传之者误也”云云 ,恐柳宗元之误也。

③官也三句 :器 ,具体之物 ,这里说官是道的具体表现。《易·系辞上》 :“形而上者谓之道 ,形而下者谓之器。”离 ,分离。

④夫皮二句 :皮冠 ,田猎之冠。国君田猎 ,招虞人 ,以此为符信。虞人 ,掌管山泽苑囿、田猎的官。

⑤准 :平物的量器。

⑥纪纲常,法度。《管子·版法解》:“天地之位,有前有后,有左有右,圣人法之,以建纪纲。”

⑦表著:古代朝会时,卿士大夫佇立之处按贵贱各有定位,谓之表著。表,标帜。著,门屏之间。《左传》昭公十一年:“会朝之言,必闻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注:“著定,朝内列位常处,谓之表著。”

⑧则又句:典命,典州与诰命。符玺,符印与玉玺。

⑨参伍句:《周礼·天官冢宰》:“乃施典于邦国,而建其牧。立其监,设其参,傅其伍,陈其殷,置其辅。”注:“参,谓卿三人。伍,谓大夫五人。殷,众士。辅,府史,庶人在官者。”陪台,臣之臣为陪,最末等奴隶为台。陪台,犹仆隶之仆隶。《左传》昭公七年:“若从有司,是无所执逃臣也。逃而舍之,是无陪台也。王事无乃阙乎?”

⑩劝:勉励,奖励。

⑪黜(chù) 贬斥。扑,打。梏(gù),上手铐。桎(gēng),两手铐在一起。《周礼·秋官·掌囚》:“凡囚者,上罪梏桎,中罪桎梏,下罪梏。”

⑫经分:常分,指职务。

⑬道合二句:引自《礼记·内则》。

⑭有官二句:引自《孟子·公孙丑下》。官守,居官守职者。

⑮矢人二句:矢人,造箭之人。《周礼·考工记》下:“矢人为矢。”函人,制甲的工匠。《孟子·公孙丑》上:“矢人岂不仁于函人哉?矢人唯恐不伤人,函人惟恐伤人。”

⑯司:掌管。局,部分。《礼记·曲礼》上:“进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

## 六逆论<sup>①</sup>

《春秋左氏》言卫州吁之事,因载“六逆”之说曰:“贱妨

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闻旧、小加大、淫破义，六者，乱之本也<sup>②</sup>。余谓“少陵长、小加大、淫破义”，是三者<sup>③</sup>，固诚为乱矣<sup>④</sup>。然其所谓“贱妨贵，远间亲，新闻旧”，虽为理之本可也<sup>⑤</sup>，何必曰乱？

夫所谓“贱妨贵”者，盖斥言择嗣之道，子以母贵者也<sup>⑥</sup>。若贵而愚，贱而圣且贤，以是而妨之，其为理本大矣，而可舍之以从斯言乎？此其不可固也<sup>⑦</sup>。夫所谓“远间亲、新闻旧”者，盖言任用者之道也。使亲而旧者愚，远而新者圣且贤，以是而间之，其为理本亦大矣，又可舍之以从斯言乎？必从斯言而乱天下，谓之师古训可乎<sup>⑧</sup>？此又不可者也。

呜呼！是三者，择君置臣之道，天下理乱之大本也<sup>⑨</sup>。为书者<sup>⑩</sup>，执斯言，著一定之论，以遗后代，上智之人固不惑于是矣<sup>⑪</sup>；自中人而降，守是为大据，而以致败乱者，固不乏焉<sup>⑫</sup>。晋厉死而悼公人，乃理<sup>⑬</sup>，宋襄嗣而干鱼退，乃乱<sup>⑭</sup>，贵不足尚也。秦用张禄而黜穰侯，乃安<sup>⑮</sup>，魏相成璜而疏吴起，乃危<sup>⑯</sup>，亲不足与也。苻氏进王猛而杀樊世，乃兴<sup>⑰</sup>，胡亥任赵高而族李斯，乃灭<sup>⑱</sup>；旧不足恃也<sup>⑲</sup>。顾所信何如耳<sup>⑳</sup>！然则斯言殆可以废矣<sup>㉑</sup>。

噫！古之言理者，罕能尽其说<sup>㉒</sup>。建一言，立一辞，则臲臲而不安<sup>㉓</sup>，谓之是可也，谓之非亦可也，混然而已<sup>㉔</sup>。教于后世，莫知其所以去就<sup>㉕</sup>。明者慨然将定其是非<sup>㉖</sup>，则拘儒瞽生相与群而咻之<sup>㉗</sup>，以为狂为怪，而欲世之多有知者可乎？夫中人可以及化者<sup>㉘</sup>，天下为不少矣，然而罕有知圣人之道，则固为书者之罪也。

[ 注释 ]

①施子愉《柳宗元年谱》系本篇于元和四年永州司马任上。六逆,即文中所说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闻旧、小加大、淫破义等六种违反礼治的行为。

②《春秋左氏》四句:《春秋左氏》,即《左传》。州吁(x)是春秋末年卫庄公宠妾所生的儿子,从小受到庄公的宠爱,喜兵好武,庄公不禁止。大夫石碏(què)怕卫庄公废嫡立庶,极力谏阻,他说:“且夫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闻旧,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去顺效逆,所以速祸也。君人者,将祸是务去,而速之,无乃不可乎?”参见《左传》隐公三年。贱,出身卑贱,此指庶出的州吁。贵,指被认为是嫡长子的卫桓公。陵,凌驾,超越。间(jiàn),离间,此指排挤。淫,淫乱,指越礼的行为。本,根源。

③是,此,这。

④固,本来。诚,的确。

⑤理,治理。

⑥盖斥二句:斥言,批评。择嗣(sì)之道,选择继承人的原则。子以母贵,儿子因为母亲(被宠幸)而显得尊贵。

⑦此其不可固也,按照文意,应断为:“此其不可,固也。”犹言其观点不能成立,这是显而易见的。固,本来,本该。

⑧必从二句:如果按照这话而“招致天下大乱,又认为是遵循古人的教诲,可以吗?师,遵循,效法。古训,古人的教诲。

⑨天下理乱之大本:谓是天下大治或混乱的根本。本,根本。

⑩为书者:著书的人,此指《左传》的作者。

⑪上智之人:智力很高的人,指有见识能分辨是非者。

⑫自中人而降四句:谓智力中等以下的人,拘守此言作为有力的根据,因此导致混乱的,确实不乏其人。中人以降,指智力中等以下的人。

⑬晋厉二句 :晋厉 ,即晋厉公 ,春秋时晋国国君 ,为大夫栾书、中行偃所杀。悼公 ,晋襄公曾孙。栾书等杀厉公后 ,把他从周迎回 ,立为国君。悼公即位后 ,驱逐不服从命令的臣子七人 ,任用贤能 ,使国家得到治理。

⑭宋襄二句 :宋襄 ,即春秋时宋国国君宋襄公。宋襄公在以嫡子身份继位前 ,曾让庶兄子鱼继位 ,子鱼因系庶出 ,退处为臣。宋襄公在与楚争霸中 ,不听子鱼劝谏 ,结果大败 ,给宋国造成混乱。

⑮秦用二句 :张禄 ,即战国时魏人范雎。穰(r ng)侯 ,即魏冉 ,秦昭王母亲宣太后的异父弟 ,历事惠王、武王 ,辅昭王 ,以功封于穰 ,权倾一国。昭王三十六年 ,范雎从魏到秦 ,得到秦昭王的重用 ,罢免了魏冉 ,使秦日益强大。参见《史记·范雎蔡泽列传》等。黜 ,罢免 ,废逐。

⑯魏相二句 :吴起 ,战国时卫人 ,魏文侯时任河西守 ,屡立战功。但魏文侯重用魏成子和翟璜为相 ,疏远吴起。后来吴起由魏入楚 ,魏日益衰败。参见《史记·列子吴起列传》等。相 ,任命……为丞相。成 ,魏文侯之弟魏成子。璜 ,魏国贵族翟璜。

⑰苻氏二句 :苻氏 ,指前秦皇帝苻坚。王猛 ,苻坚的谋士 ,苻坚用他为相 ,抑制豪强 ,兴修水利 ,废除弊政。樊世 ,前秦贵族 ,苻坚旧臣 ,因反对王猛被苻坚杀死。参见《晋书·前秦载记》。

⑱胡亥二句 :胡亥 ,即秦二世。赵高 ,原为赵国贵族 ,通狱法 ,入秦宫为宦官。秦始皇死 ,与丞相李斯合谋 ,逼迫始皇长子扶苏自杀 ,立少子胡亥为二世皇帝。后杀丞相李斯 ,自任丞相。在任专权用事 ,赋役繁重 ,刑政苛暴 ,导致陈胜吴广起义 ,秦亡。参见《史记·秦始皇本纪》等。族 ,灭族。

⑲恃 :依靠。

⑳顾所信何如耳 :回看他们相信这话结果怎样呢 ! 顾 :回首、回顾。

㉑殆 :大概 ,差不多。废 :废弃。

②罕能尽其说 :谓很少能详尽解释其说法。尽 ,详尽。

③隳隳(nièwù) :惶恐不安、动摇不定貌。

④混然 :含混不清貌。

⑤莫知其所以去就 :不知道该如何取舍。去就 ,此指从中选择取舍。

⑥慨然 :慷慨貌 ,此指断然。

⑦拘儒 :拘于经典 ,不知变通的儒生。瞽(g)生 ,如瞎子一样盲从别人的儒生。咻(xu) :喧扰 ,吵闹。

⑧可以及化者 :能接受教化的人。以 ,一本作“知”。

## 《论语》辩二篇<sup>①</sup>

### 上 篇<sup>②</sup>

或问曰 :儒者称《论语》孔子弟子所记 ,信乎 ? 曰 :未然也。孔子弟子 ,曾参最少 ,少孔子四十六岁<sup>③</sup>。曾子老而死。是书记曾子之死 ,则去孔子也远矣。曾子之死 ,孔子弟子略无存者矣<sup>④</sup>。吾意曾子弟子之为也<sup>⑤</sup>。何哉 ? 且是书载弟子必以字 ,独曾子、有子不然<sup>⑥</sup>。由是言之 ,弟子之号之也<sup>⑦</sup>。

然则有子何以称子 ? 曰 :孔子之歿也 ,诸弟子以有子为似夫子 ,立而师之。其后不能对诸子之问 ,乃叱避而退<sup>⑧</sup> ,则固尝有师之号矣。今所记独曾子最后死 ,余是以知之。盖乐正子春、子思之徒与为之尔<sup>⑨</sup>。或曰 :孔子弟子尝杂记其言 ,然而卒成其书者<sup>⑩</sup> ,曾子之徒也。

### 下 篇

尧曰<sup>⑪</sup> :“咨<sup>⑫</sup> ,尔舜 ! 天之历数在尔躬<sup>⑬</sup> ,四海困穷 ,天

禄永终<sup>⑭</sup>。”舜亦以命禹<sup>⑮</sup>。曰<sup>⑯</sup>：“余小子履<sup>⑰</sup>，敢用玄牡<sup>⑱</sup>，敢昭告于皇天后土<sup>⑲</sup>，有罪不敢赦。万方有罪<sup>⑳</sup>，罪在朕躬<sup>㉑</sup>。朕躬有罪，无以尔万方。”

或问之曰：《论语》书记问对之辞尔<sup>㉒</sup>，今卒篇之首<sup>㉓</sup>，章然有是<sup>㉔</sup>，何也？

柳先生曰：《论语》之大，莫大乎是也。是乃孔子常常讽道之辞云尔。彼孔子者，覆生人之器也<sup>㉕</sup>。上之尧、舜不遭<sup>㉖</sup>，而禅不及己<sup>㉗</sup>；下之无汤之势，而已不得为天吏<sup>㉘</sup>。生人无以泽其德<sup>㉙</sup>，日视闻其劳死怨呼，而已之德涸焉无所依而施<sup>㉚</sup>，故于常常讽道云尔而止也。此圣人之大志也，无容问对于其间。弟子或知之，或疑之不能明，相与传之。故于其为书也，卒篇之首，严而立之<sup>㉛</sup>。

#### [ 注释 ]

①施子愉《柳宗元年谱》谓本篇作于永州司马任上，但确年不可考。

②原本未标“上篇”、“下篇”，据本集补。

③孔子三句：曾参，春秋末鲁国人，字子舆，曾点之子，孔子得意门生，以孝行见称。曾仕为小吏，禄不过钟釜，赖以乐道养亲，他严于律己，注重内省修养，一贯奉行忠恕之道。曾作《孝经》。后世称为“述圣”。参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等。少，比……小。

④略无存者：根本没有活着的人了。

⑤为：编写。

⑥必以字：在记载弟子时，一定要写他们的“字”。有子，即有若，字子有，春秋时鲁国人，少孔子四十三岁（一说“三十三岁”）。孔子既没，弟子思慕，有若状似孔子，弟子相与共立为师，师之如夫子时也。他日，弟子进问曰：“昔夫子当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

子问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诗》不云乎‘月离于毕，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毕乎？”他日，月宿毕，竟不雨。商瞿年长无子，其母为取室。孔子使之齐，瞿母请之。孔子曰：“无忧，瞿年四十后当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问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无以应。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参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⑦号 称呼。

⑧孔子之歿数句，见前注⑥。歿，死。

⑨乐正于春、子思：二人均为曾参弟子。与为，参与，参加。

⑩卒：最终。

⑪尧曰：从“尧曰”至“无以尔万方”一段引自《论语·尧曰篇》。这一段文字前后不相连贯，与《论语》其他各篇的体例亦不同，故有人怀疑其有脱落。

⑫咨：嗟叹声，犹“啧啧”。

⑬历数：即历象，指岁、日、月、星、辰运行的序次，这里指天之天命。尔躬，指你。

⑭天禄：上天所给禄位。

⑮舜亦以命禹：舜让位给禹的时候，也说了这一番话。

⑯曰：据下文知，“曰”字前面省略或脱“汤”字。

⑰予小子履：予小子，即“予一人”，是上古帝王自称之词。履，即商汤，又称天乙、太乙。商朝的建立者。

⑱玄牡：黑色的牡牛，用作祭祀时的牺牲。

⑲皇天后土：《论语》原文作“皇天后帝”，即天帝。

⑳万方：天下。

㉑朕躬：指他本人。朕(zhèn)，古代帝王自称。

㉒问对：《论语》全书基本上是由孔子与其弟子的发问和对答结构成篇的。

㉓卒章之首：《尧曰》篇是《论语》最后一章，前面引用的又是该篇的开头，故云。

⑲章然有是 :明显的有这样的话(即这一段并非问对之辞)。按《论语》皆问对之辞,独这一段例外。这与全书体例不同,故柳宗元托他人之口提出这一疑问。章然,清楚明显貌。

⑳覆生人之器 :谓孔子是一位能涵容整个人类的大器。

㉑不遭 :不遇。

㉒禅(shàn) :禅让。上古时,帝位不传子孙而让给贤者,称作禅让。

㉓下之二句 :势,犹言形势、机遇。天吏,奉天意治民的人。《孟子·公孙丑上》:“无敌于天下者,天吏也。”赵岐注:“天吏者,天使之也。为政当为天所使,诛伐无道,故谓之天吏也。”

㉔泽 :沾溉。泽其德,受其德惠。

㉕涸(hé) :枯竭。无所依而施,无法施展。

㉖严而立之 :意谓弟子为了表示对孔子的敬肃之意而将其写在篇首。

## 辩《列子》<sup>①</sup>

刘向古称博极群书<sup>②</sup>,然其录《列子》,独曰郑穆公时人<sup>③</sup>。穆公在孔子前几百岁<sup>④</sup>,《列子》书言郑国,皆云子产,邓析<sup>⑤</sup>,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sup>⑥</sup>?

《史记》:郑繻公二十五年<sup>⑦</sup>,楚悼王四年<sup>⑧</sup>,围郑,郑杀其相驷子阳<sup>⑨</sup>,子阳正与列子同时。是岁,周安王四年<sup>⑩</sup>,秦惠公、韩烈侯、赵武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燕厘公五年,齐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鲁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鲁穆公时遂误为郑耶<sup>⑪</sup>?不然,何乖错至女是<sup>⑫</sup>?

其后张湛徒知怪《列子》书,言穆公后事,亦不能推知其时<sup>⑬</sup>。然其书亦多增窜,非其实<sup>⑭</sup>。要之,庄周为放依其辞,

其称夏棘、狙公、纪渚子、季咸等，皆出《列子》，不可尽纪<sup>⑤</sup>。虽不概于孔子道<sup>⑥</sup>，然其虚泊寥阔，居乱世，远于利，祸不得逮乎身，而其心不穷。《易》之“遁世无闷”者<sup>⑦</sup>，其近是欤？余故取焉。

其文辞类庄子，而尤质厚，少为作<sup>⑧</sup>，好文者可废耶？其《杨朱》、《力命》<sup>⑨</sup>，疑其杨子书<sup>⑩</sup>。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后<sup>⑪</sup>，不可信。然观其辞，亦足通知古之多异术也<sup>⑫</sup>，读焉者慎取之而已矣。

[ 注释 ]

①施子愉《柳宗元年谱》谓本篇作于任永州司马期间，但确年不可考。《列子》，旧题列御寇著，《汉书·艺文志》著录为八篇，是经过刘向、刘歆父子整理校定的。后散失。今本《列子》，从思想体系和语言风格上看，可能是晋人作品。

②刘向：字子政，汉高祖弟楚元王（刘交）四世孙。宣帝时任散骑谏大夫。元帝时因反对宦官弘恭、石显，被捕下狱。成帝时，任光禄大夫，校阅经传诸子诗赋等书籍，成《别录》一书，为我国最早的分类目录。

③郑穆公：名兰，春秋时郑国国君。

④几：差不多，将近。章士钊《柳文指要》上：“所谓前几百岁者，几字作平声读，言庶几百岁也。”

⑤子产：即公孙侨，字子产，春秋时郑国正卿。邓析，春秋时郑国思想家，形名之学的倡始者。遗著《邓析》二篇，《汉书·艺文志》列入名家，已散佚。今本《邓析子》系后人伪托。

⑥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郑穆公在孔子前近百年，而子产、邓析则大致与孔子同时，《列子》书中提到子产、邓析，刘向认为列子是郑穆公时人，时间上抵牾不合，故柳宗元有此疑问。

⑦郑孺公：郑国国君，郑幽公之子。后被郑相子阳之党所杀。

五,原作“四”,据本集改。

⑧楚悼王:名类。

⑨驷子阳:郑相国,后被杀。

⑩四:原作“三”,据本集改。

⑪不知句:意谓刘向把鲁穆公时误为郑穆公时。

⑫乖:错谬。

⑬其后三句:意谓后来的张湛只感到《列子》一书很奇怪,谈到了穆公以后的事,却不能推知《列子》一书的时代。张湛,字处度,东晋高平人,曾任中书侍郎、光禄勋。著作有《列子注》等。

⑭然其书三句:谓《列子》一书,很多地方经过后人的增补窜改,已非原来面目。

⑮庄周数句:意谓庄周模仿其文辞,所提到的夏棘、狙公、纪渚子、季咸等,都出自《列子》一书。这一类多得不可胜数。庄周,战国时思想家,宋国蒙人,做过漆园吏。《汉书·艺文志》著录《庄子》五十二篇,现存三十三篇。夏棘,《庄子·逍遥游》:“汤之问棘也是已。”《释文》曰:“棘,汤时贤人,又云是棘子。”《列子·汤问篇》:“汤问于夏革。”张湛注曰:“夏棘字子棘,为汤大夫。”按“革”与“棘”通。狙公,《庄子·齐物论》:“狙公赋茅。”《释文》引司马彪曰:“狙公,典狙官也。”又引崔骈田:“养猿狙者也。”《列子·黄帝篇》:“宋有狙公者,爱狙,养之成群。”纪渚(shǐ)子,《庄子·达生》:“纪渚子为王养斗鸡。”《列子·黄帝篇》:“纪渚子为周宣王养斗鸡。”季咸,《庄子·应帝王》:“郑有神巫曰季咸。”《列子·黄帝篇》:“有神巫自齐来处于郑,命曰季咸。”按以上夏棘、狙公、纪渚子、季咸均出自《庄子》,又见于《列子》。

⑯不概于:不关乎,不系于。

⑰遁世无闷:《易·乾·文言传》:“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遁世,避世。无闷,无所烦忧。

⑱少为作:章士钊《柳文指要》上“就中为作二字……以义推之,

即今人常语所谓作为也。今言作为,义与自然相对,凡一切不自然者,俱号作为或曰造作,如所谓矫揉造作是也。

①《杨朱》、《力命》:《列子》篇名。

②杨子:即杨朱,又称阳生、阳子居。战国时思想家,魏国人。

③魏牟:魏国公子,名牟,封中山,故又称中山公子牟。孔穿,字子高,孔子后代,战国时鲁人,曾和公孙龙会见于赵平原君家,与龙争辩坚白异同之论。

④通知:理解,明白。

## 辩《文子》<sup>①</sup>

《文子》书十二篇,其传曰老子弟子<sup>②</sup>。其辞时有若可取,其指意皆本老子<sup>③</sup>。然考其书,盖驳书也<sup>④</sup>。其浑而类者少,窃取他书以合之者多<sup>⑤</sup>。凡孟、管辈数家,皆见剽窃<sup>⑥</sup>,峣然而出其类<sup>⑦</sup>。其意绪文辞,又牙相抵而不合<sup>⑧</sup>。不知人之增益之欤?或者众为聚斂以成其书欤<sup>⑨</sup>?然观其往往有可立者,又颇惜之,悯其为之也劳。今刊去谬恶乱杂者<sup>⑩</sup>,取其似是者,又颇为发其意,藏于家。

[注释]

①施子愉《柳宗元年谱》谓本篇作于永州司马期间,但确年不可考。《文子》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文子》九篇,并注曰:“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北魏李暹谓文子姓辛名铎,即范蠡之师计然。其说不可考。今本《文子》十二卷。内容以老子“道”的思想为宗,阐发道原、无为、自然、微明等思想,也糅合法法儒墨。其中《道德》篇,有与《商君书》相似的内容,文句与《淮南子》相同之处甚多。其真伪自唐宋以来向有争议。

②老子:即者聃(d n),老氏,名聃。一说姓李,名耳,字伯阳,

“聃”是溢号。春秋末思想家，道家创始者。相传是楚国苦县人，任周守藏室之史，后又为柱下史，通晓上下古今之变。有《道德经》上、下篇。

③指意：意旨。

④驳：杂乱。

⑤其浑而类者少二句：谓其体系完整，条理清晰的地方少，窃取其他书以融合的地方多。

⑥凡孟二句：高步瀛《唐宋文举要》卷四：“按如《精诚篇》忧民之忧者云云，出《孟子·梁惠王》下，处于不倾之地云云，出《管子·牧民篇》，皆直袭其语。又《上德篇》濯足濯纓之语，本《孟子·离娄》上，酌水车薪之语，本《孟子·告子》上，《自然篇》海不让水潦之语，本《管子·形势篇》，其余袭其意而异其文者，不可枚举。要之《文子》一书，袭用《淮南子》者最多，而管、孟及庄、荀、吕、韩等次之，其为剽窃诸书而成无疑也。”

⑦峣然：山高峻貌，此指高出貌。

⑧叉牙：参差交错貌。

⑨聚敛：搜集，蒐集。

⑩刊：削除。

## 辩《鬼谷子》<sup>①</sup>

元冀好读古书<sup>②</sup>，然甚贤《鬼谷子》，为其《指要》几千言。

《鬼谷子》要为无取，汉时刘向、班固录书无《鬼谷子》。《鬼谷子》后出，而险戾峭薄<sup>③</sup>，恐其妄言乱世，难信，学者宜其不道。而世之言纵横者<sup>④</sup>，时葆其书<sup>⑤</sup>。尤者，晚乃益出七术<sup>⑥</sup>，怪谬异甚，不可考校，其言益奇，而道益阒<sup>⑦</sup>，使人狙

狂失守<sup>⑧</sup>而易于陷坠。幸矣,人之葆之者少。今元子又文之以《指要》,呜呼,其为好术也过矣<sup>⑨</sup>!

[ 注释 ]

①施子愉《柳宗元年谱》谓本篇作于任永州司马时期,但确年不可考。鬼谷子,战国时纵横家之祖,传说为苏秦、张仪之师。楚人,因其所居号称鬼谷子或鬼谷先生。著《鬼谷子》一卷。《汉书·艺文志》不见著录,《隋书·经籍志》纵横家有晋皇甫谧注《鬼谷子》三卷。今本为南朝梁陶弘景所注。文颇奇诡,不类汉以前人所作。

②元冀:生平事迹未详。

③峭薄:刻薄。

④纵横:即纵横家,古九流之一,以审察时势,游说动人为主。战国时著名者,有鬼谷子、苏秦、张仪等人。其中,苏秦主张合纵,合山东六国以抗秦;张仪主张连横,说六国以奉秦,因称为纵横家。

⑤葆:珍贵。

⑥七术:《鬼谷子》下篇有《阴符七术》,即盛神法《五龙》、养志法《灵龟》、实意法《腾蛇》、分威法《伏熊》、散势法《鸷鸟》、转圆法《猛兽》、损兑法《灵蓍》等七章。

⑦阨(xiá):同“狭”,狭隘。

⑧狙(j)狂:突然发狂。

⑨过:过分。

## 辩《晏子春秋》<sup>①</sup>

司马迁读《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为书<sup>②</sup>。或曰晏子为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后为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齐人者为之<sup>③</sup>。

墨好俭,晏子以俭名于世<sup>④</sup>,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

高为己术者。且其旨多尚同、兼爱、非乐、节用、非厚葬久丧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问枣及古治子等<sup>⑤</sup>，尤怪诞；又往往言墨子闻其道而称之，此甚显白者<sup>⑥</sup>。

自刘向、歆、班彪、固父子<sup>⑦</sup>，皆录之儒家中。甚矣，数子之不详也<sup>⑧</sup>！盖非齐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则其言不若是<sup>⑨</sup>。后之录诸子书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为墨也，为是书者，墨之道也<sup>⑩</sup>。

[ 注释 ]

①本篇作于永州司马任上，但确年不可考。晏子，即晏婴，春秋时齐国大夫，政治家。字平仲（一说谥平，字仲）。夷维人，齐灵公二十六年任齐卿，历仕灵公、庄公、景公三世。以俭名世，强调节俭、薄敛、省刑，主张君臣之间“和”而不“同”，并要求上不聳下不暗，听取下层意见，认为“礼之可以治国”。《晏子春秋》，又名《晏子》，《汉书·艺文志》列为八篇，题春秋齐晏婴撰。唐以来，多疑此书为后人采缀晏子言行而成，或疑今传本已非《汉书》所载旧本。柳宗元此文即认为该书系齐国墨子之徒所作。

②司马迁三句：《史记·管晏列传》：“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方晏子伏庄公尸，哭之成礼，然后去，岂所谓见义不为无勇者邪！至其谏说犯君之颜，此所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高之，谓对其评价很高。

③墨子：即墨翟，墨家学派创始者。宋公族目夷氏（墨台氏）之后，出身微贱，做过木工匠。倡“兼爱”、“非攻”、“尚贤”、“非命”、“节用”、“节葬”、“非乐”之说。现存《墨子》五十三篇是研究墨子及墨学的基本材料。

④晏子句：《史记·管晏列传》：“晏平仲婴者，莱之夷维人也，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

⑤问枣：《晏子春秋》云：“景公谓晏子曰：‘东海之中，有水而赤，其中有枣，华而不实，何也？’晏子对曰：‘昔者秦缪公乘龙而理天下，以黄布裹蒸枣，至东海，而捐其布。彼布黄，故水赤，蒸枣，故华而不实。’”古冶子，齐国勇士，与公孙接、田开疆同事齐景公，勇而无礼，晏子设计谋，使三位勇士争食二桃，三人表功争桃，而后皆自杀。

⑥显白：显著，明显。

⑦歆：即刘歆，字子骏，刘向之子，西汉古文经学家、目录学家。著《七略》，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班彪，东汉史学家，字叔皮，扶风安陵人。曾作《史记后传》数十篇，由其子班固、女班昭按断代体例续成巨著，称为《汉书》。

⑧详：审察，慎审。

⑨盖非齐人三句：意谓非齐国人不能全面记载其事，非墨子之徒其言论也不会是这样的。

⑩非墨子三句：谓并非墨子为墨者，而是撰此书的信奉墨家学说。

## 辩《亢仓子》<sup>①</sup>

太史公为《庄周列传》称其为书《畏累》、《亢桑子》，皆空言无事实<sup>②</sup>。今世有《亢桑子》书，其首篇出《庄子》，而益以庸言<sup>③</sup>。盖周所云者尚不能有事实<sup>④</sup>，又况取其语而益之者，其为空言尤也<sup>⑤</sup>。刘向、班固录书无《亢仓子》，而今之为术者，乃始为之传注，以教于世，不亦惑乎<sup>⑥</sup>！

[注释]

①施子愉《柳宗元年谱》谓本篇作于任永州司马期间，但确年不

可考。亢仓，一作庚桑，楚人姓名，一说庚桑，姓，楚，名。《庄子》中的寓言人物。《亢仓子》，一作《亢桑子》，旧本题周庚桑楚作，共九篇。《汉书·艺文志》未见著录。《新唐书·艺文志》三载王士元《亢仓子》二卷，并注曰：“天宝元年诏，号《庄子》为《南华真经》，《列子》为《冲虚真经》，《文子》为《通玄真经》，《亢桑子》为《洞灵真经》。然《亢桑子》求之不获，襄阳处士王士元谓：‘《庄子》作《庚桑子》，太史公、《列子》作《亢仓子》，其实一也。’取诸子文义类者补其亡。”

②太史公四句：太史公，即司马迁。据《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云：“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箝》，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空言，即空语，空设言语，凿空而言。

③益 增加 增添。庸言，日常的言语。《易·乾》：“庸言之信，庸行之谨。”

④周：即庄周。

⑤其为空言尤也：谓其虚设空言就更加过分。尤 格外，更加。

⑥而今四句：开元末，襄阳处士王士元辑补《亢仓子》。又何璨有《亢仓子注》疑指此。

## 辩《鹞冠子》<sup>①</sup>

余读贾谊《鹏赋》<sup>②</sup>，嘉其辞，而学者以为尽出《鹞冠子》。余往来京师，求《鹞冠子》，无所见；至长沙，始得其书。读之，尽鄙浅言也，唯谊所引用为美，余无可者<sup>③</sup>。吾意好事者伪为其书，反用《鹏赋》以文饰之，非谊有所取之，决也<sup>④</sup>。

太史公《伯夷列传》称贾子曰<sup>⑤</sup>：“贪夫殉财，烈士殉名，夸者死权。”不称《鵩冠子》<sup>⑥</sup>。迁号为博极群书，假令当时有其书<sup>⑦</sup>，迁岂不见耶？假令真有《鵩冠子》书，亦必不取《鵩赋》以充入之者。何以知其耶？曰：不类<sup>⑧</sup>。

[ 注释 ]

①此篇作于任永州司马期间，但确年不可考。鵩(hé)冠子，相传为战国时楚国隐士，姓名不详，居深山，用鵩羽为冠，因以为号。著作有《鵩冠子》。《汉书·艺文志》著录一篇，列为道家。《隋书·经籍志》载三卷。唐韩愈称十六篇。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言其书有八卷，前三卷十三篇，中三卷十九篇，后二卷十九篇。今本三卷十九篇，后人窜乱附益者甚多。内容多黄老刑名之言。

②贾谊：西汉洛阳人，十八岁即以文才出名。二十岁被文帝招为博士，一年后升太中大夫。因主张改革政治，遭周勃等权贵毁谤，贬为长沙王太傅。谪居长沙，有鵩入舍，止于坐隅。楚人命鵩曰鵩，遂作《鵩鸟赋》，假托与鵩鸟的问答，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抑郁不平情绪，并以老庄齐死生、等祸福的思想来自我排遣。鵩(fú)，李善《文选》注引《巴蜀异物志》曰：“有鸟小如鸡，体有文色，土俗困形名之曰鵩，不能远飞，行不出域。”今俗名猫头鹰。长沙古俗，认为鵩是不详之鸟，至人家，主人死。

③唯谊二句：只有贾谊所引用的文辞优美，其余的就没有可值得称道的了。

④决：确定不疑。

⑤太史公：即司马迁。贾子，即贾谊。

⑥贪夫四句：今本《鵩冠子》作“夸者死权，自贵矜容，烈士殉名，贪夫殉财。”

⑦假令：假如。

⑧不类：不像。

## 晋文公问守原议<sup>①</sup>

晋文公既受原于王,难其守<sup>②</sup>。问寺人勃鞞,以畀赵衰<sup>③</sup>。余谓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树霸功,致命诸侯<sup>④</sup>,不宜谋及媠近<sup>⑤</sup>,以忝王命<sup>⑥</sup>。而晋君择大任,不公议于朝,而私议于官;不博谋于卿相,而独谋于寺人。虽或衰之贤足以守,国之政不为败,而赋贤失政之端<sup>⑦</sup>,由是滋矣<sup>⑧</sup>。况当其时不乏言议之臣乎?狐偃为谋臣<sup>⑨</sup>,先轸将中军<sup>⑩</sup>,晋君疏而不咨<sup>⑪</sup>,外而不求<sup>⑫</sup>,乃卒定于内竖<sup>⑬</sup>,其可以为法乎?且晋君将袭齐桓之业,以翼天子,乃大志也<sup>⑭</sup>。然而齐桓任管仲以兴,进竖刁以败<sup>⑮</sup>。则获原启疆,适其始政,所以观示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兴,迹其所以败<sup>⑯</sup>。然而能霸诸侯者,以土则大,以力则强,以义则天子之册也<sup>⑰</sup>。诚畏之矣,乌能得其心服哉<sup>⑱</sup>!其后景监得以相卫鞅<sup>⑲</sup>,弘、石得以杀望之<sup>⑳</sup>,误之者晋文公也<sup>㉑</sup>。

呜呼!得贤臣以守大邑,则问非失举也,盖失问也<sup>㉒</sup>。然犹羞当时陷后代若此,况于问与举又两失者,其何以救之哉<sup>㉓</sup>?余故著晋君之罪<sup>㉔</sup>,以附《春秋》许世子止、赵盾之义<sup>㉕</sup>。

### [ 注释 ]

①施子愉《柳宗元年谱》系此篇于元和四年永州司马任上。晋文公,姬姓,名重耳,春秋时晋国国君。献公妃狐姬(戎族)所生。因遭骊姬之难,流亡在外十九年。后由秦穆公发兵护送回国,被立为晋君。曾在城濮大败楚军,并于践土主盟诸侯,周天子策命他为“侯伯”(霸主)。参见《史记·晋世家》。原,地名,周王朝的属地,在今

河南济源县西北。

②晋文二句：受原于王，从周王那里得到原这块地方。难其守，为谁去守原而犯难。

③问寺人二句：《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晋侯问原守于寺人勃鞮，对曰：‘昔赵衰以壶飧从径，馁而弗食。’故使处原。”寺人，宦官。敎(bó)鞮(d)同“勃鞮”，即寺人披。畀，给予。赵衰(cu)，即赵成子，字子余，晋文公臣，从文公出亡十九年，文公之立，衰与狐偃最有功。归国后，佐文公定霸，被封于原。

④致命：发布命令。

⑤媿(xiè)近：指身边服侍的宦官。媿，亲近而不庄重。

⑥忝(ti n)辱：有愧于。

⑦贼贤败政：伤害贤臣，祸乱国政。

⑧滋：产生，蔓延。

⑨狐偃：字子犯，春秋时晋国卿，重耳舅父。他随同重耳出外流亡，共患难十九年。后佐重耳回国即位，改革内政，整顿军旅，深受倚重。长于出谋划策，主张以诚待下，做到“信赏必罚”。

⑩先轸(zh n)：亦称原轸。忠勇善战，文公作三军，任其为下军之佐，不久，又擢升中军主帅，在晋国执政。将，带领。

⑪咨(z)：询问，商量。

⑫外而不求：犹言不向朝廷官员征求意见。外，指外官，与内官近侍之臣相对而言。《周礼·春官》：“凡内事有达于外官者，世妇掌之。”

⑬卒：最终。内竖，宦官。

⑭且晋三句：袭，原指继承，因袭，此引申为学习，效法。翼，辅佐。此三句犹言况且晋文公准备学习齐桓公，成就霸业，以辅佐周天子，这是一种很大的志向。

⑮然而二句：意谓齐桓公任用了管仲而强盛起来，后来进用了竖刁等人而导致了国内大乱。史载管仲病，桓公以竖刁、易牙、开方三

子问谁可相？仲历数其不可，公卒用三子，而三子专权。自是，因内宠杀群吏，擅废立，齐以大乱。

⑯则获五句：犹言从周天子那里获得了原地，扩大了疆土，这正是开创大业的好时机。也是借以向诸侯展示的机会，但他却背离了用贤而强盛起来的原则，任用不贤者，暴露出了败亡的迹象。

⑰然而四句：谓晋文公能称霸诸侯，是因为疆域广大，军事力量强盛，从道义上说又是周天子册命的缘故。

⑱诚畏二句：意谓晋文公称霸确是因为诸侯害怕他，哪里是他们心里佩服呢？乌，何，哪里。

⑲景监：秦孝公所宠信的宦官。卫鞅，即公孙鞅，因出身卫国，故称卫鞅。秦孝公下令求贤，他因召入秦，依靠景监的推荐而成为秦国的相。以功封于商，故又称商鞅。参见《史记·商君列传》。

⑳弘、石：弘恭和石显，西汉元帝时的宦官，掌管中枢机要，擅权用事。望之，即萧望之，汉宣帝时，曾以儒家经典教授太子（即汉元帝），历任大鸿胪、太傅等官。元帝即位后，甚受尊重，后遭宦官弘恭、石显等排挤，被迫自杀。参见《汉书·萧望之传》。

㉑误之者晋文公也：是说上面所说的二例，都是因为晋文公相信宦官，开了这个先例，才导致后代发生这样的事。

㉒则问二句：意思说问所推举的人并不错，而是问的对象不对。

㉓然犹三句：是说晋文公所问只是由于对象不对，既给当时留下了羞耻的事，又使后人陷入歧途。更何况所问和所举都不当的，那又如何能够挽救呢？

㉔著：显示，暴露。

㉕以附句：谓以之比附于《春秋》责备许世子止及赵盾之义。许世子止，春秋时许国悼公之子，名止。许悼公生病时，误服许世子止的药，卒。《春秋》上书曰：“弑其君。”参见《左传》昭公十九年。赵盾，即赵宣子、赵衰之子。晋灵公欲谋杀赵盾，赵盾被迫出走，未越国境，其族弟赵穿攻杀灵公于桃园。董狐当时任职太史，认为赵盾身为

正卿，“亡不出境，返不诛国乱”，罪责难逃，乃直书“赵盾弑其君”，以正视听。孔子称董狐“书法不隐”，赞其为“古之良史”。

## 驳复仇议<sup>①</sup>

臣伏见天后时<sup>②</sup>，有同州下邳人徐元庆者<sup>③</sup>，父爽为县尉赵师韞所杀<sup>④</sup>，卒能手刃父仇，束身归罪<sup>⑤</sup>。当时谏臣陈子昂建议诛之而旌其闾<sup>⑥</sup>，且请编之于令<sup>⑦</sup>，永为国典<sup>⑧</sup>。臣窃独过之<sup>⑨</sup>。

臣闻礼之大本<sup>⑩</sup>，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sup>⑪</sup>，凡为子者杀无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理者杀无赦<sup>⑫</sup>。其本则合，其用则异，旌与诛莫得而并焉。诛其可旌，兹谓滥<sup>⑬</sup>，黷刑甚矣<sup>⑭</sup>；旌其可诛，兹谓僭<sup>⑮</sup>，坏礼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传于后代，趋义者不知所向，违害者不知所以立，以是为典可乎？

盖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sup>⑯</sup>，本情以正褒贬<sup>⑰</sup>，统于一而已矣。向使刺讫其诚伪<sup>⑱</sup>，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则刑礼之用，判然离矣。何者？若元庆之父，不陷于公罪，师韞之诛，独以其私怨，奋其吏气，处于非辜<sup>⑲</sup>，州牧不知罪<sup>⑳</sup>，刑官不知问，上下蒙冒<sup>㉑</sup>，吁号不闻<sup>㉒</sup>；而元庆能以戴天为大耻<sup>㉓</sup>，枕戈为得礼<sup>㉔</sup>，处心积虑，以冲仇人之胸，介然自克<sup>㉕</sup>，即死无憾，是守礼而行义也。执事者宜有惭色，将谢之不暇<sup>㉖</sup>，而又何诛焉？其或元庆之父<sup>㉗</sup>，不免于罪，师韞之诛，不愆于法<sup>㉘</sup>，是非死于吏也，是死于法也。法其可仇乎？仇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sup>㉙</sup>，是悖鹜而凌上也<sup>㉚</sup>。执而诛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

且其议曰：“人必有子，子必有亲，亲亲相仇，其乱谁救<sup>①</sup>？”是惑于礼也甚矣。礼之所谓仇者，盖以冤抑沉痛，而号无告也<sup>②</sup>；非谓抵罪触法，陷于大戮<sup>③</sup>。而曰：“彼杀之，我乃杀之”，不议曲直，暴寡胁弱而已<sup>④</sup>。其非经背圣，不亦甚哉！《周礼》：“调人掌司万人之仇。”“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则死。”“有反杀者，邦国交仇之<sup>⑤</sup>。”又安得亲亲相仇也？《春秋公羊传》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复仇不除害<sup>⑥</sup>。”今若取此以断两下相杀，则合于礼矣<sup>⑦</sup>。且夫不忘仇，孝也；不爱死<sup>⑧</sup>，义也。元庆能不越于礼，服孝死义，是必达理而闻道者也。夫达理闻道之人，岂其以王法为敌仇者哉？议者反以为戮，黜刑坏礼，其不可以为典，明矣。

请下臣议，附于令，有断斯狱者<sup>⑨</sup>，不宜以前议从事<sup>⑩</sup>。谨议。

#### [ 注释 ]

①此篇诸家均未编年，据《新唐书》卷一九五《孝友传》：“武后时，下邳人徐元庆父爽为县尉赵师韞所杀，元庆变姓名为驿家保。久之，师韞以御史舍亭下，元庆手杀之，自囚诣官。后欲赦死，左拾遗陈子昂议曰：“……臣谓宜正国之典，寘之以刑，然后旌闾墓可也。”时韪其言。后礼部员外郎柳宗元驳曰：“……”即援引本篇。似此，本篇或作于贞元二十一年礼部员外郎任上。又，章士钊《柳文指要》上据《通鉴》元和六年秋九月富平人梁悦报父仇，杀韩皋，自诣县请罪，职方员外郎韩愈议云云，谓“退之时为职方员外郎，以当官议当案，于法有据，而子厚则贬在远州，不与其事，势不得援同案而参未议，如强为之，物论所非。故其搜讨旧案，以天后谏臣陈子昂为的，其于当朝梁悦现案相避，文中不提退之状一字，乃势不得不然，应须昭察。”

则此文当作于元和六年后。亦可参考。

②天后 :即武则天 ,唐高宗皇后 ,曾以周代唐。

③同州 :治所在今陕西大荔县。下邽(gu) ,治所在今陕西渭南  
县。唐时下邽县属同州管辖。

④赵师韞 :当时是下邽县尉。县尉是掌管监狱捕获罪犯的官吏。  
后任御史 ,被徐元庆为报父仇 ,将其杀死。

⑤束身归罪 :自己捆绑起来 ,投案自首。

⑥陈子昂 :字伯玉 ,梓州射洪人 ,曾任右拾遗 ,后人因称“陈拾  
遗”。后为县令段简陷害 ,死于狱中。旌(jīng) ,表彰 ,表扬。闾 ,里  
巷的大门。

⑦令 ,法令。

⑧国典 :国家的法典。

⑨臣窃独过之 :意谓我个人认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过 ,用如  
动词。

⑩大本 ,根本。

⑪若曰 ,如果说。贼 ,杀害。虐 ,暴虐。

⑫为理者 :统治百姓的官吏。埋 ,治。

⑬滥 ,滥杀。

⑭黷(dú) :滥用。

⑮僭(jiàn) :越分 ,超出范围。《左传》襄公二十六年 :“善为国  
者 ,赏不僭而刑不滥。”

⑯穷理 :探本溯源。

⑰本情 :根据实情。

⑱刺讞(yàn) :探查审案。

⑲非辜 :无辜 ,无罪之人。

⑳州牧句 :州郡的最高行政长官不去定罪。

㉑蒙冒 :蒙蔽欺骗。

㉒吁号 :此指喊冤之声。

②戴天 :与仇人共同生活在一个天地中。《礼记·曲礼》上:“父之仇,弗与共戴天。”注:“父者,子之天。杀己之天,与共戴天,非孝子也。行求杀之乃止。”

③枕戈 睡觉时头枕着兵器。《礼记·檀弓》上:“子夏问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寝苦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

④介然 :坚定貌。自克,自己约束自己。指自缚投案。

⑤谢 道歉。不暇,忙不迭。

⑥其或 或者。

⑦愆(qi n) 违 失误。

⑧戕(qi ng) 杀害。奉法,执法。

⑨悖骜(bèiào) 桀傲不驯,蔑视(朝廷)。

⑩人必四句 :引自陈子昂《复仇议状》。亲亲相仇,指为了亲情而互相报仇。救,挽救,制止。

⑪冤抑 :冤屈。号(háo)无告,呼号而无处申诉。

⑫非谓二句 :意谓所谓的“仇”,不是指触犯了法律、判了死罪。大戮(lù),死罪。

⑬暴寡胁弱 :侵害孤寡,威胁弱者。

⑭调人六句 :引自《周礼·地官司徒》下,有删节,原文为:“调人掌万民之难而谐和之。凡过而杀伤者,以民成之。鸟兽亦如之。凡和难父之仇,辟诸海外。兄弟之仇,辟诸千里之外。从兄弟之仇,不同国。君之仇,眡父;师长之仇,眡兄弟;主友之仇,眡从父兄弟。弗辟,则与之瑞节而以执之。凡杀人有反杀者,使邦国交仇之。凡杀人而义者,不同国,令勿仇,仇之则死。”调人,官名,主司法。难,即怨仇。反杀,复杀,指杀人者恐其人之子弟徒党报仇害己而重新杀人。

⑮父不六句 :引自《公羊传》定公四年。意谓作父亲的不应当受诛,做儿子的复仇是可以的,父亲应该受诛,儿子复仇,就陷于相互仇杀之道,仅复仇而不能除害。推刃,往来相杀不止。

⑳今若句 :谓如果按照这一点来判断两方 ,就符合于礼所规定的了。

㉑爱 :吝惜。

㉒断斯狱 :审理这类案件。

㉓从事 :处理 ,处置。

## 天 说<sup>①</sup>

韩愈谓柳子曰：“若知天之说乎<sup>②</sup>？吾为子言天之说<sup>③</sup>。今夫人有疾痛、倦辱、饥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残民者昌，佑民者殃<sup>④</sup>！’又仰而呼天曰：‘何为使至此极矣也<sup>⑤</sup>？’若是者，举不能知天<sup>⑥</sup>。夫果<sup>⑦</sup>、饮食既坏，虫生之<sup>⑦</sup>；人之血气败逆壅变底，为痈疡、疣赘、痿痺，虫生之<sup>⑧</sup>；木朽而蝎中，草腐而萤飞<sup>⑨</sup>，是岂不以坏而后出耶<sup>⑩</sup>？物坏，虫由之生；元气阴阳之坏<sup>⑪</sup>，人由之生。虫之生而物益坏，食啮之，攻穴之，虫之祸物也滋甚<sup>⑫</sup>。其有能去之者，有功于物者也；繁而息之者，物之讎也<sup>⑬</sup>。人之坏元气阴阳也亦滋甚：垦原田，伐山林，凿泉以井饮，窆墓以送死<sup>⑭</sup>，而又穴为偃溲<sup>⑮</sup>，筑为墙垣、城郭、台榭、观游<sup>⑯</sup>，疏为川渎、沟洫、陂池<sup>⑰</sup>，燧木以燔<sup>⑱</sup>，革金以镕<sup>⑲</sup>，陶甄琢磨<sup>⑳</sup>，淬然使天地万物不得其情<sup>㉑</sup>，倅倅冲冲<sup>㉒</sup>，攻残败挠而未尝息<sup>㉓</sup>。其为祸元气阴阳也，不甚于虫之所为乎<sup>㉔</sup>？吾意有能残斯人使日薄岁削<sup>㉕</sup>，祸元气阴阳者滋少，是则有功于天地者也；繁而息之者，天地之讎也。今夫人举不能知天，故为是呼且怨也<sup>㉖</sup>。吾意天闻其呼且怨，则有功者受赏必大矣<sup>㉗</sup>，其祸焉者受罚亦大矣。子以吾言为何如<sup>㉘</sup>？”

柳子曰：“子诚有激而为是耶<sup>29</sup>？则信辩且美矣<sup>30</sup>。吾能终其说<sup>31</sup>。彼上而玄者<sup>32</sup>，世谓之天；下而黄者<sup>33</sup>，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sup>34</sup>，世谓之元气；寒而暑者，世谓之阴阳。是虽大<sup>35</sup>，无异果蓏、痲痺、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报乎<sup>36</sup>？繁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大果蓏也；元气，大痲痺也；阴阳，大草木也，其乌能赏功而罚祸乎<sup>37</sup>？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欲望其赏罚者大谬<sup>38</sup>；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谬矣<sup>39</sup>。子而信子之仁义以游其内，生而死尔，乌置存亡得丧于果蓏、痲痺、草木耶<sup>40</sup>？”

#### [ 注释 ]

①本篇作于永州司马任上。天说，关于天的论述。作者认为，天无意志，天地、元气、阴阳，都是自然现象，并不能“赏功罚祸”，“功者自功，祸者自祸”，天道与人事互不相干。柳宗元的这些观点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

②若知句：若，你，指文中的“柳子”，即作者自己。此句意谓你懂得天的道理吗。

③吾为句：意谓我给你讲一讲天的道理。“若知”以下至“子以吾言为何如”是韩愈说的话。

④今夫四句：意谓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可以看到：有人感到特别痛苦，特别屈辱以及特别饥寒时，就会仰面呼天，说“残害百姓的人活得自在，而保护百姓的人反而遭殃”！昌，原指昌盛，兴盛，此指活得自在。

⑤又仰二句：意谓为什么能出现这种极不合理的事呢？戾，乖张、背反。

⑥若是二句：意谓说这种话的人，可以说根本不懂得“天”。举，全部、都。

⑦夫果蓏(lu )二句 :果蓏泛指瓜果类。饮食 ,泛指食品。坏 ,变质。虫生之 ,生出虫。

⑧人之三句 犹言人的气血堵塞不顺畅 ,便生出毒疮、肿瘤、痿痹等病 ,虫也就生出来了。痈疡(yMg yáng) ,毒疮。疣赘 ,肿瘤。

⑨木朽二句 :蝼(hé) ,木中的蛀虫。草腐而萤飞 ,古人认为 ,萤灭虫是由腐草生成的。故云。

⑩是岂句 :意谓上面所说的这些难道不是因为物坏而后生出的吗?

⑪元气句 :元气 ,元始之气 ,古人认为 ,天地万物都是由元始之气构成的。又 ,元气亦指阴阳二气混沌未分的实体。《鹖冠子·泰录》:“天地成于元气 ,万物乘于天地。”《论衡·谈天》:“元气未分 ,浑沌为一。”阴阳 ,本指日照的向背 ,后用以指两种相互对立的气或气的两种状态。

⑫食啮之三句 :啮(niè) ,咬 ,啃。攻穴 ,打洞。兹甚 ,越来越严重。

⑬其有四句 :意谓谁能排除这些危害 ,那就是有功于物 ,而让虫子生长繁衍 ,便是物的仇敌。繁 ,繁殖。息 ,生长。

⑭窆(ku n)墓句 :窆墓 ,挖墓穴。送死 ,埋葬死者。

⑮偃溲(yànsm) :厕所。

⑯观(guàn)游 :供游乐用的亭阁别馆。

⑰陂(b i)池 :池塘。

⑱燧(suì)木句 :燧木 ,钻木取火。燔(fán) ,烧。

⑲革金句 :冶炼金属。革金 ,熔 ,冶炼。革 ,变。

⑳陶甄(zh n)句 :陶甄 ,制造陶器和瓦器。琢磨 ,雕刻玉器。

㉑悴(cuì)然句 :意谓上述这些做法严重破坏了天地万物的本来面目 ,使其虚弱疲萎。不得其情 ,不能顺其自然规律。

㉒倅倅冲冲 犹言怒气冲冲。

㉓攻残句 :攻残败挠 ,犹言摧残破坏。未尝息 ,从来没有停止。

②4其为二句：意谓这种破坏天地元气阴阳的行为，不是超过了虫子的破坏程度吗？祸，原指作坏事，此指破坏。

②5吾意三句：意谓我想有谁能够遏制这些人，使他们一天天减少，那么破坏元气阴阳的人就越来越少，这就是对天地有功。残，原指杀，此指抑制，遏止。薄，削，减少。

②6今夫二句：意谓现在人们不了解天，所以就发出呼号和怨怒。

②7有功者：指上文所说的“能残斯人使日薄岁削，祸元气阴阳者滋少”的人。

②8子以句：犹言你认为我的观点如何。

②9子诚句：犹言你真的是有感触而这样说的吗？诚，真正，真的。有激，有所激发。为，做。是，这。

③0信辩且美：能说会道且讲得很漂亮。

③1吾能终其说：犹言我能让你的这种观点不成立。

③2玄：幽远。

③3黄：指土地之色。《易·坤》：“天玄而地黄。”

③4浑然句：浑然，混莽。中处，犹言处于天地之间。

③5是虽大：犹言天地虽然很大。

③6假而三句：意谓假使有人能消除危害瓜果、草木的害虫，那么，瓜果、草木能回报这个人吗？

③7乌能：怎么能，如何能。乌，何。

③8功者三句：有功是人们自己取得的功，有祸是人们自己招致的祸，想期望天来赏罚，那是错误的。“自功”之“功”与“自祸”之“祸”均用作动词。

③9呼而三句：呼号而怨怒，想期望天哀怜而且发慈悲的人，更加错误。

④0子而三句：意谓你相信你的仁义而把它当作行为的规范，为它生，为它死好了，又何必把存亡得丧归于同果、痲、痲、草木一样无意志的天呢？子，你，此指韩愈。游其内，指活动于仁义的范围内。

## 观八骏图说<sup>①</sup>

古之书有记周穆王驰八骏升昆仑之墟者<sup>②</sup>，后之好事者为之图，宋、齐以下传之<sup>③</sup>。观其状甚怪，咸若騫若翔<sup>④</sup>，若龙凤麒麟<sup>⑤</sup>，若螳螂然。其书尤不经，世多有，然不足采<sup>⑥</sup>。世闻其骏也，因以异形求之<sup>⑦</sup>。则其言圣人者，亦类是矣<sup>⑧</sup>。故传伏羲曰牛首，女蜗曰其形类蛇，孔子如俱头<sup>⑨</sup>，若是者甚众。孟子曰：“何以异于人哉？尧、舜与人同耳<sup>⑩</sup>！”

今夫马者，驾而乘之，或一里而汗，或十里而汗，或千百里而不汗者，视之，毛物尾鬣<sup>⑪</sup>，四足而蹄，斲草饮水<sup>⑫</sup>，一也。推是而至于骏，亦类也。今夫人，有不足为负贩者<sup>⑬</sup>，有不足为吏者，有不足为士大夫者，有足为者，视之，圆首横目，食谷而饱肉，絺而清<sup>⑭</sup>，裘而燠<sup>⑮</sup>，一也。推是而至于圣，亦类也。然则伏羲氏、女蜗氏、孔子氏，是亦人而已矣。骅骝、白羲、山子之类，若果有之，是亦马而已矣。又乌得为牛，为蛇，为俱头，为龙、凤、麒麟、螳螂然也哉<sup>⑯</sup>？

然而世之慕骏者，不求之马，而必是图之似<sup>⑰</sup>，故终不能有得于骏也。慕圣人者，不求之人，而必若牛、若蛇、若俱头之问，故终不能有得于圣人也。诚使天下有是图者，举而焚之<sup>⑱</sup>，则骏马与圣人出矣。

### [ 注释 ]

①此篇作于任永州司马期间，但确年不可考。八骏，相传为周穆王的八匹良马。八骏名目记载不一。《穆天子传》作赤骥、盗骊、白羲、逾轮、山子、渠黄、华骝、绿耳。王嘉《拾遗记》作绝地、翻羽、奔宵、超影、逾辉、超光、腾雾、挟翼。

②古之句：王即指周穆王，西周国君，昭王之子。《例子·周穆王篇》：“王大悦。不恤国事，不乐臣妾，肆意远游。命驾八骏之乘，……参百为御，奔戎为右，驰驱千里，至于巨蒐氏之国。巨蒐氏乃献白鹄之血以饮王，具牛马之湏以洗王之足，及二乘之人。已饮而行，遂宿于昆仑之阿，赤水之阳。别日升于昆仑之丘，以现黄帝之宫；而封之以诒后世。遂宾于西王母，觞于瑶池之上。”墟，山丘。

③宋、齐句：宋齐，指南朝的宋和齐两个朝代。以下，即以后。

④蹇(qi n)：腾跃起来。

⑤麒麟：传说中的瑞兽。

⑥其书三句：谓记载此事的书更加荒诞，流传于世的很多，但都没有可取之处。不经，没有根据，荒诞。

⑦世闻二句：世人传闻这些马都是良马，于是就根据自己的想象去表现它们。形，用若动词，描绘。

⑧则其二句：那么，人们说到圣人时，也类似于此。

⑨故传三句：伏羲，即太昊氏，传说中的远古部落酋长，《山海经·海内东经》谓其“龙身而人头，鼓其腹”。作者谓伏羲曰牛首，未详出处。女娲(w)：神话传说中炼石补天的女神。《楚辞·天问》王逸注：“传言女娲人头蛇身，一日七十化。”孔子如俱(q)头，《荀子·非相》云：“仲尼之状，面如蒙俱。”俱，通“颠”。《周礼·夏官·方相氏》：“方相氏掌蒙熊皮。”郑玄注：“冒熊皮者，以惊驱疫疠之鬼，如今颠头也。”杨倞注：“俱，方相也。其首蒙茸然，故曰蒙俱。”

⑩何以二句：谓为什么和普通人不同呢？尧、舜和普通人一样罢了。

⑪鬣(liè)：马鬃。

⑫齧(hé)：嚼，咬。

⑬负贩者：肩负货物进行贩卖的人。

⑭绡(ch)而句：绡，细葛布。清，本集作“清”(jìng)，凉爽。

⑮裘而句：裘，皮衣。燠(yù)：暖和。

⑩又乌四句：意谓人又怎么能是牛、蛇、俱头，马怎么能是龙、凤、麒麟的样子呢？乌，哪里，怎么。

⑪而必句：意谓一定要相信八骏图上面画的骏马的样子。

⑫诚使句：诚，真的。举而焚之，全部烧掉。

## 说车赠杨诲之<sup>①</sup>

杨诲之将行，柳子起而送之门<sup>②</sup>，有车过焉，指焉而告之曰<sup>③</sup>：“若知是之所以任重而行于世乎<sup>④</sup>？材良而器攻<sup>⑤</sup>，圆其外而方其中然也。材而不良，则速坏。工之为功也<sup>⑥</sup>，不攻则速败。中不方则不能以载，外不圆则窒拒而滞<sup>⑦</sup>。方之所谓者箱也，圆之所谓者轮也。匪箱不居<sup>⑧</sup>，匪轮不途<sup>⑨</sup>。吾子其务法焉者乎<sup>⑩</sup>？”曰：“然。”

曰：“是一车之说也，非众车之说也，吾将告子乎众车之说。泽而杼，山而侔<sup>⑪</sup>，上而轻，下而轩且曳<sup>⑫</sup>。祥而旷左<sup>⑬</sup>，革而长毂以戟<sup>⑭</sup>，巢焉而以望<sup>⑮</sup>，安以爱老<sup>⑯</sup>，辐以蔽内<sup>⑰</sup>，垂绥而以旼<sup>⑱</sup>，载十二旒，而以庙以郊以陈于庭<sup>⑲</sup>，其类众也。然而其要，存乎材良而器攻，圆其外而方其中也。是故任而安之者箱，达而行之者轮，恒中者轴，搨而固者蚤<sup>⑳</sup>，长而桡，进不罪乎马，退不罪乎人者辕<sup>㉑</sup>，却暑与雨者盖<sup>㉒</sup>，敬而可伏者轼<sup>㉓</sup>，服而制者马若牛<sup>㉔</sup>，然后众车之用具。

今杨氏，仁义之林也，其产材良<sup>㉕</sup>。诲之学古道，为古辞，冲然而有光<sup>㉖</sup>，其为工也攻。果能恢其量若箱，周而通之若轮，守大中以动乎外而不变更乎内若轴，摄之以刚健若蚤<sup>㉗</sup>，引焉而宜御乎物若辕，高以远乎污若盖，下以成乎礼若轼，险而安，易而利，动而法，则庶乎车之全也。《诗》之言曰：四

牡骝骝,六轡如琴<sup>29</sup>。孔氏语曰:左为六官,右为执法<sup>29</sup>。此其以达于大政也。凡人之质不良,莫能方且恒。质良矣,用不周,莫能以圆遂<sup>30</sup>。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遇阳虎必曰诺<sup>31</sup>,而其在夹谷也,视叱齐侯类畜狗<sup>32</sup>,不震乎其内<sup>33</sup>。后之学孔子者,不志于是,则吾无望焉耳矣<sup>34</sup>。”

诲之,吾戚也,长而益良,方其中矣。吾固欲其任重而行于世,惧圆其外者未至,故说车以赠。

#### [注释]

①施子愉《柳宗元年谱》系本篇于元和四年永州司马任上。杨诲之,杨凭之子,为柳宗元妻弟。元和四年,杨凭自京兆尹贬临贺尉,诲之赴临贺省父,路经永州,柳宗元作本文相送。后又写了两封信反复论述“车义”,敦勉诲之立身行事要取譬于车,柔外刚中。

②柳子句:柳子,作者柳宗元自指。之,到。

③之:指杨诲之。

④若之句:若,你。是,指车。任重,担负重任。

⑤材良二句:犹言做车用的材料优良,车子就牢固,外圆(指车轮)内方(指车箱)就成了这个样子。攻,牢,坚固。《诗·小雅·车攻》:“我车既攻,我马既同。”

⑥工之为功也:指工匠做成车的功用。

⑦外不句:章士钊《柳文指要》上:“窒拒者,谓地与轮不相受,其卒也,轮滞而不前,此皆指轮言之。”

⑧匪箱句:匪,同“非”,没有,缺少。箱,指车箱。居,储存。此指载物。

⑨途:此作动词用,意为行于途。

⑩吾子句:谓您一定会效法于此(即车)吧?吾子,对杨诲之的敬称。法,效法。

⑪泽而二句:《周礼·冬官考工记》:“凡为轮,行泽者欲杼,行山

者欲侔。”泽指泽地，杼指削薄车轮践地的外侧。山指山地、山路。侔指车轮牙厚上下齐等。

⑫上而二句：《诗·小雅·六月》：“戎车既安，如轻如轩。”轻（zhì），指车前低后高，前重后轻。轩，指车前高后低，前轻后重。曳，拖，牵引。《易·睽》：“六三，见舆曳，其牛掣。”

⑬祥而句：《礼记·曲礼》上：“祥车旷左。”正义：“祥犹吉也。吉车谓平生时所乘也，死葬时为魂车。鬼神尚吉，故葬魂乘吉车也。旷，空也。车上贵左，故仆在右，空左以拟神也。”

⑭革而句：革，指革车。长毂（g），兵车。《左传》昭公五年：“长毂九百。”注：“长毂，戎车也。”指在兵车上配以兵戟。

⑮巢焉句：《左传》成公十六年：“楚子登巢车，以望晋军。”巢车，即巢车，兵车的一种，高如鸟巢，用以瞭望敌人。《李卫公兵法》有巢车，车有八轮，上立高竿，竿上装置辘轳，用绳索挽板屋上竿头。板屋方四尺，高五尺，有十二孔，分布四面。车可进可退，亦可环行，用以远望。

⑯安以句：犹言安车是专为老人制造的。《礼记·曲礼》上：“大夫七十而致仕，……适四方，乘安车，自称曰老夫。”疏：“安车，坐乘若今小车者，古者乘四马之车，立乘。此臣既老，故乘一马小车，坐乘也。”

⑰輜（z）以蔽内：輜，古代有帷盖的车，也叫衣车。《说文解字·车部》：“輜，辇车前、衣车后也。”蔽内，遮挡住车内。

⑱垂绥句：绥，上车时挽手所用的绳索。《论语·乡党》：“升车，必正立，执绥。”疏：“绥者，挽以上车之索也。”畋（tián），打猎。此句犹言车上垂有绳索，是供打猎时用的。此二句是指帝王所乘之车，其功用是祭祖庙或郊祀。

⑲载十二句：《周礼·春官·巾车》：“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锡，樊纁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旒以祀。”旒（liú），古代旌旗末端直幅、飘带之类的下垂饰物，后作“旒”。玉路，亦作玉辂，因以玉饰诸末，

故名。为五路中最尊贵者。

⑳ 搨(j)而句 :搨,执,持。《说文解字·手部》:“搨,戟持也。”段玉裁注:“戟持者,谓有所操作,曲其肘如戟而持之也。”蚤,当为“爪”,此指车辐入于牙中,以便将辐固定于车轮之上。

㉑ 长而三句 :《周礼·考工记》:“大车之辕挚,其登又难,既克其顿,其覆车也必易,此无故,唯辕直且无挠也。”挠(náo),曲木,指大车之辕弯曲。章士钊《柳文指要》上:“钊按:挚与轻通,低也。又按:挠,屈也。柳文曰挠,考工记曰无挠,似辕之形象,有屈与不屈两种。”

㉒ 却暑句 :却,御,遮挡。盖,指车盖。遮阳御雨之具。

㉓ 轼 :车前横木,供乘者立望时扶手之用。

㉔ 服而制者马若牛 :谓驾车而被控制的是马或牛。若,或。

㉕ 令杨氏三句 :现在杨氏家族均崇尚仁义,其子弟皆秉有优异才能。产,指杨氏家族的子弟。

㉖ 冲然句 :冲然,淡然,指虚静淡泊。光,荣耀。

㉗ 蚤 :同“爪”。参见注㉑。

㉘ 四牡二句 :引自《诗·小雅》。牡,此指雄马。骝骝(f i),马行不停貌。六辔如琴,指六条马缰绳协调有如琴弦。

㉙ 孔氏三句 :章士钊《柳文指要》上:“查《孔子家语》中,无此两成语,《大戴礼·盛德篇》亦不载,惟《家语·执辔篇》有相应记录。篇之言曰:‘天子以六官为辔,已与三公为执六官,均五教,齐五法,故亦唯其所引,无不如志。’六官者,即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篇已具列在前,执法殆包括天子与三公而言。其所以六官执法,必须如此配置,则以过失为人情所不免之故,篇中并详言之,子厚综其意而自造句读,遂有如文中所见句子。”

㉚ 凡人五句 :犹言大凡一个人,本质不好,就不能持之以恒地坚持正道。本质好,但任用不当,也无法圆满地实现其道。

㉛ 孔子三句 :《论语·乡党篇》:“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乡党,本乡地方。恂恂(xún) 恭顺貌。遇阳货,《论语·阳货

篇》：“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途。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可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阳货，又叫阳虎，季氏的家臣，当时把持季氏的权柄。后因企图削除三桓而未成，逃往晋国。

⑳而其二句：鲁定公十年，定公与齐侯会于夹谷，孔丘相，斥责齐侯。参见《左传》定公十年。夹谷，地名，说法不一，多以为在今山东莱芜南，一说在今山东淄博市。齐侯，指齐景公。类，像。

㉑不震乎其内：其内心毫无忧惧。

㉒后之三句：谓后来学习孔子的人，不记住这一点，那么我对他就无所希望了。志，通“识”，此指了解、领会。

## 伊尹五就桀赞<sup>①</sup>

伊尹五就桀。或疑曰：“汤之仁闻且见矣，桀之不仁闻且见矣，夫胡去就之亟也<sup>②</sup>？”柳子曰：“恶<sup>③</sup>，是吾所以见伊尹之大者也<sup>④</sup>。彼伊尹，圣人也。圣人出于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sup>⑤</sup>。”曰<sup>⑥</sup>：“孰能由吾言？由吾言者为尧、舜，而吾生人尧、舜人矣<sup>⑦</sup>。”退而思曰：“汤诚仁<sup>⑧</sup>，其功迟；桀诚不仁，朝吾从而暮及于天下可也<sup>⑨</sup>。”于是就桀。桀果不可得，反而从汤<sup>⑩</sup>。既而又思曰：“尚可十一乎<sup>⑪</sup>？使斯人蚤被其泽也<sup>⑫</sup>。又往就桀。桀不可，而又从汤。以至于百一、千一、万<sup>⑬</sup>，卒不可，乃相汤伐桀。俾汤为尧、舜<sup>⑭</sup>，而人为尧舜之人，是吾所以见伊尹之大者也。仁至于汤矣，四去之；不仁至于桀矣，五就之，大人之欲速其功如此。不然，汤、桀之辨<sup>⑮</sup>，一恒人尽之矣<sup>⑯</sup>，又奚以憧憧圣人之足观乎<sup>⑰</sup>？”

吾观圣人之急生人<sup>18</sup>，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若于五就桀。’作《伊尹五就桀赞》：

圣有伊尹，思德于民<sup>19</sup>。往归汤之仁，曰仁则仁矣，非久不亲<sup>20</sup>。退思其速之道，宜夏是因<sup>21</sup>。就焉不可，复反亳殷<sup>22</sup>。犹不忍其迟，亟往以观<sup>23</sup>。庶狂作圣<sup>24</sup>，一日胜残<sup>25</sup>。至千万冀一，卒无其端。五往不疲，其心乃安。遂升自阍<sup>26</sup>，黜桀尊汤<sup>27</sup>，遗民以完<sup>28</sup>。大人无形，与道为偶。道之为大，为人父母。大矣伊尹，惟圣之首。既得其仁，犹病其久。恒人所疑，我之所大。呜呼远哉！志以为诲。

[ 注释 ]

①本篇亦作于任永州司马期间，但确年不可考。伊尹，商汤的辅臣，是汤妻陪嫁的奴隶。传说曾五次就夏桀，五次归亳从汤，后佐商灭夏，综理国事，连保汤、外丙、中壬三朝，被称为阿衡。《孟子·告子下》：“五就汤，五就桀者，伊尹也。”注：“伊尹为汤见贡于桀，桀不用而归汤，汤复贡之，如此者五。思济民，冀得施其道也。”桀，夏朝末代国王，著名暴君。

②汤之三句：谓汤的仁不但听到而且也看到了，桀的不仁不但听到而且也看到了，为什么伊尹去就之间经过了多次。胡，何。去，离开。就，赴往。亟，屡次，多次。

③恶(w) 叹词。《孟子·公孙丑上》：“恶！是何言也？”赵岐注：“恶者，不安事之叹辞也。”

④是吾句：犹言这正是我觉得伊尹胸怀远大的地方。

⑤圣人三句：谓圣人作事出于对天下的考虑，而不是心里想着为夏、还是为商，他的心系着老百姓。生民，黎民百姓。

⑥曰：此处的“曰”及后文“退而思曰”均是作者推测伊尹的心理活动而假设伊尹所说的话。

⑦孰能三句：犹言谁能听从我的话？听从我的话的人就可以成

为像尧舜那样的人,而我们老百姓也就成为尧舜的百姓了。

⑧汤诚仁:商汤的确仁爱。

⑨桀诚二句:夏桀的确不仁爱,我早晨去辅桀,到晚上就要使天下人都感受到仁爱。

⑩反:同“返”。此于伊尹离开桀。

⑪尚可十一乎:是不是还有十分之一的希望呢?

⑫蚤:通“早”。被:通“披”,引申为享受。泽:恩泽,恩德。

⑬以至三句:犹言伊尹甚至连能否有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希望都考虑到了,最终都不行,这才辅佐商汤,讨伐夏桀。

⑭俾:使。

⑮辨:区别,差别。

⑯一恒人尽之类:一个普通人都完全了解了。恒人,常人。尽,穷尽,此指完全清楚。

⑰又奚句:犹言又为什么圣人匆匆去就的事值得关注呢?奚以,何以,为什么。憧憧(chōng chōng),摇曳不定。

⑱急生人:为老百姓着急。

⑲圣有二句:犹言伊尹是圣人,他想的是要给人民有恩德。

⑳往归三句:谓伊尹因汤仁爱而归汤,说汤仁爱确实是事实,但没有长时间的接触,是体会不出来的。

㉑退思二句:谓伊尹之所以想能使仁爱很快遍及于老百姓,夏桀的不仁是最根本的原因。

㉒就焉二句:谓伊尹去辅佐桀,没有达到目的,又返回亳。亳(bó),商汤时的都城,其说法不一。因汤曾以亳为都城,故称殷商为亳殷。

㉓亟:赶快,急速。

㉔庶狂作圣:意谓伊尹希望桀能由狂而转圣,听信其言而行仁政。庶,表示希望。《尚书·多方》:“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曾运乾《尚书正读》卷五:“圣,通明也。念,常思也。蔡传云:圣

而罔念，则为狂矣。愚而能念，则为圣矣。按一念之差，圣狂互易，其几甚微。故圣人须有日新之功，愚人亦匪无迁善之路。”

⑤一日胜残：一旦使凶暴的人化而为善。《论语·子路》：“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集解：“王曰：胜残，残暴之人，使不为恶也。”

⑥遂升自陬(ér)：陬，古山名。在今山西永济县境。《尚书·汤誓》：“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陬。”传：“陬，在河曲之南。”疏：“言‘陬’，当是山阜之地，……盖个潼关左右。”

⑦黜(chù)：斥弃。

⑧完：完好，指未遭受战争创伤。

## 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sup>①</sup>

自吾居夷<sup>②</sup>，不与中州人通书<sup>③</sup>。有来南者，时言韩愈为《毛颖传》，不能举其辞，而独大笑以为怪<sup>④</sup>，而吾久不克见<sup>⑤</sup>。杨子诲之来，始持其书，索而读之，若捕龙蛇，搏虎豹，急与之角而力不敢暇<sup>⑥</sup>，信韩子之怪于文也。世之模拟窜窃，取青媲白<sup>⑦</sup>，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为辞者之读之也，其大笑固宜。

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sup>⑧</sup>？而俳又非圣人之所弃者。《诗》曰：“善戏谑兮，不为虐兮<sup>⑨</sup>。”《太史公书》有《滑稽列传》<sup>⑩</sup>，皆取乎有益于世者也。故学者终日讨说答问，呻吟习复，应对进退，掬溜播洒<sup>⑪</sup>，则罢惫而废乱<sup>⑫</sup>，故有“息焉游焉”之说<sup>⑬</sup>。不学操缦，不能安弦<sup>⑭</sup>。有所拘者，有所纵也。大羹玄酒<sup>⑮</sup>，体节之荐<sup>⑯</sup>，味之至者。而又设以奇异小虫、水草、楂梨、橘柚<sup>⑰</sup>，苦碱酸辛，虽蜚吻裂鼻，缩舌涩齿，而

咸有笃好之者。文王之昌菹<sup>⑬</sup>，屈到之芰<sup>⑭</sup>，曾皙之羊枣<sup>⑮</sup>，然后尽天下之奇味以足于口。独文异乎？韩子之为也，亦将弛焉而不为虐欤<sup>⑯</sup>！息焉游焉而有所纵欤！尽六艺之奇味以足其口欤<sup>⑰</sup>！而不若是，则韩子之辞，若壅大川焉<sup>⑱</sup>，其必决而放诸陆<sup>⑲</sup>，不可以不陈也。

且凡古今是非六艺百家，大细穿穴用而不遗者，毛颖之功也<sup>⑳</sup>。韩子穷古书，好斯文，嘉颖之能尽其意，故奋而为之传，以发其郁积，而学者得以励，其有益于世欤！是其言也，固与异世者语<sup>㉑</sup>，而贪常嗜琐者，犹咕咕然动其喙<sup>㉒</sup>。彼亦甚劳矣乎<sup>㉓</sup>！

[注释]

①据文中“自吾居夷，不与中州人通书。有来南者，时言韩愈为《毛颖传》，不能举其辞，而独大笑以为怪。而吾久不克见。杨子诲之来，始持其书，索而读之”云云知，当作于元和四年杨诲之之父经永州后不久。《毛颖传》，韩愈著，全文以传说中第一支毛笔的出现及兴废为线索，广采有关毛笔的神话传说及历史故事，精心安排，熔铸成篇。诙谐幽默，生动形象，趣味横生。

②夷：南方少数民族居住地区，此指永州。

③不与中州人通书：谓不和中原地区的人通信。中州，中原。书，书信。

④不能二句：意谓来人不能称引其文辞，只是取笑它，把它当作一篇怪文来看待。

⑤不克：不能。

⑥急与句角，角斗，搏斗。不敢暇，不敢疏乎大意。

⑦媿(pì)：比配。

⑧俳(pái)：诙谐、滑稽。

⑨善戏二句：引自《诗·卫风·淇奥》。戏谑(xuè)，以诙谐的话

语逗乐。虐 粗暴。

⑩《太史公书》:即《史记》。《史记》有《滑稽列传》。滑(g)稽,俳谐,指使人发笑的语言、行动和事态。

⑪掬溜播洒:指反复吟咏、学习。

⑫罢 通“疲”。

⑬息焉游焉:《礼记·学记》:“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注:“息,谓作劳休止之为息。游,谓闲暇无事之为游。”

⑭不学二句:引自《礼记·学记》。缦(màn),即缦乐,杂乐,杂声之和乐。

⑮大(tài)羹句:大羹,古代祭祀时所用的肉汁。玄酒,古代祭祀用水。《礼记·礼运》:“故玄酒在室。”疏:“玄酒,谓水也。太古无酒,此水当酒所用,故谓之玄酒。”

⑯体节之荐:体指体荐,即半解牲体以献。为王者宴飨公侯之礼。节,指折节。

⑰楂(zh):同“查”、“柎”、“楂”,果名。《庄子·天运》:“故譬三皇五帝之礼义法度,其犹楂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与口。”

⑱昌菹(z):即昌蒲,草名,生于水边,有香气,根可入药。菹,同“菹”,腌菜。周文王喜好昌蒲菹,孔子闻而效之,缩颈而食,三年后才习惯它的味道。

⑲屈到句:楚国大臣屈到嗜好芰,一次有病,召集宗族之人嘱咐说:“祭我必以芰。”参见《国语·楚语》上。芰(jì),菱角。两角者为菱,四角者为芰。

⑳曾皙句:《孟子·尽心》下:“曾皙嗜羊枣,而曾子不忍食羊枣。”羊枣,果名,初生色黄,熟则黑,似羊矢,俗呼牛奶柿。曾皙,名点,曾子之父亲。

㉑弛 放松。

㉒六艺:此指《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儒家六经。

②③壅 堵塞。

②④决 决堤。

②⑤且凡三句 谓凡是从古到今批评六艺百家,不论大者小者进行穿凿琢磨而没有遗漏,都是毛颖的功劳。细,微小。穿穴,同“穿凿”。毛颖,指毛笔的笔头,因其用毛制而端尖,故称。韩愈《毛颖传》:“毛颖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东方土,养万物有功,因封于卯地,死为十二神。”

②⑥是其二句 意谓韩愈的《毛颖传》这篇文章,本来就是给异于世俗的人而写的。

②⑦犹咕咕(tiè)句 咕咕,同“咕咕”,絮絮叨叨,多言。喙,嘴、口。

②⑧彼 原本无,据本集补。

## 吊屈原文<sup>①</sup>

后先生盖千祀兮<sup>②</sup>,余再逐而浮湘<sup>③</sup>。求先生之汨罗兮<sup>④</sup>,揽蘅若以荐芳<sup>⑤</sup>。愿荒忽之顾怀兮<sup>⑥</sup>,冀陈辞而有光<sup>⑦</sup>。

先生之不从世兮<sup>⑧</sup>,惟道是就<sup>⑨</sup>。支离抢攘兮<sup>⑩</sup>,遭世孔疚<sup>⑪</sup>。华虫荐壤兮<sup>⑫</sup>,进御羔袖<sup>⑬</sup>。牝鸡咿嘤兮<sup>⑭</sup>,孤雄束味<sup>⑮</sup>。哇咬环观兮<sup>⑯</sup>,蒙耳大吕<sup>⑰</sup>。董喙以为羞兮<sup>⑱</sup>,焚弃稷黍<sup>⑲</sup>。狂狷之不知避兮<sup>⑳</sup>,宫庭之不处。陷涂藉秽兮<sup>㉑</sup>,荣若绣黼<sup>㉒</sup>。榱折火烈兮<sup>㉓</sup>,娱娯笑舞<sup>㉔</sup>。谗巧之哓哓兮<sup>㉕</sup>,惑以为《咸池》<sup>㉖</sup>。便媚鞠恣兮<sup>㉗</sup>,美逾西施<sup>㉘</sup>。谓谏言之怪诞兮<sup>㉙</sup>,反置瑱而远违<sup>㉚</sup>。匿重瘤以讳避兮<sup>㉛</sup>,进俞、缓之不可为<sup>㉜</sup>。

何先生之凛凛兮<sup>㉝</sup>,厉针石而从之<sup>㉞</sup>。但仲尼之去鲁兮,曰吾行之迟迟<sup>㉟</sup>。柳下惠之直道兮,又焉往而可施<sup>㊱</sup>?今夫世之议夫子兮<sup>㊲</sup>,曰胡隐忍而怀斯?惟达人之卓轨

兮<sup>38</sup>，固僻陋之所疑<sup>39</sup>。委故都以从利兮<sup>40</sup>，吾知先生之不忍；立而视其覆坠兮<sup>41</sup>，又非先生之所志。穷与达固不渝兮<sup>42</sup>，夫唯服道以守义<sup>43</sup>。矧先生之悃悃兮<sup>44</sup>，蹈大故而不贰<sup>45</sup>。沉璜瘞珮兮<sup>46</sup>，孰幽而不光？荃蕙蔽匿兮<sup>47</sup>，胡久而不芳<sup>48</sup>？

先生之貌不可得分，犹仿佛其文章<sup>49</sup>。托遗编而叹喟兮<sup>50</sup>，涣余涕之盈眶<sup>51</sup>。呵星辰而驱诡怪兮<sup>52</sup>，夫孰救于崩亡？何挥霍夫雷电兮<sup>53</sup>，苟为是之荒芜<sup>54</sup>。耀姱辞之睨朗兮<sup>55</sup>，世果以是之为狂。哀余衷之坎坎兮<sup>56</sup>，独蕴愤而增伤<sup>57</sup>。谅先生之不言兮<sup>58</sup>，后之人又何望。忠诚之既内激兮，抑衔忍而不长<sup>59</sup>。半半为屈之几何兮<sup>60</sup>，胡独焚其中肠？

吾哀今之为仕兮，庸有虑时之否臧<sup>61</sup>！食君之禄畏不厚兮，悼得位之不昌<sup>62</sup>。退自服以默默兮，曰吾言之不行。既媮风之不可去兮<sup>63</sup>，怀先生之可忘！

#### [ 注释 ]

①本篇作于永贞元年贬谪后赴永州途经汨罗江时。作者既赞美屈原坚贞不渝、以死殉国的精神，同时又抒发了自己坚持理想和操守的决心。

②后先句：先生，指屈原。盖，大约。祀，年。

③余再句：逐，贬逐。湘，湘江。

④求先句：求，访求。汨(mì)罗，江名，在今湖南东北部，屈原投汨罗江而死。

⑤揽蘅句：揽，采，摘。蘅(héng)若，杜蘅、杜若，均为香草名。荐，祭献。

⑥愿荒句：愿，希望。荒忽，同“恍惚”，模糊貌。顾，顾念，顾及。

⑦光：明白。

⑧从世 :屈从世俗。

⑨惟道是就 :犹“惟就道”,就,即,趋。道,即屈原所提出的“美政”。

⑩支离抢攘(r ng) :混舌纷争。

⑪孔疚 :重病。此指世道混乱,政治腐败。

⑫华虫句 :华虫,雉,野鸡。此指绣有雉图案的华丽礼服,荐,垫。此指抛弃。

⑬进御句 :进御,进用。羔袖,用羊羔皮装饰袖口的衣服,指普通的衣裳,与上句“华虫”相对。

⑭牝(pìn)鸡句 :牝,母鸡。咿嘎(yo ) ,鸡乱叫声。

⑮孤雄句 :孤雄,孤单的公鸡。喙(zh u) ,鸟嘴。

⑯哇咬句 :哇咬,表现男女爱情的乐曲。此指低级庸俗的曲调。环观,环顾欣赏。

⑰蒙耳句 :蒙,蔽,堵住。大吕,古代音乐十二律,大吕是其中的第二律。此指高雅的音乐。

⑱董喙(jín)句 :董,乌头。喙(huì) ,鸟喙。均为有毒的中药。羞,同“馐”,美食。

⑲稷(jì)黍(sh ) 均为谷物。

⑳犴(àn)狱二句 :楚怀王不听屈原劝告,受张仪欺骗,愤而发兵袭秦,又连遭挫败,损兵失地。后秦昭王立,约会武关,被扣留,挟以割地。他逃归不得,三年后病死于秦。犴狱,监狱。

㉑陷涂句 :涂,污泥。藉,垫。

㉒黼(f ) :礼服上绣的黑白相间的花纹。

㉓榱(cu ) :椽子。这里代指房屋。

㉔娱娱 :快乐貌。

㉕哓哓(xi o) :杂乱的叫喊声。

㉖咸池 :古乐名,传说由黄帝所作,经尧增修而用之。连同上句,犹言把杂乱无章的音乐竟当作咸池之曲。

⑳便媚句 :便媚 ,连媚讨好。鞠恋(n ) ,弯腰低声下气貌。

㉑西施 :春秋末越国美女 ,越王勾践求和不得 ,从范蠡计 ,把她献给吴王夫差 ,受到特殊宠爱。

㉒谟 :谋略。

㉓反置句 :瑱(tiàn) ,玉制的耳饰 ,用以塞耳。远违 ,抛得远远的。

㉔匿句 :匿 ,隐、藏。痼(gù) ,难治的病。讳 ,忌讳。

㉕进俞句 :俞 ,缓 ,俞跗和秦缓 ,皆为战国时的名医。进 ,进谗。不可为 ,不会治病。

㉖凜凜 :严肃貌。

㉗厉针句 :厉 ,同“砺” ,磨刀石。这里用作动词 ,指磨砺。针石 ,金属针和石针 ,均为古代的医疗器具。

㉘但仲尼二句 :《孟子·万章》下 :“孔子之去齐 ,接淅而行。去鲁 ,曰 :‘迟迟吾行也 ,去父母国之道也。’”去 ,离开。迟迟 ,缓行。

㉙柳下惠二句 :柳下惠姓展名获 ,又名禽 ,春秋时鲁国大夫 ,曾为士师 ,三次被罢官 ,有人劝他离开鲁国到别处去 ,他说 :“直道而事人 ,焉往而不三黜 ?枉道而事人 ,何必去父母之邦 ?”

㉚夫子 :此指屈原。

㉛惟达句 :达人 ,通达事理者。卓轨 ,高尚的行为。

㉜僻陋 :见识短浅。

㉝委故句 :委 ,丢弃。从利 ,追逐名利。

㉞覆坠 :覆灭。

㉟渝 :改变。

㊱夫唯句 :服道 ,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守义 ,信守大义 ,保持节操。

㊲矧(shèn)句 :矧 ,况且。愀怛(kuān) ,忠诚。

㊳蹈大句 :蹈 ,赴。大故 ,大的变故 ,指死亡。不贰 ,无二心。

㊴沉璜句 :瘞(yì) ,埋。璜、佩 ,均为玉石饰物。

④7荃(quán)蕙(huì) :两种香草名。

④8胡久句 :胡 ,何 ,为什么。蔽匿 ,被掩埋。

④9先生二句 :意谓先生的容貌虽然看不见了 ,但读先生的文章就如同看到先生一样。

⑤0遗编 :遗留后世的著作。

⑤1涣 :流。

⑤2呵星辰句 :呵 ,大声质问。屈原在《天问》中 ,对日月星辰、天地山川和神怪传说提出一系列疑问。

⑤3挥霍 :指挥 ,驱使。

⑤4荒芜 :渺茫无际的宇宙。

⑤5耀媮(ku )句 :媮 ,美好。睠(t ng) ,疑作“睠”。睠朗 ,日不明貌。

⑤6哀余句 :衷 ,内心。坎坎 ,不平。

⑤7蕴 :含。

⑤8谅 :料想。

⑤9衔忍 :隐忍。

⑥0半(m ) :楚祖先的族姓 ,这里代指楚。屈乃楚国同宗贵族的一支 ,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 ,受封于屈 ,后代以屈为氏。

⑥1庸有句 :庸 ,岂。否(p ) :坏 ,恶。臧(z ng) :好 ,善。

⑥2悼得句 :悼 ,怕 ,担心。昌 ,昌盛 ,高。

⑥3媮风 :苟且媮安之风。媮 ,同“媮”。

### 三戒并序<sup>①</sup>

吾恒恶世之人<sup>②</sup> ,不知推己之本<sup>③</sup> ,而乘物以逞<sup>④</sup> ,或依势以干非其类<sup>⑤</sup> ,出技以怒强 ,窃时以肆暴<sup>⑥</sup> ,然卒迨于祸<sup>⑦</sup>。有客谈麋、驴、鼠三物 ,似其事 ,作《三戒》。

临江之麋<sup>⑧</sup>

临江之人 , 畋得麋麇<sup>⑨</sup> , 畜之<sup>⑩</sup>。入门 , 群犬垂涎<sup>⑪</sup> , 扬尾皆来。其人怒 , 怛之<sup>⑫</sup>。自是日抱就犬<sup>⑬</sup> , 习示之<sup>⑭</sup> , 使勿动 , 稍使与之戏<sup>⑮</sup>。积久 , 犬皆如人意<sup>⑯</sup>。麋麇稍大 , 忘己之麋也 , 以为犬良我友<sup>⑰</sup> , 抵触偃仆<sup>⑱</sup> , 益狎<sup>⑲</sup>。犬畏主人 , 与之俯仰甚善<sup>⑳</sup> , 然时啖其舌<sup>㉑</sup>。三年 , 麋出门 , 见外犬在道甚众 , 走欲与为戏。外犬见而喜且怒 , 其杀食之 , 狼藉道上<sup>㉒</sup>。麋至死不悟。

黔之驴<sup>㉓</sup>

黔无驴 , 有好事者船载以入<sup>㉔</sup>。至则无可御 , 放之山下。虎见之 , 庞然大物也<sup>㉕</sup> , 以为神。蔽林间窥之 , 稍出近之 , 慙慙然莫相知<sup>㉖</sup>。他日 , 驴一鸣 , 虎大骇<sup>㉗</sup> , 远遁 , 以为且噬己也<sup>㉘</sup> , 甚恐。然往来视之 , 觉无异能者<sup>㉙</sup>。益习其声<sup>㉚</sup> , 又近出前后 , 终不敢搏。稍近 , 益狎 , 荡倚冲冒<sup>㉛</sup> , 驴不胜怒<sup>㉜</sup> , 蹄之<sup>㉝</sup>。虎因喜 , 计之曰<sup>㉞</sup> : “技止此耳<sup>㉟</sup> !”因跳踉大呶<sup>㊱</sup> , 断其喉 , 尽其肉 , 乃去。

噫 ! 形之庞也类有德<sup>㊲</sup> , 声之宏也类有能。向不出其技<sup>㊳</sup> , 虎虽猛 , 疑畏 , 卒不敢取<sup>㊴</sup>。今若是焉 , 悲夫 !

永某氏之鼠<sup>㊵</sup>

永有某氏者 , 畏日<sup>㊶</sup> , 拘忌异甚。以为己生岁直子 , 鼠 , 子神也<sup>㊷</sup>。因爱鼠 , 不畜猫犬 , 禁僮勿击鼠<sup>㊸</sup>。仓廩庖厨<sup>㊹</sup> , 悉以恣鼠不问<sup>㊺</sup>。由是鼠相告 , 皆来某氏 , 饱食而无祸。某氏室无完器 , 椳无完衣<sup>㊻</sup> , 饮食大率鼠之馀也<sup>㊼</sup>。昼累累与人兼行<sup>㊽</sup> , 夜则窃啮斗暴<sup>㊾</sup> , 其声万状<sup>㊿</sup> , 不可以寝。终不厌。数岁 , 某氏徙居他州。后来居 , 鼠为态如故。其人曰 : “是

阴类恶物也<sup>①</sup>，盗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猫，阖门撤瓦<sup>②</sup>，灌穴，购僮罗捕之<sup>③</sup>。杀鼠如丘，弃之隐处，臭数月乃已。呜呼！彼以其饱食无祸为可恒也哉<sup>④</sup>！

[注释]

①此组文作于任永州司马期间。作者通过麋、驴、鼠三种动物形象，借题发挥，托物寓意，针砭时弊，意近风骚，既有现实针对性又有艺术讽刺性，是柳宗元寓言小品中的代表作。戒，警省，防禁。

②吾恒句：恒，常常。恶（wù），厌恶。

③推己之本：推究自己的实际情况。

④而乘句：乘，仗恃，凭借。物，外物。逞，逞强，放纵。

⑤或依句：干，冒犯，非其类，不是他的同类。

⑥出技二句：意谓或表现技艺而发怒示强，或利用时机以肆虐逞暴。指下文所说之驴与鼠。出技，显露自己的技能。窃时，乘机。肆暴，恣意作恶。

⑦然卒迨于祸：然而最终都遭受了灾祸。卒，终于。迨，同“逮”。及，此指遭受。

⑧临江：今江西清江县。

⑨斂（tián）得句：斂，打猎。麋（mí），鹿的一种，较鹿为大，牡者角有枝。麋（ní），小鹿，幼鹿，此指小麋。

⑩畜（xù）：饲养。

⑪垂涎（xián）：流口水，此形容狗贪馋。

⑫怛（dá）：恐吓，这里有发怒呵斥的意思。

⑬自是句：自是，从此。日抱，每天抱着。就，靠近。

⑭习示之：经常给犬看。习，常。

⑮稍使句：稍，逐渐。戏，嬉戏。

⑯犬皆如人意：犬都能按主人的意愿行动。

⑰良：的确，真的。

⑮抵触句 抵触 互相碰撞。偃仆 翻滚。

⑯益狎(xiá) :日益亲昵。

⑰与之句 俯仰 此指周旋嬉戏。善 友善。

⑱啖(dàn) 吃 此指舔。

⑳狼藉 散乱不堪。

㉑黔(qián) 唐代黔中道的省称 治所在今四川彭水县。辖区包括今湖北西南部、四川东南部、贵州北部、湖南西部。今为贵州省简称。

㉒好事者 喜欢多事的人。

㉓庞然 巨大貌。

㉔惙惙(yìn)然 恭敬小心貌。

㉕大骇 大吃一惊。

㉖噬(shì) 咬。

㉗异能 特殊的本领。

㉘习 习惯。

㉙荡倚冲冒 形容老虎对驴戏侮狎弄的状态。荡 碰撞。倚 依靠。冲 冲击。冒 冒犯。

㉚不胜怒 忍不住怒气。

㉛蹄 用如动词 用蹄子踢。

㉜计 盘算 思量。

㉝技止句 技 本领。止 只。耳 罢了。

㉞因跳句 跳踉(liáng) 跳跃。阡(h n) 虎怒吼声。

㉟类 好像 似。

㊱向不句 向 当初。不出其技 不暴露它的那点本事。

㊲取 指吃掉驴子。

㊳永某氏 永州某人。

㊴畏日 怕犯忌日。古代有忌日的迷信 何日不应做什么事 都有严格的禁忌 认为如果违犯了禁忌 神就会降灾。

④<sub>2</sub>以为三句 :直 :同“值” ,正当。子 ,指子年。按将十二地支与十二生肖相配 ,生于子年的人生肖属鼠 ,故称鼠为子神。

④<sub>3</sub>僮 :僮仆。

④<sub>4</sub>仓廩(lǐn)句 :仓廩 ,仓库。庖(páo)厨 ,厨房。

④<sub>5</sub>悉以句 :悉 ,全部。恣 ,听任 ,放纵。

④<sub>6</sub>橧(yí) :衣架。

④<sub>7</sub>大率 :大都。

④<sub>8</sub>昼累句 :累累 ,众多貌。兼行 ,并行。

④<sub>9</sub>夜则句 :窃啮 ,偷咬。斗暴 ,打架。

④<sub>10</sub>万状 :各种各样。

④<sub>11</sub>阴类恶物 :在阴暗处活动作恶的东西。

④<sub>12</sub>阖(hé)门句 :阖 ,合 ,关闭。撒瓦 ,指拿开瓦器。

④<sub>13</sub>购 :以钱雇人。

④<sub>14</sub>恒 :长久。

## 谤 誉<sup>①</sup>

凡人之获谤誉于人者 ,亦各有道。君子在下位则多谤 ,在上位则多誉 ;小人在下位则多谤 ,在上位则多誉。何也 ?君子宜于上不宜于下 ,小人宜于下不宜于上 ,得其宜则誉至 ,不得其直则谤亦至。此其凡也。然而君子遭乱世 ,不得已而在于上位 ,则道必拂于君<sup>②</sup> ,而利必及于人 ,由是谤行于上而不及于下 ,故可杀可辱而人犹誉之。小人遭乱世而后得居于上位 ,则道必合于君 ,而害必及于人 ,由是誉行于上而不及于下 ,故可宠可富而人犹谤之。君子之誉 ,非所谓誉也 ,其善显焉尔。小人之谤 ,非所谓谤也 ,其不善彰焉尔<sup>③</sup>。

然则在下而多谤者 ,岂尽愚而狡也哉 ?在上而多誉者 ,

岂尽仁而智也哉？其谤且誉者，岂尽明而善褒贬也哉？然而世之人闻而大惑，出一庸人之口，则群而邮之<sup>④</sup>，且置于远迩<sup>⑤</sup>，莫不以为信也。岂惟不能褒贬而已，则又蔽于好恶，夺于利害，吾又何从而得之耶？孔子曰：“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sup>⑥</sup>。”善人者之难见也，则其谤君子者为不少矣，其谤孔子者亦为不少矣。传之记者<sup>⑦</sup>，叔孙武叔<sup>⑧</sup>，时之显贵者也。其不可记者，又不少矣<sup>⑨</sup>。是以在下而必困也。及乎遭时得君而处乎人上，功利及于天下，天下之人皆欢而戴之，向之谤之者<sup>⑩</sup>，今从而誉之矣。是以在上而必彰也。

或曰：“然则闻谤誉于上者，反而求之，可乎？”曰：“是恶可<sup>⑪</sup>，无亦征其所自而已矣<sup>⑫</sup>！其所自善人也，则信之；不善人也，则勿信之矣。苟吾不能分于善不善也，则已耳。如有谤誉乎人者，吾必征其所自，未敢以其言之多而举且信之也<sup>⑬</sup>。其有及乎我者，未敢以其言之多而荣且惧也。苟不知我而谓我盗跖<sup>⑭</sup>，吾又安取惧焉？苟不知我而谓我仲尼，吾又安取荣焉？知我者之善不善，非吾果能明之也，要必自善而已矣。”

[ 注释 ]

①本篇作于任永州司马期间，但确年不可考。文中主要论述如何对待诽谤与赞誉。

②呶(fú) 违逆 抵触。

③彰 使显明。

④邮 用作动词，如驿站邮传一样快地传播、扩散。

⑤远迩 远近。

⑥不如二句：《论语·子路》：“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

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恶(wù) 厌恶。

⑦传(zhuàn) 解释语义的文字，此指《论语》。

⑧叔孙武叔：春秋时鲁国大夫，名州仇。《论语·子张》：“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愈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愈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毁，诋毁，诽谤。

⑨其不二句：意谓毁谤孔子而姓名未被记载下来的人，不在少数。

⑩向：从前。

⑪恶(w)：何，哪里。

⑫无亦句：意谓没有考察这种毁誉是从什么人那里来的。亦，助词。征，求。此处指考求、考察。

⑬未敢句：谓不敢因为毁誉的人言论多且全面而相信他。举，全。且，连词，而。

⑭盗跖：相传为春秋末期人，名跖，柳下屯人，或以为系寓言人物。参见《庄子·盗跖》。

## 柳州文宣王新修庙碑<sup>①</sup>

仲尼之道，与王化远迩<sup>②</sup>。惟柳州古为南夷<sup>③</sup>，椎髻卉裳<sup>④</sup>，攻劫斗暴，虽唐、虞之仁不能柔<sup>⑤</sup>，秦、汉之勇不能威。至于有国<sup>⑥</sup>，始循法度，置吏奉贡，咸若采卫<sup>⑦</sup>，冠带宪令，进用文事。学者道尧、舜、孔子，如取诸左右，执经书，引仁义，旋辟唯诺<sup>⑧</sup>。中州之士，时或病焉<sup>⑨</sup>。然后知唐之德大以遐，孔氏之道尊而明<sup>⑩</sup>。

元和十年八月，州之庙屋坏，几毁神位。刺史柳宗元始

至 ,大惧不任 ,以坠教基<sup>①</sup>。丁未 ,奠荐法齐时事<sup>②</sup> ,礼不克施。乃合初、亚、终 ,献三官衣布<sup>③</sup> ?泊于羸财<sup>④</sup> ,取土木金石 ,征工徼功<sup>⑤</sup> ,完旧益新。十月乙丑 ,王宫正室成。乃安神栖<sup>⑥</sup> ,乃正法庭<sup>⑦</sup> ,祇会群吏<sup>⑧</sup>。卜日之吉 ,虔告于王灵曰 :昔者夫子尝欲居九夷 ,其时门人犹有惑圣言 ,今夫子去代千有余载<sup>⑨</sup> ,其教始行 ,至于是邦。人去其陋 ,而本于儒。孝父忠君 ,言及礼义。又况巍然炳然 ,临而炙之乎<sup>⑩</sup> !

惟夫子以神道设教<sup>⑪</sup> ,我今罔敢知。钦若兹教 ,以宁其神。追思告诲 ,如在于前。苟神之在 ,曷敢不虔<sup>⑫</sup>。居而无陋<sup>⑬</sup> ,罔贰昔言。申陈严祀 ,永永是尊。丽牲有碑<sup>⑭</sup> ,刻在庙门。

[ 注释 ]

①本篇作于元和十年(815)十月永州刺史任上。文宣王 ,孔子。唐开元二十七年追谥孔子为文宣王以示尊崇。

②仲尼二句 :意谓仲尼之道与王化之道相辅相成 ;仲尼之道远 ,则王化之道远 ;仲尼之道迩 ,则王化之道迩。仲尼 ,孔子字。迩 ,近。

③南夷 :柳州隶属岭南 ,古称南方少数民族为南夷。

④椎髻 :古代少数民族的一种发式 ,一撮之髻 ,形状如椎。卉裳 ,即卉服 ,指用草织的衣服。《尚书·禹贡》:“岛夷卉服。”

⑤虽唐句 :唐 ,指唐尧。虞 ,指虞舜。柔 ,怀柔 ,安抚。

⑥至于有国 :指到了唐朝。

⑦采卫 :古代九服中的采服与卫服 ,即《周礼》中的采畿卫畿。《尚书·康诰》:“侯甸男邦采卫。”注:“采服二千五百里 ,卫服三千里。”

⑧旋辟 :逡巡 ,退让不前。

⑨病 :诟病。犹言讥笑。

⑩孔氏之道,即文章开头所说仲尼之道。

⑪大惧二句:意谓担心自己不能尽职,丧失教化的基础(即孔庙毁坏)。

⑫奠荐:祭祀。奠,设酒食以祭。荐,遇时节供时物而祭。

⑬初、亚、终:古代祭祀,第一次奠爵称初献,第二次为亚献,第三次为终献,合称三献。本集卷五校勘记引陈景云《柳集点勘》:“《唐·礼乐志》:国学释奠以祭酒、司业、博士为三献;州学以刺史、上佐、博士三献;县学以令、丞、主簿若尉三献。如社祭,给明衣。此所谓衣,即明衣也。又柳州《井铭》序云‘凡用罚布六千三百’,则布即钱耳。盖当给衣者,例以钱代其直耳。”按这里是说当时衣布供给充足丰厚,可以借其资以修庙。

⑭洎(jì)于羸财:洎,及。羸,盈。

⑮僦(jiù)租赁、雇。

⑯神栖:神位,即神主之牌位。

⑰法庭:指庙中正殿之庭。

⑱祗(zhī)恭敬。

⑲去代:即去世。柳宗元避唐太宗李世民讳,以“代”代“世”。

⑳炙(zhì)薰陶。《孟子·尽心下》:“非圣人而能若是乎?而况于亲炙者乎?”按本集于“临而炙之乎”一句末注曰:“后阙。”

㉑神道设教:顺应自然之势以教化万物。《易传·观》:“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㉒何敢不虔:曷,何。虔,敬。

㉓居而句:《论语·子罕》:“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九夷就是淮夷,指散居于淮、泗之间的部族(从杨伯峻说)。

㉔丽牲句:《礼记·祭义》:“祭之日,君牵牲,穆答君,卿大夫序从,既入庙门,丽于碑,”注:“丽,犹系也。”即结、缠住的意思。

箕子碑<sup>①</sup>

凡大人之道有三<sup>②</sup>：一曰正蒙难<sup>③</sup>，二曰法授圣<sup>④</sup>，三曰化及民<sup>⑤</sup>。殷有仁人曰箕子<sup>⑥</sup>，实具兹道，以立于世。故孔子述六经之旨<sup>⑦</sup>，尤殷勤焉<sup>⑧</sup>。

当纣之时，大道悖乱，天威之动不能戒，圣人之言无所用。进死以并命，诚仁矣<sup>⑨</sup>，无益吾祀故不为；委身以存祀，诚仁矣<sup>⑩</sup>，与亡吾国故不忍。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sup>⑪</sup>，与之俯仰，晦是谏范，辱于囚奴<sup>⑫</sup>，昏而无邪，黜而不息<sup>⑬</sup>。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难也<sup>⑭</sup>。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sup>⑮</sup>。乃出大法<sup>⑯</sup>，用为圣师，周人得以序彝伦而立大典<sup>⑰</sup>。故在《书》曰“以箕子归，作《洪范》”<sup>⑱</sup>，法授圣也。及封朝鲜<sup>⑲</sup>，推道训俗，惟道无陋，惟人无远，用广殷祀，俾夷为华，化及民也<sup>⑳</sup>。率是大道，藁于厥躬<sup>㉑</sup>，天地变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欤？

于虘<sup>㉒</sup>！当其周时未至，殷祀未殄<sup>㉓</sup>，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纣恶未稔而自毙<sup>㉔</sup>，武庚念乱以图存<sup>㉕</sup>，国无其人，谁与兴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则先生隐忍而为此，其有志于斯乎？唐某年作庙汲郡<sup>㉖</sup>，岁时致祀。嘉先生独列于《易》象<sup>㉗</sup>，作是颂云：

蒙难以正，授圣以谏，宗祀用繁<sup>㉘</sup>，夷民其苏<sup>㉙</sup>。宪宪大人<sup>㉚</sup>，显晦不渝<sup>㉛</sup>。圣人之仁，道合隆污。明哲在躬，不陋为奴。冲让居礼<sup>㉜</sup>，不盈称孤。高而无危，卑不可逾。非死非去，有怀故都。时拙而伸<sup>㉝</sup>，卒为世模<sup>㉞</sup>。《易》象是列，文王为徒。大明宣昭，崇祀式孚<sup>㉟</sup>。古阙颂辞，继在后儒。

[ 注释 ]

①此篇作年不可考。箕子 殷纣王叔父 ,名胥余 ,官至太师 ,受封于箕(今山东太谷东北) ,故称箕子。纣暴虐 ,箕子谏不听 ,乃披发佯狂为奴 ,为纣所囚 ,周武王灭商诛纣 ,把他释放 ,谥以国事。今《尚书》有《洪范》 ,相传箕子为武王而作。

②大人 :德行高尚的人。

③正蒙难 :以正犯难。蒙 ,犯。

④法授圣 :将治国的法度传授于国君。圣 ,圣人。此指国君。

⑤化及民 :教化及于百姓。化 ,教化 ,及 ,施及。

⑥殷有句 :《论语·微子》 :“微子去之 ,箕子为之奴 ,比干谏而死。孔子曰 :‘殷有三仁焉。’”

⑦六经 :指《诗》、《书》、《礼》、《易》、《乐》、《春秋》六部古代典籍 ,合称六经。

⑧殷勤 :情意恳切。

⑨进死二句 :指比干。比干 ,殷纣王叔伯父(一说纣王庶兄) ,纣淫乱 ,比干犯颜强谏 ,纣怒 ,说听说圣人的心有七个孔 ,于是剖其心而死。参见《史记·宋微子世家》

⑩委身二句 :指微子。微子谏殷纣王 ,纣不听 ,去国。周灭商 ,称臣于周。周公旦既杀纣子武庚 ,乃以微子统率殷族 ,封于宋 ,为宋国始祖。《尚书》有《微子篇》 ,相传为记述微子与太师(箕子)、少师(比干)问答之语。

⑪保其明哲 :《诗·大雅·烝民》 :“既明且哲 ,以保其身。”意思说明哲之人能择安去危 ,以保全其身。

⑫辱于句 :《尚书·泰誓(下)》 :“囚奴正士。”正士 ,即指箕子。

⑬隤(tuí)而不息 :隤 ,倒塌 ,降下。息 ,灭。

⑭故在二句 :《易传·明夷》 :“六五 :箕子之明夷 ,利贞。”“《彖》曰 :明入地中 ,《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 ,以蒙大难 ,文王以之。‘利艰贞’ ,晦其明也 ,内难而能正其志 ,箕子以之。”夷 ,易卦名。明 ,《易

传》称曰。夷,灭,没。明夷,指日入于地中,以喻贤人被囚系或贬斥。

⑮及天二句:意谓周朝建立后,百姓得到治理。生人,生民,百姓。正,治理。

⑯大法指《洪范》。

⑰周人句:《尚书·洪范》:“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彝伦,常理,常道。

⑱故在句:《尚书·洪范》:“武王胜殷杀受,立武庚,以箕子归,作《洪范》。”

⑲封朝鲜:传说周武王释放箕子,箕子不忍周之释,奔往朝鲜。武王闻之,于是将朝鲜封给他。

⑳推道六句:《汉书·地理志》:“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相杀以当时偿杀,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万。虽免为民,俗犹羞之,嫁取无所讎,是以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辟。其田民饮食以笱豆,都邑颇放效吏及内郡贾人,往往以杯器食。郡初取于辽东,吏见民无闭臧,及贾人往者,夜则为盗,俗稍差薄。今于犯禁浸多,至六十余条。可贵哉,仁贤之化也!”

㉑藁(cóng)“丛”的俗字。

㉒于虘:同“呜呼”。

㉓殄(ti n)绝灭。

㉔向使句:向使,从前假使。稔(r n)事物酝酿成熟。

㉕武庚:殷纣王之子,字禄父。周武王灭商后,受封为殷君,后勾结管叔、蔡叔,联络东夷方国部落及熊盈之族,公开叛周,图谋复国。周公东征三年,他失败被杀。

㉖汲郡:治所在今河南汲县。

㉗嘉:赞美。

㉘宗祀用繁:本集卷五注引孙汝听曰:“自箕子后,传四十余世

至朝鲜侯准,自称王。”

⑲苏:再生,更生。

⑳宪宪:兴盛貌。

㉑渝:变更。

㉒冲让:冲和谦让。

㉓拙:通“屈”,卷屈,屈曲。

㉔卒:终于。模:楷模,榜样。

㉕式:发语词。孚:诚实,信任。

##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书云欲相师,仆道不笃,业甚浅近,环顾其中,未见可师者。虽常好言论,为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师来蛮夷间,乃幸见取。仆自卜固无取,假令有取,亦不敢为人师。为众人师且不敢,况敢为吾子师乎?

孟子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屈子赋曰:“邑犬群吠,吠所怪也。”仆往闻庸蜀之南,恒两少日,日出则犬吠,余以为过言。前六七年,仆来南,二年冬,幸大雪,逾岭被南越数州,数州之犬,皆苍黄吠噬狂走者累日,至无雪乃已,然后始信前所闻者。今韩愈既自以为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君为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独见病,亦以病吾子。然雪

与日岂有过哉？顾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几人，而谁敢炫怪于群目，以召闹取怒乎？

仆自谪过以来，益少志虑。居南中九年，增脚气病，渐不喜闹，岂可使嘐嘐者早暮呌吾耳、骚吾心？则固僵仆烦愤，愈不可过矣。平居望外，遭齿舌不少，独欠将人师耳。

抑又闻之，古者重冠礼，将以责成人之道，是圣人所尤用心者也。数百年来，人不复行。近有孙昌胤者，独发愤行之。既成礼，明日造朝至外庭，荐笏言于卿士曰：“某子冠毕。”应之者成怍然。京兆尹郑叔则怫然曳笏却立，曰：“何预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郑尹而快孙子，何哉？独为所不为也。今之命师者大类此。

吾子行厚而辞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虽仆敢为师，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仆年先吾子，闻道著书之日不后，诚欲往来言所闻，则仆固愿悉陈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择之，取某事去某事，则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仆才不足，而又畏前所陈者，其为不敢也决矣。吾子前所欲见吾文，既悉以陈之，非以耀明于子，聊欲以观子气色，诚好恶何如也。今书来，言者皆大过。吾之诚非佞誉诬谏之徒，直见爱甚故然耳。

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凡吾所陈，皆自谓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远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于道不远矣。故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者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

气作之 ,惧其偃蹇而骄也。抑之欲其奥 ,扬之欲其明 ,疏之欲其通 ,廉之欲其节 ,激而发之欲其清 ,固而存之欲其重 ,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书以求其质 ,本之诗以求其恒 ,本之礼以求其宜 ,本之春秋以求其断 ,本之易以求其动 ,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 ,参之孟、荀以畅其支 ,参之庄、老以肆其端 ,参之以国语以博其趣 ,参之以离骚以致其幽 ,参之以太史公以著其洁 ,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凡若此者 ,果是耶 ,非耶 ? 有取乎 ,抑其无取乎 ? 吾子幸观焉择焉 ,有馀以告焉。苟亟来以广是道 ,子不有得焉 ,则我得矣 ,又何以师云尔哉 ? 取其实而去其名 ,无招越、蜀吠怪 ,而为外所笑 ,则幸矣 ! 宗元白。

柳宗元集 卷三十四 中华书局一九七九年版

## 师友箴并序

今之也 ,为人师者众笑之 ,举世不师 ,故道益离 ;为人友者 ,不以道而以利 ,举世无友 ,故道益弃。呜呼 ! 生于是病矣 ,歌以为箴。既以儆己 ,又以诫人。

不师如之何 ? 吾何以成 ! 不友如之何 ? 吾何以增 ! 吾欲从师 ,可从者谁 ? 借有可从 ,举世笑之。吾欲取友 ,谁可取者 ? 借有可取 ,中道或舍。仲尼不生 ,牙也久死 ,二人可作 ,惧吾不似。中焉可师 ,耻焉可友 ,谨是二物 ,用惕尔后。道苟在焉 ,佣丐为偶 ,道之反是 ,公侯以走。内考诸古 ,外考诸物 ,师乎友乎 ,敬而无忽 !

## 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

二十五日某白 冯翊严生足下 :得生书 ,言为师之说 ,怪仆所作师友箴与答韦中立书 ,欲变仆不为师之志 ,而屈己为弟子。凡仆所为二文 ,其卒果不异。仆之所避者名也 ,忧者其实也 ,实不可一日忘。仆聊歌以为箴 ,行且求中以益己 ,栗栗不敢暇 ,又不敢自谓有可师乎人者耳。若乃名者 ,方为薄也笑骂 ,仆脆怯 ,尤不足当也。内不足为 ,外不足当 ,众口虽恳恳见迫 ,其若吾子何 ?实之要 ,二文中皆是也 ,吾子其详读之 ,仆见解不出此。

吾子所云仲尼之说 ,岂易耶 ! 仲尼可学不可为也。学之至 ,斯则仲尼矣 ,未至而欲行仲尼之事 ,若宋襄公好霸而败国 ,卒中矢而死。仲尼岂易言耶 ? 马融、郑玄者 ,二子独章句师耳。令世固不少章句师 ,仆幸非其人。吾之欲之 ,其有乐而望吾子者矣。言道、讲古、穷文辞以为师 ,则固吾属事。仆才能勇敢不如韩退之 ,故又不为人师。人之所见有同异 ,吾子无以韩责我。若曰仆拒千百人 ,又非也。仆之所拒 ,拒为师弟子名 ,而不敢当其礼者也。若言道、讲古、穷文辞 ,有来问我者 ,吾岂尝瞋目闭口耶 ?

敬叔吾所信爱 ,今不得见其人 ,又不敢废其言。吾子文甚畅远 ,恢恢乎其辟大路将疾驰也。攻其车 ,肥其马 ,长其策 ,调其六辔 ,中道之行大都 ,舍是又奚师欤 ? 亟谋于知道者而考诸古 ,师不乏矣。幸而亟来 ,终日与吾子言 ,不敢倦 ,不敢爱 ,不敢肆。苟去其名 ,全其实 ,以其馀易其不足 ,亦可交以为师矣。如此 ,无世俗累而有益乎己 ,古今未有好道而

避是者。宗元白。

柳宗元集 卷三十四 中华书局一九七九年版

## 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

秀才足下：仆避师名久矣。往在京都，后学之士到仆门，日或数十人，仆不敢虚其来意，有长必出之，有不至必悉之。虽若是，当时无师弟子之说。其所不乐为者，非以师为非，弟子为罪也。有两事，故不能。自视以为不足为，一也；世久无师弟子，决为之，且见非，且见罪，惧而不为，二也。其大说答韦中立书，今以往，可观之。

秀才貌甚坚，辞甚强，仆自始觐，固奇秀才，及见两文，愈益奇。虽在京都，日数十人到门者，谁出秀才右耶？前已毕秀才可为成人，仆之心固虚矣，又何鲲鹏互乡于尺牒哉！秋风益高，暑气益衰，可偶居卒谈。秀才时见咨，仆有诸内者不敢爱惜。

大都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其外者当先读六经，次论语、孟轲书皆经言；《左氏、国语》、庄周、屈原之辞，稍采取之；谷梁子、太史公其峻洁，可以出入；馀书俟文成异日讨也。其归在不出孔子，此其古人贤士所懍懍者。求孔子之道，不于异书。秀才志于道，慎勿怪，勿杂、勿务速显。道苟成，则壳然尔，久则蔚然尔。源而流者岁旱不涸，蓄谷者不病凶年，蓄珠玉者不虞殍死矣。然则成而久者，其术可见。虽孔子在，为秀才计，未必过此。不具。宗元白。

柳宗元集 卷三十四 中华书局一九七九年版

## 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

足下所封示退之书,云欲推避仆以文墨事,且以励足下。若退之之才,过仆数等,尚不宜推避于仆,非其实可知,固相假借为之辞耳。退之所敬者,司马迁、扬雄。迁于退之,固相上下。若雄者,如太玄、法言及四愁赋,退之独未作耳,决作之,加恢奇,至他文过扬雄远甚。雄之遣言措意,颇短局滞涩,不若退之猖狂恣睢,肆意有所作。若然者,使雄来尚不宜推避,而况仆耶?彼好奖人善,以为不屈己,善不可奖,故慊慊云尔也。足下幸勿信之。

且足下志气高,好读南、北史书,通国朝事,穿穴古今,后来无能和。而朴稚<sub>駘</sub>,卒无所为,但赳赳文墨笔砚浅事。今退之不以吾子励仆,而反以仆励吾子,愈非所宜。然卒篇欲足下自挫抑,合当也事以固当,虽仆亦知无出此。吾子年甚少,知己者如麻,不患不显,患道不立尔。此仆以自励,亦以佐退之助足下。不宣。宗元顿首再拜。

柳宗元集 卷三十四 中土王书局一九七九年版

## 送易师杨君序

世之学易者,率不能穷究师说,本承孔氏而妄意于物表,争伉乎理外,务新以为名,纵辩以为高,离其原,振其末,故义、文、周孔火之奥,诋冒混乱,人罕由而通焉。不违古师以入道妙,若弘农杨君者其鲜矣。御史中丞崔公,博而守儒,达而好礼,故杨君之来也,馆于燕堂,馈之侯食,日命合

邦之学者,论说辩问,贯穿上下,挥散而咸同,幽昏而大明,言若诞而不乖于圣,理若肆而不失于正,不为他奇以立名氏,姑务达其旨而已。古人谓驾孔子之说者,杨君固其徒欤?

宗元以为太学立儒官,传儒业,宜求专而通,新而一者,以为胄子师。昔尝游焉而未得其人。今天下外多贤连师,方伯朝廷立槐棘之下,皆用儒先,而杨君之道未列于博士,则谁咎欤?无乃隐其声,含其美,以自穷欤?

夫以退让自穷于丰富之世,以贻有位者羞,是习易之说而废其道也。于将行而问以言,敢以变君之志。

柳宗元集,卷二十五,中华书局一九七九年版

## 非国语序

左氏国语,其文深闳杰异,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而其说多诬淫,不概于圣。余惧世之学者溺其文采沦于是非,是不得由中庸以入尧、舜之道。本诸理,作非国语。

柳宗元集,卷四十四,中华书局一九七九年版

## 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节选)

四月三日,宗元白化光足下:近世之言理道者众矣,率由大中而出者咸无焉。其言本儒术,则迂回茫洋而不知其适;其或切于事,则苛峭刻核,不能从容,卒泥乎大道。甚者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为灵奇,恍惚若化而终不可逐。故道不明于天下,而学者之至少也。

吾自得友君子 ,而后知中庸之门户皆室 ,渐染砥砺 ,几乎道真。

尝读国语 ,病其文胜而言龙 ,好诡以反伦 ,其道舛逆。而学者以其文也 ,咸嗜悦焉 ,伏膺呻吟者 ,至比六经 ,则溺其文必信其实 ,是圣人之道翳也。余勇不自制 ,以当后世之讪怒 ,辄乃黜其不臧 ,救世之谬。凡为六十七篇 ,命之曰非国语。

苟不悖于圣道 ,而有以启明者之虑 ,则用是罪余者 ,虽累百世滋不憾而恧焉 ! 于化光何如哉 ? 激乎中必厉乎外 ,想不思而得也。宗元白。

柳宗元集 卷三十一 ,中华书局一九七九年版

### 答吴武陵论非国籍书(节选)

濮阳吴君足下 :仆之为文久矣 ,然心少之 ,不务也 ,以为是特博奕之雄耳。故在长安时 ,不以是取名誉 ,意欲施之事实 ,以辅时及物为道。自为罪人 ,舍恐惧则闭无事 ,故聊复为之。然而辅时及物之道 ,不可陈于今 ,则宜垂于后。言而不文则泥 ,然则文者固不可少耶 !

若非国语之说 ,仆病之久 ,尝难言于世俗。今因其闲也而书之 ,恒恐后世之知言者用是诟病 ,狐疑犹豫 ,伏而不出累月方示足下。足下乃以为当 ,仆然后敢自是也。吕道州善言道 ,亦若吾子之言 ,意者斯文殆可取乎 ? 夫为一书 ,务当文采 ,不顾事实 ,而益之以诬怪 ,张之以阔诞 ,以炳然诱后生 ,而终之以僻 ,是犹用文锦覆陷阱也。不明而出之 ,即颠者众矣。仆故为之标表 ,以告夫游乎中道者焉。

仆无闻而甚陋,又在黜辱,居泥涂若蟪蛄然,虽鸣其音声,谁为听之?独赖世之知言者为准;其不知言而罪我者,吾不有也。仆又安敢期如汉时列官以立学,故为天下笑耶?是足下之爱我厚,始言之也。前一通如来言以污篋牒,此在明圣人之道,微足下仆又何托焉?不悉。宗元顿首。

柳宗元集,卷三十一,中华书局一九七九年版

## 天爵论

柳子曰:仁义忠信,先儒名以为天爵,未之尽也。夫天之贵斯人也,则付刚健、纯粹于其躬,悼为至灵,大者圣神,其次贤能,所谓贵也。刚健之气,锺于人也为志,得之者,运行而可大,悠久而不息,拳拳于得善,孜孜于嗜学,则志者其一端耳。纯粹之气,注入人也为明,得之者,爽达而先觉,鉴照而无隐,眈眈于独见,渊渊于默识,则明者又其一端耳。明离为天之用,恒久为天之道,举斯二者,人伦之要尽是焉。故善言天爵者,不必在道德忠信,明与志而已矣。

道德之于人,犹阴阳之于天也,仁义忠信,犹春夏秋冬夏也。举明离之用,运恒久之道,所成四时而行阴阳也。宣无隐之明,著不息之志,所以备四美而富道德也。故人有好学不倦而迷其道挠其志者,明之不至耳;有照物无遗而荡其性脱其守者,志之不至耳。明以鉴之,志以取之,役用其道德之本,舒布其五常之质,充之而弥六合,播之而奋百代,圣贤之事也。

然则圣贤之异愚也,职此而已。使仲尼之志之明可得而夺,则庸夫矣;授之于庸夫,则仲尼矣。若乃明之远迩,志

之恒久，庸非天爵之有级哉？故圣人曰“敏以求之”，明之谓也；“为之不厌”，志之谓也。道德与五常，存乎人者也；克明而有恒，受于天者也。呜呼！后之学者，尽力于斯所及焉。

或曰：“子所谓天付之者，若开府库焉，量而与之耶？”曰：否。其各合乎气者也。庄周言天曰自然，吾取之。

柳宗元集，卷三，中华书局一九七九年版

### 与杨诲之第二书(节选)

仆之言车也，以内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今子之说“柔外刚中”，子何敢取于事之疏耶？果为车柔外刚中，则未必不为弊车；果为人柔外刚中，则未必不为恒人。夫刚柔无恒位，皆宜存乎中，有召焉者在外，则出应之。应之咸宜，谓之时中，然后得名为君子。必曰外恒柔，刚遭夹谷武子之台。及为蹇蹇匪躬，以革君心之非。庄以蒞乎人，君子其不克欤？中恒刚，则当下气怡色，济济切切。哀矜、淑问之事，君子其卒病欤？吾以为刚柔同体，应变若化，然后能志乎道也。今子之意近是也，其号非也。内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吾以为至矣，而子不欲焉，是吾所以惕惕然忧且疑也。

今将申告子以古圣人之道：书之言尧，曰“允恭克让”；言舜，曰“温恭允塞”；禹闻善况言则拜；汤改过不悛；高宗曰，“启乃心，沃心”；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曰昃不暇食，坐以待旦；武王引天下诛纣，而代之位，其意宜肆，而曰“予小子，不敢荒宁”；周公践天子之位，提发吐哺；孔子曰“言忠信，行笃敬”；其弟子言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今吾子曰：“自度不可能也。”然则自尧、舜以下，与子果异类耶！乐放

弛而愁检局，难圣人与子同。圣人能求诸中，以厉乎已，久则安乐之矣，子则肆之。其所以异乎圣者，在是决也。若果以圣与我异类，则自尧、舜以下，皆宜继目卯鼻，四手八足，鳞毛羽鬣，飞走变化，然后乃可。苟不为是，则亦人耳，而子举将外之耶？若然者，圣自圣，贤自贤，众人自众人，咸任其意，又何以作言语立道理，千百年天下传道之？是皆无益于世，独遗好事者藻绩文字，以矜也取誉，圣人不足重也。故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吾以子近上智，今其言曰“自度不可能也”；则子果不能为中人以上耶？吾之忧且疑者以此。

凡儒者之所取，大莫尚孔子。孔子七十而纵心。彼其纵之也，度不逾矩而后纵之。今子年有几？自度果能不逾矩乎？而遽乐于纵也！传说曰：“惟狂克念作圣”，今夫狙猴之处山，叫呼跳梁，其轻躁狠戾异甚，然得而絜之，未半日则定坐求食，唯人之为制。其或优人得之，加鞭箠，狎而扰焉，跪起趋走，咸能为人所为者。未有一焉，狂奔掣顿，陪弊自绝，故吾信夫狂之为圣也。今子有贤人之资，反不肯为狂人之克念者，而曰“我不能，我不能”。捨子其孰能乎？是孟子之所谓不为也，非不能也。

凡吾之致书、将说车，皆圣道也。今子曰：“我不能为车之说，但当则法圣道而内无愧，乃可长久”，呜呼！吾车之说，果不能为圣道耶？吾以内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告子。今子曰：“我不能翦翦拘拘，以同世取荣。”吾岂教子为翦翦拘拘者哉？子何考吾车说之不详也？吾之所云者，其道自尧、舜、禹、汤、高宗、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皆由之，而子不

谓圣道 ,抑以吾为与世同波 ,工为翦翦拘拘者 ?以是教己 ,固迷吾文 ,而悬定吾意 ,甚不然也。圣人不以人废言。吾虽少时与世同波 ,然未尝翦翦拘拘也。又子自言“处众中 ,偪侧扰攘 ,欲弃去不敢 ,犹勉强与之居”。苟能是 ,何以不克为车之说耶 ?忍污杂嚣哗 ,尚可恭其体貌 ,逊其言辞 ,何故不可吾之说 ?吾未尝为佞且伪 ,其旨在于恭宽退让 ,以售圣人之道 ,及乎人 ,如斯而已矣。尧、舜之让 ,禹、汤、高宗之戒 ,文王之小心 ,武王之不敢荒宁 ,周王之吐握 ,孔子之六十九未尝纵心 ,彼七八圣人者所为若是 ,岂恒愧于心乎 ?慢其貌 ,肆其志 ,茫洋而后言 ,偃蹇而后行 ,道人是非 ,不顾齿类 ,人皆心非之 ,曰“是礼不足者” ,甚且见骂。如是而心反不愧耶 ! 圣人之礼让 ,其且为伪乎 ? 为佞乎 ?

今子又以行险为车之罪。夫车之为道 ,岂乐行于险耶 ? 度不得已而至乎险 ,期勿败而已耳。夫君子亦然 ,不求险而利也 ,故曰“危邦不入 ,乱邦不居”。“国无道 ,其默足以容”。不幸而及于危乱 ,期勿祸而已耳。且子以及物行道为是耶 ,非耶 ? 伊尹以生人为己任 ,管仲宜浴以伯济天下 ,孔子仁之。凡君子为道 ,捨是宜无以为大者也。今子书数千言 ,皆未及此 ,则学古道 ,为古辞 ,龙然而措于世 ,其卒果何为乎 ? 是之不为 ,而甘罗、终军以为慕 ,弃大而録小 ,贱本而贵末 ,夸世而钓奇 ,苟求知于后世 ,以圣人之道为不若二子 ,仆以为过矣。彼甘罗者 ,左右反覆 ,得利弃信 ,使秦背燕之亲已而反与赵合 ,以致危于燕。天下以是益知秦无礼不信 ,视函谷关若虎豹之窟 ,罗之徒实使然也。子而慕之 ,非夸世欤 ? 彼终军者 ,诞譎险薄 ,不能以道匡汉主好战之志 ,视天

下之劳,若观蚁之移穴,翫而不戚;人之死于胡、越者,赫然千里,不能谏而又纵蹻之;已则决起旧怒,掉强越,挟淫夫,以媒老妇,欲虫夺人之国,智不能断,而俱死焉。是无异肤狗之遇嗾,呀呀而走,不顾险阻,唯嗾者之从,何无已之心也?子而慕之,非钓奇欤?二小子之道,吾不欲吾子言之。孔子曰:“是闻也,非达也。”使二小子及孔子氏,曾不得与于琴张、牧皮狂者之列,是固不宜以为的也。

且吾子之要于世者,处耶?出耶?主上以明圣,进有道,与大化,枯槁伏匿,縲锁之士,皆思踊躍洗沐,期辅尧、舜。万一有所不及,丈人方用德艺达于邦家,为大官,以立于天下。吾子虽欲为处,何可得也?则固出而已矣。将出于世而仕,未二十而任其心,吾为子不取也。冯妇好搏虎,卒为善士,周处狂横,一旦改节,皆老而自克。今子素善士,年又甚少,血气未定,而忽欲为阮咸、嵇康之所为,守而不化,不肯入尧、舜之道,此甚未可也。

吾意足下所以云云者,恶佞之尤,而不悦于恭耳。观过而知仁,弥见吾子之方其中也,其乏者独外之圆耳。屈子曰:“怨于羹者而吹羹。”吾子其类是欤?佞之恶而恭反得罪。圣人所贵乎中者,能时其时也。苟不适其道,则肆与佞同。山虽高,水虽下,其为险而害也。要之不异。足下当取吾说车申而复之,非为佞而利于险也明矣。吾子恶乎佞,而恭且不欲,今吾又以圆告子,则圆之为号,固子之所宜甚恶。方于恭也,又将千百焉。然吾所谓圆者,不如世之突梯苟冒,以矜利乎已者民。固若轮焉,非特于可进也,锐而不滞;亦将于可退也,安而不挫;欲如循环之无穷,不欲如转丸之

走下也。乾健而运,离丽而行,夫岂不以圆克乎?而恶之也?

吾年十七求进士,四年乃得举。二十四求博学宏词科,二年乃得仕。其间与常人为群辈数十百人。当时志气类足下,特遭讪骂诟辱,不为之面,则为之背。积八九年,曰思摧其形,锄其气,难甚自折挫,然已得号为狂疏人矣。及为蓝田尉,留府庭,旦暮走谒于大官堂下,与卒伍无别。居曹则俗吏满前,更说买卖,商算赢缩。又二年为此,度不能去,益学老子,“和其光,同其尘”,虽自以为得,然已得号为轻薄人矣。及为御史郎官,自以登朝庭,利害益大,愈恐惧,思欲不失色于人。虽戒励加切,然卒不免为连累废逐。犹以前时遭狂疏轻薄之号既闻于人,为恭让未洽,故罪至而无所明之。至永州七年矣,蚤夜惶惶,追思咎过,往来甚熟,请尧、舜、孔子之道亦熟,益知出于世者之难自任也。今足下未为仆向所陈者,宜乎欲任己之志,此与仆少时何异?然循吾向所陈者而由之,然后知难耳。今吾先尽陈者,不欲足下如吾更讪辱,被称号,已不信于也,而后知慕中道,费力而多害,故勤勤焉云尔而不已也。子其详之熟之,无徒为烦言往复,幸甚!

又所言尽意有不可者,令仆专专为掩匿覆盖之,慎勿与不知者道,此又非也。凡吾与子往复,皆为言道?道固公物,非可私而有。假令子之言非是,则子当自求暴扬之,使人皆得刺列,卒采其可者以正乎己,然后道可显达也。今乃专欲覆盖掩匿,是固自任其志,而不求益者之为也。士传言,庶人谤于道,子产之乡校不毁,独何如哉?君子之过,如

日月之蚀 ,又何盖乎 ? 是事 ,吾不能奉子之教矣 ! 幸悉之。

柳宗元集 卷三十三 中华书局一九七九年版

## 忧 箴

忧可无乎 ? 无谁以宁 ! 子如不忧 ,忧日以生。忧不可常 ,常则谁怪 ? 子常其忧 ,乃小人戚。敢问忧方 ,吾将告子 : 有闻不行 ,有过不徒 ,宜言不言 ,不宜而烦 ;宜退而勇 ,不宜而恐。中之诚恳 ,过又不及。忧之大方 ,唯是焉急 ! 内不自得 ,甚泰为忧。省而不疚 ,虽死优游。所忧在道 ,不在乎祸。吉之先见 ,乃可无过。告子如斯 ,守之勿堕 !

柳守元集 卷十九 中华书局一九七九年版

## 送元秀才下第东归序

周乎志者 ,穷蹶不能变其操 ;周乎艺者 ,屈抑不能贬其名。其或处心定气 ,居斯二者 ,虽有穷屈之患 ,则君子不患矣。元氏之子 ,其殆庶周乎。言恭而信 ,行端而静 ,勇于讲学 ,急于进业。既游京师 ,寓居侧陋 ,无使令之童 ,阙交易之财 ,可谓穷蹶矣。而操逾厉 ,志之周也。才浚而清 ,词简而备 ,工于言理 ,长于应卒。从计京师 ,受丙科之荐。献艺春卿 ,当三黜之辱 ,可谓屈抑矣。而名益茂 ,艺之周也。苟非处心定气 ,别曷能如此哉 !

余闻其欲退家殷墟 ,修志增艺 ,惧其沉郁伤气 ,怀愤而不达 ,乃往送而谕焉。夫有湛虑豪曹之器者 ,患不得犀兕而刳之 ,不患其不利也。今子有其器 ,宜其利 ,乘其时 ,夫何患

焉？磨砺而坐待之可也。遂欣欣而去。

柳宗元集 卷二十三 中华书局一九七九年版

## 送豆卢膺秀才南游序

君子病无乎内而饰乎外，有乎内而不饰乎外者。无乎内而饰乎外，则是设覆为阱也，祸孰大焉；有乎内而不饰乎外，则是焚梓毁璞也，诟孰甚焉！于是有切磋琢磨镞砺栝羽之道，圣人以为重。豆卢生内之有者也，余是以好之，而欲其遂焉。而恒以幼孤羸馁为惧，恤恤焉游诸侯求给乎是，是固所以有乎内者也。然而不克专志于学，饰乎外者未大，吾愿子以诗、礼为冠履，以春秋为襟带，以图史篇佩服，琅乎璆璜冲牙之向发焉，煌乎山龙华虫之采列焉，则揖让周旋乎宗庙朝廷斯可也。惜乎余无禄食于世，不克称其欲，成其志，而姑欲其速反也，故诗而序云。

柳宗元集 卷二十二 中华书局一九七九年版

## 送崔子符罢举诗序

世有病进士科者，思易以孝悌经术兵农，曰：“庶几厚于俗，而国得以有理乎？”柳子曰：“否。以今世尚进士，故凡天下家推其良，公卿大夫之名子弟，国之秀民举归之。而且更其科，以为得异人乎？无也。唯其所尚文学，移而从之，尚之以孝悌，孝悌犹是人也。尚之以经术，经术犹是人也。虽兵兴农皆然”。曰：“然则宜如之何？”曰：“即其辞，观其行，考其智，以为可化人及物者，隆之。文胜质，行无观，智无考

者,下之。俗其以厚,国其以理,科不俟易也。”

今有博陵崔策子符者,少读经书,为文辞,本于孝悌,理道多容,以善别时,刚以知柔。进于有司,六选而不获。家有冤连,伏阙下者累月不解。仕将晚矣,而戚其幼孤,往复不惮万里,再几不就选。世皆曰孝悌人也。如是且不见隆,虽百易科,其可厚而理乎?今夫天下已理,民风已厚,欲继之于无穷,其在慎是而已。朝廷未命有司,既命而果得有道者,则是术也宜用。崔子之仕,又何晚乎?

仆智不足而独为文,故始见进而卒以废。居草野八年,丽泽之益,砥砺之事,空于耳而荒于心。崔子幸来而亲余,读其书,听其言,发余始志,若寤而言梦,醒而问醉。未及悉,而告余以行。余惧其悼时之往而不得于内也,献之酒,赋之诗而歌之,坐者从而和之,既和而叙之。

柳宗元集,卷二十三,中华书局一九七九年版

### 与友人论为文书(节选)

古今号文章为难,足下知其所以难乎?非谓比与之不足,恢捉之不远,鑽砺之不工,颇类之不除也。得之为难,知之愈难耳。苟或得其高朗,探其深赜,虽有芜败,则为日月之蚀也,大圭之瑕也,曷足伤其明黜其实哉?

且自孔氏以来,兹道大阐。家修人励,剏精竭虑者,几千年矣。其间耗费简札,役用心神者,其可数乎?登文章之籙,波及后代,越不过数十人耳。其馀谁不欲争裂绮繡,互攀日月,高视于万物之中,雄峙于百代之下乎?率皆纵舆而不克,踟躅而不进,力蹙势穷,吞志而没。故曰得之为难。

嗟乎！道之显晦，幸不幸击焉；谈之辩讷，开降系焉；鉴之颇正，好恶系焉；交之广狭，屈伸系焉。则彼卓然自得以旧其间者，合乎否乎？是未可知也。而又荣古陋今者，比肩叠迹。大抵生则不遇，死而垂声者众焉。扬雄没而法言大兴，马迁生而史记未振。彼之二才，且犹若是，况乎未甚闻著者哉！固有文不传于后祀，声遂绝于天下者矣。故曰知之愈难。而为文之士，亦多渔猎前作，戕贼文史，抉其意，抽其华，置齿牙间，遇事蜂起，金声玉耀，诋龙瞽之人，徼一时之声。虽终渝弃，而其夺朱乱雅，为害已甚。是其所以难也。

柳宗元集 卷三十一 中华书局一九七九年版

### 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节选)

崔生足下：辱书及文章，辞意良高，所向慕不凡近，诚有意乎圣人之言。然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辞之传于世者，必由于书。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要之，之道而已耳。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内者也。今世因贵辞而矜书，粉泽以为工，犹密以为能，不亦外乎？吾子之所言道，匪辞而书，其所望于仆，亦匪辞而书，是不亦去及物之道愈以远乎？仆尝学圣人之道，身虽穷，志求之不已，庶几可以语于古。恨与吾子不同州部，闭口无所发明。观吾子文章，自秀士可通圣人说。今吾子求于道也外，而望于余愈外，是其可惜欤！吾且不言，是负吾子数千里不弃朽废者之意，故复云尔去。

凡人好辞工尽者，皆病癖也。吾不幸蚤得二病。学道以来，日思砭鍼攻熨，卒不能去，缠结心腑牢甚，愿斯须忘之。

而不克,窃尝自毒。今吾子乃始钦钦思易吾病,不亦惑乎?斯固有潜块积痼,中子之内藏,恬而不悟,可怜哉!其卒与我何异?均之二病,书字益下,而子之意又益下,则子之病又益笃,甚矣,子癖于伎也。

柳宗元集,卷三十四,中华书局一九七九年版

### 与李睦州论服气书(节选)

愚幼时尝嗜音,见有学操琴者,不能得硕师,而偶传其谱、读其声,以布其爪指。蚤起则嚶嚶饶饶以逮夜,又增以脂烛,烛不足则讽而鼓诸席。如是十年,以为极工。出至大都邑,操于众人之坐,则皆得大笑曰:“嘻,何清浊之乱,而疾舒之乖欤?”卒大惭而归。及年已长,则嗜书,又见有学书者,亦不得硕师,独得国故书,伏而攻之—其勤若向之为琴者,而年又倍焉。出曰:“吾书之工,能为若是。”知书者又大笑曰:“是形纵而理逆。”卒为天下弃,又大惭而归。是二者,皆极工而反弃者,何哉?无所师而徒状其文也。其所不能传者,卒不能得,故虽穷日月,弊岁纪,愈远而不近也。

今兄之所以为服气者,果谁师耶?始者独见兄传得气书于肤遵所,伏读三两日,遂用之;其次得气诀于李计所,又参取而大施行焉。是书是诀,遵与计皆不能知,然则兄之所以学者无硕师矣,是与向之两事者无毫末差矣。……

柳宗元集,卷三十二,中华书局一九七九年版

### 与杨京兆凭书(节选)

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立言存乎

其中 ,即末而操其本 ,可十七八 ,未易忽也。自古文士之多莫如今 ,今之后生为文 ,希屈、马者 ,可得数人 ;希王褒、刘向之徒者 ,又可得十人 ;至陆机、潘岳之比 ,累累相望。若皆为之不己 ,即文章之大盛 ,古未有也。后代乃可知之。今之俗耳庸目 ,无所取信 ,杰然特异者 ,乃见此目。

宗元自小学为文章 ,中间幸聊得甲乙科第 ,至尚书郎 ,专百官章奏 ,然未能究知为文之道。自贬官来无事 ,读百家书 ,上下驰骋 ,乃少得知文章利病。去年吴武陵来 ,美其齿少 ,才气壮健 ,可以兴西汉之文章 ,日与之言 ,因为之出数十篇书。庶几铿锵陶冶 ,时时得见古人情状。然彼古人亦人耳 ,夫何远哉 ! 凡人可以言古 ,不可以言今。桓谭亦云 : 亲见扬子云 ,容貌不能动人 ,安肯传其书 ? 诚使博如庄周 ,哀如屈原 ,奥如孟轲 ,壮如李斯 ,峻如马迁 ,富如相如 ,明如贾谊 ,专如扬雄 ,犹为今之人 ,则世之高者至少矣。由此观之 ,古之人未始不薄于当世 ,而荣于后世也。若吴子之文 ,非丈人无以知之。独恐世人之才高者 ,不肯久学 ,无以尽训诂风雅之道 ,以为一世甚盛。……

柳宗元集 ,卷三十 ,中华书局一九七九年版

## 复杜温夫书

二十五日 ,宗元白 : 两月来 ,三辱生书 ,书皆逾千言 ,意若相望仆以不对答引誉者。然仆诚过也。而生与吾文又十卷 ,噫 ! 亦多矣。文多而书频 ,吾不对答引誉 ,宜可自反。而来徵不肯相见 ,亟拜亟问 ,其得终无辞乎 ?

凡生十卷之文 ,吾已略观之矣。吾性骏滞 ,多所未甚

谕,安敢悬断是且非耶?书抵吾必曰周、孔,周、孔安可当也?儼人必于其伦,生以直躬见抵,宜无所谏道,而不幸乃曰周、孔,吾岂得无骇怪?且疑生悖乱浮诞,无所取幅尺,以故愈不对答。来柳州,见一刺史,即周、孔之;今而去我,道连而谒于潮,之二邦,又得二周、孔;去之京师,京师显人为文词,立声名以千数,又宜得周、孔千百,何吾生胸中扰扰焉多周、孔哉!

吾虽少为文,不能自雕斲,引笔行墨,快意累累,意尽便止,亦何所师法?立言状物,未尝求过人,亦不能明辨生之才致。但见生用助字,不当律令,唯以此奉答。所谓乎、欤、耶、哉、夫者,疑辞也;矣、耳、焉、也者,决辞也。今生则一之。宜考前闻人所使用,与吾言类且异,慎思之则一益也。庚桑子言藿蠋鹄卵者,吾取焉。道连而谒于潮,其卒可化乎?然世之求知音者,一遇其人,或为十数文,即务往京师,急日月,犯风雨,走谒门户,以冀苟得。今生年非甚少,而自荆来柳,自柳将道连而谒于潮,途远而深矣,则其志果有异乎?又状貌嶷然类丈夫,视端形直,心无歧径,其质气诚可也,独要谨充之尔。谨充之,则非吾独能,生勿怨。亟之二邦以取法,时思吾言,非固拒生者。孟子曰:“余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宗元白。

柳宗元集,卷三十四,中华书局一九七九年版

## 种树郭橐驼传

郭橐驼,不知始何名。病痿,隆然伏行,有类橐驼者,故乡人号之“驼”。驼闻之曰:“甚善,名我固当。”因舍其名,

亦自谓橐驼云。其乡曰丰乐乡,在长安西。驼业种树,凡长安豪当人,为观游及卖果者,皆争迎取养。视驼所种树,或移徙,无不活,且硕茂早实以蕃。他植者虽窥伺仿慕,莫能如也。

有问之,对曰:“橐驼非能使木寿且孳也,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既然已,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则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长而已,非有能硕茂之也;不抑耗其实而已,非有能早而蕃之也。他植者则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则又爱之太恩,忧之太勤,旦视而暮抚,已去而复顾。甚者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离矣。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雠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焉哉!”

问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驼曰:“我知种树而已,理,非吾业也。然吾居乡,见长人者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旦暮吏来而呼曰:‘官命促尔耕,勗尔植,督尔穫。早缫而绪,早织而缕,字而幼孩,遂而鸡豚。’鸣鼓而聚之,击木而召之。吾小人辍飧饔以劳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刚与吾业者其亦有类乎?”

问者曰:“嘻,不亦善夫,吾问养树,得养人术。”传其事以为官戒。

## 与太学诸生喜诣阙留阳城司业书

二十六日,集贤殿正字柳宗元敬致尺牋,太学诸生足下。始朝廷用谏议大夫阳公为司业,诸生陶煦醇懿,熙然大洽,于兹四祀而已,诏书出为道州。仆时通籍光范门,就职书府,闻之悒然不喜。非特为诸生戚戚也,乃仆亦失其师表,而莫有所矜式焉。而署吏有传致诏草者,仆得观之。盖主上知阳公甚熟,嘉美显宠,勤至备厚,乃知欲烦阳公宣风裔土,覃布美化于黎献也。遂宽然少喜,如获慰荐于天子休命。然而退自感悼,幸生明圣不讳之代,不能布露所蓄,论列大体,闻于下执事,冀少见采取,而远阳公之南也。翌日,退自书府,就车于司马门外,闻之于抱扑掌管者,道诸生羡慕阳公之德教,不忍其去,顿首西阙下,懇悃至愿乞留如故者百数十人。辄用抚手喜甚,震扑不宁,不意古道复形于今。仆尝读李元礼、嵇叔夜传,观其言太学生徒仰阙赴诉者,仆谓讫千百年不可睹闻,乃今日闻而睹之,诚诸生见赐甚盛。

于戏!始仆少时,尝有意游太学,受师说,以植志持身焉。当时说者咸曰:“太学生聚为朋曹,侮老慢贤,有坠窳败业而利口食者,有崇饰恶言而肆鬬讼者,有凌傲长上而诋骂有司者,其退然自克,特殊于众人者无几耳。”恟骇但悸,良痛其游圣人之门,而众为是嗜嗜也。遂退托乡闾家塾,考厉志业,过太学之门而不敢蹠顾,尚何能仰视其学徒者哉!今乃旧志厉义,出乎千百年之表,何闻见之乖刺欤?岂说者过也,将亦时异人异,无向时之桀害者耶?其无乃阳公之渐渍异训,明

效所致乎？夫如是，服圣人遗教，居天子太学，可无愧矣。

于戏！阳公有博厚恢弘之德，能并容善伪，来者不拒。曩闻有狂惑小生，依托门下，或乃飞文陈愚，丑行无赖，而论者以为言，谓阳公过于纳汙，无人师之道。是大不然。仲尼吾党狂狷，南郭献讥；曾参徒七十二人，致祸负刍；孟轲馆齐，徒者窃履。彼一圣两贤人，继为大儒，然犹不免，如之何其拒人也？俞、扁之门，不拒病夫；绳墨之侧，不拒枉材；师儒之席，不拒曲士，理固然也。且阳公之在于朝，四方闻风，仰而尊之，贪冒苟进邪薄之夫，庶得少沮其志，不遂其恶，虽微师尹之位，而人实具瞻焉。与其宣风一方，覃化一州，其功之远近，又可量哉！诸生之言非独为己也，于国体实甚宜，顾诸生勿得私之。想复再上，故少佐笔端耳。勗此良志，俾为史者有以纪述也。努力多贺。柳宗元白。

柳宗元集，卷三十四，中华书局一九七九年版

## 附 柳宗元文选

### 永州龙兴寺西轩记

永贞年，余名在党人，不容于尚书省。出为邵州，道贬永州司马。至则无以为居，居龙兴寺西序（东西墙谓之序）之下。余知释氏（佛）之道且久，固所愿也。然余所庇之屋甚隐蔽，其户北向，居昧昧（昏暗不明）也。寺之居，于是州

为高。西序之西，属（连接）当大江之流；江之外，山谷林麓甚众。于是凿西墉（高墙）以为户，户之外为轩（长廊），以临群木之杪（树枝末端），无不瞩（注视）焉。不徒墉，不运几，而得大观。夫室，向者之室也；席与几，向者之处也。向也昧而今也显，岂异物耶？因悟夫佛之道，可以转惑见为真智，即群迷为正觉，舍大暗为光明。夫性岂异物耶？孰能为余凿大昏之墉，辟灵照之户，广应物之轩者，吾将与为徒。遂书为二：其一志诸户外，其一以贻（赠送）巽上人焉。

## 永州法华寺新作西亭记

法华寺居永州，地最高。有僧曰觉照，照居寺西庑（厅堂两侧的厢房）下。庑之外有大竹数万，又其外山形下绝。然而薪蒸篠簜蒙杂拥蔽，吾意伐而除之，必将有见焉。照谓曰：“是其下有陂池芙蕖（荷花的别名），申以湘水之流，翠山之会，果去是，其见远矣。”遂命仆人持刀斧，群而翦焉。丛莽下颓，万类皆出，旷（宽广；开朗）焉茫焉，天为之益高，地为之加辟；丘陵山谷之峻，江湖池泽之大，咸若有而增广之者。夫其地之奇，必以遗乎后，不可旷也。余时谪为州司马，官外乎常员，而心得无事。乃取官之禄秩，以为其亭，其高且广，盖方丈者二焉。

或议照之居于斯，而不早为是也（有人议论觉照为何不早点伐去大竹，使此地视野更辽阔）。余谓昔之上人者，不起宴坐，足以观于空色之实，而游乎物之终始。其照也逾寂，其觉也逾有。然则向之碍之者为果碍耶？今之辟之者为果辟耶？彼所谓觉而照者，吾讵知其不由是道也？岂若

吾族之挈挈急切的样子于通塞有无之方以自挟耶？或曰：然则宜书之。乃书于石。

## 零陵郡复乳穴记

石钟乳，饵（泛指各种食品或药品）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产焉，于连、于韶者，独名于世。连之人尽焉者五载矣，以贡，则买诸他郡。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来以乳复告。邦人悦是祥也，杂然谣曰：“毗（农民）之熙熙（和乐的样子），崔公之来，公化所彻，土石蒙烈，以为不信，起视乳穴（指崔公的政绩所化，连石钟乳都重新冒出来）。”穴人笑之曰：“是恶知所谓祥耶？向吾以刺史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货也，吾是以病而给（欺骗）焉，含吾刺史令明而志浩，先赖而后力，欺诬屏息，信顺休洽，吾以是诚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穷林，冰雪之所储，豺虎之所庐。由而入者，触昏雾，扞龙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系缚、牵绊）绳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而不得吾直（工资），吾用是安得不以尽告？今而乃诚，吾告故也。何祥之为！”

士闻之曰：“谣者之祥也，乃其所谓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谓真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诚乎物而信乎道，人乐用命，熙熙（和乐的样子）然以效其力，斯其为政也，而独非祥也欤！”

## 与友人论为文书

古今号文章为难，足下知其所以难乎？非谓比兴之不

足,恢拓之不远,钻研之不工,颇類之不不除也。得之为难,知之愈难耳。苟或得其高朗,探其深蹟(幽深玄妙的事物),虽有芜败,则为日月之蚀也,大圭之瑕也,曷足伤其明,黜其宝哉?

且自孔氏以来,兹道大阐(显露、弘扬)。家修人励,刳精竭虑者,几千年矣。其间耗费简札,役用心神者,其可数乎?登文章之祿,波及后代,越不过数十人耳。其馀谁不欲爭裂绮绣,互攀日月,高视于万物之中,雄峙于百代之下乎?率皆纵臾而不克,踟躕而不进,力蹙势穷,吞志而没。故曰得之为难。

嗟乎!道之显晦,幸不幸系焉,谈之辩讷,升降系焉,鉴之颇正,好恶系焉,交之广狭,屈伸系焉。则彼卓然自得以奋其间者,合乎否乎?是未可知也。而又荣古陋今者,比肩迭迹。大抵生则不遇,死而垂声者眾焉。扬雄没而《法言》大兴,马迁生而《史记》未振。彼之二才,且犹若是,况乎未甚闻著者哉!固有文不传于后世,声遂绝于天下者矣。故曰知之愈难。而为文之士,亦多渔猎前作,戕贼文史,抉其意,抽其华,置齿牙间,遇事蜂起,金声玉耀,诋聳瞽之人,徼一时之声。虽终沦弃,而其夺朱乱雅,为害已甚。是甚所以难也。

间闻足下欲观仆文章,退发囊笥(书籍),编其芜秽,心悸气动,交于胸中,未知孰胜,古久滞而不往也。今往仆所著赋颂碣文记议论书序之文,凡四十八篇,合为一通,想令治书苍头(汉时仆役皆须以青巾作头饰,故称仆役为苍头)吟讽之也。称辕拊缶,必有所择,顾鉴视其何如耳,还以一字示褒贬焉。

## 谪龙说

扶风马孺子言：年十五六时，在泽州，与群儿戏郊亭下。顷然，有奇女坠地，有光晔（光明貌）然，被緌（青赤色的）裘，白纹之里，首步搖（一种古代妇女首饰。用金丝屈曲宛转做成花枝的形状，缀以垂珠，插于发髻之下，因走路时随步摇动，故称为步摇。）之冠。贵游少年骇且悦之，稍狎焉。奇女頿（生气变脸色的样子）尔怒曰：“不可。吾故居钧天帝宫，下上星辰，呼嘘阴阳，薄蓬来、羞昆仑而不即者。帝以吾心侈大，怒而谪来，七日当复。今吾虽辱尘土中，非若（你）伋（配偶）也。吾复且害若。”众恐而退。遂入居佛寺讲室焉。及期，进取杯水饮之，嘘成云气，五色脩脩也。因取裘反之，化为白龙，徊翔登天，莫知其所终。亦甚怪矣。

呜呼！非其类而狎其谪不可哉。孺子不妄人也，故记其说。

（以寓言故事，抒发内心被贬谪的苦闷心情。）

## 陪永州崔使君游宴南池序

零陵城南，环以群山，延以林麓。其崖谷之委会，则泓然为池，湾然为溪。甚上多枫楠竹箭、哀鸣之禽，其下多芡（植物名。睡莲科，一年生草本。生于水中，叶圆大有刺。）芰（荷花的别名）、腾波之鱼，韬（隐藏）涵太虚，淡澹里间，诚游观之佳丽者已。崔公既来，其政宽以肆，其风和以廉，既乐其人，又乐其身。于是暮之春，征贤合姻，登舟于兹水

之津。连山倒垂，万象在下，浮空泛景，荡若无外。横碧落以中贯，陵太虚而径度。羽觞飞翔，匏竹激越，熙然而歌，婆然而舞，持颐（指鼻子下面腮颊部分；）而笑，瞪目而倨，不知日之将暮，则于向之物者可谓无负矣。

昔之人知乐之不可常，会之不可必也，当欢而悲者有之。况公之理行，宜去受厚锡，而席之贤者，率皆左官蒙泽，方将脱鳞介，生羽翮，夫岂赳赳（想前进却又不敢）湘中为憔悴客耶？余既委废于世，恒得与是山水为伍，而悼兹会不可再也，故为文志之。

### 辩《晏子春秋》

司马迁读《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为书。或曰：晏子为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后为之。皆非也。

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齐人者为之。墨好俭，晏子以俭名于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为己术者。且其旨多尚同、兼爱、非乐、节用、非厚葬久丧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问枣及古冶子等尤怪诞。又往往言墨子闻其道而称之，此甚显白者。自刘向、歆、班彪、固父子，皆录之儒家中。甚矣！数子之不详也。盖非齐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则其言不若是。

后之录诸子书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为墨，为是书者，墨之道也。

### 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

崔生足下：辱书及文章，辞意良高，所向慕不凡近，诚有

意乎圣人之言。然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辞之传于世者，必由于书。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要之，之道而已耳。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内者也。

今世因贵辞而矜书，粉译以为工，遒（刚健、强劲有力）；密以为能，不亦外乎？吾子之所言道，匪辞而书，其所望于仆，亦匪辞而书，是不亦去及物之道愈以达乎？仆尝学圣人之道，身虽穷，志求之不已，庶几可以语于古。恨与吾子不同州部，闭口无所发明。观吾子文章，自秀士可通圣人之说。今吾子求于道也外，而望于余也愈外，是其可欤！吾且不言，是负吾子数千里不弃朽废者之意，故复云尔。

凡人好辞工书者，皆病癖也。吾不幸蚤得二病。学道以来，日思砭针攻慰，卒不能去，缠结心腑牢甚，愿斯须（一会儿）忘之而不克，窃尝自毒。今吾子乃始钦钦思易吾病，不亦惑乎？斯固有潜块积瘕（中医上指一种腹中结有硬块的病症），中子之内藏，恬而不悟，可怜哉！其卒与我何异？均之二病，书字益下，而子之意又益下，则子之病又益笃，甚矣，子癖于伎也。

吾尝见病心腹人，有思啖土炭、嗜酸咸者，不得则大戚，其亲爱之者不忍其戚，因探而与之。观吾子之意，亦已戚矣。吾虽未得亲爱吾子，然亦重其来意之勤，有不忍矣。诚欲分吾土炭酸咸，吾不敢爱，但远言其证不可也，俟面乃悉陈吾状。

未目见，且试求良医为方已之。苟能已，大善，则及物之道，专而易通。若积结既定，医无所能已，幸期相见时，吾

决分子其淡嗜者。不具。宗元白。

## 杨评事文集后序

赞曰：文之用，辞令褒贬，道扬讽谕而已。虽其言鄙野，足以备于用。然而阙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功时德，誇示后学。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作于圣，故曰经；述于人，故曰文。文有二道：辞令褒贬，本乎著述者也；尊扬讽谕，本乎比兴者也。著述者流，盖出于《书》之谟、训，易之象、系，《春秋》之笔削，其要在于高壮广厚，词正而理备，谓宜藏于简册也。比兴者流，盖出于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风雅，其要在于丽则清越，言畅而意美，宜流于谣诵也。兹二者，考其旨义，乖离不合。故秉笔之士，恒偏胜独得，而罕有兼者焉。厥有能而专美，命之曰艺成。虽古文雅之盛世，不能并肩而生。

唐兴以来，称是选而不作者，梓潼陈拾遗（陈子昂）。其后，燕文贞（张说）以著述之余，攻比兴而莫能极；张曲江（张九龄）以比兴之隙，穷著述而不克备。其余各探一隅，相与背驰于道者，其去弥远。文之难兼，斯亦甚矣。若杨君者，少以篇什著声于时，其炳耀尤异之词，讽诵于文人，盈满于江湖，达于京师。晚节遍悟文体，尤邃叙述。学富识达，才涌未已，其雄傑老成之风，与时增加。既获是，不数年而夭。其季年（晚年）所作尤善，其为《鄂州新城颂》、《诸葛武侯传论》、《钱送梓潼陈众甫、汝南周愿、河东裴泰、武都符义府、泰山羊士谔、陇西李炼凡六《序》、《庐山禅居记》、《辞李常侍启》、《远游赋》、《七夕赋》，皆人文之选已。用是陪陈

君(陈子昂)之后,其可谓具体者欤?呜呼!公既悟文而疾,既即功而废,废不逾年,大病及之,卒不得穷其工、竟其才,遗文未克流于世,休声未克充于时。凡我从事于文者,所宜追惜而悼慕也!宗元以通家修好,幼获省谒,故得奉公元兄命,论次篇简。遂述其制作之所诣,以系于后。

### 送豆卢膺秀才南游序

君子病无乎内(内在)而饰乎外(外在),有乎内而不饰乎外者。无乎内而饰乎外,则是设覆为阱也,祸孰大焉!有乎内而不饰乎外,则是焚梓毁璞也,诟孰甚焉!于是有切磋琢磨 B 镞(箭头)砺(磨利)箠(末端搭扣弦的部分)羽之道,圣人以为重。

豆卢生,内之有者也,余是以好之,而欲其遂焉。而恒以幼孤羸馁为惧,恤恤(忧患的样子)焉,诸侯求给乎是,是固所以有乎内者也。然而不克专志于学,饰乎外者未大,吾愿子以《诗》《礼》为冠履,以《春秋》为襟带,以图史为佩服,琅(洁白的)乎璆(美玉)璜(半璧形的玉石)衡牙(互相撞击)之响发焉,煌(光彩辉煌)乎山龙华虫之采列(像旌旗上的山形龙形图案,以及雉雞身上的文彩)焉,则揖让周旋乎宗庙朝廷斯可也。惜乎余无禄食于世,不能称其欲、成其志而姑欲其速反也,故诗而序之。

### 咸 宜

兴王之臣,多起污贱,人曰“幸也”;亡王之臣,多死寇

盗，人曰“祸也”。余咸宜之（起于污贱，死于寇盗，都是适宜的）。当两汉之始，屠贩徒隶出以为公侯卿相，无他焉，彼固公侯卿相之器也。遭时之非是以拙，独其始之不幸，非遭高（刘邦）、光（刘秀）而为幸也。汉、晋之末，公侯卿相劫戮困饿伏墙壁间以死。无他焉，彼固劫戮困饿器也（他们本来就是被绑架、杀害、受困、挨饿的材料）。遭时之非是以出，独甚始之幸，非遭卓（董卓）、曜（刘曜）而为之祸也。彼困于昏乱，伏志气、屈身体，以下奴隶，平难泽物之德不施于人；一得适其僦（方向），其进晚尔，而人犹幸之。彼伸于昏乱，抗志气，肆身体，以傲豪傑，残民兴乱之技行于天下；一得适其僦，其死后耳，而人犹祸之。悲夫！余是以咸宜之。

（兴王之臣，起于屠贩徒隶，柳宗元认为他们被起用的太晚，并不是因为幸运成了兴王之臣；亡王之臣，死于寇盗，是他们的报应来的太迟，并不是不幸遇到了灾祸。）

## 故御史周君碣

有贞臣汝南周氏，讳某字某。以谏死，葬于某。贞元十二年（唐德宗年号，西元796年），柳宗元立碣（刻有文字的圆形石碑，用以记载事蹟或颂扬功德等）于鉞茆炕。在天宝年，有以谄谀至相位，贤臣放退。公为御史，抗言以白事，得死于墀（台阶上的平地）下，史臣书之。公死，而佞者始畏公议。

于虐（表感叹的语气。同乎）！古之不得其死者眾矣。若公之死，志匡王国，气震奸佞，动获其所，斯盖得其死者

欤！公之德之才，洽于传闻，卒以不试，而独申其节，犹能奋百代之上，以为世轨。第令生于定、哀之间，则孔子不曰：“吾未见刚者”；出于秦、楚之后，则汉祖不曰：“安得猛士”。而存不及兴王之用，没不遭圣人之叹，诚立志者之所悼也。故为之铭，曰：忠为美，道是履。谏而死，佞者止。史之志，石以纪，为臣轨（法度、常规）兮。

## 始得西山宴游记

自余为僇人（僇，辱也。被贬官待罪），居是州（永州），恆惴栗（惶恐不安）。其隙也（空暇时），则施施（施，同“迤”，迤迤）而行，漫漫而游。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迴溪（曲折的溪流），幽泉怪石，无远不到。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喝得酩酊大醉），醉则更相枕以臥，臥而梦。意有所极，梦亦同趣。觉而起，起而归。以为凡是州之山有異态（特殊景色）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湖南省零陵县西）之怪特。

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华（寺名）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才开始注意这座奇特的山）。遂命仆人过湘江，缘染溪，斲（斲，砍）榛莽（丛生的草木），焚茅茷（茷，枯草叶），穷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伸长两腿而坐，其形如畚箕）而遨（游），则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衽（衽，衣襟）席（坐席）之下。其高下之势，岿然（形容山脉势深幽）洼然（形容山谷低洼），若垤（垤，土堆）若穴，尺寸千里，攒（攒，聚集）蹙（音，缩小）累积（千里景色，都缩小聚集），莫得遁隐；萦青缭白（青色山脉与白色天空），外与天际（与远际天空相

接) ,四望如一(向四周眺望 ,景色都是相同)。然后知是山(西山)之特出 ,不与培塿(塿 ,培塿 ,小土堆)为类(注 :既以自己的人格投射于西山 ,又以西山突显自己品格的高远 ,引出一段论述。既是如此“特立” ,必不苟合与世 ,寂寞之意 ,已意在言外)。悠悠乎与颢气(颢 ,清朗的空气)俱 ,而莫得其涯(尽头) ;洋洋乎(广大的样子)与造物者游 ,而不知其所穷。引觞(取酒杯)满酌(倒满酒) ,颓然就醉 ,不知日之入(太阳下山) ,苍然暮色 ,自远而至 ,至无所见 ,而犹不欲归。心凝形释 ,与万化冥合(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以前游山不算真正的游山) ,游于是乎始 ,故为之文以志。是岁元和四年(西元 809 年)也。

(《始得西山宴游记》为柳宗元永州八记之首篇 ,写于“永贞政变”之后 ,柳宗元被贬放于永州的第四年。柳宗元进入仕途后 ,主张改革时政 ,并参加王叔文所领道的政治革新。不料引起保守势力反扑 ,王叔文等人遭革职 ,柳宗元受波及 ,被流放至偏远的永州担任司马一职。柳宗元贬谪永州之后 ,政治理想落空 ,心情委屈抑郁。于是寄情于山水之中 ,以寻求心灵慰藉。这段期间 ,他写出许多山水小品文 ,其中最受后世推崇的 ,就是“永州八记”。这八篇游记超越了“山海经”、“水经注”等地理记游 ,成为游记散文的精品。柳宗元的山水游记不是单纯地描写山川景物 ,而是透过山水游记反映内心情感 ,将其遭谪的悲愤和怀才不遇的痛苦寄寓于文中 ,使游记呈现出情景交融的境界。其中 ,《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鉤潭记》、《钴鉤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 ,被称为“永州八记”。游西山的特殊体验 ,使柳宗元终能从政治失意的挫折中暂时获得解脱。痛苦的灵魂 ,终于找到了生命的出路。)

## 黔之驴

(这是一篇大眾耳熟能详的寓言故事。柳宗元借著“黔之驴”以讽刺那些虚有其表,却又惯于逞能者的悲剧下场。这篇文章创造出两个后人所熟悉的成语:“黔驴技穷”、“庞然大物”。)

黔(今贵州省)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至则无可用(驴子没有什么用处),放之山下。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蔽林间窥之,稍出近之,慄慄然(谨慎恭敬的样子)莫相知(不知道驴是什么动物)。

他日,驴一鸣,虎大骇远遁,以为且噬(咬、吃)己也,甚恐!然往来视之,觉无异能(特殊异能)者,益习(熟悉)其声,又近出前后,终不敢搏(与驴相搏)。稍近益狎(轻慢、戏弄),荡倚冲冒(搖动、挤靠、碰撞、冒犯)。驴不胜怒,蹄(踢)之。虎因喜曰:“技止此耳!(驴的本事只有这样子而已)”因跳踉(跳动、跳起)大啖(吃)断其喉,尽其肉,乃去。

噫!形之庞(高大)也类有德(好像有才德),声之宏也类有能(能力)。向(昔日、从前)不出其技,虎虽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 捕蛇者说

(柳宗元以生动的故事叙述,呈现一幅苛政(赋歛)之毒比毒蛇更甚的图象,文章生动而深刻。本文历来为人所推崇。)

永州之野产异蛇(奇异的毒蛇),黑质而白章(咬)人,无御之者(无人可抵抗牠的毒性)。然得而腊(制成肉干)

之以为饵(药品),可以已(治愈)大风(麻疯之类的恶疾)、挛跼(手脚弯曲不能伸直的病)、痲疔(恶疮,恶疫),去死肌(坏死的肌肉),杀三虫。其始太医以王命聚之(皇帝的命令而搜集这种毒蛇),岁赋其二(两只这种毒蛇)。募有能捕之者,当(抵税)其租入。永之人争奔走焉(竞相捕蛇)。

有蒋氏者,专(专门于)其利专(补蛇的利益)三世矣。问之,则曰:“吾祖死于是,吾父死于是,今吾嗣为之十二年,几死者数矣(有几次差点被蛇咬死)。”言之貌若甚戚专(悲伤)者。

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将告于蒞事者(主政者),更若役(更改你的赋税方式),复若赋(恢复原来的赋税),则如何?”

蒋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将哀而生之乎?则吾斯役(指捕蛇)之不幸,未若复吾赋(缴租税)不幸之甚也。(赋税之毒更甚于毒蛇,捕蛇人宁可冒生命危险捕蛇,也不愿恢复原有的赋税)向(以前)吾不为斯役,则久已病(贫困)矣。自吾氏三世居是乡,积于今六十岁矣。而乡邻之生日蹙(邻居们的生活日益困窘),殫(竭尽)其地之出(出产),竭其庐之入(收入),号呼而转徙(迁移),饥渴而顿踣(跌倒;倒毙),触风雨,犯寒暑,呼嘘毒疔,往往而死者,相借(形容众多)也。曩(从前)与吾祖居者,今其室十无一焉(十家住户有一户空屋);与吾父居者,今其室十无二三焉;与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无四五焉(十家住户有四五户空屋)。(人口愈来愈少,非死即徙)非死即徙尔,而吾以捕蛇独存。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隳突(骚扰)乎南北,隳然而骇者,

虽雞狗不得宁焉。吾恂恂(紧张恐惧的样子)而起,视其缶(瓦器,腹大口小,有盖),而吾蛇尚存,则弛然(放松心情)而臥。谨食之(谨慎喂食毒蛇),时而献(定期呈献给官府)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尽吾齿(养活我的生命)。盖一岁之犯死者二焉(一年只要冒两次生命危险捕蛇),其余(其余时间)则熙熙而乐,岂若吾乡邻之旦旦有是哉(我的邻居每天都忧心缴不起租税)。今虽死乎此(被毒蛇咬死),比吾乡邻之死则已后矣,又安敢毒耶(哪里敢视毒蛇为毒呢?)?”

余闻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于虎也!”吾尝疑乎是,今以蒋氏观之,犹信(才相信)。呜呼!孰知赋敛之毒,有甚于是蛇者乎!故为之说,以俟(等待)夫观人风者(考察民情风俗者)得焉。

(林纾评:“《捕蛇者说》,胎‘苛政猛于虎’而来。命意非奇,然蓄势甚奇。”)

## 黑 说

鹿畏獮(一种猛兽。形大如狗,毛纹似狸。),獮畏虎,虎畏黑(一种大熊)。黑之状,被发人立,绝有力而甚害人焉。

楚之南有猎者(猎人),能吹竹为百兽之音(模仿各种野兽的声音)。寂寂(寂靜无人声)持弓矢罍(小口大肚的瓶子)火,而即之山,为鹿鸣以惑其类(其它的鹿),伺其至,发火而射之。獮闻其鹿也,趋而至。其人恐,因为虎(虎的声音)而骇之。獮走而虎至,愈恐,则又为黑(熊的声音),虎亦亡去。黑闻而求其类(同类),至,则人也(发现是人类)

装熊的声音)。掙(抓)搏挽裂而食之。

今夫不善内而恃外者,未有不为罟之食也。

## 临江之麋

临江之人,斂(狩猎)得麋霓(动物名。脊椎动物哺乳纲偶蹄目。与鹿同类而稍大),攜归畜之。入门,群犬垂涎(想吃掉这只麋鹿),扬尾皆来,其人怒挞(用棍、鞭等拍打)之。自是日抱就犬(抱著麋鹿靠近狗犬),习示之(让狗习惯看见麋鹿),使勿动,稍使与之戏(让狗和麋鹿一起游戏)。积久(时间久了),犬皆如人意。麋稍大,忘己之麋也(麋鹿忘了自己是麋鹿),以为犬良我友(是我的好朋友),抵触偃仆(倒下)益狎(轻慢)。犬畏主人,与之俯仰(举止动作)甚善,然时啖(咬)其舌(形容垂涎貌)。三年,麋出门外,见外犬在道,甚众,走欲与为戏,外犬见而喜且怒,共杀食之,狼借(形容凌乱不堪)道上,麋至死不悟。

## 桐叶封弟辨

古之传者(古代的记载)有言:“成王以桐叶与小弱弟,戏(开玩笑地)曰:‘以封汝。’周公入贺。王曰:‘戏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戏。’乃封小弱弟于唐。”

吾意不然(我认为事情不可能是这样子)。王之弟当封耶,周公宜以时(适当时机)言于王,不待其戏,而贺以成之也;不当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不合情理)之戏(开玩笑时),以地与人,以小弱弟者为之主(君主),其得为圣乎(这

样是圣人的行为吗?)?

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随便戏言)而已,必从而成之耶?设有不幸,王以桐叶戏妇寺(妇人及宦官),亦将举而从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行为做得如何)。设(假设)未得其当,虽十易(十次更改)之不为病;要于其当(妥当),不可使易(变更)也,而况以其戏乎?若戏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过(完成过错到底)也。

吾意周公辅成王宜以道(正道),从容优乐,要归之大中(中庸之道)而已。必不逢其失而为之辞;又不当束缚之,驰骤(驱使)之,使若牛马然,急(急躁)则败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自制),况号为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缺缺(原文为‘垂+夫’,小聪明)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这件事不可信)。

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是太史尹佚所促成的)。”

(这是柳宗元所写的一篇辨伪文章,同时也借此阐述他的政治理念。王者之德,在行事之得当与否,不得当则更改,得当则不可使更改,而非维系于“君无戏言”这种似是而非的观念。)

## 梓人传

裴封叔之第(房子),在光德里。有梓人(从事建筑的人;木匠师傅;相当于现代的建筑师)款(敲)其门,愿佣(租)隙宇(空屋)而处焉。所职(职掌;指随身携带的东西),寻、引(测量长度的工具;古时八尺为一寻,十丈为一引)、规、矩、绳、墨,家不居(存放)簞(一种用来磨去谷壳的器具)斲(斧头)之器(建筑房子的工具)。问其能(才能),

曰：“吾善度材（衡量材料），视栋宇之制（结构规模），高深方圆短长之宜，吾指使（指挥）而群工役（做工）焉。舍我（若没有我），眾莫能就（完成）一字。故食于官府，吾受祿三倍，作于私家，吾收其直（值；工资）太半焉。”

他日，入其室，其床阙（缺）足（缺脚）而不能理，曰：“将求他工（将请求别的木匠来修理）。”余甚笑之，谓其无能而贪祿嗜货者。

其后，京兆尹将饰（修建）官署，余往过焉。委（堆置）群材，会眾工。或执斧斤，或执刀锯，皆环立向（向）之。梓人左持引，右执杖，而中处焉。量栋宇之任（负荷），视木之能举，挥其杖，曰“斧！”彼执斧者奔而右。顾而指曰：“锯！”彼执锯者趋而左。俄而，斤（斧）者斲（砍、削木），刀者削，皆视其色（脸色），俟其言，莫敢自断者。其不胜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抱怨）焉。画宫（房屋施工图案）于堵（墙壁），盈尺（图才一尺多）而曲尽其制（将房屋的结构都完整表现出来），计其毫釐而构大厦，无进退（误差）焉。既成，书于上栋，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则其姓字也，凡执用之工不在列。余圜（环绕、围绕）视大骇，然后知其术之工大矣。

继而歎曰：“彼将舍其手艺，专其心智，而能知体要（纲要）者欤！”吾闻劳心者役人，劳力者役于人，彼其劳心者欤！能者用而智者谋，彼其智者欤！是足为佐天子，相（治理）天下法矣（梓人盖房子的方法，可以做为治理国家的法则）。物莫近乎此也（没有比这个更相似的了）。彼为（治理）天下者，本于人（用人）。其执役者，为徒隶（服劳役的狱囚），

为乡师、里胥(古代管理一里的官长)。其上为下士,又其上为中士,为上士;又其上为大夫,为卿,为公。离(区分)而为六职,判而为百役(百官)。外薄(接近)四海,有方伯、连率(皆官名)。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职官名。古代掌理案卷、文书的小吏),又其下皆有啬夫(职官名。秦置为乡官,掌听讼收税等事情,汉有虎圈啬夫等)、版尹(职官名。古代掌管户籍的官吏)以就役焉,犹众工之各有执伎以食力(自食其力)也。

彼佐天子,相天下者,举而加(任职)焉,指而使焉,条其纲纪而盈缩(增减)焉,齐其法制而整顿焉,犹梓人之有规、矩、绳、墨以定制也。择天下之士,使称其职;居天下之人,使安其业。视都知野,视野知国,视国知天下。其远迩(远近)细大,可手据其图而究焉。犹梓人画宫于堵,而绩于成也。能者进而由(任用)之,使无所德;不能者退而休(革职)之,亦莫敢愠。不衒(炫示、夸耀)能,不矜(夸大)名;不亲小劳,不侵众官,日与天下之英才,讨论其大经(大原则),犹梓人之善运众工而不伐(自夸)艺也。夫然后相道得,而万国理矣。

相道既得,万国既理,天下举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后之人循迹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谈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执事之勤劳,而不得纪焉。犹梓人自名其功,而执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宰相的伟大)通是道者,所谓相而已矣。其不知体要者反此。以恪勤为功,以簿书为尊,衒能矜名,亲小劳,侵众官,窃取六职、百役之事,听听(争辩不休)于府庭,而遗其大者远者焉,所谓不通

是道者也。犹梓人而不知绳墨之曲直,规矩之方圆,寻引之短长,姑夺眾工之斧斤刀锯以佐其艺,又不能备其工,以至败绩用而无所成也!不亦谬欤!

或曰:“彼主为室者(房子的主人),傥或(如果)发其私智,牵制梓人之虑,夺其世守,而道谋是用;虽不能成功,岂其罪耶(岂是梓人的过错)?亦在任(信任)之而已!”

余曰:“不然!夫绳墨诚陈,规矩陈设,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狭者不可张而广也。由我(遵照梓人的方法)则固(坚固),不由我则圯。彼将乐去固而就圯也(若主人还是坚持己见,宁可房子盖坏),则卷其术,默其智,悠尔而去。不屈吾道(不能违背自己的专业),是诚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货利,忍而不能舍也,丧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栋桡屋坏,则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

余谓梓人之道类于相(宰相),故书而藏之。梓人,盖古之审曲面势(审察木材之面貌曲直正反)者,今谓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杨氏,潜其名。

(这篇名为“梓人传”,其实是柳宗元借梓人的事蹟而用以阐述宰相治国之道。治国之道无须宰相事必躬亲,而是宰相统掌全局,而由百官专职分工。若君王自以为是,干预治国时,宰相应能坚守原则,宁可放权职位,也不可贪恋权位而迎合上意。)

## 螾蟪传

螾蟪(动物名。一种虫。传说中好负重物。)者,善负(善于负重)小虫也。行,遇物辄持取,卬(抬起)其首负之。背愈重,虽困(困难加剧)不止也。其背甚涩,物积因不散。

卒蹶(跌倒)仆,不能起。人或怜之,为去其负(负担)。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往高处爬),极其力不已(用尽力气而不停止),至坠地死。(柳宗元借著为螾蚘立传以讽刺那些贪得无厌者的丑态。)

今世之嗜取者,遇货不避,以厚其室,不知为己累也,唯恐其不积(积蓄)。及其怠而蹶也,黜弃之,迁徙之,亦以病矣。苟能起,又不艾(停止),日思高其位,大其祿,而贪取滋甚,以近于危坠。

观前之死亡不知戒,虽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则小虫也,亦足哀夫!

## 驳复讎议

(议,又称驳议,是一种辩驳、辩论的文体。这篇文章是柳宗元上书批驳陈子昂的《复仇议》。当时发生一件犯罪案例,徐元庆为父报仇,杀了官吏,然后去自首。陈子昂当时处理这个案件的做法是:“诛之而旌其闾”。既判徐元庆死刑,但又在其乡里褒扬他能报父仇,尽孝道,然后建议“请编之于令,永为国典”。柳宗元认为“既诛杀又褒扬”是自相矛盾,如果犯罪的行为应搞满就不应该给予褒扬,如果他的行为值得褒扬,就不应该判他死刑。“旌”与“诛”不可并用。)

臣伏见天后时,有同州下邳人徐元庆者,父爽,为县尉赵师韞所杀,卒能手刃父讎(仇),束身归罪。当时谏臣陈子昂建议,诛之而旌(表扬)其闾(乡里),且请编之于令,永为国典。臣窃独过之。

臣闻礼之大本,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子者(做儿子为报父仇而杀人)杀无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乱也。

若曰无为贼虐,凡为治者杀(官吏错杀人)杀无赦。其本则合(礼和法的本意相同),其用则异(实施则不同)。旌与诛,莫得而并焉。诛其可旌(处死可以旌扬的人),兹谓滥(滥用刑罚),黜(滥用)刑甚矣!旌其可诛(旌扬应该处死的人),兹谓僭(超越本份),坏礼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传于后代,趋义者(想趋向仁义的人),不知所向;违害者(想要远离祸害的人),不知所立,以是为典可乎?

盖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统于一而已矣。向使刺讞(审判定罪)其诚伪,考正其曲直,原始(考究根源)而求其端(原因),则刑礼之用,判然离矣(可清楚分辨)。何者?若元庆之父,不陷于公罪,师韞之诛,独以其私怨,奋其吏气,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问,上下蒙冒,籲号(人民的呼籲哀号)不闻;而元庆能以戴天为大耻,枕戈为得礼,处心积虑,以冲(刺)讎人之胸,介然(坚定)自克(自己完成),即死无憾,是守礼而行义也。执事者,宜有惭色,将谢之不暇,而又何诛焉?

其或元庆之父,不免于罪,师韞之诛,不愆(没有过失)于法,是非死于吏也,是死于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伤害)奉法之吏,是悖骜(轻傲、狂妄)而凌上也。执而诛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议曰:“人必有子,子必有亲,亲亲相讎(为爱父母而相互仇杀),其乱谁救?(如何防止这种祸害?意指必须对报仇者处于死刑。)”是惑于礼也甚矣!礼之所谓讎(报仇)者,盖以冤抑沈痛而号无告也,非谓抵罪触法,陷于大戮(死罪),而曰:“彼杀之,我乃杀之(他杀了人,所以必须处死他)。”不议曲直,暴寡

胁弱而已。其非经背圣，不亦甚哉！

《周礼》：“调人（官名，调解民间纠纷），掌司万人之讎。凡杀人而义者，令勿讎，讎之则死。有反杀（反而杀人）者，邦国交讎之。”又安得亲亲相讎也（怎麼可以因为爱父母就能夠杀人呢！！）《春秋·公羊传》曰：“父不受诛，子复讎可也；父受诛，子复讎，此推刃（持刀杀人）之道，复讎不除害（为报父仇而杀人不能免除刑责）。”今若取此以断两下相杀（赵师韞及徐元庆的相互杀人），则合于礼矣。

且夫不忘讎，孝也；不爱死，义也。元庆能不越于礼，服孝（为父报仇）死义（自首就死），是必达理而闻道者也。夫达理闻道之人，岂其以王法为敌讎者哉（岂会冒犯王法！柳宗元认为一定是官吏有所过失。）！议者反以为戮，黜刑坏礼，其不可以为典明矣。（陈子昂的做法是“先法后情”，不论原因，凡杀人者必须处死，然后考量其杀人动机是为报父仇，因此再给予旌扬。柳宗元认为这种做法矛盾，并不足以为国家法典。）请下臣议附于令（法令），有断斯狱者，不宜以前议从事。谨议。

# 下 篇

刘禹锡教育思想与教育论著选读



刘禹锡对于学校教育很关怀。他对当时(晚唐)不注意养材,“胶庠不闻弦歌,而室庐圯废,生徒衰少”的现象,表示不满。他感于当时这种学校教育衰废现象之所以产生的原因,是由于“无资财以给其用”,所以他便建议把每年各州县的祀孔经费,一半归地方增办学校,一半归国库。这种建议是有积极意义的,据他计算当时有一千七百州县,每年祀孔经费超过四千万,这对于教育事业,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可惜他这种建议没有被采纳,在统治者看来,祀孔的欺骗作用很大,是不能废除的。

## 刘禹锡的生活经历和著作

刘禹锡,字梦得,唐代宗大历七年(772)生,唐武宗会昌二年(842)卒。晚年曾任太子宾客,后世称刘宾客。刘禹锡自说是汉代中山王刘胜的后人,依其封地,刘胜的子孙皆被称作中山人,韩愈、柳宗元文中都曾以此称之。实际上不独刘禹锡未曾一日生活在中山之地,即使他的先辈也与此地无涉。说他是中山人的依据确系世数久远,不足为证。白居易的诗文和《旧唐书本传》均称他为彭城人,这是以刘氏的郡望言之,唐人郡望与其家居所在地并无必然联系。刘禹锡原来是北方匈奴族的后裔,其先世为北朝豪族。他《自传》里所说的七代祖刘亮,就在北朝做官,为冀州刺史、散骑常侍。北魏远在孝文帝时已把国都由平城(山西大同市)迁到了洛阳,因而刘亮才随宦辙把家定居在洛阳北部都昌里。刘家的墓葬亦选在洛阳北山,后以墓地狭小,又改在荥阳檀山原。这样,洛阳便是刘禹锡的籍贯。他的曾祖父刘凯、祖父刘<sub>隗</sub>都曾仕宦于唐。父亲刘绪遭逢安史之乱,为了避难,举族东迁,寓居苏州,并出任浙西观察使幕的从事,随后提升为盐铁副使、殿中侍御史,在<sub>埭</sub>桥主管转运业务。<sub>埭</sub>桥在安徽宿县

城南古汴水上,是由淮河通往泗、汴二水的枢纽。当年刘晏在此设置了巡院,选拔勤廉干练的士人负责管理工作,故可推知刘绪是一位专于盐务,又通于理财的人。刘禹锡出生于其父东迁之后,在江南吴地迈出了人生旅途的第一步。

## (一)人生的起步

谈起江南吴地,就会令人感受到那里的神奇魅力。位居东南形胜之地,是与中原接触的前沿,土肥美,物丰饶,山清水秀、风光妩媚,传统文明历史悠久,具有发展经济和文化的有利条件。《史记·货殖列传》指出:“夫吴自阖庐、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经过春秋到汉代的探索与开发,吴地已形成了不同于中原内地仅限于农业耕作的经济结构。尤其是中原地区每次动乱,大量人才南迁,客观上促进了吴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以及地域文化的积累和人才的培养。到了中唐,吴地经济文化的发展,显示了历史的奇迹,人文荟萃,富甲天下。恰逢此际,刘禹锡的人生便从这里起步了。在他现存诗文的某些篇章里,我们尚可了解到他童年生活的大致情形。童年的他不像封建社会农民家的孩子,没有经受过放牛、打柴的劳累,没有在田间尝过风雨、烈日的滋味,更没有穷困与饥寒给他留下痛苦的记忆。在他的《送裴处士应制举》诗里,笔涉孩童时期却情不自禁地写道:“忆得童年识君处,嘉禾驿后联墙住。垂钩斗得王余鱼,踏芳共登苏小墓。此事今同梦想间,相看一笑且开颜。”嘉禾之名始于三国吴黄龙三年(231),有嘉禾生于野,遂将县名始改曰禾兴,旋改称嘉兴。王余鱼是一种形貌较为特殊的鱼。《文选·吴都赋》注云:“王余鱼,其身半也。俗云:‘越王脍鱼未尽,因以残半弃水中为鱼,遂无其一面,故曰王余也。’”其又名叫鮠,是比目鱼中的一种,两目在右侧,此侧为灰褐或黑色,左侧向下而呈白色。苏小,《方与胜览》

说是晋代歌妓,其“墓在嘉兴县西南六十步”,这是文人喜欢歌咏的题材。可见,诗人笔下的意象抹上了一层吴文化所具有的浪漫色彩,也流露了对童年愉快生活的眷爱之情。当然,与小伙伴嬉游玩耍不是刘禹锡儿童生活的主要内容。他在诗文里不上一次地说过,“臣家本儒素”。这种家庭大都要求后代治举业、入仕途,成就功名,对其子弟的教育与训练是比较认真和严格的。儒家经典、诗文辞赋则是陪伴刘禹锡成长的教科书,他与达官显贵、高门世宦家的纨绔子弟是判然有别的,而表现出一种龟勉刻苦、自励奋进的精神。正如他自己讲的:“清白家传贵,诗书志所敦”(《武陵书怀五十韵》);“纷吾本孤贱,世业在逢掖。九流宗指归,百氏旁捃摭。”(《游桃源一韵》)逢掖是书生的代名词,刘禹锡这位读书人自幼为学读书的态度则非寻常人可比。他立志坚定,敦不可移。知识视野宽阔,诸子百家兼收并蓄,却能宗其“指归”,把握诸家学说的精髓,做到博而不杂,专而不陋。特别是他对学习诗歌写作的爱好与努力,尤为突出。他在《刘氏集略说》里自述:“始余为童儿,居江湖间,喜与属词者游,谬以为可教。视长者所行止,必操觚从之。”他大约在十多岁的时候就曾离开过父母,跟随中唐前期诗坛上方外宗主皎然与灵彻学诗。他年纪不大,勤奋聪敏,常常捧着笔砚,陪侍在老师身边,与之吟咏唱和,并赢得了两位诗僧的称赞,“皆曰孺子可教”。这段学诗的经历,对刘禹锡的诗歌创作和文学理论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历史上,江南吴地的人才密度大、辐射度广、知名度高,而且多出全能型的才士,刘禹锡就是这个群体中的佼佼者。他在文学、哲学、书法、音乐,乃至医道、天文诸方面表现出高超的全能性,都与他接受的早期教育和智力开发直接关联。显而易见,刘禹锡的人生起点是幸运的。吴地深厚的文化渊源,家庭奉儒的遗风余绪,严父良师的训导培养,则是催发他迅速成长的温床。而个人的资质禀赋和“厚自淬琢,靡遗分阴”(《献权舍人书》)的毅力,及科举体制的刺激所产生的特定心态,诱发出一种不辱家声、不堕门风的宿志和丰厚

的才识学力,这些构筑起使他成才的内在基础。因而,当他十九岁离开江南,北游长安,投身士林的时候,便大展风采。

## (二)科举入仕

科举是自隋代以来,我国封建社会分科考选官吏后备人员的制度,是封建士子通往官场、参与国家政治、实现人生价值的主要门路。虽说“唐人入仕之途甚多”(《十七史商榷》卷八十一),诸如流外入流、门荫、战功、上书言事、大臣奏荐等,但科举取士是社会影响最大的一种选官手段。它包括名目繁杂的取士科目,《唐六典》、《通典》将常贡之科大要分为六项,即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王鸣盛简单归纳为:“大约终唐世为常选之最盛者,不过明经、进士两科而已。”(同前)唐德宗之后,宰相和朝廷内外要职主要由进士科出身的人来担任。换言之,考取进士不仅是应试举子个人的升沉得失,也关系到国家未来政局、社会前景的大问题。重进士是中唐普遍的社会心理,人们把进士登科称为登龙门。《封氏闻见记》里讲述了一个故事,说有个叫张缙的书生,是“汉阳王柬之曾孙也,时初落第,两手捧《登科记》(登记进士擢第的名册),顶戴之曰:‘此千佛名经也。’”可见人们对进士是何等的企羨。然而考取进士绝非易事,据徐松《登科记考》载,进士及第者,贞观时每年平均约九人,中唐稍多,也超不出三十几人。参加进士科考的人必须是学馆里选举的“生徒”,否则必得由乡里保荐,州县甄选,获得“乡贡”的资格以后,才能进京赴考。刘禹锡却在未出茅庐之时就曾得到前辈权德舆等人的延誉。正如他在给权的信中说:“禹锡在儿童时已蒙见器,终荷荐宠,始见知名。众之指目,忝阁下门客。”(《献权舍人书》)权德舆和刘禹锡的父亲是僚友,两人过从较密。因此,孩童时的刘禹锡有机会与他接触,从而才可能博得权的赏爱。如今我们在权的文集中尚能看到刘禹锡给他的第一个印象:“始予见其<sub>君</sub>,已习《诗》、《书》,佩<sub>觿</sub>

髻，恭敬详雅，异乎其伦。”（《全唐文》卷四九一）<sup>①</sup>即是儿童头发束成两个小角的样子，<sup>②</sup>髻髻是指衣服上佩带的象骨制作的装饰品。在权的眼里刘禹锡这个孩子不只是意态端庄文雅，而且早慧，小小的年纪就已经啃起艰深的儒家经典《诗经》与《尚书》，确实是个出类拔萃的儿童。刘禹锡被权赏识，好似千里驹幸遇伯乐，为刘禹锡早期成长增加了助力。而他也没有辜负前辈的奖掖，未满二十岁即临长安，信心百倍地迎接场屋间的较量。事隔十几年后他在《谒枉山会禅师》诗中颇感自豪地说：“弱冠游咸京，上书金马外。结交当世贤，驰声溢四塞。”金马是汉代宫门名，此处借汉指唐。四塞意指四面八方。刘禹锡向皇帝上书是唐代士子求得晋身的方式，不足为奇。而凭借自己的饱学与风采进行社交活动，在上层社会产生了轰动效应，倒是很难得的。不过，还有更大的喜讯等待着这位场屋的竞争者。

唐代进士科考试每年一次，由礼部掌管。贞元九年（793），由户部侍郎顾少连代行礼部侍郎的职权，主持考试，录取了三十二名。刘禹锡和柳宗元同榜登第。因考试成绩优异、备受考官的嘉许，一时消息传开，竟成长安中的美谈。刘禹锡此时的欣喜之情，我们可从他三十年后写的《送张盩赴举》中的诗句窥得：“永怀同年友，追想出谷晨。三十二君子，齐飞凌烟旻”，其春风得意之态，不言而喻。刘禹锡没有一味地陶醉在“一幸而中试”（《自传》）的欢悦中，他乘胜前进，紧接着参加了博学宏词科的考试。这属制举科目里的一种选拔人才的考试，在唐代不同常科定期举行，每次入选的人数也不超三五名。制科出身的人在宦途上升迁尤易，美官可期。但刘禹锡荣登宏词科后没有立即求官，而回到<sup>③</sup>桶桥与父同去洛阳旧居，探望在那里生活的祖母（依瞿蜕园说，见《刘集笺证·附录一》）。临行前权德舆为他们父子写了赠序文，称颂刘禹锡的长进和前途，兼为其家喜庆祝贺。贞元十年（794）权擢任起居舍人，刘禹锡有书相投，表达了希望其汲引之意，第二年他在吏部拔萃科考试中获选。至此，他连登三科，敲开仕宦之门，正以“丈夫无特达，虽贵犹碌碌”（《华山歌》）的

豪言壮语鞭策自己。既而,授予他太子校书。这是一个正九品的东宫属官,负责校理崇义馆的图书,职位虽低,却有机会博览群书,接触一些朝臣官僚,开阔眼界。大约一年多的时间,已罢埭桥巡院之职的父亲在扬州病故。于是他南下奔丧,葬父于茱阳,在洛阳附近陪同母亲,丁忧家居。刘禹锡从应进士举到丁父忧期间所创作的诗文,仍存于其集子里的只有高唱理想的《华山歌》,缘事而发、微带讽意且有辩证思想的一组小品文《因论》,及二三首赠答诗。寥寥数篇展露了他的学力器识和风发的书生意气,自然会引得同辈的青睐。

### (三)从幕僚到监察御史

刘禹锡《自传》云:“既免丧,相国扬州节度使杜公领徐泗,素相知,遂请为掌书记”这是贞元十六年(800)的事情。当年五月,徐泗濠节度使张封建病死,徐州军乱,不接受行军司马韦夏卿的节制,拥立张封建的儿子张愔为留后,朝廷没有答应。六月,诏淮南节度使杜佑兼任徐泗濠节度使,令其兴兵讨伐。杜佑与刘禹锡的父亲曾有同僚之谊,又很欣赏故人之子的文才,特征召他入幕,任徐泗濠节度掌书记。刘禹锡立刻投身于戎马征战的军旅生活,数月之中“恒磨墨于楯鼻上,或寝止群书中”(《刘氏集略说》),紧张辛劳的军务使他得到了锻炼,也耳闻目见藩镇之祸给国计民生带来的危害。不料,杜佑部将进讨接连失利,九月,朝廷被迫承认张愔为留后,罢去杜佑兼领徐泗濠三州之职,仍任淮南节度使,刘禹锡改任淮南藩幕的掌书记。扬州是淮南节镇的治所,他在那里工作一年多,为杜佑撰写表、状甚多,现存者二十余件,很受府主杜佑的器重。从另一方面看,杜佑是位著名学者,有着长期宦游经历,他谙悉财赋与政务的管理,所撰《通典》,记载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就在贞元十七年(801)十月,全书二百卷编成。可想而知,刘禹锡受其熏陶是深刻的,对促进他立志经邦,通晓吏事是大有裨补的。他确实也期待府主的栽培,使自己将

来能有建树。他《上杜司徒书》里说：“小人自居门下，仅逾十年，未尝信宿而不侍坐，率性所履，固无遁逃，言行之间，足见真态。”这说明宾主相得，既专且久，而刘禹锡事功理想的深化过程亦可一目了然。在扬州藩幕他时有吟咏，在今存一篇作品的诗题中，记下了他与中唐著名诗人李益等春夜对酒联句的雅趣，可惜这一年多的诗歌存篇无几。

贞元十八年(802)刘禹锡调补京兆府渭南县主簿，渭南属于畿县，凡畿县的主簿和县尉，那时惟有进士出身的人才能得以调任，这个位置是内迁升朝的捷径。上一年，他的好友柳宗元由集贤殿书院正字调任畿县兰田尉，两人自进士登第分手后，将近十年才有了重逢的机缘。从此常有往来，并会同韩泰等去听经学大师施士丐讲授《诗经》。第二年闰十月，刘禹锡升任监察御史，柳宗元也入朝任监察御史里行。他们的品级不高，却职掌着巡察监督、纠举官吏过失之权，有责任过问民政、财政、军事、刑狱等事情，还能与上层官僚相处交游，洞察吏道、朝政的黑暗和腐败。这一职务成了他们要求改革现政的催化剂。正巧同一年，韩愈由四门博士迁为监察御史，三位锐意进取的才士同事察院。他们思想活跃，壮心高而学识深，议时政、论学术，互相辩难，求同存异，畅所欲言，成为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这年冬末，韩愈因关中旱饥，京畿灾重，官吏急征暴敛，上疏朝廷请求“宽民徭而免田租”（洪兴祖《韩子年谱》）和极论罢宫市（《新、旧唐书·本传》），而被贬为阳山（广东阳山）县令。韩愈被迫离京远赴贬所，他与刘、柳一起共事的短暂光阴消失了，他们的友情却在动荡不已的政局中接受着检验。当不幸的迫害落到韩愈头上的时候，在风言风语里他对刘、柳的信任和友谊终未动摇。他表示：“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或虑语言泄，传之落冤仇。二子不宜尔，将疑断还不。”（《江陵途寄王李李三学士》）其实，韩愈奏疏的内容与随后出台的永贞新政是一致的。权贵打击韩愈必然强化了刘、柳对丑恶朝政的认识以及力求改革的决心。永贞政治风波出现后，

韩愈同刘、柳唱了反调,取媚宦官与低毁革新派的首领。但对刘、柳遭贬则说:“数君匪亲岂其朋,郎官清要为世称。荒郡迫野嗟可矜,湖波连天日相腾”、“吾曾同僚情可胜”(《永贞行》)。刘禹锡于贬窜途中见到了谪居江陵的韩愈,两人仍能珍重友情,诗酒酬唱。刘在和韩的《岳阳楼诗》里写道:“联袂登高楼,临轩笑相视”、“契阔话凉温,壶觞慰迁徙”(《刘集笺证》第一二九二页)。观刘、柳在谪籍中对韩愈皆无一句怨言,柳宗元病逝后,刘禹锡视韩为柳的至交,柳的碑文墓志皆出韩愈之手,对柳的评价亦能说出自己的真实看法。像三位文学家这样,不因政见而影响友情,在事业的共同上不断地合作,一如既往互尊互助,真可谓士林学人中的表率,其人品风致千百年后依然令人钦佩。

#### (四)参与永贞革新

德宗晚年国家积弊深重,如果恪守陋政,不能因时鼎新,这本身就是致乱之源。但是要铲除弊端必须有一定的政治力量,基于这种认识,刘禹锡任监察御史期间与太子侍读王叔文建立了密切的关系。王叔文是越州山阴(浙江绍兴)人,出身寒微,早年曾做苏州司功小官,贞无间任翰林待诏、太子侍读,于太子李诵身边十八年。他来自下层,了解民情和社会矛盾,素有改革之志,“乘闲常为太子言人间疾苦”(《顺宗实录·五》),深受太子的倚重。李诵对社会弊端丛生也很痛恶,常与王叔文等议论革新事宜。《旧唐书·王叔文传》载:太子曾跟王叔文等评议时政,“因言宫市之弊,太子曰:‘寡人见上当极言之。’诸生称赞其美,叔文独无言。”事后,他提醒太子言行须应持重,以防德宗怀疑收买人心,而误了未来的大事。王叔文的才干品德早为时人推许,柳宗元说他具有济世经邦之才,文韬武略之能,洞悉利弊之智,是辅佐帝王的庙堂栋梁(《王侍郎母刘氏志》)。太子侍书王伾与王叔文志同道合,他们很有凝聚力,刘禹锡等一批要求革新

图强的朝中才士逐渐团结在他们周围,形成以王叔文、王伾、刘禹锡、柳宗元为核心的政治势力。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德宗死去,做了二十多年太子的李诵抱病即位,是为顺宗。他决心依靠进步力量重振朝纲,二月以韦执谊为相,王叔文为起居舍人、翰林学士,稍后又任度支盐铁副使、户部侍郎。柳宗元被任命为礼部员外郎,负责礼部起草政令文件,掌管尚书笺表。刘禹锡被提升为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二者皆为事权重要的官职,可以充分发挥他的作用。因为他久在宰相兼度支盐铁使杜佑的身边,其家世又长期接触盐铁事务,所以既可协调杜佑与王叔文之间的工作,又能成为加强中央管理财政、控制盐铁的得力助手。刘禹锡的好友吕温、李景俭、韩泰、韩晔、陈谏、凌准、程异等人也积极支持和参与除旧布新的活动。顿时朝政一新,在政治舞台上革新派与宦官、军阀、豪族大官僚形成了对立的局面,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刘禹锡凌厉直前,勇于任事,“尤为叔文知奖,以宰相器待之”。遇有重大决策,“引禹锡及柳宗元入禁中,与之图议,言无不从”,时号“二王、刘、柳”(《旧唐书·本传》)。可见,刘禹锡和他的好友柳宗元均成为永贞革新的骨干。

王叔文等人推行新政的内容,主要有:一、禁宫市和五坊小儿(为皇宫饲养鹰犬的人)张捕鸟雀横暴闾里;二、罢选乳母,出宫女及教坊女妓;三、罢羨余(地方以赋税盈余名义进贡皇室)、月进,停贡珍玩和时新物;四、禁绝各种杂税,免除德宗贞元二十一年(805)前“百姓所欠诸色课利租赋、钱帛”;五、贬斥出身皇族宗室的贪暴京兆尹李实,起用忠耿正直而遭迫害的官吏陆贽、阳城等人;六、整顿财政,把管理盐铁的职权归属中央。这些见诸实施、明载史册的新政。即便《顺宗实录》也不得不承认使“人情大悦”,“欢呼大喜”。然而,在落实裁抑地方军阀和削夺宦官兵权这两项变革力度很大的措施时,一下子触动了腐朽势力的要害,他们立刻顽固地抵制与反扑。先是西川节度使韦皋派其副使刘辟来京,以总领三川(东、西川及山南西道)之地为条件,要挟王叔文。王怒斥刘辟,欲斩之以打击割据势

力的反动气焰。随后,以神策军老将范希朝任京西诸城镇行营兵马节度使,用最富干才的韩泰为神策行营行军司马,欲在不动声色中接管中央禁军。大宦官俱文珍等长期怙势擅权,闻风自危,急忙“密令其使归告诸将曰‘毋以兵属人’”(《顺宗实录》卷五),革新派夺宦官兵权之谋遂告流产。而西川韦皋、荆南裴均、河东严绶三个藩镇节帅,以顺宗患病为借口请求太子李纯监国。不多日,宦官、藩镇与朝中反对派串通一气,趁王叔文居家守母丧之际,演出一幕顺宗“内禅”的政治丑剧。李纯登基是为宪宗,政变既成,立刻反攻倒算,对王叔文等革新派人物进行残酷打击,一百八十余天的永贞新政便告失败。

“二王、刘、柳”的革新活动,是出现在封建制社会还有发展余地的中唐,是为扭转日渐严重的社会危机而兴利除弊,以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减轻对劳动人民的剥夺。应当说他们的革新适应生产力进一步提高的要求,符合社会进步的趋势,其意义是不能抹杀的。清人王鸣盛认为这次革新“本欲内抑宦官,外制方镇,摄天下之财赋兵力而尽归之朝廷”。从而,“上利于国,下利于民,独不利于弄权之阉宦,跋扈之强藩”(《十七史商榷》卷七十四),王氏的观点颇有见地。值得玩味的是,扼杀革新的原因固然是腐朽势力的联盟所致,但宪宗急于嗣位,与父争权亦是不可忽视的症结。他凭着伎俩得到了皇权,连顺宗之死也给人留下了重重疑窦。他要维持自己的统治,又不能不接受革新派的某些举措,以致使王朝有了一度的中兴。他最终被宦官杀害,也是作茧自缚者的可悲下场。

## (五)贬官朗州

永贞元年(805)八月五日宪宗上台,第二天急忙下诏,首贬王伾为开州(四川开县)司马,王叔文为渝州(四川巴县)司户。九月,对革新派人物接连下手,贬刘禹锡为连州(广东连县)刺史,至十一月,

他还在窜途中,又加贬为朗州(湖南常德)司马。当时除守母丧而居家的李景俭、出使吐蕃的吕温外,一概贬为远州司马:柳宗元为永州(湖南零陵)司马、韩泰为虔州(江西赣县)司马、陈谏为台州(浙江临海)司马、韩晔为饶州(江西鄱阳)司马、凌准为连州司马、程异为彬州(湖南郴县)司马、韦执谊为崖州(广东琼山)司马。王伾到开州不久病故,翌年正月王叔文赐死。史称这桩政治迫害案为“二王、八司马事件”。封建社会的官场,政海暗潮震荡不已是习见的事情,莫足为怪。然而永贞政变的前后,还有着不太为人注意的背景因素。《资治通鉴》载有德宗初年因人谗毁太子李诵,曾引起德宗对太子的不满而欲废黜,另立他认为“孝友温仁”的侄儿、舒王李谊为储君。幸有李泌的强谏,易储之事才得以平息(卷二三三)。待到德宗临死之际,“仓猝召翰林学士郑纲、卫次公等至金銮殿,草遗诏,宦官或曰‘禁中议所立尚未定’,众莫敢对。次公遽言曰:‘太子(李诵)虽有疾,地居冢嫡,中外属心,必不得已,犹应立广陵王(李纯),不然必人乱。纲等从而和之,议始定’”(卷二三六)。《通鉴》里的这两个情节完全能够证明,宪宗李纯急于抢班夺权的缘起:一是其父顺宗之立,不是“禁中”(宦官俱文珍等)的主意,这在顺宗久染风疾、人心不安,宦官操纵皇室废立权柄的情势下,宪宗便可勾结宦官迫使顺宗逊位。二是舒王李谊对他威胁的影子还在,谁又能逆料宦官、朝臣会变幻出什么样的把戏。毋庸置疑,只要拥戴顺宗必然为李纯所切齿,更何况王叔文等人推行革新,又直接侵犯了宦官、军阀和官僚贵族们的利益呢。知此,便能清楚宪宗亟贬王叔文等人的内心隐秘。那么又为何在八九月间已贬过了王叔文、刘禹锡等,到了十一月还要加贬呢?原来就在十月,有个叫罗令则的山人,自长安到秦州,向刺史刘潼游说,称他持有已被幽囚的太上皇(顺宗)的诰命,责令刘潼征兵,等在月内安葬德宗时伺机起事。刘潼将罗押送京师惩办(《新、旧唐书·刘潼传》)。此事肯定使宪宗震撼,觉察人心犹附顺宗,有死灰复燃之险。于是,接连出现了舒王李谊之死,加贬刘禹锡等八人,顺宗病歿,

杀害王叔文,再下诏书云:刘禹锡等八人“纵逢恩赦,不在量移(酌量移近内地)之限”这一系列的骇人听闻的政变余波。襟怀坦白的刘禹锡,遵循着“信道不从时”(《学阮公体》其一)的做人原则,在一帆风顺的仕进中高唱“感时江海思,报国松筠心”(《刘集笺注》第一二八三页),满以为凭借自己的才干与忠贞立功立德。但是弹指之间,卑鄙的阴谋,无情的打击,严酷的现实,一股脑儿地向他袭来,使他在万分忧愤与震惊中开始重新审视这世道人心,反思政局骤变自己所身历目见的往事。他的思想认识产生了一次飞跃,进入了开始彻悟的新境界。在朗州流放的十年里,他对贬谪生活采取了不同流俗的态度,不断地观察思索自然与社会现象,勤奋地从事创作,在文学与哲学的领域内摘取了丰硕果实。

朗州在唐代归属荆南道统辖,是个有着浓郁的荆楚文化气息的地区,春秋、战国时期乃为楚地,“汉兴,更名曰武陵”,“山川风物皆骚人所赋”(《刘集笺证》第六〇五页),历史岁月为这里留下了丰富的人文景观。依着唐制,州司马是个闲差,不得与闻公事,只是给贬谪的官员或“仕久资高耄昏软弱不任事而时不忍弃者”,保留个领取俸禄的职位。上司对其态度是“进不课其能,退不殿其不能,才不才一也”(白居易《江州司马厅记》)。刘禹锡来到州府,照例没有官舍供他居住,他便选择了郡镇东南城楼下面对招屈亭附近的一块高地,筑楼而居。此地,又处于沅水之滨,四野平旷,可眺万景。每年端午节州民们“以角黍饲饭,扬桴中流,竞渡以济”(《舆地纪胜》),进行传统式的悼念屈原活动。与中原相比,州内是汉和少数民族错居,民俗风情开化的程度较为落后。刘禹锡承受着政治高压,久做投闲置散的迁客,在困厄中他却能寻求新的人生价值,打开精神世界里的另一片天地。这首先表现为:遭逢政治失败,舆论的攻击,生活条件的改变,离别挚友的孤独,依然信念坚定,不改初衷。他明确表示,恶势力压迫革新人物,如同把千里马缠住头脚,不能跨越半步。这类反常的行径不会总能得逞,“于是蹈道之心一,而俟时之志坚”(《何卜

赋》)。郑重申明自己的作为是竭忠尽智、光明正大的,招致罪罚是由不顾个人得失,热衷公事的结果。(《上杜司徒书》失败没有使他一蹶不振,反倒认识了挫折对人生的意义,“百胜难虑敌,三折乃良医。人生不失意,焉能暴己知”(《学阮公体》其一)这正是他的过人之处。再者,从特定的心态出发,在新的层面上理解屈原精神的价值,利用才识的个体属性实现灵魂的自由,树立自尊自爱的人格。屈原是士人观念里的忠贞的楷模,却因谗谄蔽贤不容于人主,无法实现报国的功业。但他对才华的张扬,词赋的创作,倒赢得了与日月同辉的士人的生命意义。刘禹锡在这被谗蒙冤之时,以屈原为榜样,在保持忠贞、高洁操守的同时,拿起笔来追索新的价值取向。他在《刘氏集略说》中指出:“及谪于沅、湘间,为江山风物之所荡,往往指事成歌诗,或读书有所感,辄立评议,穷愁著书,古儒者之大同,非高冠长剑之比耳。”这个阶段是他人生经历的转折期,更是诗文创作的丰收季节,数量大、名篇多。无论题材内容的开拓,艺术技巧的锤炼,还是对民间歌谣的重视,文学理论的形成都向前迈出了具有决定性的一步。其三,刘禹锡是站在永贞革新激烈斗争前沿的士子,一般讲,他的心理、行为乃至思想情绪最易受到政治现实的影响,随着政治情势的走向而变化。然而政治剧变的阴影笼罩了他的人生道路,他却没因仕途受挫、理想失落而感到空虚和幻灭。相反,他在学习和探索中把实践活动的政治,转化为精神活动的政治,于思想文化领域坚持斗争。他的《天论》三篇是在朗州所写的哲学力作,是他参加社会政治斗争实践的总结,是对政治改革的理论思考。他提出的“天人交相胜,还相用”的命题,把荀子的“人定胜天”的哲学思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他谪居朗州期间进行着一定的人际交往,他与挚友柳宗元互通诗书,两相切磋与勉励,在思想文化方面二人同有建树。他向遭到宦官欺侮而被贬官的元稹馈物赠诗,颇有声应气求之感。又同白居易唱和,诗友之情至迟是从这时发展起来的。迁谪之中刘禹锡的用世之心仍然是强烈的,他幽愤怨怒的感情在诗文中多有流露,为了

寻求心灵的慰藉,他和僧人常有接触。他对禅理佛性的兴趣正反映了思想深处的矛盾和痛苦。不过,他更多的还是运用与政界故交的联系,以等待新的机遇。从他写给杜佑、李吉甫、李绛等人的书信里,就会看出希望再能得到重用的迫切心情。

## (六)再贬后三任刺史

元和九年(814)冬,刘禹锡果真盼到了召他还京的圣旨,永贞年遭贬的“八司马”除死于贬所的凌准、韦执谊与元和四年(809)已经起用的程异外,还有柳宗元等四人同期征还。饱尝远窜况味的刘禹锡,“十年憔悴”(《刘集笺证》第七〇一页),已添白发,承召此行,恰是新春二月到京。当时他的心境,由短歌“雷雨江湖起卧龙,武陵樵客躡仙踪。十年楚水枫林下,今夜初闻长乐钟”(《刘集笺证》第六九八页)里宣泄出来。刘禹锡以武陵樵客自喻,把相继来京的同召迁客比作卧龙,内心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昔日生活在荒林野水之畔,备受冷遇,如今耳闻宫殿的夜钟,足将踏入“仙踪”(中央尚书省诸曹郎官进出的地方),真是悲喜交集,不胜感慨。刘禹锡正欲趁时再起,却没想到朝廷旨意翻云覆雨,变得这样突然。三月初又下诏书,再贬刘禹锡为播州(贵州遵义地区)刺史,柳宗元为柳州(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刺史,韩泰为漳州(福建龙溪)刺史,韩晔为汀州(福建长汀)刺史,陈谏为封州(广东封开)刺史。唐代播州为蛮荒僻远之地,赵磷《因话录》说它是“最为恶处”。而刘禹锡尚有八十多岁的老母需要随身奉养,诏命始下,他惊诧不已,“吞声咋舌”(《谢门下武相公启》),呼告无门。柳宗元出于义愤和同情,表示愿意与刘禹锡对换两人贬地,并拟奏疏将以力争。幸赖御史中丞裴度向宪宗苦谏,才得改命刘禹锡为连州(广东连县)刺史。这次再贬永贞革新诸人,他特遭嫉恨,独被推到播州最恶处。孟棨《本事诗》说其中的原因是刘禹锡春游玄都观,写了《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紫陌红尘拂面来,

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势利小人们向执政的权贵告了刁状,诬蔑其诗语带讽刺,发泄不满朝廷的怨愤,因而触怒了当局。如果把这与他的《谢上连州刺史表》联系起来推究,就会发现以诗得罪是借口,问题的根子还是在于,上有皇帝和武元衡等权贵心怀遗恨,下有嫉贤妒能的投机钻营者争先谗毁,“广肆加诬”,所以狠加斥逐。那时遭贬官员不许逗留,他带着老母与柳宗元结伴,赶忙上路同行。遥途跋涉十分辛苦,到了郴州刘禹锡又害了疾疾,“扶策在道”,旅途艰难。行至衡阳必得和患难与共的挚友柳宗元分手,临别时刻,友情宦况千种滋味一齐涌来。我们在柳的《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和刘的《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相互咏唱的诗歌里,可以深切地体会到两情依依的动人场景。他们更没有料想,这次分离竟成永诀!

元和十年(815)夏天,刘禹锡来到了连州,担任了十年前他首次遭贬所授予的本州刺史官,他说这是“重领连山郡印绶”(《问大均赋》),可知话语中包孕着多少仕途蹭蹬的苦味。但是身为一州的行政长官,毕竟不同于谪居朗州时的员外司马,能够在有限的职权范围内,做出一些有益于地方和百姓的事情。在任一年后,他写了《连州刺史厅壁记》,备述了郡域沿革、山川地貌、物产职责和气候特征,字里行间流露了喜爱之情。对于“或久于其治,功利存乎人民;或不之厥官,翘颯载于歌谣”的前贤深表景仰。以此证明刘禹锡治理州郡,心目中有追随的样板,行动上有注重调查、把握全局的表现。他的《插田歌》写农民劳动的生活情趣和计吏吹嘘行贿买官的无耻嘴脸,两两对照,反映了刘禹锡作为刺史对世风民情十分清楚,这是为官一方、政通人和的必备条件。连州也是多民族的错居之地,在少数民族中莫徭即今瑶族占多数,刘禹锡与他们保持着联系,关心他们的生活状况和生产劳动。他的《莫徭歌》和《连州腊日观莫徭猎西山》诗,是对瑶族人民友好感情的真实记录。刘禹锡谪守连州,远离乡园和京师,却能承受着委屈,获罪亦不忘忧国,把自己的忧喜与黎民社稷的

命运紧紧地挂靠在一起。当平定淮西叛乱的消息传来时,他写了《贺收蔡州表》倾吐了不胜“踊跃庆快之至”的激情,称颂这次胜利的重大意义是“重见天宝承平时”(《平蔡州》其二)。未及两年,唐王朝消灭了平卢淄青节度使李师道,两河地区军阀分裂割据的反动势力受到致命的一击。他欢欣鼓舞,赞美唐军“兵威神速,旬月之内,鲸鲵就诛”(《贺平淄青表》)。高唱《平齐行》两首颂歌。刘禹锡是一位清正的官吏、爱国的士子,更是精于审美的诗人。连州地区的青山秀水、海风鲜云等优美景色和海阳湖畔赏心悦目的胜迹,使刘禹锡心旷神怡。他增设景点,美化环境,以彩笔绘景记事,为我们留下了《海阳十咏》和《吏隐亭述》这样的佳诗美文。他仍然和柳宗元密切地联系,探讨文学、书法、医道、禅理等问题。与薛景晦论证医药处方,薛将所著《古今集验方》赠给了刘禹锡,他以自己编的《传信方》回报了对方。他又同广州刺史马总、衡州刺史吕温等互有诗札往还,以相互交流拓宽知识视野,提高艺术与学术的水平。然而,不管何时何地刘禹锡是不会忘怀功业的社会价值的,以儒业治国、平天下的追求,永远是他精神家园里无法消失的情结。他左迁连州、时过三年,依旧未获量移,光阴不驻,“常惧废死荒服,水辜愿言”(《上门下裴相公启》)。他这时写的《问大钧赋》充分表露了满腔的抑塞幽怨之情。在他对功业等待无期、悲伤不遇之际,元和十四年(819)冬,将近九旬的老母去世了。按照当时的礼俗法规,官吏丁忧须卸任辞职居家守丧。在护送母柩前往洛阳原籍的途中,十一月经衡阳,突然传来了柳宗元病故的噩耗。刘禹锡既丧慈母,又失良朋挚友,悲痛交加,不可名状。他在《祭柳员外文》中说:“忽承讣书,惊号大叫,如得狂病。”“百哀攻中”,“凄怆彻骨”。柳宗元临终有写给刘禹锡的遗书,希望帮助他抚养子女和编纂遗稿。刘禹锡按照嘱托,妥善地处理后事,而且三写祭文,两度吟歌抒发对知己凋落的“千哀万恨”。

刘禹锡在家居丧两年多,其间政局又发生了变动。元和十五年(820)正月,宦官杀害宪宗,拥立太子李恒,即为穆宗。八月,宰相令

狐楚复贬衡州刺史,赴任南行,途经洛阳,始得与有十几年文字交往的朋友刘禹锡会面,此后近二十年两人交契益深。令狐楚是朋党斗争中的牛党要员,而刘禹锡终生把他视为亲密的文友,自己却能远离朋党间的争斗,并为时人所公认,可见刘禹锡风操品格的高尚。穆宗长庆元年(821)三月,永贞左迁的韩泰、韩晔、陈谏均获量移,稍得近郡,刘禹锡因守丧直到冬天才授夔州刺史。次年正月二日到任,按唐制,照例要向朝廷谢上一表。由于宪宗已死,永贞政治风波在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有所淡化,而朋党争斗日渐抬头。刘禹锡被派往夔州,虽说那里不是上郡名区,但已经比永贞同贬诸人所获量移的程度要好些,他那久被压抑和摧残的心绪开始有所缓解。在《夔州谢上表》里就透露了他心情变化的消息。如果将他到连州的谢上表拿来比较,很容易发现,两篇表文都有对获罪因由的辩白,而夔州的表文多几句特别值得玩味的話。他说德宗擢他为御史是“知无党援”,颂赞穆宗“大明御宇,照烛无私”,自己到任后颇觉“峡水千里,巴山万重。空怀向日之心,未有朝天之路”之慨。这几句话真是动了感情,非同官样文章。言外之意,表白自己无辜受贬,希望新君不要像宪宗那样以私怨而斥贤才,更何况自己报国忠君之心是多么的情恳意切呵。只要看看刘禹锡在夔州为官论奏的内容,就会知晓他勤政务实的作风与深虑卓识的政见,及其坚持革新的精神。他的第一篇《夔州论利害表》明确说出愿效马周等人,勇于进谏,陈述“当州公务”的利病得失,不甘因循旧章,以尽刺史之责。此表所指利害的具体对象,即是《奏记丞相府论学事》的内容,其中严谨周密地论证了振兴教育的出路。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国家人才短缺是教育荒废所致,而教育不振之病在于资金匮乏,使学校“不闻弦歌,室庐圯废,生徒衰少”。强调应革除州县每年祀孔的陋习,节约资金,增加办学投入。经过调查研究,他确切说明:“谨按本州四县,一岁释奠物之值缗钱十六万有奇。举天下之郡县,当千七百不啻,羈縻者不在数中。凡岁中所出于经费过四千万。”他大胆揭露这巨额资金均被经办祀孔的官吏所捞取,对

兴办教育毫无意义。他建议如能把这些资金一分为二,用作州郡与国家两级办学的经费,那么教育的兴旺景象将会与“贞观之风粲然不殊”。然而朝中当权者庸暗无能,把这兴教育才的改革措施束之高阁。刘禹锡《夔州论利害表二》所表示的“详求利病,谨具奏闻”,究竟针对什么事情,因陈奏的文章不传,已不得而知。但他在第二表里引玄宗朝裴耀卿论江淮漕运诸弊一事为证,表明自己进谏的必要性,可以推知所陈奏的事情绝非一般问题。

刘禹锡在夔州时期,他的故友韦执谊的儿子韦绚“自襄阳负书苾”,跋山涉水来到郡府所在地白帝城,投谒刘禹锡,生活在他身边,从师求学。刘禹锡时常把所闻旧事讲给他听,后来经韦绚整理,编写成《刘宾客嘉话录》一书。刘禹锡的诗歌创作在朗州出现新貌的基础上,到了夔州又有了重大的突破。这主要表现在他那富有鲜明艺术个性的《竹枝词》、《杨柳枝词》、《浪淘沙》等作品,成为唐诗百花园中令人瞩目的鲜艳,散发着沁人心脾的芳香,是卓然不朽的文学精品,也是诗人经受了生活与艺术实践的“千淘万漉”之后,始能产生的珍贵的精神成果。刘禹锡的逐臣生活为他提供了接近劳动人民、了解民间淳美厚朴生活习俗的机会以及对“毗谣俚音”这种随处可见的民歌发生兴趣的可能。《旧唐书·本传》记载朗州“蛮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词以教巫祝。故武陵谿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这是他继承骚人传统,学习民歌,从事创作的佐证。他为巫祝写的新词可惜都已亡佚,而他在朗州写的《采菱行》、《竞渡曲》亦能显示吸取民歌营养的成效。还应提及的是他的《阳山庙观赛神》等篇已有了描写“竹枝”的诗句,它表明了诗人谪居朗州就把竹枝歌当作审美的对象。在连州,刘禹锡学习民歌的热情有增无减,他称自己的《插田歌》为“俚歌”,意在点破,以民歌的形式真实地再现农家生活与个人的真切感受,所以作品有供给采风者保留的价值。篇中“齐唱田中歌,嚶吟如竹枝”的诗句,说明他早已熟谙竹歌曲调。巴、渝一带是竹枝调

的故乡,刘禹锡称夔州或叫巴子国与巴城,这里“民俗聚会则击鼓、踏木牙,唱竹枝歌为乐”(《太平寰宇记》卷一三七)。明代正德年间《夔州府志》也记有此处“渔樵耕牧,好唱竹枝歌”。由刘禹锡写于夔州的(畚田行)可以看出,他在僻州远郡不断深入山庄农村,熟悉百姓生产劳动和乡土民情。他本人历经的磨练,得到的民歌艺术的滋养以及现实的政治处境都与往日有所不同了。因而夔州地区欢快悦耳的竹枝歌,会触发诗人依声制词、用其语写其事的创作激情。这样,刘禹锡代巴人而歌的《竹枝词》,和在他之前的顾况、元稹、白居易诸人效仿竹枝歌而自咏的诗篇,则判然有别了。诗人其它的民歌体作品《浪淘沙》九首、《杨柳枝词二首》、《纥那曲二首》等,也都是这一时期写作的。他与友朋间的唱和,至此更为活跃,同元稹、李德裕、白居易等人诗札往还尤多。

长庆四年(824)秋,刘禹锡离夔州转任和州(安徽和县)刺史。《旧唐书·职官志》指出,凡州郡户满四万者为上州,户不满二万者为下州。元和六年(811)九月和州始自下郡升为上郡(《唐会要》七十),其地望财赋皆优于夔州。刘禹锡这次被迁调是免除谪籍的标志,露出了渐获重用的苗头。他告别夔州之际游览了神女庙,巫山峡水奇寓了诗人无限的情思。使他不能忘怀的还有为官的责任,他谦言自愧地说:“唯有九歌词数首,里中留与赛蛮神”,虽然他“白头俯偻”(《别夔州官吏》),看上去是衰老了,但他不满足诗人的美誉,更要在德政上做出后人铭念的业绩。他沿江东下,在赴任和州的途中遍览山川胜色,俯仰生情,吟咏成篇;他的七律名作《自江陵沿流道中》、《西塞山怀古》和古体诗《武昌老人说笛歌》。《九华山》、《秋江早发》等,真实反映了诗人一路上的思想活动和精神面貌。刘禹锡来到和州,正逢旱灾之后,出于对黎民百姓的关心,他把赈灾济贫当作头等大事来抓。接受了前任刺史的交代,他随即巡视境内,安顿灾民。他在《历阳书事七十韵》里叙述了有关情况:“分庭展宾主,望阙拜恩荣。比屋共夔辈,连年水旱并。遐思常后已,下令必先庚。”灾

情是严重的,受害时间长、地域广,到处是凄苦无依的孤儿寡母。百姓嗷嗷待哺,燃眉之急是下令开仓放粮赈济难民。他一面办好实事,一面向朝廷奏明灾害实情,“灾旱之后,绥抚诚难”,请求救援,“慰彼黎庶”(《和州谢上表》)。刘禹锡这种忧时爱民、公而后己、务本求实的品质,在封建士大夫中是难能可贵的。因系自然灾害的教训,主持州郡政务的长官必须考虑百姓吃饭穿衣的大问题。于是他在《和州刺史厅壁记》中写下一段发人深思的话。他以连州、夔州与和州比较,指出:“考前二邦之籍与版图,才什五六,而地征三之。究其所从来,生植有本。女工尚完坚,一经一纬,无文章交错之奇。男夫尚垦辟,功苦恋本,无即山近监之逸。市无嗤眩,工无雕形。无游人异物以迁其志。副征令者率非外求。凡百为一出于农桑故也。由是而言,瘠天下者其在多巧乎!”这些话不能简单地看作是重农轻商封闭意识的流露,而是提醒当政者发展多种副业,不要冲击关系人们生存的耕织生产,否则国家经济就会伤元气。在政务之暇,刘禹锡不忘以诗遣怀写志。他的《金陵五题》这组不朽的怀古诗写于和州,显示了日趋老辣遒劲的诗笔。同期七绝《望夫石》:“终日望夫夫不归,化为孤石苦相思。望来已是几千载,只似当时初望时。”言浅味永,道出了“素蓄所长,效用无日”(《和州谢上表》),报国无门的怆痛。诗人这时唱出的“望夫人化石,梦帝日环营”(《历阳书事七十韵》),和“恋阙心同在羁旅”(《刘集笺证》第一三九页),可作此诗注脚。然而新机遇的到来,或许比诗人预料得更快些,宝历二年(826)时贤裴度再次执掌朝政,冬天召刘禹锡回洛阳,准备授他要职。

## (七)再回京师

刘禹锡少年生活在江南,却因没能往游六朝旧都建康(江苏南京)而曾怀遗憾。这次征还卸职,得以“官闲不计程,遍上南朝寺”(《罢和州游建康》),访古览胜,饱赏山水风光,以偿夙愿。并写有

《经檀道济故垒》、《金陵怀古》等诗,表达了深沉的忧患意识。北上归途,经过扬州恰逢因病罢苏州刺史而返往洛阳的白居易。刘、白两人年齿相同,宦途踪迹相近,交谊之情又不限于诗朋文友。白居易早年曾撰《论太原事状》,揭露拥立宪宗的宦官头目俱文珍的劣迹,义愤之态见于言词。据此可证,他对永贞政变遭受迫害的八司马是深感同情的。而他中年也因权贵嫉恨备尝了沦落失意的苦味。所以,老朋友见面,在诗酒道情之外,更多了一层世路艰难之慨。谈心宴饮席间,白居易悲歌淋漓,唱叹:“为我行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醉赠刘二十八使君》),慰藉多才而遭不幸的朋僚。刘禹锡走笔成章,写了七律《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的应答诗,展露了哲人坦荡的胸怀和志士俊伟的气度。从此两人情谊之笃、过从之密罕与伦比,相互唱和几无虚日。刘、白二人还在北归路上,年末敬宗为宦官所害,其弟李昂即位,是为文宗。大和元年(827)春两人一起抵达洛阳。时当文宗初立,重用了一些名臣,稍露出一一点渴望励精图治的志向。三月授白居易为秘书监,刘禹锡闲居待命,故地重游自然有流年空逝、万事蹉跎之叹。但他不是回头只看过去,而是抬头多往前看,心里期待未来的事业。“闻说功名事,依前惜寸阴”,是《罢郡归洛阳闲居》诗中的话,是他思想情绪主导方面的反映。六月,朝廷任命他为东都尚书省主客郎中,这是对他用世的热情又拨了瓢冷水。只要读读他的《洛下初冬拜表有怀上京故人》、《为郎分司寄上都同舍》便一目了然,东都分司官吏别无职事,只是参加诸如拜表一类走过场、搞形式的无聊活动。刘禹锡对这种消磨意志的闲差大为不满,连白居易诗里亦说:“谢守归为秘监,冯公老作郎官。”(《临都驿答梦得》其二)把自己的朋友比作老不得志的汉代冯唐,为他发抒不平之鸣。秋天,永贞八司马中的韩泰由长安赴任湖州(浙江湖州),路过洛阳,刘禹锡以《洛中逢韩七中丞之吴兴口号五首》相赠,把多年积郁心底的愤满与悲伤,真率坦白地

倾诉出来。在昔盛今衰的感慨中深含着对永贞革新志士的赞美,及宦官乱政、国事日非的殷忧。刘禹锡屡挫不馁的斗志和为国分忧的表情,从顺宗到文宗,时历五朝而始终不渝,老来弥笃。

因宰相裴度汲取,刘禹锡于次年春被调往长安,任主客郎中。此官为礼部属官,负责接待宾客等项事务。封建官场的险风恶浪使他做了二十三年的逐臣之后,又回到了朝廷郎官的位置上,政治生命的圆圈运动不知需要刘禹锡付出了多少代价。他在《初至长安》叹道:“老大归朝客”,“重见帝城春”,只有终南山的景色依旧,其余的事情都今非昔比了。阳春三月,京都花木争芳斗艳,诗人乘游春赏花的兴会又写了《再游玄都观绝句并引》:“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诗歌语带讽意是客观存在的,而备受打击的才士缘景抒发感慨也是情理之常,况且不肯折节献媚的诗人呢。但在朝廷这是非之地就不免要有麻烦。《旧唐书·本传》曰:“太和中,(裴)度在中书,欲令知制诰,执政又闻诗序,兹不悦,累转礼部郎中、集贤院学士。”裴度想重用刘禹锡的打算又告吹了,不得已,退而求其次,授他为集贤殿学士。其官职为掌管校理经籍,考辨邦国大典,征求逸书,承旨撰集文章。颇具才识的刘禹锡很胜任这些工作,又非常勤于职事,“在集贤院四换新霜,供进新书二千余卷”(《苏州谢上表》)。起初他还是等待着大展宏图的机遇,“早岁忝华省,再来成白头。幸依群王府,有路向瀛洲。”(《早秋集贤院即事》)唐人用群玉府喻书殿,把登瀛洲比作儒臣受到推崇和重用。但是大和三年(829)刘禹锡改任礼部郎中、兼做集贤殿学士以来,朝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惯于和宦官勾结的李宗闵当了宰相,接过其父李逢吉的衣钵大搞朋党,排斥裴度与李德裕等人。次年秋天裴度离朝外任,刘禹锡借《与歌者米嘉荣》一诗说出了“近来时世轻先辈,好染髭须事后生”这种意在言外的话,表达了对朝中新贵专横乱政的愤激之情。黑暗的政治环境让刘禹锡很不自安,加上白居易已在大和三年春称疾罢刑部侍郎,去洛阳作太子宾客分司的闲官,而

裴度自李宗闵、牛僧孺人相，痛恶其奸谋秽行，为避祸求安，以年高体弱为由，连上三章用刘禹锡代撰的让官疏表，坚辞机务，请求退休。这些来自刘禹锡身边的变动，对他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他主动要求分司东都，朝廷未准，却久处书殿，无缘进升。“除书每下皆先看，唯有刘郎无姓名”（令狐楚《寄礼部刘郎中》），就连朋友也在为他叹惋。不过刘禹锡仍然没有绝望，他回答说：“群玉山头住四年，每闻笙鹤看诸仙。何时得把浮丘袂，白日将升第九天？”（《酬令狐相公见寄》）诗里语涉神仙皆是指代仕宦，视其诗意则知诗人仍没有放弃知己者提携的一丝希望。大和五年（831）十月，他等来了除为苏州刺史的诏书，从此他又经历了四年半的外官生活。

## （八）外放上州刺史

当时苏州号称名郡，由郎官出任本州刺史，特别是在地方上连年遭受水灾之后去就职，下一步如能善政救灾，业绩突出，犹不失为提拔重用的阶梯。可是刘禹锡则不然，他是资历较深的正郎馆职，于短期之内进身公卿之列，参与机要，为国家负起重担是顺理成章的事。白居易就说：“暂留春殿多称屈，合入纶闱即可知。”（《和集贤刘学士早朝》）这种情况下刘禹锡重赴外官，必定事出有因。在《苏州谢上表》里，他是这样说的：“臣本书生，素无党援”，“唯守职业，实无朋附”，“分忧诚重，恋阙滋深”。那么，朝廷为什么不对忠于职守、光明正大又深爱君国的能臣委以重任，却将他外放，弄得“本末可明，申雪无路”呢？谜底在表文里即可找到：“臣闻有味之物，蠹虫必生；有才之人，谗言必至。”“了然辨之，唯在明圣。”可惜这位“明圣”文宗“勤于听政，然浮于决断”（《旧唐书·韦处厚传》），因缺乏主见常常为流言蜚语所迷惑。权贵们这次仍是利用制造谗言击中了刘禹锡。他很清楚，当年贬刺连州尚有东山再起的可能，不足以决定他一生仕进的升沉、荣枯，而今年逾花甲出牧苏州，这意味着将来执掌政要的

希望太渺茫了。然而,刘禹锡不愧是一个由儒家进取思想培养起来的贤能才士,他要做国家的官,更想办天下的事,心里承受着委屈,却不忘黎民的痛痒。他上任碰到的最紧要也是最棘手的问题,即为如何改善连年水灾给苏州地区的经济与人民生活造成的严重后果,他高于一般封建官吏的一个重要方面,也体现在这种实绩上。苏州属江南吴地,是富庶之区。安史乱后唐王朝加剧了对江南的搜刮,到中唐时形成了“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韩愈语)的局面。地方经济与生活在困境中挣扎,一经水灾的危害,如雪上加霜,惨象环生。百业萧条,“物力索空”(《苏州谢上表》)、“肌寒殒仆,相枕于野”(《苏州上后谢宰相状》),黎民生存的基本条件丧失殆尽。刘禹锡吸收了和州任上的赈灾经验,首先深入灾区,躬自“询访里闾,备知凋瘵”(《苏州谢振赐表》)。掌握了详情,马上又“方具事实”上疏朝廷,争得了十二万石救济粮,“遂令管见,得及疾黎”(《苏州加章服谢宰相状》)。为了防止贪官污吏在经办过程中捞取油水,他认真监督将抚恤粮落实到灾户。对事关社会安定,百姓生死的重任,他一丝不苟,“昼夜苦心,寢食忘味”。在救灾的各个环节上做到“每事防患”,严谨而有条理,工作收效显著,百姓“幸免流离”,社会秩序“渐臻完复”,“使人心获安”(《苏州谢恩赐加章服表》)。经历了近两年的时间,他依靠本州吏民“忧劳并深”的苦战,并辅以“减其征摇,颁以振赐”(《汝州谢上表》)和招抚流亡的应急措施,整个大局有了好转,生产与生活得到全面的恢复,户口亦渐有增加,灾后终于呈现出一点新气象。刘禹锡以“政最”获得朝廷“赐紫金鱼袋”的嘉勉,朋友们也以诗札相贺。他在《酬乐天见贻贺金紫之什》里激动地说:“欲因政事赐金鱼,郡人未识闻谣咏”,看来他在民间已是有口皆碑了。民心是摄像机,官吏的善政与劣迹无不在那里留下底片,或迟或速总要曝光于世的。后人就曾把有德于民的苏州刺史韦应物、白居易与刘禹锡誉称“三贤”,建造祠堂,岁时致祭。

苏州任上繁重辛劳的政务没有使刘禹锡搁置诗笔,与诗朋歌侣

的赠答之作,多写生活中的偶感即兴,有的篇章尚能迸发出思想的火花。如《乐大重寄和“晚达冬青”一篇因成再答》这首七律,以鹰击长空自期,表达老迈之年不堕的凌云之志,并能正视现实,“东隅有失谁能免!北叟之言岂便诬”!岁月流逝,生命垂老是自然法则,不可避免,而九十岁的北山愚公不是还在带领他的子孙,去完成前人未曾有过的伟大事业吗?诗人矢志不移的奋斗精神委实可佩。诚然,他的好友相继谢世,也叫他觉得凄凉零落、叹逝伤怀,“世上空惊故人少,集中惟觉祭文多。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刘集笺证》第一一四八页),悲痛之中却映现出豪健豁达的襟抱。苏州秀丽的风光和闻名的古迹更是诗人观照的对象,如《题报恩寺》、《姑苏台》等诗篇,因景而发怀古幽情,以之觉世警俗。其中“宫馆贮娇娃,当时意太夸。艳倾吴国尽,笑入楚王家”(《刘集笺证》第一四四九页)。这在追求个人安逸和世俗生活享乐既成风气之中唐后期,无疑是有讽意的。刘禹锡的文学创作活动,在苏州期间出现了新的气象,他把唱和之诗的阶段性的成果汇编成集。大和六年底,将与李德裕从长庆四年以来的赠答篇什,合为《吴蜀集》;事隔两个月后,又将与令狐楚酬唱的作品“辑缀凡百有余篇”,名曰《彭阳唱和集》。接着,从自己四十卷诗文作品中,选出十卷为《刘氏集略》。在这些集子前都撰有序文,如能以此与同期所写的《澈上人文集纪》、《唐故相国李公集纪》两相参互阅读,则可了解刘禹锡文学创作发展的大体脉络及其文学主张的某些方面。

刘禹锡守苏州两度春秋稍后,于大和八年(834)七月中旬,接到了朝廷任命他为汝州刺史。兼领御史中丞、本道防御使的诏令。汝州在唐代是个望郡,地位高于苏州,辖区管有七个县,又近临东都洛阳。刘禹锡这次移迁不仅是提升,而且来到了故乡的身旁,“病辞江干,老见乡树。荣感之至,实倍常情”(《汝州上后谢宰相状》),心里自然会很高兴。但是潜在思想中还有另一种情绪,当他和曾经倾注过心血的苏州这块土地,以及共度时艰的广大史民离别之际,情不能

禁地吟唱道：“流水阊门外，秋风吹柳条，从来送客处，今日自魂销”（《别苏州》其二），临途依依之意油然而生。他离开苏州心绪难平，而不能内召入朝，只得前赴汝州上任更是令他遗憾，“临汝水之波，朝宗尚阻，望秦城之日，回照何时”。他明知那回朝之路阻隔重重，却从不放弃自己的努力，丢掉终生的理想。当时牛、李两党的势力迭为消长，互相排斥。刘禹锡心有是非，又十分谨慎，不去介入二者的争斗，也不能不与之委曲周旋。他转往汝州的行踪和其表现则是有力的证明。过扬州与夙有微嫌的牛僧孺相会，在《酬淮南牛相公述旧见贻》诗中，他以谦恭的面貌出现。经开封和没有陷入党争的老朋友李程见面，交杯倾谈非常惬意，觉得“一笑一言真可贵”（《刘集笺证》第九一五页）。刚到任，牛党的对头亦是刘禹锡的好友李德裕罢相赴任镇海军（江苏镇江）节度使，他礼节周到，亲自相送，两写赠别诗只歌其政声、风范，无一语涉及私交。别有味道的是刘禹锡在写给三人的诗中皆有欢声笑语，而赠牛之诗是看着主人赏脸的笑，李程之作是两人欢快的笑，送德裕之章则是写别人的笑。由此观之，封建士子欲求功业，在仕途上跋涉如履薄冰、左顾右盼、战战兢兢实在是难啊！刘禹锡居汝州一年多的刺史生活是比较平静的，他与诗友们的啸咏吟唱也不外乎官闲日永的优游乐趣，但他不甘心就这样画个句号，退出官场。大和九年（835）九月朝廷任白居易为同州（陕西大荔县）刺史，白谢病不就。翌月，刘禹锡移任同州，代白居易做刺史。大约这时老朋友以《闲卧寄刘同州》诗劝他相伴归隐，他表示“同年未同隐，缘欠买山钱”（《酬乐天闲卧见寄》）。刘禹锡固然不像白居易在两京都有园宅可供隐卧，更主要的是他认为自己的前面还有征程。他自汝州前往同州顺便到洛阳拜见了裴度，他面告这位已退居的元老，“终期大冶再熔炼，愿托扶摇翔碧虚”（《刘集笺证》第一二二〇页），这不只预祝裴度重新出山再创辉煌，也是他此行本身固有之义。谁曾料到，他还未抵任，朝中突发“甘露之变”，政局愈加紊乱不堪。

所谓“甘露之变”，可以说是一次反对宦官而未遂的政变。文宗称帝之后想铲除宦官集团为祖宗雪耻，经过与他宠信的李训、郑注一番密谋，欲于十一月二十日在紫宸殿朝见百官。使左金吾大将军韩约人奏，诈称金吾左仗院后面的石榴树上夜降甘露，请文宗去看。以此引诱宦官跟随皇帝往观，待宦官进入金吾左仗院内，准备由事先埋伏的甲兵一举杀尽他们。但机泄事败，宦官仇士良调动禁军大肆屠杀朝官，李训、郑注及舒元舆、王涯、贾悚等及其亲族，一律被斩，受株连而丧生的多达六七百人。刘禹锡对于甘露之变毫无关涉，有关事情的始末只能得到为宦官控制的官报消息。在这非常时刻他十分审慎，对遭诛夷的僚友默无一言，虽心有隐痛。又愤恨宦官，但他的态度却与当局的政令保持着同步反应。朝廷下令斩郑注，七天后他一到任目见诏书，立刻奉上《贺臬斩郑注表》。跟着，朝廷为事变中受牵连的人颁发了特赦令，他又赶忙呈进了《贺德音表》，这种唯当局马首是瞻的表现，也是头戴乌纱帽者的稳妥选择。不过甘露祸起的巨大冲击波使刘禹锡的宦情迅速地冷却了，他最后的等待不再是准备“托扶摇”而振翅腾飞了。刘禹锡在同州未滿一年，开成元年（836）秋，以患足疾去官，迁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他在退下来之前的几个月里，还在替国分忧，为本郡百姓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他针对同州“四年已来，连遭旱损。閭阎凋瘵”，“物力困涸”（《同州谢上表》）和民瘼深重、负债累累的实际状况，积极为民请命。先争得了放免开成元年夏季的青苗钱，和六万石粟麦的救济粮，以解燃眉之急。随后又获准放免多年积欠的钱粮债务，收到了“去其旧弊，众已获安”（《谢恩放先贷斛斗表》）的良好效果。这是他在宦辙上留下的最后的惠民印记。

## （九）退居洛阳

刘禹锡六十五岁那年秋天，以正三品的虚职头衔退居洛阳，开始

了他的晚年生活。我们在《谢分司东都表》里,可从一个侧面了解他当时的心态:“列名宾护之职,分司河洛之都。老马沾束帛之恩,枯株蒙雨露之泽。获居荣秩,以毕余年”这个结果与他追求的志业尚有相当的距离,所以他表示“虽迫桑榆之景,犹倾葵藿之心”,如果朝廷用得着,情愿效力。但是他承认自己老了,现实的朝政和自己的努力也不合拍。自己能够满载殊荣,享受优厚的待遇,平稳离开充满风险的政坛,再想与自己比肩的宦游者已是“零落将尽”,他感到幸运,越发觉得余生的珍贵。在这种态度的支配下,刘禹锡把晚年的时光装点得多姿多彩。“正像垂暮的斜阳,曲终的余奏和最后一口啜下的美酒给人们温馨的回忆一样”(莎士比亚《理查二世》),他的垂暮之年格外引人注目。

刘禹锡回到洛阳,立刻找到了自己的生活位置,他兴高采烈地加入了裴度与白居易经常举行的“文酒之会”。三位志趣相投的老人,有了自己支配的时间,走到一起来,共同创造和品尝暮年生活的美,这该是何等的愉快!裴度拟了这样的诗题:《予自到洛中与乐天为文酒之会、时时构咏、乐不可支、则慨然共忆梦得、而梦得亦分司至此、欢愜可知、因为联句》,以之表达他们的情分及其生活的韵味。在这长篇的联句中,白居易逼真地叙述了乍见梦得的情境,“欲迎先倒屣,入座便倾杯。饮许伯伦右,诗推公干才”,诗篇特地自注“并以本事”。呼之欲出的场面多么动人,听到朋友来了,赶忙迎接竟把鞋穿倒了;见了面先碰杯,端起杯便诗兴大发;早就知道老朋友能像“竹林七贤”中的刘伶那样豪饮,更有“建安七子”中负有重名的刘桢那样的诗才。有了伙伴,他们驱散了老年人的孤独感,也不会产生被人遗忘的错觉和叹老嗟卑的哀怨。他们反倒认为自己是社会上不可缺少的角色,相互间有说不尽的共同语言,有浓得化不开的真情,“昼话墙阴转,宵欢斗柄回”,他们的唱和鼓起了对人生未来的信心,正如刘禹锡在联句中唱道:“洪炉思哲匠,大厦要群材。他日登龙路,应知免曝鳃。”诗语里的“曝鳃”是指鱼跳不上龙门后的困顿处

境,话外之音是国家需要时他们仍能发挥余热,把事情办好。可以说,吟诗唱和成为刘禹锡及其伙伴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他们又能以唱和之作照见自己的灵魂,看到自我的形象,进一步激发了对生活的热爱。第二年春三月三日,刘禹锡与裴度、白居易等十六人应河南尹李珣之邀,参加了在洛滨的修禊活动,大家欢宴舟中,“各赋十二韵”的诗章。刘禹锡的作品生动描绘了这个历史上少有的韵事,激动地把它比作东晋永和年间有谢安、王羲之、孙绰等四十一位名士参加的会稽(浙江绍兴)兰亭盛会。五月,裴度出任河东节度使,牛僧孺来洛阳做东都留守,他替代裴度成了梦得在洛唱和的新伙伴。十一月,与刘禹锡有三十多年文友之雅的令狐楚死于兴元(陕西汉中)任所,他接到讣书和其临终前写给他的书信及诗篇,“寝门长恸”,“收泪握管”写了悼亡诗(《刘集笺证》第一二一一页)。又将大和五年(831)以后,与令狐楚唱和篇什续编入《彭阳唱和集》中,还撰写了《后引》。开成三年(838)秋末牛僧孺离开洛阳,冬季裴度返回东都,不久病逝。此后只剩刘、白两人友善如故,“诗笔文章,时无出其右者”(《旧唐书·刘禹锡传》)。

读刘禹锡在洛的唱和诗,很容易发现他的晚年一直保持着很高的创作激情。他几乎无时不在寻求蕴藏于生活中的可以入诗的材料。春天来了,他兴奋地告诉伙伴:“春来自何处,无迹日以深”,“花意已含蓄,鸟言尚沈吟。期君当此时,与我恣追寻。”(《洛中早春赠乐天》)夏天,他偏爱“新竹开粉奁,初莲艺香炷”(《牛相公林亭雨后偶成》)。诗人对秋的信息分外敏感,他在《酬乐天感秋凉见寄》里欣然描写了秋光的美好,“槿衰犹强笑,莲迥却多情。檐燕归心动,隼鹰俊气生。”冬天的雪在他眼里是那么的令人赏心悦目,“琼林映旗竿”,“玉树满眼新”,“风雪相和”则预示着新春的临近。刘禹锡晚年不仅陶醉于自然界的美,更不忘追求生活中的真与善。牛僧孺在洛阳大造园墅,夸富斗豪。苏州官吏为了讨好他,劳民役众给他备办珍木怪石,刘禹锡写了《和牛相公题姑苏所寄太湖石,兼寄李苏州》与

《和牛相公南溪醉歌见寄》,予以委婉而严肃的讽刺。牛僧孺是文宗大和、开成年间搞朋党争斗的头面人物,刘禹锡借唱和机会写了《和牛相公雨后寓怀见示》,其中有“金火交争正抑扬”,“晓看纨扇恩情薄”,“庭中百草已无光”等语,以景喻理,表现了党争的洋相和深恶之意。刘禹锡晚年并非只跟老伙伴唱和,他亦用诗和在任的各级僚友保持着联系。如《寄和东川杨尚书慕巢、兼寄西川继之二公近从弟兄、情分偏睦、早忝游旧、因成是诗》是酬答东、西川节度使杨汝士和杨嗣复的,作品的思想意义尽管不大,但是以诗对话,“各抛笔砚夸旄钺,莫遣文星让将星”,也能互相慰勉,提高精神生活的格调。他在《述旧贺迁、寄陕虢孙常侍》中鼓励这位接替他任过同州刺史,又得到升迁为陕虢观察使的孙简,要轻徭薄赋,为百姓排忧解难。雪莱曾说过,诗歌是美好的灵魂对美妙时刻的记载(《诗之辩护》)。诗歌也像精神世界的灯,在照亮自己的同时亦能照亮别人。白居易的一个朋友叫皇甫曙,曾把自己写的一首《暮秋久雨喜晴有怀》诗赠给六十九岁的老人刘禹锡,老诗人答道:“雨余独坐卷帘帷,便得诗人喜霁诗。摇落从来长年感,惨舒偏是病身知。扫开云雾呈光景,流尽潢污见路歧。何况菊香新酒熟,神州司马好狂时。”(《刘集笺证》第一三八八页)诗人这是在激励朋友,更是在鞭策自己,亦可知诗人创作的过程就是自我鼓舞斗志、不断深化对宇宙人生思考的过程。他的《酬乐天咏老见示》和《始闻秋风》等诗篇,与曹操《步出夏门行·神龟虽寿》相较,确系豪气不减而理趣过之,堪称垂世不朽的佳作。当然,刘禹锡晚年内心的用世情结还在,思想中的矛盾也没有消逝,由此引发的哀怨与痛苦在他的诗文里时有流露。像“弥年不得意,新岁又如何?”“以闲为自在,将寿补蹉跎”(《岁夜咏怀》),“至闲似隐逸,过老不悲伤”(《刘集笺证》第一二三五页)等诗语皆为见证。但是他处于衰病日增的老迈之年,对功名的态度要冷淡得多了。文宗开成末年改任他为秘书监、分司东都,武宗会昌元年(841)春,又加检校礼部尚书。他明白这只是一种安慰,他已断无复起出任的可

能。诗文成为他精神的主要寄托,他将自大和八年(834)以来与白居易唱和诗篇,编为《汝洛集》并撰《集引》,直至他七十岁,还与老伙伴联句。

次年,他身体骤衰,自己预感到生命的终点不会很远了。他抱病挥动着一生未曾离开过的笔,为后世留下了《子刘子自传》这篇短隼谨严、事切情深、声如金石的传记文,把久埋胸中的话语公诸于世,千古寸心,让后人去评说!这篇《自传》是刘禹锡的绝笔,是了解他的生平和永贞革新史实的最可珍贵的资料。特别引人思索的是不足千字的自传,却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字斟句酌地叙写王叔文的身世和美德。着重点明他出身寒微而才华出众,深得时贤推许:“实工言治道,能以口辨移人。既得用,自春至秋,其所施为,人不以为当非。”显然,刘禹锡的用心是为王叙文辩诬雪冤,为永贞革新的八司马恢复名誉。人生是短暂的,而刘禹锡的人生选择却是面对世道艰难的中唐,志在完成不平凡革新事业。他备遭挫折而不断挣扎,奋斗了一生也无力解决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因此他不能没有遗憾:“重屯累厄,数之奇兮。天与所长,不使施兮。人或加讪,心无疵兮。”人格的高尚并非在于一个人幸运地成就了什么,而是体现在他对真善美的至死不渝的追求,对人类进步事业无所保留的奉献!初秋,刘禹锡离开了使他留恋和叹惋不已的人间,享年七十一岁,死后赠户部尚书。

## 刘禹锡的社会政治思想

唐代中叶各种社会矛盾尖锐激烈。一方面,由于朝廷的苛征猛敛,地主阶级的盘剥,再加上战争不已,农民群众的生活十分穷困,不断相率逃亡和起义。另一方面,地主阶级内部的争夺进一步加剧。享有政治经济特权的门阀士族地主,同庶族地主及其政治代表之间,

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斗争。土族地主同把持朝政的宦官、拥兵自重的藩镇相勾结。这一切,使唐王朝面临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永贞政治改革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它是庶族地主同土族地主间激烈斗争的表现。这一历史背景也是刘禹锡的政治思想赖以产生的现实基础。

精于吏治的刘禹锡,很懂得所谓君舟民水,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的道理。他认为,百姓的温饱,是王朝政令得以执行,社会得以安定,统治地位能够稳固的重要条件。他说:

民足则怀安,安则自重而畏法;乏则思滥,滥则迫利而轻禁。(《答饶州元使君书》)

如果把人民搞得太穷困了,人民为了生存,就会不顾禁令、闹乱子。这样,统治阶级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说:“养已与养民非二道也”(《答容州窦中丞书》)但是当时的情况,是“民困于杼轴,疲于征摇”,用白居易的话说:

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粮食将何如!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新乐府·杜陵叟》)刘禹锡从现实生活中感到,这样搞是不行的,必须减轻对人民的剥削。他在贬滴朗州期间写的《调瑟词》就讲到这个问题。

调瑟在张弦,弦平音自足。朱丝二十五,阙一不成曲。  
美人爱高张,瑶轸再三促。上弦虽独响,下看不相属。日暮声未和,寂寥一枯木。却顾膝上弦,流泪难相续。

诗前小引说:“里有富豪翁,厚自奉养而严督臧获。力屈形削,然犹役之无艺极。一旦不堪命,亡者过半,追亡者亦不来复。翁顿沮而追非之莫及也。余感之,作《调瑟词》。”他把为政比喻为调瑟,强调要顾及下情,不可横征暴敛。他主张“字民”(爱民),指出要满足人民日常生活需要,发放征收要做到轻重适宜,要区别丰年灾年的不同情况,使人民不会由于过重的赋税和劳役而困乏,否则,虽“岁有顺成”,也会象遭了水旱灾害一样,虽“俗方阜安”,也会象动乱时

期一样(《答饶州元使君书》)为了“民足怀安”,他主张把救弱济孤,打击鱼肉和欺压百姓的贪官污吏、豪宗强族作为施政的大事来抓。他说:“罢水之清必励,则人知敬,此政之本也<sup>①</sup>。”(同上)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刘禹锡在他一生的仕官生涯中,一直比较注意关心群众疾苦,不论是在永贞改革时,还是后来做地方官时,他都尽力兴利除弊,或废除例外盘剥,或减免赋税摇役。

在封建国家里,必然存在有割据的因素。当统一势力衰弱的时候,割据势力就乘机而起,制造分裂局面。这种情况,在中唐时期甚为突出。当时,各地藩镇拥兵自立,与朝廷对抗。藩镇练兵修武,自收租税,自定法令,自用文武官员,实际成了国中之国。他们对待老百姓像鸷鸟一样凶残,征收赋税像蝼蛄一样贪婪。而且藩镇之间,藩镇与朝廷之间,战争不已,严重破坏了生产。这种情况,不仅削弱了李唐王朝的力量,也给人民群众带来了无法忍受的苦难,弄得“民弗堪命”,“轶于它土”(《讯毗》)。对这种分裂割据势力,刘禹锡始终都是反对的。他痛斥藩镇是“瘦狗”、“硕鼠”,指责他们分裂国家,为害人民,呼吁用法制惩治藩镇势力,解救人民,维护国家的统一。宪宗元和年间,朝廷为削平藩镇而进行的统一战争,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刘禹锡非常高兴,频频赋诗,表达自己渴望消除藩镇割据,实现国家统一的愿望,庆贺国家出现了“四人归业闾里闲,小儿跳跟健儿舞”,“南峰无火楚泽闲,夜行不锁穆陵关”的安定局面;指出统一是历史发展的趋势,搞分裂都是不得人心的,尽管可以横行一时,最终只能落得“血染城西一杯土”的可耻下场。

反对宦官豪右。唐代宦官势力,在皇帝的支持庇护下,不仅掌握

---

<sup>①</sup> 据《后汉书·庞参列传》记载,庞参任汉阳太守时,去拜访隐士任棠。任棠不与他说话,却在户前放了一把薤草和一盆清水,自己抱着孙子坐在门前。庞参想了想说,这是任棠告诉我治理的方法啊!这盆清水是要我清廉,拔一把薤草是要我打击豪强,怀抱孙子是要我救弱济孤。

了政治权力,而且掌握了军权,后来连皇帝的废立也掌握在他们手中。宦官同门阉士族地主相勾结,欺上凌下,鱼肉人民,无恶不作。刘禹锡认为,当时社会的黑暗和腐败,政治的不清明,是由宦官、士族地主和藩镇势力造成的。在《高陵令刘君遗爱碑》中,他通过高陵县内水利上的一场斗争,深刻揭露了宦官、权臣和豪右相勾结,恣意压迫人民的状况。《碑》中说,安史之乱以来,“邑居多豪,政出权道”,“浸失根本”,原定公共使用的水利被径阳豪门独占。他们

私开四窦,泽不及下。泾田独肥,它邑为枯。地力既移,地征如初。人或赴诉,注迎尹马。而占泾之腴皆权家,荣势足以破理,诉者复得罪。由是咋舌不敢言,吞冤衔忍,家视孙子。

刘禹锡把他们比喻为利嘴啮人,吮吸血浆的“夜蚊”。“鹰隼仪形蝼蚁心”的飞鸢,主张给以严厉打击。他说,“余闻善人在患,不救不祥,恶人在位,不去亦不祥”。如若不去,“将貽患于众多,肉吾属矣。”(《救沉志》)他要求“厚发奸之赏,峻欺下之诛”,“调赋之权,不关于猾吏,逋亡之责,不迁于丰室”(《答饶州元使君书》)。正是出于这种想法,他对高陵县令敢于“撻奸犯豪”的精神和行动给了高度评价,称赞他心地公正,“视人之瘼如嫫疽在身”,不畏权幸,为民谋利,使“积愤刷兮沉痾痊”,“无荒区兮有良岁”(《高陵县令刘君遗爱碑》)。

同时,刘禹锡还主张“右贤尚功”,“贤而尊显”(《天论》上),“昔贤多使气,忧国不谋身”,“目览千载事,心交上古人”(《学院公体三首》其二),这些诗句表达了他尚贤和同贤者心息相通的感情。他认为看人首要的是看他的“心”和“道”。吕温“重气概,核名实,欻然以致君及物为大欲”,且通“王霸富强之术,臣子忠孝之道”(《唐故衡州刺史吕君集记》)刘禹锡认为他既贤且能,予以赞扬。韩晔“好实蹈中”,又有才干,刘禹锡称赞他是古庭坚、仲容一类的贤人,荐举给饶州元刺史(《答饶州元使君书》)。他指责当时掌握权柄的贵臣,是以

“不知事为简,以清一身为廉,以守旧弊为奉法”的伪善者(同上),是一群儒服儒冠,道貌岸然,但不学无术,趋炎附势,争逐名利之徒(《答容州窦中丞书》)。他支持王叔文,把当过他的上司对他很器重,但人民却恨之人骨的京兆尹李实撤职惩办。以上这些都是他尚贤思想的体现。

“人之道在法制”。这是刘禹锡论证人为什么能胜天的根据,其实也是他的社会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刘禹锡认为,社会人事问题的治理要靠法制;只要有了法,并且认真实施,就可以防止邪恶,改变社会风尚。集聚贤才,防止国家分裂。他在《砥石赋》中援引上自西周、下至汉唐盛衰的历史,说明以法治国的重要。他说:“石以砥焉,化钝为利,法以砥焉,化愚为智。武王得之,商俗以厚。高帝得之,杰材以凑。”“汉氏以还,三光景分,隧道阔狭、用之得人。五百余年,唐风始振,悬此大砥,以砮兆民”。《砥石赋》是他被贬朗州期间写的有感之作。意在针砭时弊。在他看来,中唐权臣当道,贤良罗贬,政治腐败,是同当时法制松弛,“赏恒在佞”,“罚恒在直”,“义不足以制其强,刑不足以胜其非”(《天论》上)分不开的。因此,他主张“悬此大砥,以砮兆民”。他说:“安有执此历世之具,而患乎无贤欤?”(《砥石赋》)这是说一旦杰材因法以聚,用法治国,就可以革除中唐的各种弊政。

永贞政治改革和刘禹锡的以上主张,虽然客观上对发展社会生产、减轻群众负担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它并不代表农民群众的利益。他的这些思想和主张,反映了庶族地主反对门阀世族地主的特权,在政治上经济上发展自己的要求。他提的抑制豪右,右贤尚功,是为公是,非为公非,满足人民日常生活的需要等主张,是企图在缓和地主同农民的矛盾的基础上实现地主阶级的长治久安。他忧的国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国家。他的“足民”思想,是立足于防止农民起来造反的基础上的,用他的话说,叫“民足则怀安,安则自重而畏法”。所以他说,爱民是必要的,但“不使侵蛄”,即不能侵害朝廷的

利益 ;不虐民是可以的 ,但“防民之理甚周” ,即防范的措施要周密。如果谁要侵害了地主阶级的利益 ,触犯了封建法制 ,他就“怀律操剽轻”(《早夏郡中书事》)。刘禹锡不可能懂得当时的种种社会矛盾 ,无一不是渊源于封建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之中。比如宦官 ,本是皇帝扶植起来作为施行统治权的核心 ,门阀士族特权阶层则是李唐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 ,不彻底否定封建制度这些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因此刘禹锡的主张至多只具有某种程度的改良作用 ,而且最终免不了失败的下场。

## 刘禹锡的哲学思想

### (一)万物“乘气而生”的自然观

刘禹锡继承荀况以来中国唯物主义思想传统 ,发展柳宗元《天说》的思想 ,提出了以气为世界万物的基础 ,以不息为体 ,以日新为道的“天人交相胜”的理论。这一理论给天和天人的关系等问题以唯物主义的解释 ,进一步批判了天命论、有神论。

天是什么 ,它同人是什么关系 ?先秦以来的哲学家有过这样那样的看法。刘禹锡说 :“天 ,有形之大者也 ;人 ,动物之尤者也。”(《天论》上)把天规定为“有形之大者” ,这同柳宗元“天地大果 肅也”的观点显然是一致的。他认为天与人都是有形的物 ,人则是动物中最高级的类 ,天没有意识。这是刘禹锡天人关系理论的基础。他这个看法 ,是以承认世界万物都以一定的物质形态为其存在的根据作前提的。他认为 ,山岳河川等物质是天的根本 ,肾肠心脏是人的根本 ,其他事物也一样莫不有它的根本。他说 :“以理揆之 ,万物一贯也。”

(《天论》下)就是说,天、人、万物都以一定的物质形态为其存在的根据。

在这个基础上,刘禹锡提出物质性的“气”是世界万物存在的基础,并且用清气和浊气、阳气和阴气,以及它们的变化和作用来说明世界万物的生成和变化,他说:

天之有三光悬寓,万象之神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山川五行。浊为清母,重为轻始。两位既仪,还相为庸。嘘为雨露,噫为风雷。(《天论》下)

日月星辰虽是宇宙万象中最微妙、明亮的部分,然而不是神物,它们本源于山川五行之气。天是清而轻的气,地是浊而重的气,浊而重的气是清而轻的气的根本。他又说:

乘气而生,群分汇从。植类日生,动类日虫,裸虫之长,为智最大。(同上)

世界万物都是由“气”生成的,群分类聚,有植物,有动物;人是动物中最有智慧的,而且万物又都“以不息为体,以日新为道”(《问大钧赋》),繁衍生殖,以至无穷,荀况说过:

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并且有义。(《荀子·王制》)

刘禹锡的观点,无疑是对荀况思想的继承和发挥。限于当时科学发展的水平,他这些看法当然不是对宇宙万物生成的科学解释,但却是用唯物主义观点探索宇宙发生的尝试。

刘禹锡不仅肯定宇宙中一切物质实体都是由“气”生成的,而且指出“空”、“无”也是物质存在的一种形态,批判了以“空”、“无”为世界本体的形形色色唯心主义。他说:“空者,形之希微者也。”(《天论》中)“空”不是空无,它充满形体细微的物质。他运用“体”、“用”范畴,分析了“空”的特点,指出:其“为体也不妨乎物,而为用也恒资乎有,必依物而后形焉”(同上)。“空”作为有形的物质,它不妨碍其他物体的存在,它凭借有形的东西发生作用,依靠其他物体现出自己

的形状。例如房屋中“高厚之形”的空间,是依赖于房屋而存在的;器皿中“规矩之形”的空间,是依赖于器皿而存在的。他认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无形无象的东西,“乌有天地之内有无形者耶?”古代所说的无形,只是说没有一定的形状,“必因物而后见耳”(同上)。刘禹锡的这些看法很深刻,是对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重要发展,因而得到柳宗元很高的评价:“独所谓无形为无常形者甚善”(《答刘禹锡天论书》,《柳河东集》)。

既然“空”“无”不是空无一物,那么,人为什么会有空无的感觉?刘禹锡认为这是由于人的视觉器官对客观事物的感受能力有限造成的。例如,人的眼睛在夜间就看不见东西,但猫、狗的眼睛可以看见。在他看来,形体粗大的东西肉眼就能看到,而形体细微的东西要靠理性才能认识。他说:“以目而视,得形之粗者也,以智而视,得形之微者也。”(《天论》中)这个看法也很精彩。它从认识论的角度对“空”“无”作了唯物主义解释。同时也说明,刘禹锡不只看到了人同动物的区别,人能“以智而视”,也看到了人的直观感觉同理性认识的区别。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已认识到感性认识同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

刘禹锡在肯定事物的客观实在性的基础上,提出“数”与“势”这两个范畴来说明事物的规定性、规律性和必然性。在他看来,宇宙万物,大至天,小至细微的物体,都有自己的“数”和“势”。例如天,“形恒圆而色恒青,周四可以度得,昼夜可以表候”(《天论》中),这是因为“数”的存在;天“恒高而不卑,恒动而不已”(同上),这是因为“势”在起作用。又如水中行舟,舟水之间“必有数存乎其间焉;数存,然后势形乎其间焉”(同上)。安全渡河的船,由于它载重量合适,航行也掌握了规律,沉没的船,由于超过载重量,航行又没有掌握规律。这都是“适当其数,乘其势耳”(同上)。刘禹锡论述“数”、“势”同物的关系说,“数”和“势”“附乎物而生,犹影响也”(同上),即它们是以物为存在的基础的。他肯定任何事物都必定有自己的

“数”和“势”，都不能“逃乎数，越乎势”。刘禹锡把事物的客观实在性同对“数”和“势”的肯定结合在一起，这就有力地批判了偶然论和天命决定论。

## （二）“天人交相胜”，“人诚务胜乎天”

从上述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刘禹锡提出“天人交相胜”的看法。这个看法是建立在天与人都有能有不能的基础上的。刘禹锡认为，天与人，作为有形的物质，各有所能又有所不能，天能的人不能，人能的天不能。他说：“大凡入于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人交相胜耳。”（《无论》上）这是说，客观事物各有其特殊的能，各以其特殊的能胜过对方，这就是“天人交相胜”思想的基础和要旨。这里讲的能，从《天论》中的内容看，大致是指事物的功能、作用、能力等意思。在这个前提下，刘禹锡对“天之能”、“人之能”，也就是天、人各在哪些方面交相胜的问题作了论述。他说：“天之所以能者，生万物也”，“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强弱。”（同上）这是说天的功能是生长万物，并通过万物由健壮到衰弱的生长过程表现它的作用。例如：

阳而阜生，阴而肃杀，水火伤物，木坚金利；壮而式健，  
光而耗耗。（同上）

这些就是刘禹锡所说的“人固不能”而天能胜过人的地方。显然，这是讲的天的自然属性和特点。

至于人所能，刘禹锡说：“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同上）这是说人的职能是改造自然，实行法制确定是非标准，以治理社会。例如：

阳而艺树，阴而揪斂；防害用濡，禁焚用光……义制强  
讦，礼分长幼；右贡尚功，建极闲邪。（同上）

这些就是刘禹锡所说的“天固不能”而人能胜过天的地方。显然，这

是讲的人的能动性和社会作用。在他看来,天与人,“天恒执其所以临乎下,非有预乎治乱云耳;人恒执其所以仰乎天,非有预乎寒暑云耳”(《天论》上)。

但是,在天人关系上,刘禹锡强调的是人的能动作用,指出“人诚务胜乎天”,“天非务胜乎人”(《天论》中)。因为,人有能群、智慧和“以法胜天”的特点和能力。他说:

人之所以灵于庶类,以其能群以胜物也。

(《上杜司徒书》)

(人)倮虫之长,为智最大、与天交胜,用天之利,立人之纪。(《天论》下)

人能胜乎天者,法也。(《天论》上)

人依靠集体的力量和自身的智慧,发挥法制的作用,利用自然的有利条件,就能胜天。而天因为“无私”,没有意志,它胜过人的地方只是它的自然属性和特点,所以“非务胜乎人”。这是对“制天命而用之”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 (三)“法弛”、“理昧”是天命论的根源

在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指导下,刘禹锡探讨了天命论的根源,把对天命论的批判引向深入。

他认为,天命论的产生和流行,主要是社会政治腐败的结果。他指出,“法大行,则是为公是,非为公非”(《天论》上),天下的人为善必赏,作恶必罚,赏固得当,罚也适宜,赏罚祸福的原因看得很清楚,人们说,“天何预人耶?我蹈道而已”。这是说如果政治清明,是非清楚,赏罚公平,天命论就无由产生。如果法制受到破坏,或废弃不用,“则是非易位。赏恒在佞,而罚恒在直”(同上),道义制止不了强暴,刑罚战胜不了邪恶。人们说,“道竟何为耶?任天而已”。这是说,政治黑暗,是非颠倒,天命论就盛行起来。他总的看法是“生乎

治世,人道明”,人们不把恩怨归于天,“生乎乱世,人道昧”,本来是人为的东西也归于天命,实际上并不是天在干预人事。

刘禹锡所说的法,是地主阶级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镇压人民反抗和调节阶级关系的武器,不可能有他说的那样大的作用,他说的“公是公非”,在阶级社会里也是没有的。但他指出的强权肆虐,神权就得势,却有一定的道理。

刘禹锡认为天命论之盛行还有认识方面的原因。他举驾舟为例说,在小河里行船,快慢航泊,人都可以掌握,狂风掀不起汹涛,水旋形不成巨浪,“适有迅而安,亦人也;适有覆而胶,亦人也。”(《天论》中)船上的人没人说这是天意,为什么?“理明故也”。反之,在大河大海里行船,快慢航泊,人不好掌握,微风可以掀起巨浪,片云能引起莫测的变化,“恬然济,亦天也;黯沉,亦天也;陆危而仅存,亦天也。”(同上)船上的人没人说这是人为的。为什么?“理昧故也”。刘禹锡进一步分析说,“彼江海之覆,犹伊、淄之覆也”(同上)。这是说不论在小河里还是在大河大海里行船,船的航行、搁浅和沉没,事情相同,道理也一样。至于船上人的结论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势有疾徐,故有不晓耳”。“本乎徐者,其势缓,故人得以晓也;本乎疾者,其势遽,故难以得晓也”(同上),并非有什么在主宰。

#### (四)朴素辩证法思想

刘禹锡在观察客观事物时,注意到矛盾对立及其转化是广泛地存在的。作为对这种现象的反映,他在他的著作里,使用了不少诸如阴阳、睽合、否泰、剥贲、祸福、通塞、美丑、治乱、强弱、大小、利钝等等的矛盾对立概念,来说明社会和自然的现象,并且指出这些对立、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比如祸与福,他认为是“倚福之矛盾”(《傲舟》),即老聃讲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然而,他又指出,祸福是可以转化的:“兢惕”,危险可转化为平安,“晏安”,平安可

转化危险。他吸收《周易》的思想,认为剥与贲、否与泰是对立的,然而“剥极则贲”,“否极则泰”。在他看来,由于客观条件的改变,同一事物的矛盾关系变化了,该事物的属性、功用也会相应地起变化。他说:

在此为美兮,在彼为蚩,或昔而成,或今而亏……作踊  
之工,非日可珍,时有所用,贵于斲轮。络首縻足兮,驥不能  
逾跬,前无所阻兮,跋鳖千里。(《何卜赋》)

这都是讲由于时间、地点和条件的改变,同一事物具有不同的规定性。他说:“火德资生人”,但若不掌握它的特点,“御之失其道”,敲石发出的火星也会引起大火(《武陵观火诗》),火就由利变成了害。无疑,这些看法是包含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向对立方面转化的思想的。

与此同时,刘禹锡还提出宇宙万物“以不息为体,以日新为道”的看法。他说:“且夫贞而腾气者眇眇,健而垂精者昊昊。我居其中,犹蹈是轮,以不息为体,以日新为道。”又说:“物壮则老,乃唯其常,否终则倾,亦不可长”(《问大钧赋》)。这是说运动不止,变化不已,是事物的常态,而且这种变化是个新陈代谢的过程,有如“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一样(《伤微之·敦诗·诲叔》)。这里,他不只讲了变化,而且讲了变化的内容——新的代替旧的。

刘禹锡在论述事物的运动变化时,触及到了矛盾发展程度同事物运动状态的关系。他说:“祸福之胚胎也,其动甚微。”(《傲舟》)这是说,事物运动的剧缓,是同矛盾发展程度联系着的;当祸害间的矛盾处于胚胎阶段时,运动并不显著,一旦运动显著,矛盾就要转化,所谓“变于所极”。这个思想是相当深刻的。

基于事物是运动变化的看法,刘禹锡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原则,即“不能循往以御变”(《鉴药》),而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他以治病为例说,“用毒以攻疹,用和以安神,易则两蹶,明矣。”(同上)治病和安神,问题不同,解决的办法也不能一样。治病用有毒的药,安神用和药,如果药用反了,就会带来不良的后果。然而,岂

止治病是这样，“刘禹锡说，“苟循往以御变，昧于节宣，奚独吾侪小人理身之弊而已。”（同上）当然，刘禹锡还没有达到矛盾性质不同，解决矛盾的方法也不同这样的认识高度，但他的上述看法，是包含这种因素的。

不过，总的说来，刘禹锡的哲学思想，不论其唯物主义方面还是辩证法方面，都还处在朴素的直观的阶段，不是建立在科学知识基础上的抽象。它没有一个完备的理论形态。他的“气”、“数”、“势”等观念，离物质的抽象、规律的抽象还比较远。他不懂得有神论是同阶级压迫、阶级剥削密切不可分的，他离开物质生活条件，从法制和抽象的是非里去找天命论有神论的根源，因而就跳不出唯心主义的圈子，他有某些朴素辩证法思想，但没有摆脱形而上学的羁绊。

从唐代至清代的文人学者一般都是把刘禹锡作为文学家来评论的。近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家和理论家章太炎在谈到刘禹锡时，也只是说唐代“持理”之文，“独刘柳论天为胜。”（转引自卞孝萱、吴汝煜著《刘禹锡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8页）没有涉及他的哲学思想。“五四”以来有关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的著作，很少有提到刘、柳的。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逐渐改变。

历史地看，刘禹锡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是占有重要地位的。他的《天论》，在荀况“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基础上，提出了“天人交相胜”、“人诚务胜乎天”的新见解。他继承王充的气一元论唯物主义宇宙观，阐述了万物“乘气而化”，“以不息为体，以日新为道”的思想。他关于万物不能“逃乎数”“越乎势”，“数”和“势”都是“附乎物而生”的看法，反映出在客观事物的规律性和必然性问题上，他比前人有较深刻的认识，克服了王充、范缜偶然遭遇论的局限。他对“空”、“无”的唯物主义解释，更是中国唯物主义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贡献。在天命论根源的分析和关于人的特点的认识上，也比前人胜过一筹。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先辈提

供了新的东西。”<sup>①</sup>根据这个原则来评价刘禹锡,应当说,他对发展中国古代唯物主义是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在一些问题上超过了荀况、王充和范缜。

评价刘禹锡的哲学思想,不能不涉及他对佛教的态度。对佛教,刘禹锡的思想是矛盾的。他没有明言反佛,但从自发的唯物主义观点出发,他批评了佛教理论中有关本体论的错误观点。他不赞成佛教“解空而离相,著空而嫉有”,说“不因相何以示觉,不由有何以悟无?”(《牛头山第一祖融大师新塔记》)对佛教宣扬的“三世”说,他也持否定态度。他说:“时而言,有初中后之分。日而言,有昨今明之称,身而言,有幼壮艾之期。乃至一瞥教,一弹指,中际皆具,何必求三生以异身耶?”(《送鸿举师游江南序》)。三生即三世。在刘禹锡看来,“三世”是虚无飘渺的东西,值不得追求。另一方面,刘禹锡又讲了不少赞美佛教和佛徒的话,就其内容说,主要是性善、因果报应等思想,如“佛以大悲救诸苦,广启因业”(《袁州萍乡县杨歧山故广禅师碑》);“高揭慧火,巧熔恶见。广疏便门,旁束邪径”(《赠别君素上人并引》)这些无疑都是错误的。

刘禹锡在谈到儒学和佛教的社会作用时说过,“儒以中道御群生”,“佛以大悲救诸苦”,其“成味也同德”,“致远也同功”;佛教是“阴助教化”,“革盗心于瞑昧之间,泯爱缘于生死之际……生死之外,别有陶冶,刑政不及,曲为调柔。”(《袁州萍乡县杨歧山故广禅师碑》)这是说,佛教在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方面,有特殊的作用。唐代封建统治者历来兼用儒、释、道三家的思想,作为麻痹人民,巩固地主阶级专政的精神武器。刘禹锡事佛、佞佛正是地主阶级政治上的需要在他思想中的反映。同时,刘禹锡接近的是佛教中的禅宗南宗,这派佛徒引儒入佛,改造佛教理论,主张人人都有成佛的本性,使之适应庶族地主反对门阀世族特权的要求。这些大约就是刘禹锡事

<sup>①</sup> 《评经济浪漫主义》,《列宁全集》第二卷,第150页。

佛,佞佛阶级的和政治的原因。

刘禹锡怀才自恃,但一生仕途坎坷,屡受打击,地主阶级的社会地位,又使他看不到别的出路,于是转向佛教寻找精神寄托,消磨意志。他自述接近佛教的原因说,“世间忧喜虽无定,释氏消磨尽有因”。(《秋斋独坐寄乐天兼呈吴方之大夫》)

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就否认刘禹锡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因为他确实在中国哲学思想里增添了一些新的内容。

## 刘禹锡教育文论选读

### 子刘子自传<sup>①</sup>

[原文]

子刘子名禹锡,字梦得。其先汉景帝贾夫人子胜,封中山王,谥曰靖,子孙因封为中山人也<sup>②</sup>。七代祖亮,事北朝为冀州刺史、散骑常侍,遇迁都洛阳,为北部都昌里人<sup>③</sup>。世为儒而仕。坟墓在洛阳北山,其后地狭不可依,乃葬荥阳之檀山原,由大王父已还,一昭一穆如平生<sup>④</sup>。

曾祖凯,官至博州刺史<sup>⑤</sup>,祖镗,由洛阳主簿察视行马外事,岁满,转殿中丞侍御史,赠尚书祠部郎中<sup>⑥</sup>。父绪,亦以儒学,天宝末应进士,遂及大乱,举族东迁,以违患难,因为东诸侯所用<sup>⑦</sup>。后为浙西从事,本府就加盐铁副使,遂转殿中,主务于埭桥<sup>⑧</sup>。其后罢归浙右,至扬州,遇疾不讳<sup>⑨</sup>。小子承夙训,禀遗教,眇然一身,奉尊夫人,不敢殒灭<sup>⑩</sup>。后

忝登朝或领郡,蒙恩泽,先府君累赠至吏部尚书,先太君卢氏由彭城县太君赠至范阳郡太夫人<sup>⑪</sup>。

初,禹锡既冠,举进士,一幸而中试<sup>⑫</sup>。间岁,又以文登吏部取士科,授太子校书<sup>⑬</sup>。官司间旷,得以请告奉温清<sup>⑭</sup>。是时年少,名浮于实,士林荣之<sup>⑮</sup>。及丁先尚书忧,迫礼不死,因成痼疾<sup>⑯</sup>。既免丧,相国、扬州节度使杜公领徐泗,素相知,遂请为掌书记<sup>⑰</sup>。捧檄入告<sup>⑱</sup>,太夫人曰:“吾不乐江淮间,汝宜谋之于始<sup>⑲</sup>。”因白丞相以请,曰:“诺<sup>⑳</sup>”居数月而罢徐泗,而河路犹艰难,遂改为扬州掌书记<sup>㉑</sup>。涉二年而道无虞,前约乃行,调补京兆渭南主簿<sup>㉒</sup>。明年冬,擢为监察御史<sup>㉓</sup>。

贞元二十一年春,德宗新弃天下,东宫即位<sup>㉔</sup>。时有寒隼王叔文,以善奕棋得通籍博望,因间隙得言及时事,上大奇之<sup>㉕</sup>。如是者积久,众未之知。至是,起苏州掾,超拜起居舍人,充翰林学士<sup>㉖</sup>。遂阴荐丞相杜公为度支盐铁等使,翊日,叔文以本官及内职兼副使<sup>㉗</sup>。未几,特迁户部侍郎,赐紫,贵振一时<sup>㉘</sup>。予前已为杜丞相奏署崇陵使判官,居月余日,至是改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等案<sup>㉙</sup>。初,叔文北海人,自言猛之后,有远祖风,唯东平吕温、陇西李景俭、河东柳宗元以为信然<sup>㉚</sup>。三子者皆与予厚善,日夕过,言其能。叔文实工言治道,能以口辩移人<sup>㉛</sup>。既得用,自春及秋,其所施为,人不以为当非。

时上素被疾,至是尤剧,诏下内禅,自为太上皇,后溢曰顺宗,东宫即皇帝位<sup>㉜</sup>。是时,太上久寝疾,宰臣及用事者都不得召对,而宫掖事秘,建桓立顺,功归贵臣<sup>㉝</sup>。于是叔文首

贬渝州,后命终死<sup>34</sup>。宰相贬崖州<sup>35</sup>。予出为连州,途至荆南,又贬朗州司马<sup>36</sup>。

居九年,诏征,复授连州<sup>37</sup>。自连历夔和二郡<sup>38</sup>。又除主客郎中,分司东都<sup>39</sup>。明年追入,充集贤殿学士<sup>40</sup>。转苏州刺史,赐金紫。移汝州,兼御史中丞<sup>41</sup>。又迁同州,充本州防御、长春宫使<sup>42</sup>。后被足疾,改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又改秘书监分司。一年,加检校礼部尚书,兼太子宾客<sup>43</sup>。

行年七十有一,身病之日,自为铭曰:不夭不贱,天之祺兮。重屯累厄,数之奇兮<sup>44</sup>。天与所长,不使施兮。人或加讪,心无疵兮<sup>45</sup>。寝于北牖,尽所期兮。葬近大墓,如生时兮<sup>46</sup>。魂无不之,庸讵知兮<sup>47</sup>!

#### [ 注释 ]

①子刘子,刘禹锡自称。会昌二年(842)秋,七十一岁的刘禹锡卧病洛阳,自知不久于人世,作为永贞“八司马”中唯一的幸存者和后死者,他感到有责任将永贞革新、内禅的真相和自己的观点公之于世,所以写下这篇自传。文中除叙述自己的家世、生平外,特别对王叔文的政治才能和永贞革新作了肯定评价,揭发宦官操纵“永贞内禅”的内幕,为革新和革新参加者恢复名誉,伸张正义。

②胜:即刘胜,《汉书》有传。中山:汉郡名,景帝改为国,治所在今河北省定县。因封:因其封国。刘禹锡籍贯旧有中山、彭城、卢陵诸说,据今人考证,其先匈奴族人,随后魏孝文帝迁都洛阳,遂占籍为洛阳人。中山等是其假冒的郡望。

③亮:即刘亮,其事不详。《周书》卷十七、《北史》卷十五有刘亮,别是一人。北朝:指北魏。冀州:州治在今河北省冀县。散骑常侍:官名,掌讽议左右,侍从献纳。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北魏原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迁都洛阳,

“诏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于是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魏书·高祖纪》下)。北部:洛阳行政区划名。都昌里:洛阳坊名。

④北山:北郊山,在洛阳北。荥阳:县名,今属河南省。刘禹锡《上杜司徒书》:“小人祖先壤树在京、索间。《元和郡县图志》卷八郑州荥阳县:“京水,出县南平地。索水,出县南三十五里小陞山。”昭穆:古代宗庙制度,始祖居中,左昭右穆,父为昭,子为穆,子之子又为昭,依次排列,坟墓也是这样。

⑤博州:州治在今山东省聊城市。

⑥洛阳主簿:洛阳县主簿,掌管文书簿籍等。行马:木栅栏,置官署前阻拦人马通行。察视行马外事指官监察御史。《通典》卷二四:“监察御史。……晋太元中,始置检校御史……掌行马外事。”殿中丞侍御史:“丞”字衍文,殿中侍御史属御史台,从七品下,监察御史二十五日任满即可迁殿中侍御史。祠部郎中:尚书省礼部所属祠部一曹的长官,负责祠祀、享祭等事。

⑦大乱:指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违:避。东诸侯:指东南地区节度使、刺史等地方军事行政长官。

⑧浙西:浙江西道,乾元元年(758)置,节度使治所在苏州(今属江苏省),后移至润州(今江苏省镇江市)。浙,一本作“淮”。盐铁副使:负责盐铁专卖事务的副长官。贞元十年(794),浙西观察使王纬兼诸道盐铁使(《唐会要》卷八八),刘绪当在王纬幕中。殿中:殿中侍御史的省称。埭桥:桥名,故址在今安徽省宿县城南古汴水上,扼控东南漕运。刘晏为盐铁使,置十三巡院,埭桥是其中之一。

⑨扬州:州治在今江苏省扬州市。不讳:死的婉词。

⑩“小子”五句:我接受父亲平日的教育,禀承遗训,现在孤独一人,要侍奉母亲,所以不能哀毁而死。眇然:小貌,引申为孤独。殒灭:死。

⑪先府君:指死去的父亲。先太君:指死去的母亲。刘母卢氏元

和十五年(820)卒于连州。(州治在今广东省连县)。彭城县太君:即彭城县君。唐制,五品官员母、妻可封县君。彭城县属徐州,治所在今江苏省徐州市。范阳郡太夫人:即范阳郡夫人。三品以上官员母、妻可封郡夫人。范阳郡即幽州,州治在今北京市大兴县。

⑫既冠举进士:古代男子二十岁举行冠礼,表示成年。刘禹锡贞元九年(793)进士,时年二十二。

⑬间岁:隔一年。吏部取士科:吏部考试。唐代进士礼部考试合格后,要通过吏部考试,才能授予官职。太子校书,崇文馆校书,从九品下,负责校勘经籍,属东官官,故称太子校书。

⑭“官司”二句:意谓官署事务清闲,能够请假回去侍奉父母。请告,请假。温清(qing):冬温夏清的省略,冬天为父母温被使暖,夏天扇席使凉。

⑮浮:超过之意。

⑯丁先尚书忧:遭父丧。丁,当。痼疾,久治不愈的病。

⑰免丧:服丧期满。扬州节度使:即淮南节度使,治所在扬州。杜公:即杜佑,字君卿,两《唐书》有传。徐泗:徐州和泗州(州治在今江苏省宿迁县)。贞元四年(788),置徐泗濠节度使。十六年五月,节度使张建封卒,徐州军乱。六月,朝廷加淮南节度使杜佑同平章事,命他兼领徐泗濠节度使。掌书记:节度使属官,负责起草文书章奏等。刘禹锡被杜佑辟为徐泗节度使掌书记。

⑱捧檄:捧着任命文告。《后汉书·毛义传》“家贫,以孝行称。南阳人张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适至,以义守令。义捧檄而入,喜动颜色。奉……心贱之。”后毛义母死,朝廷征召,他不再出仕,张奉这才知道毛义“往日之喜,乃为亲屈也”。

⑲“吾不”二句:意谓我不喜欢江淮一带地方,一开始你就应考虑这一点。

⑳丞相:指杜佑。诺:可以,允诺之词。

㉑罢徐泗:不再兼领徐泗节度使。因为杜佑对徐泗乱军作战失

利 朝廷撤销其兼领徐泗节度的职务,任命乱军所主张愔为徐州留后,将泗、濠二州划归淮南。河路 指经运河、汴水通往河洛的水路。艰难 难走,不太平。扬州掌书记 即淮南节度掌书记。

②无虞 :无忧,太平。京兆 :府名,治所在今陕西省西安市。渭南 :京兆府属县,今属陕西省。

③明年 指贞元十九年(803)。

④弃天下 :帝王死的婉词。东宫 :皇太子居处,代指皇太子。永贞元年正月,德宗李适死,皇太子李诵即位,是为顺宗。

⑤寒隼 指出身寒微的俊才之士。王叔文 :永贞革新的主要领袖人物。通籍博望 :为东宫官。通籍 :名字列入准许进入宫门的名册。博望 :汉苑名,代指东宫。《汉书·戾太子传》:“及冠就宫,上为立博望苑,使通宾客。”《旧唐书·王叔文传》:“王叔文者,越州山阴人也。以棋待诏,粗知书,好言理道,德宗令直东宫。……宫中之事,倚之裁决。”

⑥苏州掾 :苏州(今属江苏省)属吏。起居舍人 :属中书省,负责修记言之史。翰林学士 :翰林院学士,负责起草皇帝直接发出的重要机密文件。永贞元年(805)二月,王叔文由苏州司功迁起居舍人、翰林学士(韩愈《顺宗实录》卷二)。

⑦杜公 :杜佑,贞元十九年(803)由淮南入朝为相。度支盐铁等使 :度支使掌管国家的财政收支,盐铁使负责盐的专卖及银、铜、铁、锡的开采冶炼。内职 指翰林学士,因翰林院在大明宫中。

⑧户部侍郎 :尚书省户部副长官,协助尚书掌管全国财政、土地、户籍等。赐紫 :唐代规定阶官三品以上服紫,佩金鱼袋,不到三品可特命赏赐,以示恩宠,称为赐紫或赐金紫。

⑨崇陵 :唐德宗陵。时杜佑兼任崇陵使,负责崇陵的营建。

⑩北海 :郡名,即青州,治所在今山东省益都县。北海是王叔文郡望。猛 :即正猛,晋人。《晋书·苻坚载纪下》“王猛,字景略,北海剧人也。……瑰姿俊伟,博学好兵书,谨重严毅,气度雄远,细事不干

其虑。……隐于华阴山,怀佐世之志,希龙颜之主。……苻坚将有 大志……一见便若平生,语及兴废大事,异符同契,若玄德之遇孔明也。”东平:郡名,即郓州,州治在今山东省东平县。吕温:字和叔,一字化光,刘禹锡好友,但永贞元年出使吐蕃,未参加革新。两《唐书》有传。陇西:郡名,即渭州,州治在今甘肃省陇西县西南。李景俭:字宽中,唐宗室成员,刘禹锡重要交友游之一。两《唐书》有传。河东:郡名,即河中府,府治在今山西省永济县。信然:一本作“言然。”

③①“叔文”二句:意谓王叔文善于谈论治国之道,能以辩给的口才说服他人。

③②内禅:指皇帝让位给子弟。《旧唐书·顺宗纪》:“(永贞元年)八月……庚子,诏:‘……天祐不降,疾恙无瘳。……宜令皇太子即皇帝位,朕称太上皇。’”顺宗:李诵元和元年七月死后所加庙号,其溢号是“至德大圣大安孝皇帝”。东宫:指皇太子李纯,永贞元年八月即位,是为宪宗。

③③召对:皇帝召见谈话。宫掖:宫廷。皇宫中妃嫔所居偏房称掖庭。建桓立顺:拥立皇帝。桓、顺:指东汉桓帝刘志、顺帝刘保,均为宦官所立。《后汉书·宦者传论》:“其后孙程定立顺之功,曹腾参建桓之策。”贵臣:指宦官。顺宗即位后,宦官俱文珍等勾结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等藩镇上表攻击王叔文等,请皇太子监国,逼迫顺宗退位,酿成了这次宫廷政变。

③④渝州:州治在今四川省重庆市。永贞元年八月宪宗即位后,首贬王叔文为渝州司户,次年赐死。

③⑤宰相:指韦执谊,永贞中为相,是革新集团的主要成员,两《唐书》有传。崖州:州治在今海南岛海口市东南。永贞元年十一月,韦执谊被贬为崖州司马,死于贬所。

③⑥连州:州治在今广东连县。荆南:指荆南节度使治所江陵府,今湖北省江陵县。朗州:州治在今湖南省常德市。司马:州的属官。永贞元年九月,刘禹锡被贬为连州刺史,十一月贬朗州司马。同时被

贬的有韦执谊、韩泰、陈谏、柳宗元、韩晔、凌准、程异，史称“八司马”。

⑳诏征 指诏书征召回长安。

㉑夔 夔州，州治在今四川省奉节县。和 和州，州治在今安徽省和县。

㉒主客郎中：尚书省礼部所属主客一曹的长官，负责前朝后裔、外国使节接待等。分司东都：唐代中央机构在东都洛阳设有留省、留台，其官员为分司官。

㉓迨入：谓召回朝廷。集贤殿学士：集贤殿书院学士，负责校理典籍，编辑图书。大和二年至五年（828—831），刘禹锡先后以主客郎中及礼部郎中充集贤直学士。

㉔御史中丞：御史台的副长官，协助掌管以刑法典章纠正百官罪恶。

唐代地方长官常兼宪衔，这是荣誉称号。刘禹锡时为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

㉕同州：州治在今陕西省大荔县。本州防御：同州防御使，负责本州军事。长春宫使：负责管理同州行宫长春宫的长官，例由同州刺史兼任。

㉖检校：在正式官职之外加授较高官职的虚衔，称检校某官。

㉗“重屯”二句：意谓遇到许多灾难挫折，是命运不好啊。屯（zhūn）：《易》卦名。《易·屯》：“彖曰：屯，刚柔始交而难生。”数奇（jī）：命运不好，遇事不利。《史记·李将军列传》：“大将军（卫）青亦阴受上诫，以为李广老，数奇，毋令当单于。”

㉘心无疵：犹言问心无愧。疵，污点。

㉙大墓：即祖墓。

㉚无不之：无处不往。《礼记·檀弓下》：“苦魂气则无不之也。”庸讎：岂能。

陋室铭<sup>①</sup>

## 〔原文〕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sup>②</sup>。水不在深,有龙则灵<sup>③</sup>。斯是陋室,惟吾德馨<sup>④</sup>。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sup>⑤</sup>。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sup>⑥</sup>。可以调素琴,阅金经<sup>⑦</sup>。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sup>⑧</sup>。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sup>⑨</sup>。孔子云:“何陋之有<sup>⑩</sup>!”

## 〔注释〕

①《陋室铭》具体写作年代不详,但从它反映的思想情绪来看,应为作者在贬谪和州时所作。全文仅用八十一字,就形象生动地写出了陋室之景、之人、之事,表现了作者不慕荣利,坚贞不屈,孤芳自赏,不和权贵同流合污的品德和精神。铭文采用了比喻、对仗、称代、引证等多种修辞手法,语言畅达,抑扬有节,风格自然,逸韵丰饶,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佳作。陋室:在今安徽省和县,为作者任和州刺史时所建。陋:狭窄简陋。铭:一种文体,内容大都是表示颂扬和警戒的。按:《刘禹锡集》中不载《陋室铭》,有人认为非刘禹锡所作;此从清人钱大昕说(见其所著《十驾斋养新录》卷一六)。

②名:名声,这里作动词用,指出名,有名。

③灵:神异,灵异,亦作动词用。

④斯:此,这。惟:同唯,只是。馨(xīn心):芳香,古时常用来形容人的品德。《左传·僖公五年》:“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⑤二句写陋室周围生满了藓苔青草,说明这是人迹稀少、环境幽僻之处。上:动词,上到。

⑥鸿儒:即大儒,此指学问渊博、品德高尚的人。白丁:古代服色以白表示无地位,“丁”为成年男子之称。这里“白丁”指当地的市井

富豪,为一般俗吏乐于交结浸润的人。

⑦调:调节,引申为弹。素琴:没有华饰的琴。金经:指佛经。刘禹锡通佛学。

⑧丝竹:本指用丝、竹材料做的乐器,这里借指达官贵人家的乐舞声。案牍(dú 读):文书,公文。形:体形,指身体。

⑨南阳:指今襄阳县西的隆中,汉时属南阳郡邓县。诸葛庐:诸葛亮的草庐。据《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记载:诸葛亮为琅邪郡阳都(今山东沂南县)人,曾隐在隆中,后仕蜀汉为丞相。他在《出师表》中自称:“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刘备)……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西蜀:指今四川省成都市。子云亭:即扬雄宅,一名草玄堂,为扬雄著《太玄》处。据《汉书·扬雄传》记载:扬雄,字子云,西汉时蜀郡成都(今四川省成都市)人,少好学,成帝时献《甘泉》、《校猎》等赋,拜为郎。“(雄)清静亡为,少奢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脩廉隅以徼名当世,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晏如也。”按:此二句是作者以诸葛亮、扬雄自比,明其襟怀高尚、不慕荣利的志趣。

⑩何陋之有:有什么简陋呢。《论语·子罕》:“子(孔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 救沉志<sup>①</sup>

[原文]

贞元季年夏,大水,熊、武五溪斗。洪于沅,突旧防,毁民家<sup>②</sup>。跻高望之,溟濛葩华,山腹为坻,林端如莎<sup>③</sup>。湍道驶悍,不风而怒<sup>④</sup>。崩疑前迈,浸淫旁掩<sup>⑤</sup>。柔者靡之,固者脱之<sup>⑥</sup>。规者旋环之,矩者倒颠之<sup>⑦</sup>。轻而泛浮者碾磕之,重而高大者前却之<sup>⑧</sup>。生者力音,殪者弛形<sup>⑨</sup>。蔽流而东,

若木杌然<sup>⑩</sup>。

有僧愀焉,誓于路曰:“浮图之慈悲,救生最大。能援彼于溺,我当为魁<sup>⑪</sup>。”里中儿愿从四三辈,皆狎川勇游者<sup>⑫</sup>。相与乘坚舟,挟善器,维以修笮,杙于崇丘<sup>⑬</sup>。水当洄湫,人易置力<sup>⑭</sup>。凝眙执用,俟可而拯<sup>⑮</sup>。大凡室处之类,穴居之汇,在牧之群,在豢之驯,上罗黔首,下逮毛物,拔乎洪澜,致诸生地者,数十百焉<sup>⑯</sup>。

适有挚兽,如鸱夷而前,攫持流楫,首用不陷,隅目傍睨,其姿弭然,甚如六扰之附人者<sup>⑰</sup>。其徒将取焉,僧趣诃之,曰:“第无济是为<sup>⑱</sup>!”目之,可里所,而不能有所持矣<sup>⑲</sup>。

舟中之人曰:“吾闻浮图之教贵空,空生普,普生慈<sup>⑳</sup>。不求报施之谓空,不择善恶之谓普,不逆困穷之谓慈<sup>㉑</sup>。向也生必救,而今也穷见废,无乃计善恶而忘普与慈乎<sup>㉒</sup>?”

僧曰:“甚矣问之迷且妄也!吾之教恶乎无善恶哉<sup>㉓</sup>?六尘者,在身之不善也,佛以贼视之<sup>㉔</sup>。未伽声闻者,在彼之未寤也,佛以邪目之<sup>㉕</sup>。恶乎无善恶邪?吾向也所援而出死地者众矣。形干气还,各复本状<sup>㉖</sup>;蹄者踞蹠然,羽者翘萧然,而言者浅浅然<sup>㉗</sup>。随其所之,吾不尸其施也<sup>㉘</sup>。不德吾则已,焉能害为<sup>㉙</sup>?彼形之于鬚鬣之姿也,彼气之还,暴悖之用也<sup>㉚</sup>。心足反噬,而齿甘最灵,是必肉吾属矣<sup>㉛</sup>,庸能踞蹠浅浅之比欤<sup>㉜</sup>?夫虎之不可使知恩,犹人之不可使为虎也。非吾自贻患焉尔,且将贻患于众多,吾罪大矣<sup>㉝</sup>。”

子刘子曰<sup>㉞</sup>:余闻善人在患,不救不祥;恶人在位,不去亦不祥<sup>㉟</sup>。僧之言远矣,故志之<sup>㊱</sup>。

[注释]

①本文为刘禹锡在朗州任司马时所写。

刘禹锡在“永贞革新”之后,被贬为朗州司马,政治上遭到了严重打击,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进步主张。《救沉志》就是作者借“救沉”为喻,来表现自己对陷于唐朝苛政下的善良人民的同情,寄托自己“救沉除恶”、革新政治的理想和愿望。

文章先叙事,后议论。叙事为议论的基础,议论是叙事的升华,二者相辅相成,混然一体。末笔点睛,言简意远,发人深思。全文语言凝净,章法紧凑,条理清晰。

②贞元季年:即贞元末年(公元805年)。贞元:唐德宗李适(ku括)的年号(公元785—805年)。大水:发生了大水灾。《旧唐书·德宗纪》:贞元末年七月:“霖潦逾旬。”熊、武五溪:《水经注·沅水》记载:湖南省武陵县有雄溪、橐(mén门)溪、无(一作沅)溪、酉溪、辰溪,合称五溪,皆为沅江支流。据此,熊溪即雄溪,武溪即无溪,同音异字。另有武溪,不入沅而北入江,故凡指沅江支流的武溪均应作无溪(沅溪)。一说沅江在湖南境内纳辰、武、酉、巫、淑五水。斗:争斗,此指五溪之水互相激荡,犹如格斗。洸:通溢。原文作决,形近而误,此据《四部丛刊》影宋本《刘梦得文集》改。沅:沅江,一名沅水,芷江,发源于贵州省,经湖南省,东北流至常德县南入洞庭湖。突:冲破。防堤。

③跻(j基):登上。溟滓(xìng幸):大水混茫,无边无际。葩(p啪)华:《文选》木华《海赋》:“葩华蹶丑。”张铣注:“葩华,分散貌。”此指大水遍布各方。坻(chí迟):小渚。端:末梢。莎(su蓑):莎草。

④湍(tu n团阴平)急流。驶:奔驰,奔腾。悍:凶猛,指水的流势。怒:发怒,指波涛汹涌。

⑤崩疑(cèy侧疑):山峰高而不齐貌,此指洪峰。迈:行进。浸淫:洪水扩张蔓延貌。旁:旁边,指两岸。掩:覆盖,淹没。

⑥靡:倒伏。固:坚硬,牢固。脱:脱离,指冲走。

⑦旋环:左右旋转。倒颠:上下翻滚。

⑧此二句是说 轻小而能漂起的东西被冲得在水面上互相碰磕，沉重而高大的东西被冲得前后摇摆。琅磕(lángkē 郎科)：石头相碰的声音，此指碰撞。前却 犹进退，《吴子》：“前却有节。”此指重而高大的东西虽冲不走，也冲得前后摇摆。

⑨此二句是说：尚活着的尽力叫唤，已死了的尸体任水漂流。生活。为音：用力发出叫声。殪(yì 益)：死。弛形：指人死之后肢体松弛，任水漂流。

⑩蔽 遮蔽 覆盖。木柶：削下的木片。《晋书·王濬传》：“濬造船于蜀，其木柶蔽江而下。”按 柶同柶(fèi 肺)，《说文》作林。

⑪僧 和尚。愀(qiāo 巧)焉：内心悲悯，忧愁见于容色的样子。按：“愀焉”原作“愀然焉”，此据四部丛刊本《刘梦得文集》改。于：在。浮图：一作浮屠，佛教。援 救。彼：代词，指溺于水和生物。于：从。溺 没于水中。魁：首。

⑫里 相当于“村”。儿 男子。从 跟从，随从。四三辈：即三四人，用“辈”字，盖指其人为同心、同力者。皆：都。押(xiá 侠)川：熟悉水性。

⑬相与：一起。挟 带着。善器 好工具，得用的工具。维 系。

修 长。乍(zuó 昨) 亦作笮，牵引船的竹篾拧成的绳子。杙(yì 易) 木桩，这里作动词用，意为“拴在栽好的木桩上”。于：在。崇丘 高丘。

⑭洄讫：回流。易 容易，便于。置 安排，引申为“使用”。

⑮凝睇(lú 卢)：注视貌。睇：眼中的瞳人，此指目光。执用：拿着用具。俟(sì 寺) 等待。拯 救。

⑯大凡 大抵，大致。室处之类：指人。穴居之汇：指野生动物。汇(huì 会)：类。在牧之群：指牛羊之类。在豢之驯：指鸡犬之类。罗 网罗住，此指打捞住。黔首：老百姓，此泛指人。下逮毛物：下及牲畜动物。逮 及，至。毛物：长毛的生物，指家畜、动物。拨 举，捞救出来。洪澜 大波。致诸 送他(它)们到。致 送。诸 兼词，相当

于“之于”。生地：可以生存的地方。

⑮七句是说：（这时）恰好有一只猛兽象皮囊一样向前漂来，它抓持着漂流的木头，头因此没有陷进水里，斜着眼睛向旁边瞧看，它的神态安和，很象牲畜亲附主人的样子。适：恰好。挚：通鸷，猛。鸱夷：皮囊。《汉书·陈遵传》：“鸱夷滑稽，腹如大壶。”注：“鸱夷，韦囊，以盛酒。”攫（jué 决）持：抓持。枿（niè 聂）：同蘖，树木砍伐后重新生出的枝条。此犹槎枿，折断之树枝。隅目：《文选》张衡《西京赋》：“隅目高匡。”形容兽眼有棱角。睨：斜着眼看。姿态：此指神态。弭然：安和的样子。甚如：很象。六扰：犹六畜，马、牛、羊、豕、犬、鸡。见《周礼·夏官·职方氏》“其畜宜六扰”句注。附：亲附，亲近。

⑯取：捞取，指从水中救出来。趣（cù 促）：赶快，急忙。诃：斥责。第：且，但。无济是为：不要救这东西，不要救这家伙。济：救。是：这，指猛兽。为：语末助词。

⑰目：注视。可：大约，大概。里所：里许，一里左右。不能有所持：不能抓持东西，意思是抓不住断树枝，被淹死了。

⑱浮图之教：指佛教。贵：尊崇，崇尚。空、普、慈：均为佛家用语，它们的具体含意在本文中应就下文的解释来理解。

⑲施：施恩的意思。之谓：这叫做。择善恶：区别善恶。择：选择，区别。逆：不顺，引申为“拒绝”。困穷：作名词用，指处境困窘的人或生物。

⑳向：在先。令：现在，眼下。穷：困，处境极困难。见：被。废：弃。无乃：疑词，岂不是。计：计较，考虑。

㉑甚矣问之迷且妄也：这句为“问之迷且妄也甚矣”的倒装，有强调“甚矣”的作用。甚：很，太。迷：糊涂，不分是非。妄：荒谬，荒唐。恶（w 乌）乎：哪里，怎么。无善恶：不分善恶。

㉒六尘：佛教用语，又叫“六贼”，指色、声、香、味、触、法六境，佛教认为六尘与六根（眼、耳、鼻、舌、身、意）相接，能够沾污净心，故叫

“六尘”；又认为六尘以六根为媒介，可以夺劫一切善法，故又叫“六贼”。以贼视之，把它们当作贼来看待。

⑤末伽(qié 茄)：梵语，意译为“未见道”。声闻，亦梵语，佛家称由诵经听法而得渡者，是佛道中最下层人物。在彼之未寤也，犹言在他们本身说，只是未悟佛之正道。意即并非有心为恶。彼：那些。寤：同悟，觉悟，领悟，此指领悟佛教的真谛、正道。邪：邪恶，此指邪道。

⑥气：精神，生命力。还：还原，恢复。

⑦蹄者：指家畜、野兽一类。踔蹶然：蹦蹦跳跳的样子。羽者：指家禽。翘萧：叠韵连语。《庄子·胠篋》：“肖（即萧）翘之物。”注，“翾飞之属也。”言者：指人。浅浅(jiàn 贱)然：能说会道的样子。

⑧之：往，去，到。不尸其施：不以他们的施恩者自居。尸：《尔雅·释诂》：“尸，主也。”

⑨二句是说：不感我的恩就算了，哪里会害我呢？德：作动词用，感恩。则已：犹“而已”罢了，算了。焉：哪里，怎么。为：疑问语气词。

⑩彼：代词，它（指上文说的那只猛兽）。鬣鬣(piér 丕而)：张衡《西京赋》：“猛毅鬣鬣。”薛注：“作毛鬣也。”此指猛兽发怒竖毛，凶恶的样子。暴悖：残暴悖理。用：行使。

⑪足：满。反噬(shì 世)：受人之恩而反加害于人叫反噬。甘：嗜。最灵：指人。《书·泰誓》：“惟人万物之灵。”《汉书·刑法志》：“夫人……聪明精粹，有生之最灵者也。”肉：作动词用，意思是“把……当肉来吃。”吾属：我们，我们人类。

⑫这句是说：哪能跟一般的野兽和人相比呢？庸：疑问副词，何，岂，哪。踔蹶：指上文说的“蹄者”，指食草类动物。浅浅：指上文的“言者”。比：相比，相并。

⑬贻(yí 移)患：留下祸害。焉尔：语末助词。原文作“为尔”，此据《刘梦得文集》改。

⑭子刘子：文禹锡自指。

⑮余：我。祥：吉祥。凡做好事又有好结果，动机与效果合叫祥；

反之叫不祥。在位 指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去 除掉。

⑳远 深远 意味深长。志 记。

## 彭阳侯令狐氏先庙碑<sup>①</sup>

[原文]

今上元年七月十三日 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汴宋亳等州观察处置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礼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彭阳县开国伯令狐公西向拜章上言 守臣楚蒙被恩泽 列为元侯 得立家庙 以奉常祀<sup>②</sup>。制书下其奏于有司<sup>③</sup>。于是善相考祥 得地于京师通济里<sup>④</sup>。居无何 庙新成 公以守藩故 申命季弟监察御史定卜牲练日 越八月丁亥 祔享三室<sup>⑤</sup>。培墉以尚幽 设幄以迎精 礼天尤违 神用宁谧<sup>⑥</sup>。第一室曰秦州上邽县尉讳浚 以妣太原王氏配<sup>⑦</sup>。第二室曰绵州昌明县令、赠吏部尚书讳崇亮 以妣赠太原郡夫人河东柳氏配<sup>⑧</sup>。第三室曰太原府功曹参军、赠太子太保讳承简 以妣赠魏国太夫人富春孙氏配<sup>⑨</sup>。明年十月 公由浚郊以介圭入观 真拜户部尚书 进爵为鲁侯<sup>⑩</sup>。既辞戎旃 得以列侯谒三庙<sup>⑪</sup>。是岁南至 上不视朝 又得以时展祭<sup>⑫</sup>。先期致斋 栗然以敬 既斋尽志 歆然永思<sup>⑬</sup>。奉其百顺 陈以具物 始跻而虔恭 终献而洊澜<sup>⑭</sup>。既卒事 顾丽牲之石 宜有刊纪 乃俾家老授其牒于所知云<sup>⑮</sup>。

令狐 晋邑也 晋大夫魏颗以辅氏之功始封焉 其易名曰文 《国语》所谓令狐文子是也<sup>⑯</sup>。其先周文王之昭毕公高之裔 毕万为晋卿 始封于魏 自万至颗盖四世<sup>⑰</sup>。其后三十七世 蓝田侯虬仕拓跋魏为燉煌郡太守 子孙因家 遂占

数为郡人<sup>18</sup>。蓝田之孙熙,在隋为纳言<sup>19</sup>。惟上邽府君,纳言之玄孙,道克肖而位不至<sup>20</sup>。惟尚书府君,西州之右族,光未耀而德已基<sup>21</sup>。惟太保府君,志为君子儒,以明经居上第,调补阳安县主簿,历正平县尉、汾州司法参军、陕州大都督府兵曹,终于太原府首掾<sup>22</sup>。始以颀经进,既仕,旁通百家,爱《谷梁子》清而婉,左丘明《国语》辨而工,司马迁《史记》文而不华<sup>23</sup>,咸手笔朱墨,究其微旨<sup>24</sup>。恺悌以肥家,信谊以急人,德充齿耄,独享天爵,故休祐集于身后,徽章流乎佳城<sup>25</sup>。凡以子贵承泽降命书告第者,始赠尚书祠部郎中,再赠礼部尚书,三加右仆射,四为今称<sup>26</sup>。先夫人亦四徙封,蜜印累累,邦族耸慕<sup>27</sup>。

生三子皆才,彭阳公为嗣<sup>28</sup>。次子从,端实肃给,今为检校膳部郎中,参河东军事<sup>29</sup>。季子前所谓监察御史,今主柱下方书,温敏而有文,绰绰然真令兄弟<sup>30</sup>。惟彭阳公以词笔取科名,累参侍从,由博士主尚书牋奏,典内外书命,遂登枢衡,言文章者以为冠<sup>31</sup>。拥节总戎,率身和众,留惠于盟津,变风于浚都,言方略者以为能<sup>32</sup>。夫浚师囟暗难治,乘衅窃发,寢成习俗<sup>33</sup>。莅止五载,饮和革心,束马来朝,熊罴陨涕,问公还期,觴必祝之<sup>34</sup>。留为常伯,旋命居守<sup>35</sup>。汴人闻公之东,近而愈怀,翘翘瞿瞿,尽西其首,言遗爱者可纪焉<sup>36</sup>。贵而率礼,老而能慕,怵惕乎霜露,斋庄乎庙祧,睦其仲季,施及乡党,言孝悌者归厚焉<sup>37</sup>。勒铭于碑,以代彝鼎<sup>38</sup>。文曰:

已孤之孝,莫如备物。显显新庙,四阿三室<sup>39</sup>。时维仲月,卜用柔日<sup>40</sup>。醴醖苾芬,牲牲博膋<sup>41</sup>。筮珮在堂,萧萱在

庭<sup>④</sup>。孝孙烝烝,躬若奉盈<sup>⑤</sup>。低簪委绅,荐俎登铏<sup>⑥</sup>。胙食饗交感,流涕缘纓<sup>⑦</sup>。礼以备仪,诚以致美,祖考来格,锡之不祉<sup>⑧</sup>。工祝告讫,退循轩戺,乃授风人,作诗以纪<sup>⑨</sup>。猗欤彭阳之宠光,佐宪皇、穆皇,西省东台,迭为侍郎,国之大事,咨尔平章<sup>⑩</sup>。敬宗凝旒,俾领雍丘,入为地官。令守东周<sup>⑪</sup>。彭阳之忠厚,宜介福以寿,东郊既厘,可复朝右<sup>⑫</sup>。绵绵其胄,系于周旧,由我显起,必昌其后<sup>⑬</sup>。大和纪元,作庙之首;刻碑庙门,龙集己酉<sup>⑭</sup>。

[注释]

①彭阳侯,彭阳县开国侯。彭阳,汉县名,故城在今甘肃省镇原县东南。唐代九等封爵,六曰开国县侯,食邑千户,从三品。大和元年(827),令狐楚立家庙于京师,并请刘禹锡撰写了这篇碑文。文章首叙立庙撰碑经过,次叙令狐楚先世及楚之勋德,末言奉祀情景并颂祝楚之功德必昌于后。结构谨严,文辞洗炼典雅,风格凝重,被后人誉为“金石文之正轨”。

②今上元年,唐文宗李昂大和元年(827)。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汴宋亳等州观察处置使:令狐楚所任职事官衔。汴州州治在今河南省开封市,当时是宣武军节度使治所,管辖汴、宋(州治在今河南省商丘市)、亳(州治在今安徽省亳县)、颍(州治在今安徽省阜阳市)四州。刺史负责行政,节度使总揽行政军事等大权,观察处置使负责纠察考核地方官吏等。汴州刺史例兼宣武军节度使及所属诸州观察处置使。《旧唐书·敬宗纪》:“(长庆元年九月)庚戌,以河南尹令狐楚检校礼部尚书、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宋汴亳观察等使。”银青光禄大夫:唐代文散阶官二十九等,从三品曰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唐代在正官之外授以他官的虚衔,称为检校。礼部尚书:尚书省礼部的长官,职掌礼仪、祭享、贡举。御史大夫:御史台长官,职掌以刑法典章纠正百官之罪恶。唐代地方行政长官多兼宪衔。

上柱国 :唐代勋官十二级的最高一级 ,视正二品。彭阳县开国伯 :唐代封爵九等 ,七日开国县伯 ,食邑七百户 ,正四品上。元侯 :诸侯之长 ,借指节度使。

③“制书”句 :意谓制书将奏章批给有关部门办理。唐代尚书省礼部的祠部一曹负责词祀。

④“善相(xiàng)” :意谓请来风水先生考察吉凶的征兆。通济里 :唐代长安城朱雀街东第三街最南坊。

⑤监察御史 :御史台属官 ,职掌分察百官 ,出使州县。定 :令狐定 ,字履常 ,附见两《唐书·令狐楚传》。卜牲 :占卜以选定作为祭品的牲畜。祔(fù)殯 :将先人木主迁入祖庙祭祀。三室 :《唐会要》卷十九百官家庙 :“开元十二年敕 :一品许祭四庙 ,三品许祭三庙。”故有三室。祭父祖三代。

⑥埴墉 :使墙壁凹进去 ,以藏木主。坎 :同坎。尚幽 :崇尚幽灵。古人认为鬼神幽阴 ,故置木质神主墙坎中 ,以免惊扰 ,且防火灾。迎精 :迎神。尤违 :过失。

⑦秦州 :州治在上邽县 ,今甘肃省天水市。濬 :令狐濬 ,令狐楚的曾祖父。妣 :母已死之称。王氏是令狐楚的曾祖母。太原 :郡名 ,即并州太原府 ,府治在今山西省太原市。

⑧绵州 :州治在今四川省绵阳县东。昌明县 :县治在今四川省江油县南。吏部尚书 :尚书省吏部的长官 ,职掌文官选任、勋封、考课等。崇亮 :令狐楚祖父令狐崇亮。郡夫人 :外命妇封爵 ,文武官三品以上母、妻为郡夫人。河东 :郡名 ,即蒲州河中府 ,府治在今山西省永济县。柳氏 :令狐楚的祖母。

⑨功曹参军 :即州府的属官 ,掌考课、祭祀等。太子太保 :东宫官 ,掌辅导皇太子。承简 :令狐楚父亲令狐承简。魏国太夫人 :令狐楚母亲孙氏的封爵。文武官一品及国公之母、妻为国夫人。富春 :汉县名 ,晋避郑太后讳改富阳县 ,今属浙江省。

⑩浚郊 :即汴州 ,有浚水。见《诗·邶风·干旄》 :“子子干旄 ,在

浚之郊。”圭：上尖下方的玉制礼器。《诗·大雅·崧高》：“锡尔介圭，以作尔宝。”郑玄笺：“圭长足二寸谓之介，非诸侯之圭，故以为宝。”真拜：实授，相对“检校”官等而言。户部尚书：尚书省户部的长官，职掌全国财政、赋税、户籍等。鲁侯：指彭阳县开国侯。《旧唐书·令狐楚传》：“大和二年九月，征为户部尚书。”

⑪戎旃：军中旌旗，借指节度使的职务。

⑫南至：指冬至。见《左传·僖公五年》：“日南至。”孔颖达疏：“日南至者，冬至日也。”展祭：举行祭祀。

⑬先期：此谓在祭日之前。致斋：祭祀前清整身心的仪式。唐代规定臣子家祭，祭前在家庙中致斋一日，见《新唐书·礼乐志》三。尽志：尽心。《礼记·祭统》：“外则尽物，内则尽志，此祭之心也。”

⑭百顺：于忠孝之道无所不顺，犹言孝心。见《礼记·祭统》：“贤者之祭也，必受其福。……福者，备也，百顺之名也。无所不顺者谓之备，言内尽于己而外顺于道也。”陈以具物：陈列齐备的祭器祭品。《礼记·祭义》：“孝子将祭……此时具物不可以不备。”跻：升阶。始跻指祭祀开始。虔恭：虔诚恭敬。终献：祭祀中三次献酒称初献、亚献、终献。泫澜：流泪貌。陆机《吊魏武帝文》：“涕垂睫而泫澜。”

⑮卒事：成事，祭祀结束。丽牲之石：庙中庭系牛羊等牺牲的石碑，后用以刻文字纪功德。丽：系。见《文心雕龙·诔碑》：“宗庙有碑，树之两楹，事止丽牲，未勒勋绩。而庸器渐阙，故后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刊纪：刊刻记载。家老：古代大夫家中有家臣、室老，此指家中主事者。牒：记载家世的谱牒。所知：相知的人，指刘禹锡自己。

⑯令狐：故城在今山西临猗县。辅氏：晋邑名，故城在今陕西省大荔县。《左传·宣公十五年》：“秦桓公伐晋，次于辅氏……魏颗败秦师于辅氏，获杜回，秦之力人也。”魏颗封于令狐，子孙以邑为氏。易名：指葬时赐谥。《礼记·檀弓下》：“公叔文子卒，其子戌请谥于

君曰：‘日月有时，将葬矣，请所以易其名者。’”令狐文子：魏颢之子魏颢，谥曰文，称令狐文子，见《国语·晋语》七。此云魏颢为文子，似误。

⑰昭 昭穆之昭，此指“子”。毕公高是周文王之子。魏：西周诸侯国名，在今山西省芮城县北，前661年为晋献公所灭，赐给毕万。《左传·闵公元年》：“晋侯……赐毕万魏，以为大夫。”四世：毕万生芒季，芒季生魏犇，犇生颢，为四世，见《新唐书·宰相世系》五下。

⑱蓝田侯虬，令狐虬附见《周书·令狐整传》，未载“蓝田侯”封爵。拓跋魏：后魏。墩煌郡：郡治在今甘肃省墩煌县。占(zhàn)数：占户籍之数，犹占籍。

⑲纳言：隋避文帝父杨忠讳，改侍中为纳言，掌侍从左右，尽规献纳，纠正违阙。见《隋书·令狐熙传》：“高祖受禅之际，熙以本官行纳言事。”

⑳上邽府君：指令狐潜。道克肖而位不至，道德和令狐熙一样高尚而官位却不及。

㉑尚书府君：指令狐崇亮。西州：汉、晋时对凉州的称呼。汉代燉煌郡属凉州刺史部。右族：著姓大族。《隋书·令狐熙传》：“代为西州豪右。”光未耀而德已基：声名不显赫但德行高尚成为后裔昌盛的基础。

㉒太保府君：指令狐承简。君子儒：语见《论语·雍也》：“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集解》：“孔子曰：‘君子为儒，将以明道；小人为儒，则矜其名。’”阳安县：故治在今四川省简阳县西北。正平县：其地今属山西省新绛县。汾州：州治在今山西省汾阳县。司法参军：州属吏，掌刑狱、盗贼等。陕州：州治在今河南省三门峡市，广德元年(七六三)改为大都督府。兵曹参军：都督府属吏，掌兵甲、器仗、军防等。首掾：属吏之首，指功曹参军。府设功曹、仓曹、户曹、田曹、兵曹、法曹、土曹参军事各二人，功曹居首。

㉓颢：通专。《谷梁子》：《春秋谷梁传》，相传为谷梁赤所作。范

甯《春秋谷梁传序》，“《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杨士勋疏：“清而婉者，辞清义通。”辨，通辩，长于说理。《国语》是记言体，故云。

②④“咸手笔”二句，意谓都亲手用红笔墨笔（圈点批注等），探究其精深的旨意。

②⑤恺悌，亦作“岂弟”、“恺弟”、“凯弟”，和易近人。肥家：使家庭和睦兴旺。《礼记·礼运》：“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德充，道德修养高。《庄子》有《德充符》篇。齿耄（dié）：高寿。七十曰耄，或云八十曰耄。天爵：自然的爵位。《孟子·告子上》：“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休祐：美满的幸福。徽章：美好的诗文。佳城：墓地。《博物志》卷七：“汉滕公薨，求葬东都门外。公卿送丧，驷马不行，踟地悲鸣，跑蹄下地得石，有铭曰：‘佳城郁郁，三千年见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送葬焉。”

②⑥承泽：此谓承皇帝恩泽。命书：指赠官的诏书。祠部郎中：尚书省礼部所属祠部一曹的长官，掌祠祀、享祭等。右仆射：尚书省副长官，掌统理六官。今称：这里指太子太保。“四为”句，一本作“四进太保，五为上公”。

②⑦蜜印：即蜡制官印，多用于追赠死者。累累：重叠累积，言其多。邦族：邦国宗族。耸慕：敬慕。

②⑧彭阳公：指令狐楚。“公”是泛称，并非指郡公、县公的封爵。嗣：嗣子，承继宗祧之子，通常是嫡长子。

②⑨端实肃给：端庄诚实，言辞敏捷之意。肃，通速。见《国语·晋语》七：“知羊舌职聪敏肃给也，使佐之。”膳部郎中：尚书省礼部所属膳部一曹的长官，掌陵庙之牲豆酒膳。

③⑩季子：小儿子，指令狐定。主柱下方书：负责监察御史的工作。周、秦有柱下史，以所掌及侍立常在殿柱之下而得名，相当于汉以后的御史。《史记·张丞相列传》：“苍……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集解》引如淳曰：“方，版也，谓书事在版上也。……或曰：四方文书。”绰绰：宽裕舒缓貌。《诗·小雅·角弓》：“此令兄弟，绰绰

有裕。”

③科名 指进士及第。见《旧唐书·令狐楚传》：“楚儿童时已学属文，弱冠应进士，贞元七年登第。”博士：指太常博士，属太常寺，掌五礼、谥号等。典内外书命：主管翰林院及中书省制敕等起草工作。《旧唐书·令狐楚传》：“征拜右拾遗，改太常博士、礼部员外郎。……转职方员外郎、知制诰……元和九年……入翰林，充学士，迁职方郎中、中书舍人，皆居内职。……十二年夏……罢楚内职，守中书舍人。”登枢衡：为相。枢衡：中枢、权衡，指中央政权力中心。《北史·序传》：“仆射执我枢衡，总厘朝务。”《新唐书·令狐楚传》：“（元和十四年，皇甫）铸推荐楚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穆宗即位，进门下侍郎。铸得罪……出楚为宣歙观察使。”

④“拥节”二句：意谓持节统军，能以身作则和协部众。节：旌节，节度使赴镇授双旌双节。盟津：即孟津，古黄河津渡名，在今河南省孟县西南，孟津县东北，北魏于此置河阳三城，唐置河阳怀三城节度使。《旧唐书·宪宗纪下》：元和十三年十一月，“丁未，以华州刺史令狐楚为怀州刺史、充河阳三城怀孟节度使。”浚都：即汴州，战国时魏惠王迁都大梁，即此。

⑤曷哱(hu zé)：大笑大叫，形容军士骄纵喧哗，不遵号令。乘衅窃发：乘隙暗中作乱。寝渐。

⑥饮和：饮人以和，谓以和顺的态度对人。见《庄子·则阳》：“故或不言而饮人以和，与人并立而使人化。”革心：使人洗心改过。《旧唐书·令狐楚传》：“汴军素骄，累逐主帅。……楚长于抚理……莅汴州，解其酷法，以仁惠为治，去其太甚，军民咸悦，翕然从化，后竟为善地。”束马：乘马。束，控驭。熊罴：两称猛兽，喻指勇武将士。陨涕：落泪。觥：酒器，指饮酒。

⑦常伯：指户部尚书，龙朔元年(661)曾改名为司元太常伯。居守：指东都留守。《旧唐书·令狐楚传》：“大和……三年三月，检校兵部尚书、东都留守、东畿汝都防御史。”

⑳翘翘瞿瞿:指翘首眺望。翘翘:高出貌。瞿瞿(jù):瞪视貌。遗爱:旧时官吏离任或死去,其仁惠之政为百姓怀念,称为有“遗爱”。

㉑率礼:遵循礼法之意。慕:思念父母之意。见《孟子·万章上》:“人少,则慕父母。……大孝终身慕父母。”怵惕:内心戒惧。《礼记·祭义》:“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凄怆之心,非其寒之谓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将见之。”郑氏注:“凄怆及怵惕皆为感时念亲也。”斋庄:严肃庄敬。《礼记·中庸》:“斋庄中正,足以有敬也。”祧(tiāo):远祖之庙。仲季:兄弟。乡党:乡里。周制以五百家为党,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乡。孝悌:孝顺父母,敬爱兄长,是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的核心。《论语·学而》:“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㉒彝鼎:彝与鼎两种青铜礼器,古人铸铭其上以纪功德。彝:酒尊。礼记·祭义:“‘勤大命,施于烝彝鼎。’此卫孔悝之鼎铭也。”

㉓显显:盛大光明貌。四阿:四柱屋。《周礼·考工记·匠人》:“四阿重屋。”

㉔仲月,每季第二个月,此当指仲冬十一月。柔日:偶日。《礼记·曲礼上》:“外事用刚日,内事用柔日。”孔颖达疏:“乙、丁、己、辛、癸五偶为柔也。”

㉕“醴盎”二句:意谓祭祀的美酒芳香,牲畜毛色纯正而且肥大。醴,甜酒。盎(zhān):白酒。苾(bì):芳香。《礼记·礼运》:“醴盎在户。”《诗·小雅·楚茨》:“苾芬孝祀,神嗜饮食。”牲:毛色纯。博膷(tú):肥大。《左传·桓公六年》:“吾牲膷肥膷,粢盛丰备,何则不信?”又:“奉牲以告曰:‘博硕肥膷。’”

㉖筮:指竹制食器。瓦(wǎ):指瓦制酒器。芻(liáo)萧:油脂与艾蒿,祭礼时烧灼二物使散发香气。《汉书·礼乐志》:“芻鬻萧,延四方。”李奇曰:“芻,肠间脂也。萧,香蒿也。”师古曰:“以萧芻脂合馨。香也。”

④③**烝烝** :进貌。躬若奉盈 :弯着身子像捧着盛满水的器皿 ,形容恭谨之貌。奉 ,捧本字。《礼记·祭义》:“孝子如执玉 ,如奉盈。”

④④**低簪** :低头。簪用以束发加冠。委 :下垂。绅 :大带。弯腰则绅委于地。荐 :进献。俎 :祭祀时盛牲的礼器。俎 :盛羹的器皿。

④⑤**肸鬩**(xixi ng) :分布。《汉书·司马相如》:“众香发越 ,肸鬩布写。”颜师古注:“肸鬩 ,盛作也。”《辞通》卷十五:“雍为知声虫 ,声入则此虫即知之 ,故以肸鬩喻灵感通微之切。”纓 :系冠的带子。

④⑥**丕祉** :大福之意。束皙《补亡诗》:“以介丕祉。”丕 ,一本作“休”。

④⑦**祝** :即司祭礼的人。告成 :告以成礼。《诗·小雅·楚茨》:“孝孙徂位 ,工祝致告。”毛传:“善其事曰工。”又:“致告 ,告利成也。”轩 :有窗长廊。阼(shì) :堂前两旁的阶级。

④⑧**猗歆** :叹美之辞。宪皇 :唐宪宗李纯。穆皇 :唐穆宗李恒。二字一本作“穆穆皇皇”。西省东台 :中书省和门下省 ,龙朔二年(662)曾分别改名为西台和东台。侍郎 :令狐楚曾以中书侍郎、门下侍郎为相。中书侍郎和门下侍郎分别是中书省和门下省的副长官。平章 :商议处理。贞观中始称担任宰相职务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后成为职衔 ,简称“同平章事”。

④⑨**敬宗** :唐敬宗李湛。凝旒 :冠冕上玉串静止不动 ,指上朝时肃穆端坐。雍丘 :指汴州。汴州雍丘县 ,今河南省杞县。地官 :户部尚书。光宅元年改户部为地官。守东周 :为东都留守。唐代以洛阳为东都 ,是东周都城所在地。

④⑩**介 助**。见《诗·小雅·小明》:“神之听之 ,介尔景福。”厘 :治理。《书·毕命》:“命毕公保厘东郊。”伪孔传:“命毕公 ,使安理治正成周东郊。”朝右 :朝班高位。古代以右为尊。

④⑪**绵绵** :联延不绝貌。见《诗·大雅·绵》:“绵绵瓜瓞 ,民之初生。”胄 :后裔。周旧 :令狐氏是周文王后代 ,故云。

④⑫**龙集己酉** :己酉年 ,即大和三年(829)。龙 :岁星 ,即木星 ,古

人用以纪年。《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蛇乘龙。”杜预注：“龙，岁星。岁星，木也。木为青龙。”

## 天论上<sup>①</sup>

[原文]

世之言天者二道焉<sup>②</sup>。拘于昭昭者则曰，天与人实影响，祸必以罪降，福必以善来，穷厄而呼必可闻，隐痛而祈必可答，如有物的然以宰者，故阴鹭之说胜焉<sup>③</sup>。泥于冥冥者则曰，天与人实刺异<sup>④</sup>，霆震于畜木，未尝在罪，春滋乎堇荼，未尝择善，跖蹻蹀焉而遂，孔颜焉而厄，是茫乎无有宰者，故自然之说胜焉<sup>⑤</sup>。余之友河东解人柳子厚作《天说》，以折韩退之之言，文信美矣，盖有激而云，非所以尽天人之际，故余作《天论》以极其辩云<sup>⑥</sup>！

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sup>⑦</sup>。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动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与人交相胜耳。其说曰：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sup>⑧</sup>。阳而阜生，阴而肃杀<sup>⑨</sup>，水火伤物，木坚金利，壮而武健，老而耗眊<sup>⑩</sup>，气雄相君，力雄相长<sup>⑪</sup>，天之能也。阳而艺树，阴而擎斂<sup>⑫</sup>，防害用濡，禁焚用光，新材窾坚，液矿礪铍<sup>⑬</sup>，义制强讦，礼分长幼，右贤尚功，建极闲邪<sup>⑭</sup>，人之能也。

人能胜乎天者，法也。法大行，则是为公是，非为公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赏，违之必罚<sup>⑮</sup>。当其赏，虽三旌之贵，万锺之禄，处之咸曰宜，何也？为善而然也<sup>⑯</sup>。当其罚，虽族属之夷，刀锯之惨，处之咸曰宜，何也？为恶而然也<sup>⑰</sup>。故其人

曰：天何预乃人事耶？唯告虔报本、肆类授时之礼曰天而已矣<sup>⑮</sup>。福兮可以善取，祸兮可以恶招，奚预乎天耶？法小弛，则是非驳，赏不必尽善，罚不必尽恶。或贤而尊显，时以不肖参焉；或过而僂辱，时以不辜参焉<sup>⑯</sup>。故其人曰：彼宜然而信然，理也！被不当然而固然，岂理耶？天也<sup>⑰</sup>！福或可以诈取，而祸亦可以苟免，人道驳，故天命之说亦驳焉<sup>⑱</sup>。法大弛，则是非易位。赏恒在佞，而罚恒在直，义不足以制其强，刑不足以胜其非，人之能胜天之具尽丧矣<sup>⑲</sup>。夫实已丧而名徒存，彼昧者方挈挈然提无实之名，欲抗乎言天者，斯数穷矣<sup>⑳</sup>。

故曰：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法大行，则其人曰：“天何预人耶？我蹈道而已<sup>㉑</sup>。”法大弛，则其人曰：“道竟何为耶？任人而已<sup>㉒</sup>。”法小弛，则天人之论驳焉。今人以一己之穷通，而欲质天之有无，惑矣<sup>㉓</sup>。余曰：天恒执其所能以临乎下，非有预乎治乱云尔。人恒执其所能以仰乎天，非有预乎寒暑云尔。生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自，故德与怨不归乎天。生乎乱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举归乎天。非天预乎人尔。

#### [ 注释 ]

①元和 中刘禹锡谪居朗州，读了柳宗元《天说》一文，对柳文观点深表赞同，但认为论述尚不够透彻深入，故写作此文，对柳文作进一步的论证、发挥和补充。文章提出“天，有形之大者”和“所谓无形盖无常形耳”的观点，论证了世界的物质性，批判了把“空”、“无”当作世界本体的唯心谬说，并就天人关系提出“天人交相胜”的学说，进而探索了宿命思想产生的根源在于“人道昧”、“法大弛”，为政治革新提供了理论依据。

②二道 :两种主张。

③阴鹭(zhì) :暗中主宰之意。见《书·洪范》:“惟天阴鹭下民。”谓天默默地安定下民,旧也称阴德为阴鹭。

④冥冥 暗昧无知貌。刺(là)异 乖违不同。

⑤“霆震”六句 :此为雷击牲畜树木,不是因为它们有罪,春雨滋润萑荼,不管它们有毒味苦,盗跖、庄蹠却一切顺利,孔丘、颜回却遭遇困厄。萑(jūn) :草名,俗名乌头,有毒。荼 :草名,味苦。跖 :亦作“蹠” 盗跖,春秋末期“大盗”。蹠 :庄蹠,战国楚国“大盗”。孔 :孔丘,曾拘于匡,饿于陈、蔡之间,历聘七十国而不能行。颜 :孔子弟子颜渊,名回,穷困早死,《史记·伯夷列传》:“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早夭。……盗蹠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佞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⑥河东 :郡名,治所在今山西省永济县。解 :唐县名,属河东郡,今属山西省永济县。天人之际 :天和人之关系。

⑦入形器者 :指有形体的事物。

⑧“天之”四句 :此写天的规律是生长繁殖,它的作用是使万物强壮或衰弱,人的规律是实行法制,它的作用是分辨是非。

⑨“阳而”二句 :万物在春夏繁茂生长,秋冬就凋落衰亡。阜 :生长。

⑩耗耗(mào) :衰弱眼花之意。

⑪“气雄”二句 :意谓相比之下,谁气盛便可为君,力大便可长。

⑫芝树 种植。拏(jī) 欵 聚集收藏。

⑬“防害”四句 :意谓防止水灾却用水灌溉,防止火灾却用火照明,砍伐坚硬的树木进行加工,冶炼矿石磨砺刀剑使其锋利。窟(kūn) 挖空。液 :熔成液态。砢 :磨刀石。铓 :刀剑的尖锋。强讐(jié) :强暴和恶意攻讦。

⑭“右贤”二句：言尊重贤能崇尚有功，建立制度防止邪恶。极：中标准。《易·乾·文言》：“闲邪存其诚。”

⑮“法大行”三句：言法制畅行无阻时，是非就有公认的标准。蹈道：遵循正道。

⑯三旌之贵：高官。《庄子·让王》：“子綦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陆德明《释文》：“三旌，三公位也。”万锺之禄：厚禄。锺，古量器。《孟子·告子上》：“万锺则不辨礼义而受之，万锺于我何加焉。”

⑰族属之夷：指亲族的诛夷。刀锯之惨：指刀锯的酷刑。

⑱“唯告”句：此写不过在祭祀、颁历的仪式上称“天”罢了。告虔：祭祀时告其诚敬。报本：报谢其本，指祭天。《礼记·郊特牲》：“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肆：遂。类：祭名。《书·舜典》：“肆类于上帝。”授时：记天时以授百姓，颁布历法。《书·尧典》：“敬授人时。”

⑲“或贤”四句：指有人因贤良而位尊名显，但时而有不正派的人混在里边；有人因有罪过而被杀戮处罚，但时而让无罪过的人搀杂其间。

⑳“故其”六句：言所以人们说，那些人应当受到赏罚而又确实受到赏罚，是合理的，那些不当受到赏罚的竟也受到赏罚，难道合理吗？这是天意啊。

㉑诈取：用欺诈的手段获得。

㉒“赏恒”五句：意谓受赏的总是邪佞小人，受罚的总是正直之士，道义不足以制服强暴，刑律不足以克制邪恶，人能胜天的办法就完全丧失了。

㉓“夫实”四句：此写实际作用已徒有虚名，那些糊涂人却拿着它，想与讲天命之人抗争，当然毫无办法了。挈挈(qiè)：孤独貌。

㉔“天何”二句：此写天怎么能干预人事呢？我按照正道行事罢了。

㉕“道竟”二句：意为正道又起什么作用呢？听天由命罢了。

⑳“今人”三句：意谓现在有人拿自己一个人的穷厄或通显，想去验证天命的有无，那就糊涂了。

## 天论中

### [原文]

或曰：子之言天与人交相胜，其理微，庸使户晓，盍取诸譬焉。刘子曰：若知旅乎？夫旅者，群适乎莽苍，求休乎茂木，饮乎水泉，必强有力者先焉<sup>①</sup>。否则虽圣且贤莫能竞也，斯非天胜乎！群次乎邑郭，求荫于华榱，饱于气牵，必圣且贤者先焉<sup>②</sup>。否则强有力莫能竞也，斯非人胜乎？苟道乎虞、芮，虽莽苍犹郭邑然；苟由乎匡、宋，虽郭邑犹莽苍然<sup>③</sup>。是一日之途，天与人交相胜矣。吾固曰：是非存焉，虽在野，人理胜也；是非亡焉，虽在邦，天理胜也。然则天非务胜乎人者也，何哉？人不宰，则归乎天也。人诚务胜乎天者也，何哉？天无私，故人可务乎胜也。吾于一日之途而明乎大人，取诸近也已<sup>④</sup>。

或者曰：若是，则天之不相乎人已信矣，古之人曷引天为<sup>⑤</sup>？答曰：若知操舟乎？夫舟行乎淮、淄、伊、洛者，疾徐存乎人，次舍存乎人，风之怒号，不能鼓为涛也，流之湍洄，不能峭为魁也<sup>⑥</sup>。适有迅而安，亦人也；适有覆而胶，亦人也。舟中之人未尝有言天者，何哉？理明故也。彼行乎江、河、淮、海者<sup>⑦</sup>，疾徐不可得而知也，次舍不可得而必也。鸣条之风，可以沃日，车盖之云，可以见怪<sup>⑧</sup>。恬然济，亦天也；黯然沈，亦天也；陆危而仅存，亦天也<sup>⑨</sup>。舟中之人未尝有言人者，何哉？理昧故也！

问者曰：吾见其骈焉而济者，风水等耳，而有沈有不沈，非天曷司欤？答曰：水与舟二物也，夫物之合并，必有数存乎其间焉，数存然后形势乎其间焉。一以沈，一以济，适当其数乘其势耳。彼势之附乎物而生，犹影响也。本乎徐者其势缓，故人得以晓也。本乎疾者其势遽，故难以晓也。彼江海之覆，犹伊、淄之覆也，势有疾徐，故有不晓耳<sup>①</sup>。

问者曰：子之言数存而势生，非天也，天果狭于势耶？答曰：天形恒圆而色恒青，周回可以度得，昼夜可以表候，非数之存乎<sup>②</sup>？恒高而不卑，恒动而不已，非势之乘乎<sup>③</sup>？今夫苍苍然者，一受其形于高大，而不能自还于卑小；一乘其气于动用，而不能自休于俄顷，又恶能逃乎数而越乎势耶<sup>④</sup>？吾固曰：万物之所以为无穷者，交相胜而已矣，还相用而已矣。天与人，万物之尤者耳。

问者曰：天果以有形而不能逃乎数，彼无形者，子安所寓其数耶<sup>⑤</sup>？答曰：若所谓无形者非空乎？空者，形之希微者也。为体也不妨乎物，而为用也恒资于有，必依于物而后形焉<sup>⑥</sup>。今为室庐，而高厚之形藏乎内也；为器用，而规矩之形起乎内也。音之作也有大小，而响不能逾；表之立也有曲直，而影不能逾，非空之数欤？夫目之视，非能有光也，必因日月火炎而后光存焉。所谓晦而幽者，目有所不能烛耳，彼狸狴犬鼠之目，庸谓晦而幽耶<sup>⑦</sup>？吾固曰：以目而视，得形之粗者也；以智而视，得形之微者也。乌有天地之内有无形者耶？古所谓无形，盖无常形耳，必因物而后见耳，乌能逃乎数耶？

[ 注释 ]

① 莽苍 郊野。见《庄子·逍遥游》：“适莽苍者，三飡而反，腹犹

果然。”成玄英疏：“莽苍 郊野之色 遥望之不甚分明也。”

②华椽(cu ) :有彩绘的屋椽 ,代指华美房屋。饩(xì)牵 :食物。饩 粮食。牵 牲畜。《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唯是脯资饩牵竭矣。”

③虞、芮 :周文王建立的两个小诸侯国 ,这里作为“法大行”的例子。虞在今山西省平陆县北。芮(ruì)在今陕西省大荔县朝邑城南。《史记·周本纪》：“虞、芮之有狱不能决 ,乃如周。入界 ,耕者皆让畔 ,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未见西伯 ,皆惭……遂还 ,俱让而去。”匡、宋 :这里作为“法大弛”的例子。匡 :春秋卫邑名 ,在今河南省睢县南。宋 :春秋国名 ,都商丘(今河南省商丘市)。《史记·孔子世家》：“过匡……匡人闻之 ,以为鲁之阳虎。阳虎尝暴匡人 ,匡人于是遂止孔子……拘焉五日。”又：“孔子去曹适宋 ,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 ,拔其树。”

④“吾于”二句 :我就一天的旅途来说明天人关系 ,只是取一个浅近例子罢了。

⑤相(xiàng) 辅佐。一本“相”下有“预”字。

⑥潍、淄、伊、洛 四条小河名。潍、淄在今山东省境 ,伊、洛在今河南省境。峭为魁 :耸起成为山丘 ,指形成巨浪。

⑦江、河、淮、海 :长江、黄河、淮河、大海。

⑧“鸣条”四句 :意谓吹响树枝的小风 ,可以掀起遮天蔽日的大浪 ,车盖大的一片小云 ,可以产生变幻莫测的险情。

⑨阼(diàn) 临近。

⑩“彼江”二句 :指那江海中覆舟和伊、淄小河中覆舟 ,道理是一样的。

⑪表候 :用仪表观测。表 测量日影以计时的标杆。

⑫势之乘 :乘势 ,指顺应事物运动的一定趋势。

⑬苍苍然者 :天。苍苍 :青色。见《庄子·逍遥游》：“天之苍苍 ,其正色邪。”

⑭安所寓其数 :它的规律又表现在什么地方。

⑮资乎有：借助于有形之物。

⑯狴(shàng)：即黄鼠狼。

## 天论下

### [原文]

或曰：古之言天之历象有宣夜、浑天、《周髀》之书，言天之高远卓诡有《邹子》<sup>①</sup>。今子之言有自乎？答曰：吾非斯人之徒也。大凡人乎数者，由小而推大必合，由人而推天亦合。以理揆之，万物一贯也。今夫人之有颜、目、耳、鼻、齿、毛、颐、口，百骸之粹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肾肠心腹<sup>②</sup>。天之有三光悬寓，万象之神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山川五行<sup>③</sup>。浊为清母，重为轻始，两位既仪，还相为庸<sup>④</sup>。嘘为雨露，噫为雷风，乘气而生，群分汇从，植类日生，动类曰虫<sup>⑤</sup>。裸虫之长，为知最大，能执人理，与天交胜；用天之利，立人之纪，纪纲或坏，复归其始<sup>⑥</sup>。尧、舜之书，首曰“稽古”，不曰稽天<sup>⑦</sup>。幽、厉之诗，首曰“上帝”，不言人事<sup>⑧</sup>。在舜之庭，元凯举焉，曰舜用之，不曰天授<sup>⑨</sup>。在商中宗，袞乱而兴，心知说贤，乃曰“帝赉”<sup>⑩</sup>。尧民之余，难以神诬；商俗已讹，引天而驱<sup>⑪</sup>。由是而言，天预人乎？

### [注释]

①宣夜、浑天、《周髀》：古代三家天体学说。宣夜说认为天没有形质，“日月众星，自然浮生虚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须气焉”。浑天说认为“天如鸡子，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天内”。《周髀》(bì)：书名，主张盖天说，认为“天员如张盖，地方如棋局”。《晋书·天文志》上：“古书天者有三家，一曰盖天，二曰宣夜，三曰浑天。汉灵帝时，蔡邕

于朔方上书,言“宣夜之学,绝无师法”。《周髀》术数具存,考验天状,多所违失。惟浑天近得其情,今史官候台所用铜仪则其法也。”《邹子》:书名,战国时阴阳家邹衍所作。《汉书·艺文志》阴阳家:“《邹子》四十九篇。名衍,齐人,为燕昭王师,居稷下,号“谈天衍”。”

②颜 额。一本作“头”。颐 面颊。百骸 所有器官。

③三光 :日、月、星辰。悬寓 高悬的天宇,天空。

④“浊为”四句 :意谓混浊的物质是清明物质的本源,轻微的物质来自粗重的物质,二者的位置既已形成,就交互发生作用。浊、重 :指地。清、轻 :指天。仪 形,形成。

⑤嘘 缓吐气。噫(ài) :急吐气。见《庄子·齐物论》:“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汇从 :以类相从。“生”下原注 :“按《尚书》传云,海隅苍生谓草木也。”

⑥裸虫 :指没有羽毛鳞甲的动物。见《大戴礼·易本命》:“裸之虫三百六十,而圣人为之长。”归其始 :归于天。

⑦尧、舜之书 :指《尚书》中《尧典》、《舜典》。稽古 :考查古代历史。《书·尧典》:“曰若稽古帝尧。”又《舜典》:“曰若稽古帝舜。”

⑧幽、厉之诗 :产生在西周幽王、厉王时期的诗,指《诗经》中《小雅·菀柳》及《大雅》中《板》、《荡》等讽刺幽王、厉王无道的诗,诗中都提到“上帝”。

⑨元凯 :八元八凯。《史记·五帝本纪》:“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世得其利,谓之‘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谓之‘八元’。……舜举八恺,使主后土……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

⑩“心知”二句 :意谓心里知道传说贤明,却假托天意说是天帝的赐与。见《史记·殷本纪》:“武丁夜梦得圣人,名曰说……使百工营求之野,得说于傅险中。……举以为相,殷国大治。”《书·说命上》载武丁语曰:“梦帝赉予良弼。”商中宗 :当作商高宗,即武丁,是在王朝衰微、“诸侯莫朝”的情况下即位的。

⑪“尧民”四句：意谓舜的百姓经历过尧的治世，难以用鬼神来欺骗他们，殷商的风气已经诈伪，就利用天命来驱使百姓。

## 机汲记<sup>①</sup>

[原文]

濒江之俗，不饮于凿而皆饮之流<sup>②</sup>。予谪居之明年，主人授馆于百雉之内，江水沄沄，周墉间之<sup>③</sup>。一旦有工爰来，思以技自贾<sup>④</sup>。且曰：“观今之室庐，及江之涯，间不容亩，顾积块峙焉而前耳<sup>⑤</sup>。请用机以汲，俾矗然之状莫我遏已<sup>⑥</sup>。”予方异其说，且命之飭力焉<sup>⑦</sup>。

工也储思环视，相面势而经营之<sup>⑧</sup>。由是比竹以为畚，置于流中，中植数尺之臬，犖石以壮其趾，如建标焉<sup>⑨</sup>。索纆以为绳，磨于标垂，上属数仞之端<sup>⑩</sup>，亘空以峻其势，如张弦焉<sup>⑪</sup>。锻铁为器，外廉如鼎耳，内键如乐鼓，牝牡相函，转于两端，走于索上，且受汲具<sup>⑫</sup>。及泉而修绠下缒，盈器而圆轴上引，其往有建筑之驶，其来有推毂之易<sup>⑬</sup>。瓶缙不羸，如搏而升，枝长澜，出高岸，拂林杪，逾峻防<sup>⑭</sup>。剗蟠木以承澍，贯修筠以达脉<sup>⑮</sup>，走下潺潺，声寒空中，通洞环折，唯用所在<sup>⑯</sup>。周除而活盥以罍，人爨而铸釜以盈<sup>⑰</sup>。饪馌之余，移用于汤沐；涑浣之末，泄注于圃畦<sup>⑱</sup>。虽潢涌于庭，莫尚其霏洽也<sup>⑲</sup>。

昔予尝登陴，惘然念悬流之莫可遽挹<sup>⑳</sup>。方勉保庸，督臧获，輶而挈之，至于裂肩龟手，然犹家人视水如酒醪之贵<sup>㉑</sup>。今也一任人之智，又从而信之，机发于冥冥而形于用物<sup>㉒</sup>，浩漭东流，赴海为期，斡而迁焉，遂我颐指<sup>㉓</sup>。曷之所谓

阻且艰者，莫能高其高而深其深也<sup>②④</sup>。

观夫流水之应物，植木之善建，绳以柔而有立，金以刚而无固，轴卷而能舒，竹圆而能通，合而同功，斯所以然也<sup>②⑤</sup>。今之工咸盗其古先工之遗法，故能成之，不能知所以为成也。智尽于一端，功止于一名而已<sup>②⑥</sup>。噫，彼经始者，其取诸“小过”欤<sup>②⑦</sup>。

[注释]

①本文选自《全唐文》卷六〇六（《刘宾客文集》卷九）。机汲：机械汲水，指一种利用索道、滑轮等取水输水的设施。文章元和元年（806）作于郎州（一说作于长庆中夔州），当时作者居于沅江畔招屈亭旁，地势很高，一位巧匠为他制作汲水工具，安装输水管道，解决了汲引的困难，故作文以纪。文章赞扬了工匠的高超技艺，称许他能利用不同材料的不同特性“合而同工”，但同时又慨叹他能成之却“不能知所以为成”，“智止于一端，功止于一名”。结合刘禹锡被贬的遭遇来看，这显然寄寓了他“莫得伸其所长”（《伤我马词》）的感慨。

②凿：水井。《艺文类聚》卷十一引《帝王世纪》：“凿井而饭，耕田而食。”

③谪居之明年：即元和元年（806）。刘禹锡永贞元年九月被贬连州（治所在今广东省连县）刺史，十一月再贬朗州（治所在今湖南省常德市）司马。主人：当指郎州刺史。元和元年宇文宿任朗州刺史。授馆：为宾客安排住宿馆舍。《周礼·秋官·环人》：“掌送逆邦国之通宾客……舍则授馆。”百雉：指城墙。《左传·隐公元年》：“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杜预注：“一雉之墙，长三丈，高一丈。”刘禹锡《楚望赋·序》：“予既谪于武陵……城之丽谯，实邻所舍。”江水：指沅江。刘禹锡《武陵书怀》：“四封当列宿，百雉俯清沅。”沅沅：水流汹涌貌。一本作“沅沅”。周墉间之：周围的城墙把住处和江水间隔开来。

④思以技自贾 想凭技艺来找活干。自贾(g) :自售。

⑤积块 大地 ,指住所与江水间高岸。《列子·天瑞》:“地 积块尔。”峙而前 :耸立着挡在前面。

⑥遏已 阻挡。

⑦飭力 尽力。《周礼·冬官考工记》:“飭力以长地财 ,谓之农夫。”

⑧储思 周密思考。相 :观察。经营 :筹划施工。《诗·大雅·灵台》“经始灵台 经之营之。”

⑨比竹 编竹。畚(b n) :畚箕 ,指盛石的竹笼。臬 :木杆。犖石以壮其趾 :用车运石头来加固它的基础。趾 通址。标 标杆。

⑩索纆 :绞作绳索。《诗·幽风·七月》:“宵尔索 纆。”纆(g ng) 粗绳。縻 :系。标垂 木杆顶部。

⑪“亘空”二句 :意谓横亘空中以加强它的态势 ,像绷紧的弓弦一样。

⑫廉 侧。鼎耳 :鼎有两耳 ,中有圆孔。乐鼓 :乐鼓呈圆形。牝牡 :锁孔与锁闩 ,喻指键轴与外壳上的圆孔。《礼记·月令》:“(孟冬之月)戒门闾 脩键闭。”郑氏注:“键 牡 ;闭 牝也。”相函 相套合。

⑬泉 此指江流。脩纆 :长绳。盈器 :汲水器满。建瓴 :倾倒瓶水。建 通漦 ,倾倒。瓴 :似瓶容器。《汉书·高帝纪下》:“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如淳注:“瓴 ,盛水瓶也。居高屋之上而幡瓴水 ,言其向下之势易也。”推毂(g) :推车。毂 :车轮中心穿轴并承接辐条的圆木。《汉书·冯唐传》:“臣闻上古王者遣将也 ,跪而推毂。”

⑭纆(jú) :汲水绳。羸 毁坏。《易·井》:“汔至亦未 纆井 羸其瓶 ,凶。”搏 抓取。枝长澜 :分取江水。峻防 高堤。

⑮“刳蟠”二句 :意谓剖开挖空蟠曲的树木以承水 ,打通长竹的竹节以通水流。澍 时雨 ,指水。筠 :竹的青皮 ,指竹。脉 血管。

⑯“通洞”二句 :意谓或穿洞而过 ,或环绕拐弯 ,哪里需要就通向哪里。

⑰“周除”二句 :意谓水管环绕阶前 ,免除了洗漱时捧盘捧水之

劳 通往厨房 炊具中都盛满了水。除 :台阶。沃盥 :洗手。《礼记·内则》：“进盥，少者奉盘，长者奉水，请沃盥。”蠲(juān) :免除。爨(cuàn) :灶，指厨房。铫(qí)釜 :锅一类炊具。《诗·召南·采芣》：“于以湘之，维铫及釜。”毛传：“铫，釜属。有足曰铫，无足曰釜。”

⑮“任馌”四句 :意谓做饭剩下的水，用来沐浴，洗衣剩下的水，用来浇灌菜园。饪(rèn) :煮熟。馌(sù) :鼎中食品。涑(sù) :洗，洗衣。

⑯“虽潢涌”二句 :意谓即使庭中有泉水涌出，也比不上机汲水旺而便利。潢(huāng) :泉水涌出。霏 :雨盛貌，此指水盛。洽 :便利。

⑰“昔予”二句 :意谓过去我曾登上城墙，忽然想到江中急流不能迅速舀取。陴(pí) :城上女墙。搃(xiān)然 :猛然 :突然。《左传·昭公十八年》：“今执事搃然授兵登陴，将以谁罪？”悬流 :落差大的急流。

⑱“方勉”五句 :意谓开始勉励仆人，督促奴婢，到江边取水提水，以至于肩裂手皴，家里人还是把水看得比酒还珍贵。剡(jiǎn) :舀取。挈 :提携。龟 :通皴(cūn) :皮肤坼裂。《庄子·逍遥游》：“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醪(láo) :醇酒。

⑲冥冥 :幽深貌，指人的智慧。

⑳“浩漾”四句 :意谓浩荡东去的江流，一直奔向大海，现在却改变了方向，按我的意志行动。浩漾(yàng) :水势浩大。期 :尽，终点。斡(wǎn) :旋转，改变方向。颐指 :以下巴示意。

㉑“曷之”二句 :意谓过去所谓险阻艰难，都不算什么了。高其高而深其深，以其高为高，以其深为深。

㉒应物 :顺应外物，不断变化。善建 :善于树立。《老子下》：“善建者不拔。”立 :立事。《书·皋陶谟》：“宽而粟，柔而立。”伪孔传：“和柔而能立事。”刚而无固 :刚强但不固执，指可锻成各种形状。《南文·张充传》：“金刚水柔，性之别也。”卷舒、圆通 :既指轴、竹的性质和作用，也寓指人的处世态度。

㉓一端 :一方面，一部份。《文选》班固《西都赋》：“徒观迹于旧

墟,闻之乎故老,十分尚未得其一端”一名 犹一事。

⑳经始 创始。小过 ;《易》卦名。《易·小过》：“小过 ,亨 利贞。可小事 ,不可大事。”此谓创始者但取“小过”之义为机汲之类小事 ,如果能推其理而广之 ,应物善建 ,柔而立 ,刚无固 ,卷舒圆通 ,就可以成就大事。

## 讯 氓<sup>①</sup>

[原文]

刘子如京师 ,过徐之右鄙<sup>②</sup>。其道旁午 ,有氓增增 ,扶斑白 ,挈羈角 ,赍生器 ,荷农用 ,摩肩而西<sup>③</sup>。仆夫告予曰：“斯宋人、梁人、亳人、颍人之逋者 ,今复矣。”<sup>④</sup>

予愕而讯云：“予闻陇西公畅毂之止 ,方逾月矣<sup>⑤</sup>。今尔曹之来也 ,欣欣然似恐后者 ,其闻有劳来之簿欤 ! 蠲复之条欤 ! 振贍之术欤<sup>⑥</sup> ! 硕鼠亡欤 ! 瘠狗逐欤<sup>⑦</sup> !”曰“皆未闻也。且夫浚都 ,吾政之上游也<sup>⑧</sup>。自巨盗间衅 ,而武臣颀焉 ,牧守由将校以授 ,皆虎而冠 ,子男由胥徒以出 ,皆鹤而轩<sup>⑨</sup>。故其上也 ,子视卒而芥视民<sup>⑩</sup> ;其下也 ,鹜其理而蚌其赋<sup>⑪</sup>。民弗堪命 ,是轶于他土<sup>⑫</sup>。然咸重迁也 ,非阡危挤壑 ,不能违之<sup>⑬</sup>。曩岁虽归欤成谣 ,而故态相沿 ,莫我敢复<sup>⑭</sup>。今闻吾帅故为丞相也 ,能清静画一 ,必能以仁苏我矣<sup>⑮</sup>。其佐尝宰京邑也 ,能诛锄豪右 ,必能以法卫我矣<sup>⑯</sup>。奉斯二必而来归 ,恶待事实之及也<sup>⑰</sup> ?”

予因浩叹<sup>⑱</sup> ,曰“行积于彼而化行于此 ,实未至而声先驰 ,声之感人 ,若是之速欤<sup>⑲</sup> ! 然而民知至至矣 ,政在终终也<sup>⑳</sup>。”尝试论声实之先后曰：“民黠政颇 ,须理而后劝 ,斯实

先声后也<sup>21</sup>。民离政乱,须感而后化,斯声先实后也<sup>22</sup>。立实以致声,则难在经始;由声以循实,则难在克终<sup>23</sup>。操其柄者,能审是理,俾先后始终之不失,斯诱民孔易也<sup>24</sup>!”

[注释]

①本文是作者贞元中所作《因论七篇》之一。其首篇说:“‘因之为言,有所自也。……造形而有感,因感而有词。’”所以《因论》就是来自生活针对现实而发的议论。讯,问。氓,农夫。文中通过与流亡复归的农民的谈话,抨击藩镇跋扈、横征暴敛、民不堪命的现实,表达了人民对清明吏治和安定生活的渴望,论述了为政声实先后的道理,强调应该给百姓以实际的利益,并贯彻始终。这些是他后来积极参与永贞革新的思想基础。

②刘子:刘禹锡自称。徐:徐州,今属江苏省。右鄙:西部边境。

③“其道”七句:意谓那里道路纵横交错,许多农民扶着老人,牵着小孩,带着生活器皿,扛着农具,摩肩擦踵地向西走去。旁(bàng)午:交错。增增:多貌。《诗·鲁颂·閟宫》:“公徒三万……烝徒增增。”羈角:指儿童。儿童发髻,男曰角,女曰羈。赍(j)持。

④“斯宋”二句:此言这是宋、汴、亳、颍等州的逃亡者,现在返回去了。宋:宋州,州治在今河南省商丘市。梁:汴州,州治在今河南省开封市,即战国魏都大梁所在地。亳(bó):亳州,州治在今安徽省亳县。颖:颍州,州治在今安徽省阜阳县。贞元(785—805)时置汴宋节度使于汴州,号宣武军,辖汴、宋、亳、颍四州。

⑤“予闻”二句:我听说陇西公到任才一个多月。陇西公:董晋,封陇西郡公,两《唐书》有传。贞元十二年(796)七月,原汴州节度使李万荣病危,其子李乃为乱,董晋被任命为宣武军节度使。轂(g):车轮中心插轴并连接辐条的圆木。畅轂:长轂,指大车。《诗·秦风·小戎》:“文茵畅轂,驾我骐驎。”

⑥“今尔”五句:此写,现在你们高高兴兴的回去是听说有慰抚

归来者的文告吗？是听说有免除赋税劳役的诏条吗？是听说有救济灾民的办法吗？蠲(juān)：减免，指赋税。复：复除，指劳役。振贍：同赈贍。术：一本作“恩”。

⑦硕鼠：大老鼠，喻指贪得无厌的贪官污吏，见《诗·魏风·硕鼠》。瘠(jì)狗：疯狗，喻指穷凶极恶的藩镇武将。《左传·襄公十七年》：“十一月甲午，国人逐瘠狗。”

⑧浚都：指汴州，有浚仪县，因浚水得名，战国魏惠王迁都于此，故称“浚都”。上游：江河的上流。汴州有汴水，北达黄河，南达淮泗，是沟通东南、西北的主要交通孔道，因此汴州在政治、经济、军事上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⑨巨盗：大盗，指安禄山、史思明等。间(jiàn)衅：乘隙叛乱之意。武臣：指节度使。自宝应元年(762)开始，张献诚、田神功、李灵曜、李忠臣、刘玄佐、玄佐子士荣、李万荣等相继为汴宋节度使，都是“武臣”。虎而冠：虎而著冠，言其凶恶残暴。《史记·齐悼惠王世家》：“齐王母家驷钧，恶戾，虎而冠者也。”驷钧是齐王刘襄的舅父。子男：古代封爵有公、侯、伯、子、男五等，唐代爵位九等有开国县子、开国县男，此代指获得爵位的人。鹤而轩：鹤而乘轩，言滥授官爵。轩是大夫以上贵族乘坐的有屏蔽的车子。《左传·闵公二年》：“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

⑩“子视”句：意谓对军人宠爱如子而将百姓视同草芥。芥：小草。

⑪“鸷其”句：指赋税苛繁吏治残暴。鸷(zhì)：鹰隼一类猛禽。蟊(móu)：蝼蛄一类啮食禾稼根部的害虫。

⑫不堪命：忍受不了苛烦的政令。辄：通佚，散失，逃亡。

⑬重(zhòng)迁：不轻易迁徙。阨(diàn)危：挤入沟壑，指走投无路。

⑭曩(nāng)岁：前些年。归欤：回去吧！见《论语·公冶长》：子在陈曰：“归与！归与！”

⑮帅：主帅，指宣武军节度使董晋，唐德宗贞元五年至九年（789—793）曾担任宰相。清静画一：政令统一不苛烦扰民。据《史记·曹相国世家》：“萧何为法，覩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一。”苏：苏息，休养生息。《书·仲虺之诰》：“徯予后，后来其苏。”伪孔传：“待我君来，其可苏息。”

⑯佐：副职，指宣武军行军司马陆长源，两《唐书》有传。宰京邑：为京县令。陆长源曾为万年县令。万年属京兆府，管辖长安城东部地区。诛锄豪右：惩治铲除豪强。以法卫我：用法令保护我们（不受军人的欺凌）。

⑰“奉斯”二句：意谓我们就是根据这两条回去的，怎能等到它们成为事实呢？二必：指前文“必能以仁苏我”和“必能以法卫我”。

⑱浩叹：长叹。

⑲“行积”四句：意谓治行表现在他处而教化却流布到这里，政绩还没有成为事实而政声却先传播开来，声誉感人，迅速到了这种程度啊！

⑳至至：至其所当至，指流民返回故里。终终：终其所当终，言当贯彻始终，不使百姓失望。

㉑“民黠”三句：意谓如果百姓狡诈，政令不当，就要先整顿吏治然后再进行劝导，这就是实先声后。黠（xiá）：聪明狡诈，指不遵守法令。颇：偏颇，一本作“烦”。

㉒“民离”三句：意谓政令混乱，百姓流亡，就要先感动然后再进行教育，这就是声先实后。

㉓“立实”四句：意谓做出政绩来获取政声，难在事情的开端；先有政声再去求得政绩，难在能坚持到底。经始：开始。《诗·大雅·灵台》：“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克终：能终。《诗·大雅·荡》：“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㉔“操其”三句：意谓掌握权力的人能清楚这个道理，使为政先后始终的关系不致颠倒，这样治理百姓就很容易了。操：持。柄：权柄。审：详细了解。俾：使。诱：诱导，引申为治理。

## 观 市

### [原文]

由命士已上不入于市，《周礼》有焉<sup>①</sup>。乃今观之，盖有因也。元和二年<sup>②</sup>，沅南不雨<sup>③</sup>，自季春至于六月，毛泽将尽<sup>④</sup>。郡守有志于民，诚信而雩<sup>⑤</sup>，遂遍山川、方社<sup>⑥</sup>，又不雨，遂迁市于城门之逵<sup>⑦</sup>。余得自丽谯而俯焉<sup>⑧</sup>。

肇下令之日<sup>⑨</sup>，布市籍者咸至，夹轨道而分次焉<sup>⑩</sup>。其左右前后，班间错峙<sup>⑪</sup>，如在闾之制<sup>⑫</sup>。其列题区榜，揭价名物<sup>⑬</sup>，参外夷之货焉。马牛有纤<sup>⑭</sup>，私属有闲。在巾笥者，织文及素焉<sup>⑮</sup>，在几阁者，雕彤及质焉<sup>⑯</sup>，在筐莛者，自黑巨细焉<sup>⑰</sup>。业于饗者，列饗饌，陈饼饵而苾然<sup>⑱</sup>，业于酒者，举酒旗，涤杯盂而泽然<sup>⑲</sup>，鼓刀之人，设膏俎，解豕羊而赫然<sup>⑳</sup>。华实之毛，败渔之生<sup>㉑</sup>，交蜚走<sup>㉒</sup>，错水陆，群状夥名<sup>㉓</sup>，人队而分，韞藏而待价者<sup>㉔</sup>，负挈而求沽者<sup>㉕</sup>，乘射其时者，奇赢以游者<sup>㉖</sup>，坐贾颞颞<sup>㉗</sup>，行贾遑遑<sup>㉘</sup>，利心中惊，贪目不瞬。于是质剂之曹<sup>㉙</sup>，较估之伦<sup>㉚</sup>，合彼此而腾跃之。冒良苦之巧言，较量衡于险手<sup>㉛</sup>，秒忽之差，鼓舌伧伧<sup>㉜</sup>。诋欺相高，诡态横出。鼓器咩<sup>㉝</sup>，坌烟埃<sup>㉞</sup>，奋膻腥<sup>㉟</sup>，叠巾屨<sup>㊱</sup>，啗而合之，异致同归。鸡鸣而争赴，日中而骄鬩<sup>㊲</sup>。万足一心，恐人我先；交易而退，阳光西徂<sup>㊳</sup>。幅员不移，径术如初。中无求隙地俱。唯守犬乌乌<sup>㊴</sup>，乐得腐余。

是日倚衡而阅之<sup>㊵</sup>，感其盈虚之相寻也速，故著于篇云。

### [注释]

①“由命士”句：见《周礼·地官》司市：“命夫过市罚一盖，命妇

过市罚一帷”。

②元和二年 :即 807 年。

③沅 :即沅江 ,在湖南省西部 ,上游称清水江 ,源出贵州省云雾山 ,自湖南省黔阳县黔城镇以下始名沅江。东北流经辰溪、沅陵、常德等地 ,然后流入洞庭湖。

④毛泽 :指润泽禾苗的水分。

⑤雩(yú) :古代为求雨举行祭祀。

⑥方社 :指四方之神和土地神。

⑦逵(kuí) :四通八达的道路。

⑧丽譙 :城上的高楼。

⑨肇(zhào) :开始。

⑩分次 :分定位次。

⑪班 :排列(次第)。峙 :对立。

⑫阓(huán) :市场的围墙 ,此借代为市场。

⑬揭 :公布。

⑭纤 :牵牲口的绳索。

⑮巾笥(sì) :巾箱。

⑯几阁 :亦称“几格” ,橱架。雕(diào)形 :雕绘、饰以丹彩。

⑰筐莛(j) :方形为筐 ,圆形为莛 ,此泛指竹器。

⑱业于饗(yǎng) :做烹饪生意。饗 ,做饭菜 ;烹饪。列饗饍(chì) :陈列熟菜。饼饵(ěr) :糕饼。苾(bì)然 :香气浓郁的样子。

⑲泽然 :酒香四溢的样子。泽 ,通醉 ,酒。

⑳膏俎 :肉案。赫然 :指肉色鲜红的样子。

㉑畋(tián)渔 :即渔猎。畋 ,打猎。

㉒蜚走 :指飞禽走兽。蜚 ,通飞。

㉓夥(hu) :众多。

㉔韞(yùn)藏 :蕴藏。

㉕求沽 :求售。

②⑥奇赢 指商人所获的赢利。

②⑦颀颀(yú) 期待盼望的样子。

②⑧行贾 商贩。遑遑 匆忙不安定的样子。

②⑨质剂 古代贸易券契质和剂的并称。长券叫质,用以购买马牛之类,短券叫剂,用以购买兵器珍异之物。此泛指买卖的卷书。  
曹 辈。

③⑩较估 核定价钱。伦 类。

③⑪致(dù) 败坏,此指在秤上弄虚作假。

③⑫伦伧 粗野、粗恶的样子。

③⑬嚣咩 喧哗。

③⑭盆(bèn) 扬起。

③⑮奋 此指散发。

③⑯叠巾屨 指你拉我扯的样子。屨 鞋子。

③⑰骈阯 犹骈田,形容多的样子。

③⑱徂(cú) 下、落。

③⑲乌乌 象声词,叫。

④⑰倚衡 倚在车上。衡 车前的横木。

## 奏记丞相府论学事

十一月七日使持节都督夔州诸军事、夔州刺史刘某谨奏记相公阁下:凡今能言者,皆谓天下少士。而不知养材之道,郁堙而不扬,非天下生材也。亦犹不耕者而叹廩庾之无馀,非地不产百谷也。伏以贞观中增筑学舍千二百区,生徒三千馀人。时外夷上疏,请遣子弟人附于三雍者五国。虽菁菁者我,育材之道不足比也。今之胶庠不闻弦歌,而室庐圯废,生徒衰少。非学官不能振举也,病无货财以给其用。

鰌生今有一见使太学立富。幸遇相公在位，可以索言之。

礼云：“凡学官春释奠于其先师。”斯礼止于辟雍泮宫，非及天下也。今四海郡县咸以春秋上丁有事孔子庙，其礼不应于古，且非孔子意也。炎汉初定群臣皆起屠贩为公卿，故孝惠、高后之间，置原庙于郡国。逮李元时，韦玄成以硕儒为丞相，遂建议罢之。夫以子孙尚不敢违礼以飨其祖，况后学师先圣之道而首违之乎？祭义曰：“祭不欲数。”语云：“祭神如神在。”与其烦于旧飨，孰若行其教道？今夫子之教曰黜靡，而以非礼之祀媚之，斯儒者所宜愤排也。

窃观历代无有是事。皇家武德二年诏于国学立周公、孔子庙，四时致祭。贞观十一年，又诏修宣尼庙于兖州。至二十年，许敬宗等奏，乃遣天下诸州县置三献官，其他如方社。敬宗非通儒，不能稽典礼。开元中，玄宗飨学，与儒臣议，繇是发德音，其罢郡县释奠牲牢，唯酒脯以荐。后数年令定。时王孙林甫为宰相，不涉学，委御史中丞王敬从刊之。敬从非文儒，遂以明衣牲牢编在学令。是首失于敬宗，而终失于林甫，习以为常，罕有敢非之者。

谨按本州四县，一岁释奠物之直缗钱十六万有奇。举天下之郡县，当千七百不啻，羈縻者不在数中。凡岁中所出于经费过四千万，适资三献官饰衣裳饱妻子而已。于尚学之道无有补焉。前日诏书许列郡守臣得以上言便事，今谨条奏，某乞下礼官博士详议典制，罢天下县邑牲牢衣币。如有生徒，春秋衣开元敕旨，用酒醴，修脯，榛栗示敬其事，而州府许如故仪。然后籍其资，半附益所隸州，使增学校，其半率归国庠，犹不下万计。筑学室，具器用，丰簋食，增掌

固以备使令。凡儒官各加稍食,其纸笔铅黄视所出州,率令折入。学徒既备,明经日课缮书若干纸,进士命讎识校亦如之。则贞观之风粲然不殊。其他郡国,皆立程督。投绂怀玺,械朴菁莪,良可咏矣。

伏惟相公发迹咸自诸生,其尊素王之道,仪刑四方,宜在今日。是以小生敢沿故事以奏记于左右,姑举其大较。至于证据纤悉,条奏具之,章下之日,乞留神省察,不胜大愿。惶恐拜手稽首。

刘禹锡集,卷二十,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

## 国学新修五经壁记

初大历中,名儒张参为国子司业,始定五经书于论堂东西厢之壁。辩齐、鲁之音取其宜,考古今之文取其正。繇是诸生之师心曲学偏听臆说,咸束之而归于大同。揭揭高悬,积六十岁,崩剥污蔑,泯然不鲜。今天子尚文章尊典籍,于苑囿不加尺椽,而成均以治学上言,遽赐千万。时祭酒皦实尸之,博士公肃实佐之。国庠重严,过者必式。遂以羨赢,再新壁书。惩前土涂不克以寿,乃析坚木负墉而比之。其制如版牋而高广,其平如粉泽而洁滑。背施阴关,使众如一,附离之际,无迹而寻。堂皇靛深,两庑相照。申命国子能通法书者,分章揆日,迹其业而缮写焉。笔削既成,仇校既精,白黑彬班,了然飞动。以蒙来求,焕若星辰;以敬来趋,肃如神明;以疑来质,决若蓍蔡。由京师而风天下,覃及九译,咸知宗师。非止服逢掖者钻仰而已。于是学官某等暨生徒凡四百二十有八人请金石刻,且歌之曰:

我有学宇,既倾而成之。我有壁经,既昧而明之。孰规摹之,孰发挥之?祭酒维齐,博士维韦。俾我学徒,弦歌以时。切切祁祁,不敖不嬉。庶平道人,来采我诗。时余为礼部郎,凡警宗之事得以关决,故书之以移史官,宜附于艺文云。

刘禹锡集,卷八,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

## 论 书

或问曰:书足以记姓名而已,工舆拙可损益于数哉?答曰:此诚有之,盖举下之说尔,非中道之说。亦犹言居室曰避燥湿而已,言衣裳曰适寒燠而已,言饮食曰充腹而已,言车马曰代劳而已,言禄位曰代耕而已。今夫考居室必以闾门丰屋为美,简衣裳必以文章道泽为甲,评饮食必以精良海陆为贵,第车马必以华辔绝足为高,干禄位必以重侯累封为意。是数者皆不行举下之说,奚独于书也行之邪?礼曰:“士依于德,游于艺。”德者何?曰至、曰敏、曰孝之谓。艺者何?礼、乐、射、御、书、数之谓。是则艺居三德之后,而士必游之也;书居数之上,而六艺之一也。“语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是则博弈不得列于艺,差愈于饱食无所用心耳。吾观今之人适有面诋之曰:‘子书居下品矣。’其人必过尔而笑,或瞿然不屑。诋之曰:‘子握槊弈棋居下品矣。’其人必赧然而愧,或艳然而色。是故敢以六艺斥人,不敢以六博斥人。嗟乎!众尚之移人也。

问者曰:然则彼魏、晋、宋、齐间亦尝尚斯艺矣。至有君臣争名,父子不让,何哉?答曰:吾姑欲求中道耳。子宁以

尚之之弊规我欤！且夫信者美德也，秦繆尚之而贤臣莫赎。黄老者至道也，窦后尚之而儒臣见刑。道德且不可尚，矧由道德以下者哉？

所谓中道而言书者何？处之文学之下，六博之上。材钧而善者得以加誉，遇约而善者得以议能。所加在乎誉，非实也，不黷于赏。所议在乎过，非实也，不紊于刑。夫如是，庶乎六书之学不湮坠而已乎！

刘禹锡集，卷二十，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

## 因 论(节选)

### 鉴 乐

刘子闲居，有负薪之忧，食精良弗知其旨，血气交沴，炀然焚如。客有谓予：“子病，病积日矣。乃今我里有方士沦迹于医，厉者造焉而美肥，辄者造焉而善驰。矧常病也，将子诣诸？”予然之，之医所。切脉观色聆声，参合而后言曰：“子之病，其与居之节舛，衣食之齐乖所由致也。今夫藏鲜能安谷，府鲜能母气，徒为美痰之囊囊耳，我能攻之”。乃出药一丸，可兼方寸，以授予曰：“服是足以沦昏烦而麇蕴结，销虫慝而归耗气。然中有毒，须其疾瘳而止，过当则伤和，是以微其齐也。”予受药以饵，过信而骸能轻，痺能和，涉旬而苛痒绝焉，抑搔罢焉。逾月而视分纤，听察微，蹈危如平，嗜粝如精。或闻而庆予，且闕言曰：“子之获是药，几神乎！诚难遭已。顾医之态多嗇术以自贵，遗患以要财，盍重求之，所至益深矣。”予昧者也，泥通方而徇既效，猜至诚而惑

剿说，卒行其言。逮再饵半旬，厥毒果肆，岑岑周体，如疢作焉。悟而走诸医。医大吒曰：“吾固知夫子未达也。”促和蠲毒者投之，滨于殆而有喜，异日进和药，乃复初。

刘子慨然曰：“善哉医乎，用毒以攻疹，用和以安神，易则两蹶，明矣。苟循住以御变，昧于节宣，奚独吾侪小人理身之弊而已！”

### 原 力

刘子于迈，舟次泗滨，维纶迓之于传，传吏适呼曰：“乘驿者方来。”谁何之，则曰：“力人也。”雅以力闻于吴、楚间，中贵人器之，谓宜为爪士，献言于上。有旨趣如京师。顷其至，则伛焉五辈，咸硕其体，毅其容，动睛眸如，曳趾岌如，顾瞻迟回，饮啜有声。泗滨守伾，由将授也，说而劳之，飧以太牢，饮以百壶，洒酣气振，求试自矜，傍如无人，中若有冯。有荡舟如沿者，挾鼎如飞者，絢键如麻者，开两弧而脉不僨者，履巨石而济如流者，异哉！果以力骇世而闻于上也。

异日话于儒家者流，有客悻然自奋曰：“斯诚力矣，上之不过夸胡人而戏角抵，次之不过倅期门而振衲服。我之力异，然以道用之可以格三苗而宾左衽，以威用之可以系六羸而断右臂。由是而言，彼力也长雄于匹夫，然犹驿其骝，饬其食，我力也无敌于天下，亦当蒲其轮鹤其书矣。”予诘之曰：“彼之力用于形者也，子之力用于心者也。形近而易见，心远而难明。理乎而言，则子之力大矣。时乎而言，则彼之力大矣。且夫小大迭用，曷常哉？彼固有小矣，子固有大矣。予所不能齐也。”客于邑垂涕涕。刘子解之曰：“屠羊于肆，适味于众口也。攻玉于山，俟如于独见也。贪日得则鼓

刀利 ,要岁计而韞棁多。”客闻之破涕曰：“吾方俟多于岁计也。岁欤岁欤！其我与欤！”

### 说 驥

伯氏佐戎于朔陲 ,获良马以遗予。予不知其良也 ,秣之稊粃 ,饮之沔池。厩枥也 ,上瘳而下蒸 ;羈络也 ,缀索而续韦。其易之如此。予方病且窳 ,求洁于肆。肆之馥亦不知其良也 ,评其价六十缗。将剂矣 ,有裴氏子赢其二以之求 ,谓善价也 ,卒与裴氏。裴所善李生 ,雅挟相术 ,于马也尤工 ,覩之周体 ,胎然视 ,昕然笑 ,既而抃随之。且曰：“久矣吾之不覲于是也。是何柔心劲骨 ,奇精妍态 ,宛如锵如 ,眸如翔如之备邪！令夫马之德也全然矣 ,顾其维驹藏锐于内 ,且秣之乖方 ,是用不说于常目。须其齿备而气振 ,则众美灼见 ,上可以献帝闲 ,次可以鬻千金。”裴也闻言竦焉。遂傲其仆 ,蠲其早 ,筐其恶 ,廛其溲 ,糴以美荐 ,秣以芻粒 ,起之居之 ,澡之拒之 ,无分阴之怠。斯以马养 ,养马之至分也。居无何 ,果以驥德闻。

客有唁予以丧其宝 ,且讥其所贸也微。予洒然曰：“始予有是马也 ,予常马畜之。令予易是马也 ,彼宝马畜之。宝与常在所遇耳。且夫昔之翹陆也 ,谓将蹄将鬣 ,抵以杖策 ,不知其辘云耳。昔之嘘吸也 ,谓为疵为疴 ,投以药石不知其喷玉耳。夫如是 ,则虽旷日历月 ,将至顿踣 ,曾何宝之有焉？繇是而言 ,方之于士 ,则八十其缗也 ,不犹逾于五羖皮乎？”客谏而竦 ,予遂言曰：马之德也 ,存乎形者也 ,可以目取 ,然犹为之若此。矧德蕴于心者乎？斯从古之叹 ,予不敢叹。

刘禹锡集卷六 ,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